克娄巴特拉
希腊语意为“种族之光荣”
作为托勒密王朝的最后统治者
这个无与伦比的女人
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美艳和智慧
为远大的政治目标——
保全埃及的独立，重现亚历山大大帝的辉煌
奋斗不已

她的魅力已经渗透到男人的内心深处。
——普鲁塔克（“传记之父”，《希腊罗马名人传》作者）

她迷住了当时最伟大的两个罗马人，却毁在了第三个这样的人手里（指屋大维）。
——迪奥·卡西乌斯（希腊史学家）

她用女人的秘密武器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男人征服世界，她征服男人。
——莎士比亚（英国大文豪）

kleopatra

ISBN 7-80173-338-X
9 787801 733382 >
责任编辑：韦尔立
封面设计：耀午书装
Sinoread
ISBN 7-80173-338-X
K·043 定价:29.80元

kleopatra 埃及艳后 克娄巴特拉 [德]艾密尔·鲁特维克/著 袁惠/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kleopatra

## 埃及艳后

# 克娄巴特拉

[德]艾密尔·鲁特维克/著
袁惠/译

一个情人
一个母亲
一个战士
一个女王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kleopatra

埃及艳后

# 克娄巴特拉

[德]艾密尔·鲁特维克/著

袁惠/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用罗马这跟链条来编织一个全新的更坚固的帝国样式——

从一对恋人，一个世界霸主，一个女王的梦想中诞生新的埃及。



克娄巴特拉
公元前69-30年
埃及女王



## 作者简介:

**艾密尔·鲁特维克**(Emil ludwig)是 20 世纪德国最伟大的传记作家。

他毕业于海德堡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早期主要创作诗歌和剧本。

三卷本《歌德传——一个人的故事》出版,

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他开创了传记写作的新流派,

以描写人物的心路历程以及性格分析而享有盛名。

他的主要代表作有:

《拿破仑》、《俾斯麦》、《林肯》、《斯大林》、《富兰克林·罗斯福》、

《莫扎特》、《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等。

# 序　言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尼罗河畔。她的身心全都向着北方。对她而言埃及不是故乡更像异邦，她的家在地中海。海风也为她的故事而叹息不已。

在我所撰写的传记作品中，本书的特殊性在于几乎没有引文。在其他传记作品的写作过程中，为了全面表现传主的个性，我会收集他本人、朋友甚至是他敌人的来往信件、演说词、回忆录等资料，而本书完全没有引用这些东西。克娄巴特拉的情书、安东尼和恺撒的绝大多数私人信件都已散失，留存至今的只有安东尼在一封信里写过的三句话。幸好女王的生平行迹，除去极短暂的一段时间外，一般都有可靠的记载传世。因为与女王命运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三个罗马人都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女王统治完结后的几年时间里，好几位作家对她的描述为我们刻画了一个逼真而有个性的形象。至少有一尊切实的半身像可以证实这些描述的可信度。在所有作家中，普鲁塔克是我愿意优先追随的大师。

我认为古人的记录不仅质朴而且细致入微，与之相比所有现代历史学家的叙述都是冗余的。不过在阅读弗里诺那部规模浩大的罗马史和斯蒂尔、韦高尔对克娄巴特拉精细的研究时，我还是收获颇丰的。普鲁塔克的描述不如历史学家的研究那么有新意，由于他与被描述者的生活年代相距不远，我就觉得他更可信。普鲁塔克记录过他祖

父在亚历山大城从安东尼的厨师长那里学会的烤肉秘方。现在的学者们可能会为苏埃托尼乌斯和阿庇安哪位更值得信任而发生争论，而我觉得，烤肉秘方比这种争论更可靠、更准确。

心理活动资料的缺失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让我得以更加自由细致地描写传主的心理状态和内心独白。1919年，我在写《歌德传》时，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传记创作方法，允许自己偶尔运用一下内心独白，写《拿破仑传》时我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但是这种写法在后来的传记中就不太用了。可这本书中内心独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根本找不到可靠的心理活动资料。在人物的所作所为方面，却有着充足的史料。因此，即便是普鲁塔克本人对传主的情感世界也只能凭借想像来揣度。当年的疆场厮杀、派别倾轧，甚至是古罗马帝国，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只有人类的情感是永恒的，这些历史人物的天性和今天的我们一样，我们只有通过这种情感的纽带方能理解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

本书以历史小说为其上限，没有超越它的范围。和我的其他传记作品一样，这本书中完全省略了伟人之间的对话，就连描写场景我也都尽可能地符合与传主同时代作家们的描述。书中为数不多的那些对白也都能在我所掌握的史料中找到相应的依据。

如此一来，我把这段波澜叠起的历史写成女主人公和三位举足轻重的罗马人交往的心路历程。读者将要认识的并不是传奇故事中伟大爱情的化身——克娄巴特拉，而是一位身兼多种角色的女性：情人、母亲、战士和女王。希望在传记的写作形式之外，读者能够理解我耗费三十年的努力获取的对人类心灵史的一点感悟。

艾密尔·鲁特维克

# KLEOPRTRA 目录

## 第3章·最迷恋的人——安东尼

## 第4章·最痛恨的人——屋大维



## 第5章·亚历山大之梦的湮灭



# 序 言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尼罗河畔。她的身心全都向着北方。对她而言埃及不是故乡更像异邦,她的家在地中海。海风也为她的故事而叹息不已。

在我所撰写的传记作品中,本书的特殊性在于几乎没有引文。在其他传记作品的写作过程中,为了全面表现传主的个性,我会收集他本人、朋友甚至是他敌人的来往信件、演说词、回忆录等资料,而本书完全没有引用这些东西。克娄巴特拉的情书、安东尼和恺撒的绝大多数私人信件都已散失,留存至今的只有安东尼在一封信里写过的三句话。幸好女王的生平行迹,除去极短暂的一段时间外,一般都有可靠的记载传世。因为与女王命运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三个罗马人都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女王统治完结后的几年时间里,好几位作家对她的描述为我们刻画了一个逼真而有个性的形象。至少有一尊切实的半身像可以证实这些描述的可信度。在所有作家中,普鲁塔克是我愿意优先追随的大师。

我认为古人的记录不仅质朴而且细致入微,与之相比所有现代历史学家的叙述都是冗余的。不过在阅读弗里诺那部规模浩大的罗马史和斯蒂尔、韦高尔对克娄巴特拉精细的研究时,我还是收获颇丰的。普鲁塔克的描述不如历史学家的研究那么有新意,由于他与被描述者的生活年代相距不远,我就觉得他更可信。普鲁塔克记录过他祖

父在亚历山大城从安东尼的厨师长那里学会的烤肉秘方。现在的学者们可能会为苏埃托尼乌斯和阿庇安哪位更值得信任而发生争论，而我觉得，烤肉秘方比这种争论更可靠、更准确。

心理活动资料的缺失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让我得以更加自由细致地描写传主的心理状态和内心独白。1919年，我在写《歌德传》时，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传记创作方法，允许自己偶尔运用一下内心独白，写《拿破仑传》时我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但是这种写法在后来的传记中就不太用了。可这本书中内心独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根本找不到可靠的心理活动资料。在人物的所作所为方面，却有着充足的史料。因此，即便是普鲁塔克本人对传主的情感世界也只能凭借想像来揣度。当年的疆场厮杀、派别倾轧，甚至是古罗马帝国，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只有人类的情感是永恒的，这些历史人物的天性和今天的我们一样，我们只有通过这种情感的纽带方能理解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

本书以历史小说为其上限，没有超越它的范围。和我的其他传记作品一样，这本书中完全省略了伟人之间的对话，就连描写场景我也都尽可能地符合与传主同时代作家们的描述。书中为数不多的那些对白也都能在我所掌握的史料中找到相应的依据。

如此一来，我把这段波澜叠起的历史写成女主人公和三位举足轻重的罗马人交往的心路历程。读者将要认识的并不是传奇故事中伟大爱情的化身——克娄巴特拉，而是一位身兼多种角色的女性：情人、母亲、战士和女王。希望在传记的写作形式之外，读者能够理解我耗费三十年的努力获取的对人类心灵史的一点感悟。

艾密尔·鲁特维克



# 第1章

# 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克娄巴特拉

**她的魅力已经渗透到男人的内心深处。**

——欧洲“传记之父”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记》



# 小公主的憧憬

在立柱的阴影之下，一位小公主倚靠着窗台，从阔大的窗口遥望大海。她今年只有十二岁，满头棕色的卷发，穿一件黄色的丝质衬衫。这时，她把双手叠放在脑袋和大理石墙之间，蜷着双脚，以便坐在自己的凉鞋上，一副小女孩的可爱模样。因为穿得比较少，微风能吹出她那对微微隆起的乳房的轮廓。在北方，人们会觉得她已经十五周岁，是一个成年女子了。但这里是地中海，皇宫坐落在非洲的海岸城市——亚历山大城。

小公主的个子不高，但步履轻盈。如果她这时一跃而起，蹲在一边的内侍可能还没来得及站起身，小公主已经跑到大门口去了。她



亚历山大城，在当时是一个绝佳的港口城市，一个国际性的商贸文化交流中心。克娄巴特拉的大半生都是在此度过的

真有这么敏捷灵动。缩在角落里的内侍看着这位小公主，以为她不知道自己正在这样直视着她的背影。可她对周围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在一艘大帆船驶过灯塔,驶离她视力范围的同时，公主还能感觉到这个内侍带着湿气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背上，甚至能分辨出他的棕色皮肤与丝绸衬衫摩擦所发出的沙沙声。至于他正在想些什么她并不关心。他只是一个奴隶,或者说是一只皇家豢养的动物,根本算不上一个男人。小公主还闻到了一股柏油味，她想这应该是从那几条湿缆绳上传过来的，昨天肯定是用了这几条缆绳把她的小游艇拖上船坞的。现在它们被挂在她窗台下的拱梁上晾晒。

内侍那含泪的目光投射在小公主的身上,如同无声的埋怨。他想:她可真白啊,她姐姐贝勒奈西的肤色是黄的，她父亲托勒密十二世*的肤色几近棕色。她的肤色不会一直这么白,他差不多可以断定不久的将来,她脸上会因为美酒和爱情浮上片片红云。为什么她的鼻翼在不停地翕动呢？她一定是在思考能轻而易举将贝勒奈西置之死地的办法。如果她肯把这件事交给我办,内侍想着,我会毫不迟疑地为她解决这个难题。单单是她那如同天籁的声音就足以让人发狂。我的父亲曾杀害她的叔祖父,结果他自己也身首异处了。我们都会有死的那天。内侍边想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公主。

她纹丝不动地坐在石墙边,手托香腮,凝

*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裂,他的部将(也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托勒密在埃及建立起托勒密王朝，就以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城为国都。托勒密王室严格说属希腊血统，但仍被埃及人接受为法老。托勒密王朝延续了三百年，传到托勒密十二世,世事大变。在强大的罗马威胁下,富庶的埃及已经很难保住自己的独立地位，随时都可能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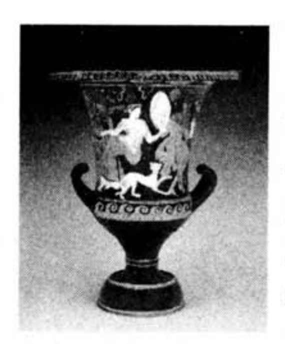
庞培头像钱币

望大海。等到看见父亲的船队归来她就能够获得自由了。可父亲很可能早就被人杀死在罗马或海上了。明天,说不定明天就会有一艘三角帆船载着一个身穿短皮上衣,手执短剑,长相精明,表情严肃的罗马人驶进亚历山大港。他会以父王的名义废除她姐姐——贝勒奈西的王位,并让她重获自由。

一切的幸运和灾难都与罗马相联,小公主想。为什么这么说呢?埃及每年春天一半的收成不都装入了开往意大利的大货船吗?从国外运来的最精致的布匹、藏着狄俄尼索斯*秘密光彩夺目的紫水晶、金黄的琥珀,还有麝香和熏香,一到港口就会被高价收购,但它们的最终归宿依然是罗马。罗马又为这些物产支付过什么呢?每隔几年,父王都要从地窖中拿出大量的金条,搬到船上,漂洋过海运到罗马去。罗马人在埃及买的货物越多,我们送给他们的钱财也会越多,这又是为什么?

*狄俄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同时也是狂欢与放纵之神,即罗马神话中的巴克斯。在罗马,有专门为他举行的酒神节。——译注

父王这次去罗马都已经两年了。在庞培的乡村别墅里,他必须和罗马人无休止地讨价还价,决定到底支付多少钱才能请罗马人保住他的皇位。庞培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些罗马人总要勒索别人的财物,总是在威胁别人?这位“伟大的”庞培把头像印在了钱币上,看起来和平民百姓也没什么两样。据说另有一位叫恺撒的会好看一些,可直到今日,他的头像也没被印在钱币上。小公主想,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奋斗变成了富有的商人或勇士。我们这些有三百年帝王血统的皇室后裔,是



绘有酒神节狂欢场面的红酒杯

神的传人，是神在大地上的代表和象征*，难道只有去乞求罗马人并得到他们的恩赐才会被允许继续生活在自己的宫殿中吗？看，又一艘满载着粮食的船驶出了港口，罗马人仍然不会付钱的。

忽然之间，小公主好像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她回想起了父王那张虚胖的脸和他在亚历山大城里作出的种种不良行迹。他总是和乐师们一道在大街上吹笛子，还要他的奴隶们和着他的笛声跳舞。整座城里每个孩子都知道奥利提斯国王**陛下是个吹笛手。每个权贵都看到过国王醉醺醺地从街道上走过。许多妇女在他乱摸她们的胸脯时抓破了他的手。所以如果哪一天人们要废黜这个国王去拥立他的长女贝勒奈西公主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贝勒奈西是他和一个黑奴所生的，而他自己也是一个私生子。

毒死她！小公主想。正如另一个托勒密毒死她母亲，正如托勒密四世绞死他的哥哥和姐姐一样。家庭中每个猝死的人身后都藏有一个狠毒的阴谋，小公主的教师和其他人让她慢慢地弄懂了这一点。

她想，一个爱玩乐的父亲当国王，一个早已不在人世也无人知晓她究竟怎样的母亲，一个出身低贱的姐姐当女王！当父亲身着紫袍，头戴王冠乘车到神庙时，埃及的老百姓和奴隶们还愿意把他视作阿蒙神***的化身吗？那可是由人类和众神之父卜塔****选出来的。他常常在街头喝得烂醉如泥，又曾扬言要

*将王权神化是统治者惯用的策略。早在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时就号称自己是太阳神阿蒙的儿子。此后托勒密家族沿袭了这个传统顺理成章地认为法老就是神在大地的代表与象征。
——译注

**奥利提斯国王，托勒密十二世的另一个名字，含义是：吹横笛的乐手。
——译注



吹笛子的奥利提斯国王

***阿蒙神，“众神之王”，女神伊希斯和死亡之神奥西里斯的儿子。在埃及，阿蒙神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同时他也受普通百姓的喜欢。
——译注

****卜塔，造物之神，所以又称众神之父。
——译注

杀了誉满世界的哲学家德米特里。这么一来,舞文弄墨的文史家们还会在他们的作品中赞美他吗?

这时,德米特里走了过来。他低垂着自己英俊的头颅,向小公主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在亚历山大城里,他的希腊语讲得最漂亮。他对神和自然无不了然于胸。当这位犹太哲学家用他那柔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讲课时,小公主不由地怀疑起“智慧不及皇冠”这句托勒密皇家箴言。当然,她绝不会为获取智慧而放弃皇冠的。

但人必须学习。尤其是她,要学习、领会希腊人创造出的所有文明。只有这样,在将来的某一天和那些除了打仗什么都不懂的罗马人面对面时,她才知道应该如何驾驭他们。今天要进宫为她讲学的三位教师会再度告诉她,一切智慧和美都源于雅典。她对知识有着一份无休止的渴求,虽然她的年纪不大,却已经比她父亲知道得更多,而她的姐姐和三个弟妹在学识方面与她更是无法同日而语。现在,整个缪塞恩*都知道宫里又出了一位想无所不知的公主。传闻她能立即领会皇宫里每一幅宏伟的绘画和每一件精致陈列品的用意;她学的知识从机械制图、船舶设计、人体构造到硬币制作无所不包。她还会通过硬币看相,预知未来,还掌握了六七种地中海地区的语言**。可是百姓们不知道,小公主最喜欢做的事是站在巨幅地图前,伸出她稚嫩却坚定得从不会颤抖的手,用手指从尼罗河三角洲向西画一条线(她经常做这件事,并且每次

*缪塞恩 (Museum),原义是指供奉司艺术与科学的9位缪斯女神的神庙。到托勒密王朝时,变成了国立学术中心,其基本功能包括修复和保存在公元前4世纪时的政治骚乱中受到破坏的文献和实物,收集生物标本和通过有组织的研究而获得的新知识的成果。这个机构所制定的收藏范围是包罗万象的,而其更为关注的是对收藏品的分类。亚历山大城的缪塞恩在古典学问的资料收集方面所具有的荣耀地位,保证了后来的“博物馆”必须具有这些职能。

——译注

**托勒密王朝中没有比克娄巴特拉更刻苦好学的了,她的博学几乎达到了通人的地步。她持久的魅力主要来自于她内在的睿智。

——译注

都是双唇紧闭),它穿过叙利亚、卡帕多西亚、庇鲁斯直到布林迪西，然后再斜穿意大利直接南下回到起点。这条线似乎要把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全部划入埃及的版图*。可是有一点,小公主从来没把罗马圈进来。

埃及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称呼，实际上无论是她还是她的祖先对这个地处尼罗河上游的国家都知之甚少。这个国家的信仰并不是她本人的信仰，管辖着这儿的神明也不是她的保护神。尼罗河对她而言也是一条陌生的河流,她也没有见到过。因为亚历山大城在希腊海边而不是如孟斐斯那样在尼罗河畔。她生活的环境和头脑中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希腊色彩,无论是她梦中的语言、她的感受、她所学习的东西还是她理解事物的方式、她的祖先、亚历山大城的建筑物以及从港口传来的各种方言汇聚而成的喧嚣。小公主轻盈地跑过皇宫大殿,清脆的脚步声在空中回响，托勒密祖先们的半身像俯视着她。这些雕像的确已经没有了挺拔的希腊鼻,但他们的身材还是雅典式的,如同亚历山大一般身形矫健。昔日,亚历山大踏上还是荒漠的这片土地,环顾四周后就决意把它建成世界之都。现在,这个城市还能保持这份殊荣吗?

傍晚时分,小公主喜欢爬上皇宫的屋顶,在那儿远

*现代历史学家厄尔利·布莱德福这样评述克娄巴特拉:

看来似乎从一开始她就展现了个性之力量与政治之智慧,而且在她随后的一生中更加明显。

——译注

在亚历山大大帝指导下，工匠们正建造欧洲风格的塔楼和城垛



眺的视野几乎和站在灯塔顶层上一样开阔，可以看到塞浦路斯、希腊甚至罗马。此刻，船舶都安静地躺在港湾里，回想着它们承运的货物——莎草纸*、玻璃器皿等以及它们未来的命运。明天它们将离开这儿，在蔚蓝色的海面上航行，驶往下一个港口。在那里，水手粗大的手会抓住侧舷的缆绳让它们靠近热闹非凡的码头，然后卸货。海上航行时还有可怕的暴风雨在等待着它们。但它们是一个民族联系另一个民族的使者，是运送商品、军队，传递权力的重要工具。它们宁肯驶向危险，也不会静卧港湾不动，因为等待它们的一定是腐烂消散的命运。

小公主在屋顶上注视着航船的起伏，她心里的所思所想可与船舶全然不同。她在默默地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要乘上一艘快船到叙利亚和卡帕多西亚海岸去，后面还要跟着六百艘三层桨的战船，直奔以弗所、科林斯和雅典而去！这个巨大港湾里所有的岛屿都将为我所有！到那个时候，被关押软禁的将会是贝勒奈西。我的头上将戴着阿芙洛狄特**和伊希斯***的皇冠，我的戒指上会刻上“克娄巴特拉七世·埃及女王”这几个字。到那个时候，这世界上的强者就只有我和罗马了。到那个时候，让我们看看埃及的玉米是否还要被运送到意大利去。即使要运去，他们


沉睡的维纳斯

*埃及独一无二的莎草纸，这种纸使记录更为方便且易携带。英语中的“纸”(paper)一词，即从希腊语“纸草”(papyrus)演变而来。

——译注

**爱与美的女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她是宙斯与大洋神女狄俄涅的女儿，爱神厄洛斯的母亲，掌管人类的爱情、婚姻、生育，以美丽著称。

——译注

***伊希斯，大地之神凯布和天神努特的女儿，奥西里斯神的妹妹兼妻子，同时也是何鲁斯的母亲，贤妻良母的最佳典范，是埃及人最尊崇的伟大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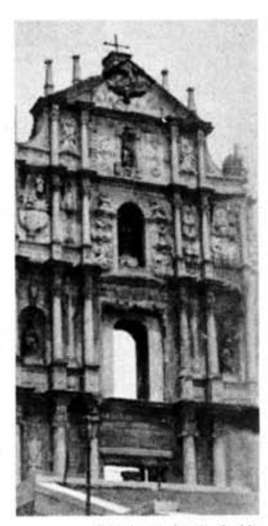
——译注

也不再能够像过去和现在这样，不但得了货物不付钱反倒从亚历山大把一船一船的金子拿走！相反，黄金和贡品到时会源源不断地从罗马内地运到这个富庶的世界之都来！

入夜，这种对未来东方命运的憧憬总是伴着夕阳沉入海天交接处。从哲学家、远洋船长或者内侍那里听来的一切关于罗马的叙述让小公主觉得那是一个黑暗而混乱不堪的国度。她听到的那些关于父王的传闻和印象中的罗马帝国一样乱七八糟。她还知道许多自己出生之前就发生过的事情。在她出生前十三年，一个托勒密就曾把埃及拱手相送，可罗马元老院*还不肯接受这样的馈赠。那些有希望被派来统治这块富饶之地的罗马人个个都心怀不满。他们哪里知道元老院的打算？为这个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富国扶持一个软弱无力的国王做形式上的统治者不比交给一位骁勇善战的罗马总督统辖更安全吗？元老院宁愿让托勒密把埃及和塞浦路斯传给两个私生子，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地上过着花天酒地，昏天黑地的生活。他们越是放荡不羁，就越能从他们手上榨取财富，他们也就越会变得软弱无力。罗马的那几位实权派都在暗中等待着，有朝一日自己大权在握之时，也就是把这个神奇而富有的国度据为已有之日。对于这种事情，罗马人一向喜欢赋予它一层神话色彩，而不是开诚布公、按部就班地实现占有它的欲望。从此，这个爱吹笛子的埃及国王就被罗马贵族们玩弄于股掌之中。每过几年，他都会被罗马人叫去，然后像一只被吃饱了的猫逗弄够了的小

*古罗马共和政体的权力中心，政府机构历史最悠久的组成部分，国家政权即由它掌握，元老院任命一名执政官，与另一名由男性公民议会选出的执政官，两者共同负责管理与执行国家权力。

——译注



罗马元老院废墟

老鼠一样，重新遣返回国。不过，每次回国后，他都要从传说中的托勒密宝库中取出更多的黄金珠宝贡奉给那些逗弄他的人。只有这样，罗马的元老院才肯承认他的埃及国王地位是合法的。

## 2 转机

公元前59年(罗马的纪年始于罗马建成之时)，恺撒当上了罗马执政官，不过那时他的权势比不上另一个执政官，同时也是他的对手——克洛狄乌斯。正因为如此，当克洛狄乌斯因不满足于塞浦路斯王送来的财物而想废黜他的王位时，恺撒没有能力阻止。塞浦路斯王是埃及国王的弟弟和大臣，他的王位被废黜后，塞浦路斯也就随之成了罗马版图中的一个省份。但弟弟的被废黜对埃及国王来说好像是无关痛痒的一件事，他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激愤。这个爱吹笛子的人甚至还想从国外聚敛更多的财宝用来贿赂恺撒和他的党羽，以求自保，希望他们不要侵犯自己的私人财产。这时的亚历山大城处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城中的权贵们、教士、地主和皇宫中的官吏都清醒地意识到，这时鼓动埃及老百姓把他们的国王从王位上赶下去是一件极容易做到的事。于是这个爱吹笛子的国王赶紧逃到了罗马。国王的



当上执政官的第二年，恺撒出任高卢总督，八年间几乎征服高卢全境，权势大增

长女贝勒奈西由她的追随者推举登上了王位，国王的弟弟塞浦路斯王服毒自尽。

这一年克娄巴特拉才十岁。她对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不已。在她家族的史册上从未缺少过沾满鲜血的篇章。在二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有十三位托勒密先后继位，他们都受到过妻子或子女的挟制或迫害。这类情形早在他们的法老时期就出现过。小公主明白了毒药、匕首给她的先人们带来了怎样的生死浩劫：哥哥杀妹妹，王子杀父王，王后杀国王。所有这些浩劫都因权力而起，为了争权夺利，为了享受更放纵的生活，不惜骨肉相残。生活在皇宫中的人，如果没学会先发制人，就随时有身首异处的危险*。不过，倒从来没有人自戕过。如今，这个日渐衰败的家族中有一位继承人用他的逝去为家族挽回了一些名誉。据说他是一边吟咏着自己写的诗句一边喝完酒杯里的毒药。小公主为此感动不已，久久不能释怀。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愈来愈鄙视自己那个跑到罗马去摇尾乞怜、哀讨王位的父亲，同时也让她懂得应该对自己的这位叔父肃然起敬。缪塞恩的哲学家不停地教导她，时至今日，仍然有比王位和黄金更珍贵的东



年轻的克娄巴特拉

法国著名哲学家帕斯卡在其著作《思想录》中有一句关于女王脍炙人口的名言："要是克娄巴特拉的鼻子长得再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就会改变。"

*现代历史学家厄尔利·布莱德福对这种王权争夺的现象是这样评价的：

在晚期托勒密朝代的熏陶培育下，一个人很早就学会了生命的现实、权力的艰难以及政治手腕的迂回曲折。

——译注

西，那就是国王的荣誉。年仅十岁的克娄巴特拉已经知道束缚着她父亲心灵的枷锁其实不名一文。与之相比，毒药反倒更能维护国王的尊严，在困窘时它还是一种能够帮助自己尽快得到解脱的东西。这个观念深深地烙在她的心里，虽然始于童年，却永不磨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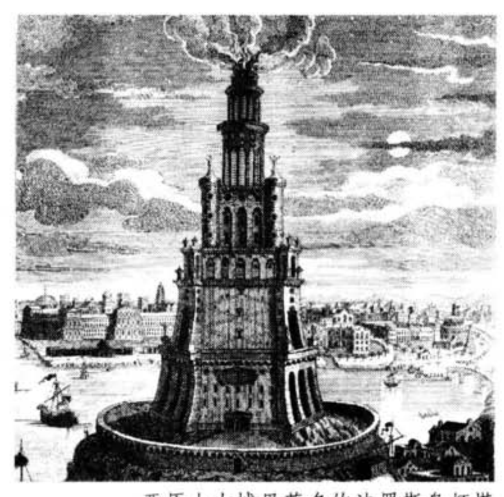
小公主一定要冲破姐姐贝勒奈西对自己的束缚，才能将浑身上下充沛的活力施展出来。贝勒奈西现在自立为王，可是她真的就感到幸福了吗？她同床共枕的第一任丈夫是她的一个远房堂兄。只要和他结婚，他就能成为国王，贝勒奈西可以实际上操纵王权。但是这个丈夫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无法自拔，后来被王公大臣们弄死了。现在与贝勒奈西同床共枕的是一位波斯王子。这位王子会是一个冒险家吗？他能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来吗？实际上她这第二任丈夫总是穿着紧身裤到处乱跑。他精通马术，对希腊精神和希腊精致优雅的生活方式却一无所知。他很自由吗？是否不再受皇宫中内侍们的监视呢？他到底是爱他的妻子，还是鄙视她呢？小公主知道，有一件事是他们每天都在担忧的，那就是罗马人的到来。刻薄而又傲慢的罗马人虽然居住在北方目不能及的地方，却有可能从天而降，到这里来烧杀抢掠，毁灭这里的一切。

小公主的父亲已经深陷于耻辱的泥潭中无法自拔。既然违背罗马人的意志是绝对不可行的，那就只能设法请求罗马人的谅解了。这种境况小公主看在眼里，女王夫妇、亚历山大城的老百姓们也都心知肚明。为此，女王专门派了一个由一百位出身比较高贵的埃及人组成的使团去罗马。他们有两个使命，一是追回那位爱吹笛子的国王，二是说服罗马人与女王结成同盟。可是时间一天接着一天，一月接着一月地过去了，这些使者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在亚历山大城里，只有这位小公主一心盼望着这些使者徒劳无功。因为只有那位她也看不起的父王在罗马占上风，她自己才有可能登上王位。

冬去春来，当冰冻融化后的第一批船队经法罗斯岛灯塔驶入亚历山大城时，小公主和全城的百姓都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奥利提斯把女王派去的一百名使者全部处死了。当然，小公主还有自

己收集情报的渠道，她比老百姓知道更多内幕和细节。她了解到，父王与罗马人达成了协议，如果罗马人帮助他复位，他就付给他们六千塔兰特*。她还听说，罗马人因为在波斯战争上失利而耗尽了钱财。如今的罗马政坛形成了恺撒、克拉苏、庞培三足鼎立之势**，他们彼此勾心斗角，都想独占埃及，尤其想独享托勒密的黄金珠宝，这样才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保证自己彻底胜过竞争对手。这种形势下，他们都愿意拉拢这位流亡在外却很富有的国王，想让他以同盟者的身份离开罗马回国，尽快支付给他们一大笔钱。罗马的这场政治斗争后来几乎要发展成为一场政治灾难。最后恺撒从高卢回到罗马并依据他颁布的《朱利安法》宣布，这位爱吹笛子的国王是“罗马人民的同盟者和朋友”。与此同时，诡计多端的罗马人还让这位同盟者欠下了罗马巨额的高利贷债务。这是一笔永远偿还不清的债务，最终这位“罗马人民的同盟者和朋友”会因为这笔债务而不得不对罗马人俯首称臣的。这样，罗马人就可以放心地让他回国了。

小公主身边早就聚集了一群不满现状，渴望革命的人。奥利提斯甚至密令他们拥戴



亚历山大城里著名的法罗斯岛灯塔

法罗斯岛灯塔是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一，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是亚历山大城最骄傲的工程。许多世纪以来高高耸立的灯塔指引着船只安全地驶入亚历山大港。尽管灯塔结构坚实，但是仍然抵挡不住自然的破坏，几次严重的地震之后灯塔已破损不能使用了。

*塔兰特，是古代以色列人使用频率很高的重量单位，1塔兰特约等于30公斤。

——译注

**公元前60年夏季，恺撒、克拉苏与庞培缔结秘密协定，组成了著名的“前三头同盟”。其中的克拉苏曾经镇压过斯巴达克起义。

——译注

小克娄巴特拉为王。当那个懦弱的爱吹笛子的国王在向罗马人乞求重戴埃及王冠时，被冷落的小公主也在亚历山大城里悄悄地筹谋如何借助罗马人的力量使自己成为执政者。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一位债台高筑，无力支付士兵薪饷的罗马驻叙利亚将军带兵前往埃及索要一万两千塔兰特。这个数目正是罗马人与爱吹笛子的国王共同约定的买王位的款项。罗马将军指挥他的几千兵马穿越沙漠，取道加沙到尼罗河三角洲东面的培琉喜阿姆，再沿着尼罗河直奔亚历山大城而来。这条路线三百年前亚历山大大帝曾经走过，也是几千年来波斯人、希伯来人和亚述人征战埃及时的必然选择。

克娄巴特拉此刻心潮澎湃——自由终于要来临了！尽管它是由令人厌恶的罗马人带来的。她开始频繁地四处活动，一方面要避开她那个执掌大权的姐姐，另一方面在各党派之中抛头露面，争取他们的支持。

现在，亚历山大人已经听到了罗马骑兵的马蹄声，越来越迫近城墙的呐喊声，雷鸣般的撞门声。然后，城门被撞开，人们四处逃散，唯恐避之不及。克娄巴特拉又看见了她父王那张沧桑的脸庞。他终于在外国军队的护卫下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皇宫，收回了自己的王冠和权杖。同时，她还看到了自己的姐夫，那位波斯王子的下场——他的尸体已经面目皆非，无法辨认了。祭司们纷纷归顺，亚历山大城的老百姓们面对这个他们曾经要驱赶下台的国王也马上宣誓效忠。最



托勒密十二世在罗马的帮助下重新登上王位

后，爱吹笛子的国王判自己的女儿贝勒奈西有罪，小公主看着姐姐的人头落地时并不悲伤，要知道这可是她得以执掌王权的先决条件啊！如今在她和王权之间只有一个障碍，那就是她那位年迈无能的父亲。姐姐贝勒奈西死的那天对她而言是取得了一次无声的胜利的一天。

当小公主和罗马士兵直面相对时，她心中的傲气更是有增无减。难道这就是罗马人吗？难道这就是罗马军队吗？这些人都长着一副日耳曼人野蛮的嘴脸，一头金发，和她说的语言也不一样。其中还有一些个头不高的大眼睛犹太人，低眉毛的拜占庭人。这支军队在北非沙漠中已经消耗了许多体力，这场攻城之战更是让他们精疲力竭。小公主本来就不太相信有关罗马军队使人闻风丧胆的传闻，如今所见到的并非罗马最精锐的部队，心里就认为罗马人不过如此，那份对罗马人的惧怕也消减了不少。

罗马人当中也有让小公主惊讶的。一位攻占了培琉喜阿姆并在进攻亚历山大城担任第一梯队骑兵队长的罗马人在皇宫里与国王和小公主共享佳宴。招待他是按照将军的规格进行的，而事实上，在小公主看来，他在各方面都要比那位驻叙利亚的罗马将军更出色。他把短袖束腰外衣的腰带扎得很低，长剑仍然佩在腰间，用一种半靠半坐的姿势坐在餐桌旁*。他的头像赫拉克勒斯**，长着一个鹰勾鼻，留着不太和谐的胡子。小公主默默地注视着他，对罗马人的偏见略有改观。

*克娄巴特拉时代的宴会都是按照希腊风格安排的，饭桌旁边摆放着躺椅，就餐的客人靠着躺椅，左肘支撑身子，用右手吃饭。

——译注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传说他是主神宙斯和人间女子阿尔克墨涅所生，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赫丘利。有关他英勇无畏、敢于斗争的神话故事，历来都是文艺家们乐于表现的主题。在现代语中，“赫拉克勒斯”一词已经成为了大力士的同义词。

——译注



木版画《赫拉克勒斯与海德拉》根据赫拉克勒斯十二项英雄伟绩其一，杀死一头长着九个头名叫海德拉的大蛇所作


谁也没有想到，日后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会演绎一段传颂后世的浪漫爱情

骑兵队长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漂亮而略带紧张的小公主。在这次庄重的皇家宴会上，十四岁的克娄巴特拉和二十七岁的安东尼第一次见面。直到十三年后，烽火燃遍了多少山川，英雄经历了多少磨难，他们俩才再次相遇。如果这时，他们能对视一下，说上一句话，或者春风能把他俩拉得更近一些，也许就不会再有他们的第二次相见，历史就会是另一番模样了。他们坐在桌旁，一个是温润如玉的希腊处女，一个是骁勇善战的罗马军官；一个如阿芙洛狄特般纯洁美丽，一个如赫拉克勒斯一般年轻英俊。但现在，俩人都不具备自己所代表的美神和大力神的神力。

## 3 登上王位

三年之后，克娄巴特拉当上了女王。

克娄巴特拉是在埃及国力日衰时期登上王位的。爱吹笛子的国王在位的最后几年一直动荡不安。他所有的财产实际上被罗马的一位财政大臣掌控着，自己并不能随意处置。当这位国王迫不得已把那个罗马人赶回去之后，罗马帝国便认为将埃及这块土地据为己有的时间已经到了，就像吞并地中海沿岸大多数地区一样。就在埃及即将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份之时，克拉苏在波斯战场*上打了个大

* 公元前53年，也就是恺撒入侵英伦三岛的同一年，罗马三执政官之一的克拉苏领兵四万入侵波斯帕提亚王国（中国史书称安息），结果发生了罗马惨败给波斯的卡莱之战，克拉苏全军覆灭，身首异处，而波斯帕提亚国的将领苏莱纳因这场战争声名大振。——译注

败仗，几乎全军覆灭。这次惨败让埃及有了一线苟延残喘的机会，没有马上被并入罗马版图。但在这位声名狼藉的国王去世的时候，埃及的主权已经岌岌可危了。




克娄巴特拉登上王位

虽然她梦寐以求地继承了王位，但是她的处境与其父一样摇摇欲坠，随时都有沦为罗马一个行省的危险。而且埃及的富庶也是强国虎视眈眈的猎物，她必须要完全依赖自己并且使出浑身解数来保住王位。

王位由十七岁的克娄巴特拉和她年仅十岁的弟弟托勒密*共同继承。在一次庄重的祈祷式上，克娄巴特拉的父亲委托罗马人做他遗嘱的执行人。因为按照古埃及法老的习俗，这兄妹二人应该结为夫妻**。爱吹笛子的国王对皇宫里的争斗再明白不过：阴谋不会远离埃及王室，甚至会愈演愈烈。克娄巴特拉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妹妹阿尔西诺伊和一个年纪更小的弟弟。这四个孩子中，到底会是谁受压制、谁遭流放、谁被谋杀呢？最后又会是谁在哪个派别的帮助下夺取王权的呢？这个可怜的希腊埃及人像乞求神灵一样乞求着罗马元老院的庇护，就连身后之事也求助于罗马人，以期保证埃及的和平与稳定。在他看来罗马就是埃及命运的支配者。

历史上，克娄巴特拉并没有和她弟弟完婚。也没有人知道她在十七岁到二十一岁之间都做了些什么，这是她个人生活史中惟一一段什么也没留下的空白处。但是这几年当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却很多。克娄巴特拉被她的弟弟赶下王位，隐退了一段时间。她的隐退是为了寻找机会夺回王冠。从一位古代作家

*这里是指托勒密十三世。
——译注

**古埃及法老沿用神话中家族内部兄弟姐妹的通婚传统，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家族血统的纯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少权力争夺的矛盾。
——译注

留下来的文字片段中我们能大致揣度出她当女王时的一些感受。

克娄巴特拉刚就位时，有一位罗马驻叙利亚总督派他的儿子来亚历山大城调回安东尼当年带来的部队，他们一直作为卫队留守在埃及*。然而，原本纪律严明的罗马军人现在已经无心作战，成了一群以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为主的士气低落的散兵游勇。他们只想和他们在埃及娶的妻子呆在一起而不乐意去波斯战场送死。他们不仅没有上战场，还杀死了总督的儿子，把他的随从赶了回去。女王对这件事的反应又怎样呢？乍听到傲慢、不可一世的罗马人被这些一半属于她的子民挫伤气焰，难道她就不会为自尊心得到了一些满足而高兴吗？克娄巴特拉从来就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她下令把这些不肯服役的士兵抓了起来，戴上镣铐押送到叙利亚交由罗马总督处置。这些人就是杀死他儿子的凶手。可是，这位总督并没有对这些人进行残酷的报复，反而把他们全都又押送回女王那儿，并告诉她，只有罗马长老和罗马官员才有权逮捕罗马人！不知道女王当时是怎么想的。这对克娄巴特拉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她肯定能从中吸取些什么。

时隔不久，又有一艘属于罗马的船只驶进了亚历山大港。格内奥斯·庞培奥斯**依照他父亲庞培的命令前来收编这支军队。这回，这些无心作战的散兵游勇出发了。因为这次他们要被纳入了不起的将军麾下与声名远扬

*具体来讲，公元前55年，克娄巴特拉的姐姐贝勒奈西执政时，托勒密十二世通过贿赂的手段请当时罗马驻叙利亚的总督——加比尼斯帮忙重新夺取王位。彼时任骑兵队长的安东尼率兵攻占亚历山大城后留守了一部分军队维持亚历山大城的秩序。这里就指的是这部分部队。
——译注

**格内奥斯·庞培奥斯，罗马大将、政治家，塞克斯都·庞培的同胞哥哥。
——译注

的恺撒本人作战。在这场因争权而起的斗争中,人们都赶紧站在庞培的一边。克娄巴特拉知道这件事之后,不仅放行,还送了五十条船给这些罗马人当交通工具。庞培的儿子比安东尼年轻许多,还很优雅。如果庞培打了胜仗,她就能够以此谈交情叙旧谊了。

爱吹笛子的国王生前曾讲到过庞培的竞争对手——恺撒。他的那些远渡重洋的故事比庞培的任何一个故事都有意思得多。但克娄巴特拉从来没看到过印有恺撒头像的硬币。而庞培给克娄巴特拉寄过自己最好的肖像画,硬币上那个风度翩翩、青春依旧的庞培。在克娄巴特拉看来,这两位将军都应该是老态龙钟的人了。

这位年轻的罗马人在亚历山大顺利完成任务正好为埃及王室中反对克娄巴特拉的人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借口。他们诽谤说克娄巴特拉不但与罗马人勾结,还把埃及最好的舰队拱手相送。一个年轻英俊的罗马军官就足以弄得她神魂颠倒了,这种君主还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做不出来呢?女王虽然冰雪聪明,特立独行,但她当时的势力太小,不足以抵挡反对者对自己的攻击。更有甚者,与她共同执政的弟弟才十几岁又不够聪明,受人摆布而不自知。宫里人都知道,事实上是托勒密的三位老师——一个内侍总管、一个太傅和一个将军煽动满朝文武官员、权贵和老百姓让这个向罗马人出卖国家利益的女王退位的。

或许事实真相不能十分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一天,二十岁的克娄巴特拉在亚历山大城的皇宫里再也呆不下去了,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宫殿,自己成长的家。她应该去往何处?罗马吗?罗马元老院是她父亲要求联合执政遗嘱的执行人。年轻的克娄巴特拉在利益受到威胁,性命攸关的时候仍不会被情感左右。在尊严和利益两者当中她是不会选择利益的。去乞求罗马元老院的庇护,必然会重演她父亲当初返回埃及的那一幕(这恰巧是她瞧不起父亲的原因所在)。如果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克娄巴特拉宁可像塞浦路斯王那样服毒自尽!

克娄巴特拉带了一小队人马逃到红海,和阿拉伯人及其他一些

游牧部落居住在一起。她曾经学习过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感情和习俗。在那儿,她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招募了一支军队,决心与自己的弟弟及其军队相抗衡。她深知弟弟军队的弱点所在,亚历山大城中的最高长官阿基拉斯将军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于是,这位新时代的亚马逊女战士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兵分两路向培琉喜阿姆进军,一路穿过山林,一路越过沙漠。阿基拉斯将军在西方准备应战。一场为争夺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的王冠而进行的战役*已经吹响了号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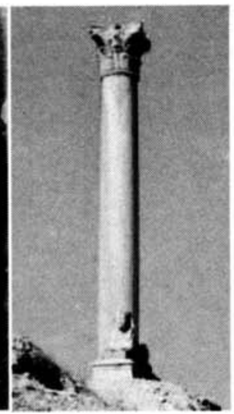
* 即公元前48年爆发的克娄巴特拉与其弟托勒密十三世争夺王冠的亚历山大战争。
——译注

但世人并没有把目光投向尼罗河流域。他们都在密切关注着希腊。几个星期以前,两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在这儿开战。和克娄巴特拉一样,他们都是有备而来,但争夺的是更辉煌的战利品。在那儿,是两位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将军在为争夺整个世界而战。当托勒密姐弟率领着各自的军队在尼罗河三角洲互相觊觎,蠢蠢欲动时,恺撒已经在法萨卢斯**彻底打败了庞培。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并且迅速传遍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因为人们都认为庞培是可以战胜恺撒的。这对同室操戈的姐弟也都吃惊不小。又有一个更让人吃惊的消息接踵而至。曾经可以任免埃及国王的庞培如今带着他的那些残兵败将直奔亚历山大城而来。他这个号称“攻无不克”的大将军如今要向爱吹笛子的国王的儿子寻求庇护和帮助了!

** 公元前48年恺撒和庞培在希腊法萨卢斯进行了最重大也是最后一次决战,恺撒大军所向披靡,庞培溃败后逃至埃及寻求庇护,正值亚历山大之战爆发,结果他被克娄巴特拉弟弟的侍从刺杀。
——译注

一个月后,庞培到达了培琉喜阿姆。托勒


法国画家西奥多·杰里考特的作品《庞培之死》


亚历山大的庞培之柱

密王朝真正的掌权人是内侍总管波狄诺斯。他立即作出决定要杀死这个战败了的罗马大将军。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讨好恺撒这位世界新霸主;二是不会引火烧身,让两支大军在埃及的国土上进行最后的厮杀。当庞培靠近海岸时,一位埃及将军乘一艘快艇前去迎接,艇上暗藏着雇来的杀手。据说那里的海水很浅,战船无法靠岸。还有人说庞培的妻子科涅利亚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并告诫庞培不要上岸。但庞培看到岸上都是罗马士兵,就毫无戒备地上了船。因为船小,风急浪高,他又确实年纪不小了,登船后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下船时,他被人从后面捅了一刀。科涅利亚在战船的甲板上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看到庞培的头颈被砍断,她尖叫着起锚逃跑了。庞培的头颅和戒指被留下来,尸体扔进了大海。

## 征服恺撒

三天后,继庞培之后,新霸主恺撒本人来到了亚历山大城。他马上派出使者,责令正在两军对峙的姐弟俩各自退守自己的营地,听

候他的调遣。他要恢复埃及的秩序。

恢复秩序？克娄巴特拉在她的军帐中思考着。这只是个临时帐蓬，帐中仅有的几张未经修饰的垫子散乱地放在地上。克娄巴特拉就躺在这几张根本谈不上柔软的垫子上一动不动地想。这是她作出决定之前的一个习惯。长时间纹丝不动地俯卧着，用手撑着头，把胸也支得高一些，好让自己可以自如地呼吸，自由地思考。几个星期来，她因为缺兵少将，不得不顺着弟弟军队的移动和辗转挪移，并且总驻扎在沙漠的边缘。但艰苦条件下的行军打仗并没有损害她的美貌，反而为她增添了勃勃英气。

在那炎热又危机四伏的日子里，有没有情人趁天黑溜到她的帐篷里我们无从查考。古代作家们、历史学家们差不多都站在克娄巴特拉的对立面，对她自然没有什么好感，但到那时止没有任何关于她的风流韵事的记录。可是克娄巴特拉这时的境遇让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不再愿意保持公正了。主要是因为她处境孤单，同时，天气、冒险生涯和她的日渐成熟，这一切因素加起来，让人无法相信这位二十一岁的阿芙洛狄特还是一个处女。但克娄巴特拉生来就是一个斗士，青年时期她抛开了情欲。她会迅速熄灭自己血肉之躯的一些生理需要，保持心智和头脑的冷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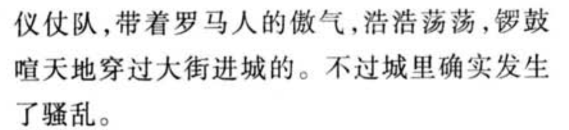
克娄巴特拉躺在军帐里，思虑着如何应对目前的局势：几天前，就有密探告诉她罗马人最先采取的行动是攻占亚历山大城。她的弟弟兼丈夫早就逃到了离她几千米远的山上，躺在防卫森严的帐篷里，有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物产作后盾，而且兵强马壮。她自己周围则是几千野蛮人。现在他们愿意用弓箭保护她，一旦有人出更高的价，他们可以立马倒戈把她交出或是杀了换黄金。她弟弟肯定会听命于恺撒的，因为他的手下都是些不敢和这位战无不胜的大将军为敌的人。这个罗马人统治着整个世界，掌握着为数众多的雇佣兵，其中有一半是罗马士兵。她弟弟不久就会慌里慌张地返回亚历山大城，像当年他们的父亲那样向恺撒俯首称臣，答应向罗马进贡。然后他的部队会在恺撒的指挥下突袭并生擒这个不肯臣服的女王。



恺撒的凯旋式

《恺撒的凯旋式》是16世纪意大利画家安德利臣·曼太纳创作的油画，它描绘了恺撒进入罗马城时的情景。恺撒进入亚历山大城时一如此景，号角齐鸣，锣鼓喧天，浩浩荡荡，炫耀着胜利的傲气。

如果亚历山大的老百姓自发起来反抗这个罗马人，形势会发展成什么样？据说恺撒只带来了三十四条船。这么一来，他的士兵将不会超过四千人。而我弟弟拥有两万大军！如果有人能够把这个罗马人控制住该多好啊。她弟弟留下的守城士兵都是些蠢材！如果他们不让罗马人上岸，达到这个目的就更容易了。但密探说他已经登陆了。而且恺撒是头戴金盔，后面跟着手擎战斧的仪仗队，带着罗马人的傲气，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地穿过大街进城的。不过城里确实发生了骚乱。



骚乱是怎样开始的？克娄巴特拉想像着。她想起来很久以前亚历山大城曾经发生过的一次骚乱。当时有一个罗马人吹口哨，他的另外两三个同伴也出言不逊，接着就有二三十个亚历山大市民把这些外来入侵者团团围住，那个最傲慢的罗马人被杀了。如果这次罗马人使用弓箭，市民们就会用石头还击。最后罗马人退到皇宫里，到了那儿就好办了，可以用正规军来镇压老百姓。同时，罗马人还会告诉老百姓，我们是给你们送和平来的！我们是伟大埃及的同盟者啊！克娄巴特拉对征服者们惯用的伎俩知道得一清二楚！无论如何，进城才三天就发生骚乱对恺撒这样的大人物来

说肯定是一件很恼火的事。

如果现在执政的是她，她又能让埃及享有多长时间的安宁呢？即使她有能力杀死恺撒，并把他的舰队赶走，她能保证罗马人不倾巢出动把自己祖先留下的这块国土变成罗马图中的一个省份吗？其实罗马人曾经有两次机会这样做，只不过没实施罢了。

克娄巴特拉思维活跃无法停止下来。她又想像着有一位信使走进她的帐篷，她迫不及待地跳了起来。他带来的消息是：她那个当国王的弟弟带着他的内侍总管、太傅和大将军一并卑躬屈膝地投靠侵略者去了。而侵略者这个时候肯定会喧宾夺主地扮演起主人的角色，热情地邀请他们住到本来属于他们的皇宫里去，因为恺撒还没有说过要让皇宫成为罗马帝国的财产。秩序！这位大将军总是要强调秩序。已故国王的遗嘱一定要执行，军队要即刻解散。另外他还反复提醒托勒密，已故国王欠下的债务必须尽快用现金偿还。等到所有的这些都解决后，两国便都可享受和平安宁的生活了，因为罗马并不想干涉埃及的自由。

"杀死他！毒死他！"身处困境的女王这么想。她赶跑了想像中的信使，然后站起身在狭小的帐篷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她背着双手，脑袋一会儿低垂，一会儿高昂。难道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噢，要是现在她弟弟手上的两万军队在她的手中就好了！那个内侍总管波狄诺斯现在在想些什么呢？他不是杀了庞培吗？那他为什么不把恺撒也杀死呢？他给恺撒低头鞠躬无非是为了掩藏自己狡诈的目光和更阴险的用心。他们肯定在一起密谋过如何对付恺撒。这是第一回合的较量。只要再拖几个星期阿基拉斯就可以基本上控制局面了。罗马人毕竟太少，又是深入对手的根据地，只要切断水源，他们就不得不束手待毙。

但如果形势真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她就彻头彻尾地输给自己的弟弟了。那时，所有的亚历山大市民都会拥戴置恺撒于死地的人为王，把她这个在逃的女王从她的藏身之处拖出来，那样的话，一切都完了。她只有一种解脱的办法，那就是帮助罗马人！这个罗马人

是谁呢？除了恺撒没有其他人*。

克娄巴特拉走出帐篷，想寻找一些光亮，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可当她走出来时，外面突然暗了下来，尽管现在还是秋天，可海面吹来的西北风已经寒气逼人了。克娄巴特拉在黑暗中簌簌发抖，她对这寒风有些惧怕。卫兵们像看家护院的狗一样围成一圈躺在主人帐篷前的篝火旁。她心想：这几个月他们可真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啊。三角洲的西面就是她曾经居住的皇宫。现在，来自北方的野蛮人可能正在她那张用色考究、柔软舒适的床上打着滚呢。可是她自己却满鞋沙子地站在这个寒冷荒凉的沙漠里。或许，在一边躺着的士兵中就有一个是杀手，为了得到几两金子的赏赐就会用刀子刺穿她的喉咙。她在这里看不到法罗斯岛上的灯塔，棕榈和沙丘阻挡了她的视线。亚历山大城也离得太远，根本看不见。克娄巴特拉哆哆嗦嗦地走回帐篷，又趴在那几张垫子上，左手撑着头，脚像孩子一样翘着，心里仍然在思考明天该怎么办。

如果她遵照恺撒的指令带着她的军队回亚历山大城的话，她能想像得出来她的形象要多惨有多惨。如果让这支她命名为“红海之师”的军队去面对罗马人的强弓劲弩，爱嘲笑人的亚历山大人一定会据此编出无数首打油诗来。罗马人也会大笑不止的。至于恺撒，人们说他只会微笑。

克娄巴特拉的思路又回到了那个她从未谋面的陌生人身上。几个月前，他还被视作是

* “她为了保护她的王位和国家，能变得十分残忍无情甚至犯下谋杀之罪行。”现代历史学家厄尔利·布莱德福对此是这样评价的。

为了能获得统治权，她不惜骨肉之情处心积虑的要帮助恺撒来共同对付自己的兄弟。
——译注



庞贝城的恺撒雕像，克娄巴特拉审时度势，认定只有恺撒能帮助自己摆脱困境

一个爱冒险的人，现在，似乎整个世界真的已经全由他一人说了算。在他的面前，有古老文明的埃及也会颤抖不已。虽然没有见过他，恺撒在克娄巴特拉的头脑中已经有了初步的形象。这一形象源于幼年时她那爱吹笛子的父亲在没喝醉时讲的故事和长大后密探给她提供的情报。但这个形象是非常模糊的，因为缺少一个极关键的要素，即恺撒的肖像。哪怕有一枚铸有恺撒头像的希腊硬币也好，凭着克娄巴特拉女性的直觉，她也能让自己头脑中恺撒的形象更趋完善。她整个晚上都在苦思冥想着这个男人的外形、禀性和他所具有的令人神往的能力。如果她还想活下去，就必须了解这些并加以利用。



刻有"恺撒大帝"字样的罗马钱币

但是所有有关恺撒的传闻，无论是朋友、女人、事迹还是宗派、谋略都是自相矛盾的。他是一位深谙女性美的了不起的鉴赏家，但已经年过五十。他结过三四次婚，但迄今还没有儿子。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却又是整个罗马帝国第一个为妻子亡故公开致悼词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但有关他年轻时曾和国王尼古德莫斯同床共枕过的稗官野史却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新近流传的打油诗里。据说，还有一次他的妻子竟然背叛了他。在狄俄尼索斯的一次宴会上，他的妻子和一个身着女装混迹于修女之中的男子通奸。当人们都在因为恺撒的妻子竟然会做出这种厚颜无耻的事而替他愤愤不平时，恺撒郑重其事地当众宣布，他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不过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休妻，因为恺撒的妻子不容他人如此猜忌。

克娄巴特拉慨叹不已：恺撒是一个让人多么捉摸不透的人啊！克娄巴特拉没见过恺撒的肖像，但听人说过他的外形和一些生活习惯。他的个子很高，肤色很白，腰带总是松松垮垮地系在腰间；他比

较爱洗澡,即使在行军打仗时也从不放弃。还有人说,恺撒即使是四处征战也不怕麻烦地随军带着大理石和马赛克砖。克娄巴特拉根据这些可以断定恺撒肯定是一个很懂得享受贵族式生活的人,可是他却赢得了那么多平民百姓的爱戴。坊间还有一说,恺撒愿意付出十分昂贵的价钱赎买他认为气质很优雅的奴隶,甚至会找专人为他代办此事。在仅存的老式学校女舍监还在警告她们的女学生要处处提防那些位高权重的引诱者时,恺撒的身边却遍布俊男靓女。



罗马卡拉卡拉大浴场遗址

古罗马人很讲究洗澡,浴场还是重要的社交之地,自然不寻常,用大理石砌成,用嵌石铺地,有壁画,有雕像,极尽奢华。就拿著名的卡拉卡拉大浴场来说,它占地达28英亩,修有专门的渡槽为它供水。古罗马人洗澡是边洗边蒸,蒸洗结合,而且特别讲究按摩,他们征服到哪里,就把洗浴和按摩带到哪里。

这个恺撒究竟是何等人物? 谁是真正喜欢他的人呢? 说出来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全都是那些下等人、自由民、手工艺者和弱势群体。因为恺撒让他们吃上了饱饭,还让他们走进角斗场看表演。有一次,在一个节日到来之前,恺撒居然让所有的平民享受了一次免费刮脸,这为他赚来了几千张选票。在战场上,他会和士兵们同吃同住,与他们称兄道弟。他是怎样说话的呢? 他不会像保民官那样追求风趣诙谐,也绝不像西塞罗那样故弄玄虚。他说话时语调低沉深厚,语气自然平缓,毫无实权人物的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最让人们佩服同时又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是恺撒迅疾的转战速度和

快捷的信息来源。地中海沿岸各地都有恺撒的奴隶和传令兵。他简洁而精炼的话语一出口，就能像一阵风那样迅速地传到目的地，成为能立即执行的一道命令。所以有人说，恺撒是当时世界上行动最快的人。

为此他要耗费多少钱财啊！可恺撒从不计较这类支出。他的慷慨如同他的迅疾，他的富有如同他的崇高，人们不是早就这么认同他了吗？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执政官啊！恺撒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讲排场，以至于债台高筑。债主们一致商定，在他找到一个资金足够雄厚的担保人之前不许他离国去西班牙。恺撒为了还债曾经洗劫过高卢人的庙宇。后来还有人说，恺撒当上执政官后还从设在朱庇特神庙*的国库里拿走过大量黄金，然后用只镀了一层金的铜放归原处充数。这样，他就可以有钱给自己的军队、三百奴隶发双薪了。还把他女儿的葬礼上的宴席办成了罗马人从未见识过的盛事。

* 朱庇特，神王，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法力和权力，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译注



朱庇特铜像

克娄巴特拉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难道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孩子吗？作为执政官，他曾把土地分给那些孩子很多的家庭，而且不收地租。他惟一的孩子尤莉娅是他二十岁那一年出生的，这就足以证明他是有生育能力的。他休妻的真正原因或许应该是她没有为他生儿育女吧。众所周知，他给了塞尔维莉娅很多珠宝和房产，人们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因为塞尔维莉娅的儿子布鲁图就是恺撒的儿子。在恺撒所有的女人中，她被宠爱的时间是

最长的。最后,是塞尔维莉娅自己埋葬了恺撒对她的喜爱:她竟然给自己的女儿当老鸨。

恺撒与塞尔维莉娅的情事曾是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一大丑闻。现在人们可能已经有些淡忘了。但是,克娄巴特拉没有忘记,她还打算从这件事上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个女人比恺撒大好几岁,当时他可能只是一个穿着豪华制服的漂亮男仆。他年轻时有同性恋的名声,他没有儿子却很想要一个。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女王有些兴奋地想,恺撒极可能是一个易被美色迷惑的老头。这对埃及女王来说还算得上一件难事吗?她有那个野蛮人可能从未见过的数不清的奇珍异宝;在这个拥有三百年东方色情秘密的皇宫里,她可以满足这位已不再年轻的罗马贵族的任何需要。皇宫里那些各种肤色的奴隶都能歌善舞,长于辞令,而且个个秀色可餐。女王已经在头脑中设计着如何陈列这些"美味佳肴",实现自己的目的了。

但是,如果恺撒对这些不感兴趣,那她克娄巴特拉该怎么应对呢?不会的,克娄巴特拉暗暗告诉自己。或许,恺撒现在正躺在皇宫里她的那张床上,手拿她的画像端详着。她的画像早在她离开皇宫时已被她弟弟收起来放入地下室里了,恺撒肯定会找出来看看的。因为关于这位年轻女王的故事早已在罗马传开了。

这位行动迅速、慷慨大方能够宽恕宿敌并委以重任的罗马独裁者此番亲临尼罗河三角洲断不是来寻找庞培的。恺撒想见的人正是她——克娄巴特拉。如果不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派人召唤她?他所追求的财富不在女王现在呆着的沙漠边缘,而在亚历山大城里,那些仓库里有的是粮食、布匹和金钱。财富就在他的手中,但他还是接连两次派人来找她。克娄巴特拉现在很有把握地相信,他期待与她相见!为了给这个能够主宰世界的人一个惊喜,她必须用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出现在他的面前。

克娄巴特拉想到这儿,果断地站了起来。现在她一定要格外地谨小慎微,因为国内敌对派肯定在她身边安置了许多密探,他们随时可能让她从人们的视线当中永远消失。她要拟定一个周密的计

划，找出特别稳妥可靠的心腹帮她实现这个俘虏恺撒的计划。

两天后的晚上，恺撒正躺在亚历山大皇宫的一张豪华舒适的摇椅上，手里举着一张图纸。纸上画的是一位学者研制出来的一种自动装置。可恺撒觉得自己有些心神不宁，无法让自己的精力集中到这张图纸上。这种情况在他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往往是因为缺少女人才会出现。如今他已经不太会体验到这种烦燥了。他干脆把手里的图纸搁在一边，拿起另一卷东西。这是犹太人圣经中的一段，是昨天犹太学者给他念过的。这些用希腊语翻译过来的犹太圣经是一些语言文字学家格外热衷于研究的。

他去过缪塞恩两次，对那里高高耸立着的两层大楼赞叹不已。这栋建筑物有设计得很精致的窗户，可以让阳光从上面透过窗户照到绿色的地板上。这里有成千上万卷书，因而它可以作为世界最大的图书馆闻名于世*。所有的书都整齐地排列在开放式的陈列架上，每个架上都悬挂着写有书名的标签。不同学科的书还进行了分类便于需要时查找。

* 托勒密王朝建立了巨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并且支持了它的发展。当时亚历山大城成了世界文化的首都，学者、诗人、哲学家纷纷从各地，尤其是从雅典来到这里。在这所学术的圣堂内，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手稿并进行了复制。亚历山大图书馆标志着人类学术和科学的成熟。据说到克娄巴特拉当政时，图书馆藏书达70万卷。不幸的是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收藏很少幸存下来。

——译注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间书房



不仅在这儿，在世界上最高的灯塔——法罗斯岛灯塔那儿,他也发现了很多实用的东西。埃及人在灯塔的上面装上了巨大的金属反光镜,不仅能反射还能聚集灯塔的导航灯光,塔尖上矗立着波塞冬。另外,还有皇宫中华美的宫殿和纵横交错的街道。所有这些和他那座杂乱不堪的古罗马城比起来先进多了。这两个星期来,恺撒在暗自震惊之余抓紧时间学习了很多东西。



海神波塞冬青铜塑像

波塞冬，希腊神话当中的海神，宙斯的弟弟,掌管海洋水域。相对应于罗马神话的尼普东，海王星的拉丁名是起源于他。他常常驾着马车，手执三叉戟巡行海上,有呼风唤雨、撼山搅海的神力。希腊人敬畏神祇，尤其是在战事频繁的非常时期，他们出征前必定祭祀，祈求神灵的保护。

但在亚历山大城，恺撒眼里最重要的是死去的亚历山大大帝。当年安葬亚历山大大帝的金色大理石棺椁已经被人偷走了，现在用的是水晶棺。恺撒走进庙宇,人们替他打开铜棺盖后，他只看到了局部已经开始腐烂的亚历山大大帝。虽然恺撒看到的只是亚历山大大帝被埋葬三百年后由布和绷带层层包裹着的一个模糊外形，他依然把亚历山大大帝视作自己的光辉榜样。这位雄心勃勃的罗马人认为,能瞻仰到亚历山大大帝遗容,他也就不虚此行了。

几天来,他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还不启程返回罗马？托勒密的目光在害怕中掺杂着警惕,他手下的谋臣一个比一个狡诈。每次恺撒转身走下台阶时都听到后面有窃窃私语声。甚至连皇宫里的奴隶们都很好奇,这位罗马人留在亚历山大不走到底在等待什么？谁都知道恺撒位高权重，但他在埃及的国土上

不仅人生地不熟，还势单力孤。如果托勒密一声令下发动两万大军进攻他的话，他该怎么办呢？尽管他控制了亚历山大港，那也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只要内侍总管波狄诺斯一个暗示，他们就可能被封锁在法罗斯岛灯塔和皇宫之间。他只带来了三十四条船和一个军团，这怎么能保证他的安全呢？他到底想在埃及得到什么呢？

黄金！这就是答案。爱吹笛子的国王欠了罗马人一大笔钱至今没有偿还。在恺撒的心里，他已经把这笔钱减半了。可剩下的这一半他真的是很需要。因为和庞培打的那一仗虽然是以辉煌的胜利告终，却无法把这荣耀变成金钱。他的士兵们都在等着发薪饷，他们绝不会仅仅满足于胜仗的荣誉。恺撒也不想失信于人，他也乐意以追讨债务为借口留在亚历山大不走。

当然，恺撒也注意到了他的部下都在为此而忧心忡忡。于是，他让最快的信使把庞培的戒指带回到罗马，好让可以证明那可怕的一幕的信物在元老院里传阅，好让所有惊魂未定的人确信应该跟从的人是恺撒。庞培比他年长，还曾一度是他的女婿*。庞培那颗已经开始腐烂的头颅由埃及人呈现给恺撒后，他把它安放在了敬奉复仇女神**的教堂里。他追赶敌人直至埃及，在此发现他的敌人已经被杀死。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拿回属于罗马的那些钱，然后回去！

当然，埃及王位的继承问题也必须解决，

* 前三头同盟时代，为了与恺撒拉近关系，时年50岁的庞培娶了恺撒14岁的女儿尤莉娅，因而有此说法。后来尤莉娅因难产去世，恺撒与庞培的关系也从此破裂。

——译注

** 希腊神话里著名的复仇女神是指娜弭西斯，她的任务是帮助他人伸张正义，报仇血恨。

——译注

托勒密和他的姐姐一定要和平共处。如果继承人是两兄弟，恺撒会如此有耐心地处理这件事吗？恺撒最近几个晚上接连心神不安，精力无法集中，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女人了。而皇宫里他见过的女人都让他心灰意冷，实在看不上。要是现在是作战疆场，他可能就不会这么挑剔了。可对于这个对一切享乐都很精通的五十多岁的男人来说，一场鏖战已经过去，他应该尽情释放一下自己紧张的身心了。但要让他兴奋起来可不是一件易事，一定要有新颖、不同凡响的特性才行。

恺撒想到了昨天与伊壁鸠鲁学派*的人进行的谈话。让自己及时行乐，喝尽杯中的美酒，就可以让快乐的时光延长几倍，不再惧怕死亡的来临。他从不怕死，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是，他不能从未享受过生活就离开这个世界。这些年他从未停止过南征北战：他在高卢一呆就是十年，几百个部落中，有的被征服，有的通过谈判平定，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建成了一个又一个要塞、桥梁，发表了无数次的宣言和演说，然后又紧接着投身于下一次战役。除了打仗他还要赢得罗马公众和元老院的支持，不断地拿钱财去贿赂市政官员和司法官员。现在他的最后一个对手庞培也终于灰飞烟灭了，他可以独揽大权了。难道这就是生存的目的吗？不，不是！他已经让许多享受生活的美好时光流逝不复返了，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了。他自问，昨天与自己交谈的那些学者、诗人没自己这样的功业，他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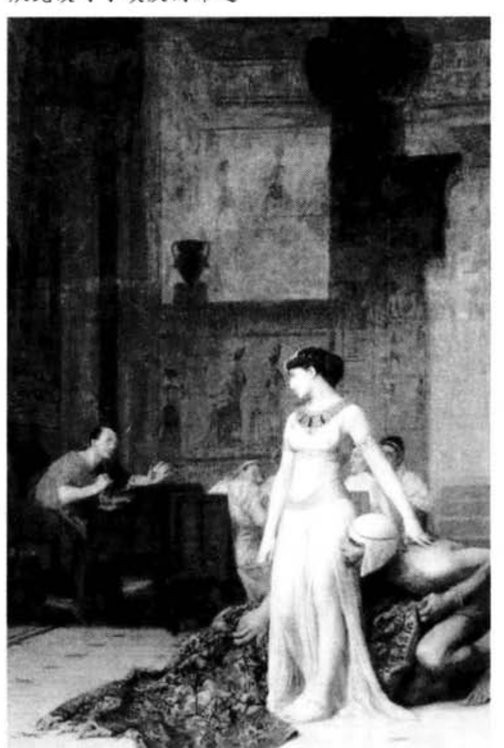
*伊壁鸠鲁学派，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是其学派的创始人。他成功地发展了阿瑞斯提普斯的享乐主义，并将之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结合起来。其学说的主要宗旨就是要达到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伊壁鸠鲁认为，最大的善来自快乐，没有快乐，就不可能有善。

——译注

命运就真的不如自己吗？如果他回到罗马去，迎接他的将会是什么呢？肯定毫无新意。无非是些谄媚者齐声恭维自己的胜利，那只会是一片嘈杂与喧嚣！庞培的头颅让这个胜利者此刻联想到的是命运的无常、人类的唯利是图和生活的乏味。他期待着新鲜事物的出现，让他的生活有所变化。

在沙漠的边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他恺撒完全有能力让她重登王位，而且她也肯定会报答自己的。他都不想承认自己内心深处是多么想了解这位可爱的亚马逊女战士。但他此时此刻又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上了年纪的身躯里，有一种年轻时经常出现的状态：一种半疲劳半兴奋的感觉，腿部略感紧张，眼皮有些抽搐，内心有一种焦燥。这都是他长期压制自己性欲的结果。恺撒躺在那儿，与克娄巴特拉推测的一样：疑惑、不安而乏味。

这幅十九世纪杰罗姆的绘画，生动细致地刻画了克娄巴特拉圣女般地从地毯中飘然而出，俘获恺撒的场景。就是女王这一与众不同的经典创举从此改写了埃及的命运



这时，房门被推开了。一个高个子的奴隶，也有可能是士兵，走了进来。他站在门口，肩上扛着捆成一大卷的东西。这是什么？恺撒不明就里地看着。

副官上前说,这个人是信使,带来了托勒密国王送给恺撒的一件礼物——一张价值连城的地毯。恺撒命令来人把地毯展开。正在他等待鉴赏这件礼物时,克娄巴特拉随着地毯的展开而现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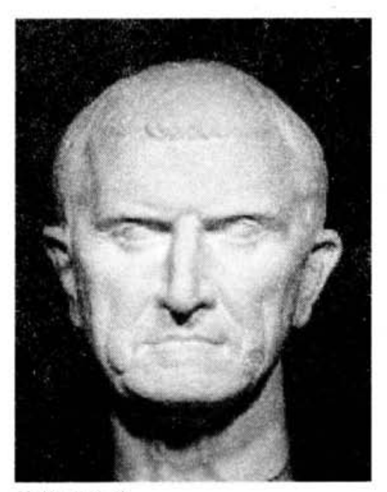
这不是神话故事,是普鲁塔克*告诉后人的。恺撒面带微笑站起身上前扶起克娄巴特拉。他立即认出来,这就是那个在梦境中搅扰自己的人。恺撒饶有兴趣地询问克娄巴特拉从哪儿来,怎么来的。克娄巴特拉从容镇定地把自己的心腹阿波罗多鲁斯介绍给恺撒,并告诉他,这个忠实的仆人是如何划一艘小船绕过三角洲,躲过舰队的盘查,然后把她裹在地毯里,用那结实的肩膀扛着,从码头一路走来,瞒过了哨兵的眼睛,直接送到这里。克娄巴特拉说完这些,微笑着让阿波罗多鲁斯退下。



*普鲁塔克,是对16~19世纪初的欧洲文学影响最大的古典作家之一。最著名的作品是《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是外国古代文学传记中最有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宏篇巨著,因之他被誉为"传记之父"。该书以搜集、列举古希腊罗马英雄人物生平事迹为宗旨,述评其成功失败之经验喻后世。

——译注

恺撒几乎没有听进去她在说什么,而是在倾听她说话时悦耳动听的声音。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此刻他毫无戒备之心,没有意识到他的哨兵对刺客的防范太疏忽大意了。他完全陶醉在美梦成真的喜悦之中:他面前的这个女人有美丽聪慧的笑脸,银铃般的嗓音,大无畏的勇气和超群的想像力。最重要的是她的唇形饱满丰腴,是他见过最漂亮的嘴唇。还有她那丝衣下隆起的乳房,让她更加魅力四射。克娄巴特拉为了驱散长时间被裹在地毯里造成的疲劳,甩了甩头发,舒展了一下身躯,在恺撒看来,这几个动作优美得简直像阿芙洛狄特降临于亚历山大亲历亲为。她可真是一个人间的



恺撒的头像



克娄巴特拉的半身雕像

时年52岁的恺撒，当时最有权势的男人，与时年19岁的克娄巴特拉，当时最富有的女人，一见倾心彼此吸引，他们的爱情罗曼史也被文人墨客所颂扬。

小仙女啊！

克娄巴特拉征服了恺撒，同时她也被这个男人征服了。到这之前她曾想过面对恺撒的时候她应该用哪种姿势站立，哪种手势说话，可一看见这个男人，她那些设想全都化作轻烟飘散殆尽。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刚钻出地毯时头发和衣服都有些凌乱，更别提使用她的那些诱惑人的本领了。她太惊讶了，这就是恺撒吗？这个人头发不太多，她一眼就看到了，但她并不在意，这几乎不能算作是缺点，不是吗？她感觉到了他那双乌黑的眼睛中流露出的眼光有多么专横，但同时又是那么意味深长。他的双唇比较薄，因为缄默多于发言却让它充满了阳刚之美和威严感。他的脸庞由于持久的风吹日晒显得格外坚毅。他的颈项颀长而傲气十足，或许就因为它支撑着的是恺撒的头颅。他的皮肤保养得很好，还散发着一种细微的香气。这所有的一切都令人难以解释地吸引着她。

现在只有他们两个，面对面地坐着。起初的躲闪和畏缩现在已经消失了，他们都可以平静而坦然地审视对方。他们相视一笑坐在了一起，恺撒仍然像一个必胜的征服者，而克娄巴特拉却是几分羞怯几分大胆。这时，他们都注意到对方有一口漂亮的牙齿。

# 5 恺撒为女王而战

第二天，恺撒派人把托勒密请了进去。当头戴王冠的托勒密看到姐姐坐在房间里鄙夷地冲着他笑时，气得泼口大骂，说是自己被出卖了。其实波狄诺斯昨晚已经告诉他这件事了。事实上，克娄巴特拉偷入皇宫，在恺撒房间里度过了一整个夜晚的事已经传遍了皇宫，连在柱廊下做苦力的人都知道了，很有可能他们所知道的比实际上发生过的还要多许多。小国王现在已年满十四，懂得什么叫爱情。不需要内侍或别的什么人来指点，他就知道这个不肯和自己完婚的法定妻子在现在这种情形下和一个年龄足够当自己祖父的人同坐在一间房里意味着什么。他毋需佯装，真的是怒火中烧。他与恺撒的会面只有短暂的片刻。离开的时候，他用一种绝望的表情把王冠掷到地上，接着就冲了出去。



高贵端庄的克娄巴特拉

被有些人描绘成“尼罗河畔妖女”的克娄巴特拉，在这尊雕像里丝毫看不出妖冶的风情，相反她看起来高贵端庄。或许就像普鲁塔克所说：“她的魅力已渗透到男人的心灵深处”。

当恺撒和克娄巴特拉在房间里哈哈大笑时，托勒密的境遇已经在皇宫外传开了，百姓们开始发出愤怒的呼喊声并且最终采用骚乱

的方式来告知恺撒他们的感受。恺撒镇定地穿上铠甲,登上阔大的窗台,请亚历山大城的百姓们第二天到广场上集中。克娄巴特拉在屋里听到恺撒用一种事不关己的腔调说话,感到十分惊奇。他返回时,她也没有过问他真正的打算。克娄巴特拉觉得恺撒是一个不容他人随便提问的人。但她听到了恺撒下达的一连串命令:对克娄巴特拉的住处实行警戒,把托勒密带回皇宫,让波狄诺斯来见他。他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呢?克娄巴特拉想和恺撒交流一下,但她知道现在不可以这样做,她只好一个人自问自答。目前王位由谁来执掌已经成了最紧要的问题了。不知道明天他会对大家说什么。

克娄巴特拉走出房间,在长廊里漫步。她离开这儿在简陋而寒冷的帐篷里已经住了半年多了。皇宫还是那么高贵典雅。皇宫里用的丝质软垫能给人一种特殊的温存感,那些雪白的石膏座椅能给人沁入心脾的清凉,每扇乌木门都还在幽幽地散发出香味。克娄巴特拉用指尖触摸木上镶嵌的翡翠,用手背轻抹象牙把手,她的动作舒缓、温柔,充满欲望。克娄巴特拉随手拿起身边的一尊阿芙洛狄特小铜像,这是她一直以来最喜爱的东西之一。她观察着阿芙洛狄特的线条,同时用一只手细致地抚摸自己的身体。她笑了,因为她的身材和这位女神比起来也不会相形见绌。今天早上她对自己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这全都要归功于那位罗马人。他不仅经验丰富而且很有男子气概,他又是那么温柔而不矫情,果敢而不蛮横,这些都是从他的话语里听不出来的。尽管他不再年少,可他确实能让人特别愉快。

接着,克娄巴特拉走进了浴室,用沐浴的方式让自己放松一下。她忽然大笑了起来。她是被裹在地毯里由仆人扛着进入皇宫的,在父亲为她而建的宫殿中,她面见了一位孤独的世界霸主,并唤醒了他沉睡的情欲。这难道不算是一场奇遇吗?尤其是在事后回想,更觉得有说不完的惊喜。虽然只有她一个人,她并没有让自己放肆地笑下去,而是收起了笑脸。顷刻之间,她又一脸严肃地问自己,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呢?如果这个外国人再次启航离开埃及,不再回来,她该怎么办?如果他继续呆在埃及,那么谁将是埃及真正的主宰者呢?为

什么他不直接把她那个只会惹麻烦的弟弟除掉？所有问题的核心是权力，在埃及权力就是生命。克娄巴特拉知道，自己还没大权在握，所以告诫自己一定要小心处事，尤其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浴后，克娄巴特拉把自己打扮了一番。当然，现在还不是举办盛宴庆功的时候，恺撒今天只是把这位女王介绍给了自己的军官们。这些罗马人先是带着武器闯入她的国家，占领她的皇宫，现在又彬彬有礼地向她致敬。她对这些罗马人感到既好奇又迷惑不解。尽管这样，亚历山大城中没有人知道目前的三方谁胜谁败。可能连罗马人自己也弄不明白。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今天中午看来就变得有些莽撞而乏味了。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地里笑话自己呢！



克娄巴特拉出浴图

被誉为“历代最具魅力的女性之一”的克娄巴特拉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美貌服务于内心长久的远大目标。

晚饭时，克娄巴特拉专门把恺撒请来。在二人进餐时，她发现恺撒真是一个殷勤而有节制的人。他用一种不经意的表情告诉克娄巴特拉，明天他将要向大家宣读爱吹笛子的国王的遗诏，还要恢复国王的孩子们的权力和地位。这样，皇宫里将不再会出现新的纷争。而且，他还打算把塞浦路斯归还给埃及人，以此证明罗马人对埃及始终是友好的。最后，他再次表示很欣赏她的西顿丝绸*。

克娄巴特拉曾经两度张嘴想说些什么，

* 古腓尼基语称“西顿”，今赛达，是黎南方省省会。赛达是一座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赛达古堡是该市最具有历史性的古建筑物之一。关于西顿丝绸有这样的记录：公元一世纪中叶的《卢康》一书说道：“(克娄巴特拉女王)华丽的白色胸衣采用西顿织物制作，这织物系以‘丝国’(指中国)技艺制造，组织致密，尼罗河的绣工把这种织物分解，伸张织物，松疏经线。”

——译注

但在他面带微笑的注视下又最终什么也没说。她专横的意志什么时候受到过这种压制？她的父亲从来就没有真正掌握过实权，她也因此而瞧不起他。一开始她还想听取谋臣们的一些建议，但不久她就发现他们一个个都愚蠢至极，于是就完全由自己决定一切。可现在这个坐在她对面的家伙，不时地把他那双黑眼睛从餐盘上挪开看着她的外国人，也就是伟大的恺撒，却俨然像主人对仆人说话一样告诉她，她的命运将是什么样的！他的这种优越感从何而来？她默默地问自己。是来自于那些把守着港口和皇宫的罗马军团吗？还是来自他的名声，或是她的归顺？恺撒似乎知道她正在沉思，没有打扰她思考问题。如果拿她自已在这种形势下可能作出的决定与恺撒的作一个比较，恐怕她的决定也不会比他的更加高明。但让她无法忍受的是，他丝毫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只是告诉她而已。

晚宴上的宁静与浪漫很快就被打破了。波狄诺斯用内侍特有的方式煽动起了报复行为。他四处造谣说女王是一个把权力奉送给她的罗马情人的娼妓，而恺撒本人也只不过是个光有床上功夫的男人，没有率兵打仗的能耐，他的部下现在都不愿作战，一旦被进攻就会丢盔弃甲。埃及能否永远摆脱罗马的束缚获得自由就在此一战了！

恺撒不能主动进攻阿基拉斯驻扎在尼罗河三角洲的队伍，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兵力，这样做过于冒险。所以他用托勒密的名义给培琉喜阿姆下达命令，立即解散部队。阿基拉斯的做法是先杀了两名信使，再向亚历山大城进攻。他指挥的两万步兵和两千骑兵很快就占领了城市的外围。这次，战无不胜的恺撒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被包围起来与五倍于已的敌人作战。他据守着皇宫中不到四分之一的土地和海港，手里只有五千人的舰队。他的对手还有身边的托勒密和波狄诺斯。尤其是这个内侍总管，总在不停地搬弄是非，搞阴谋诡计。一天他把几个木盘和酒杯放到恺撒的桌上，恺撒不明就里。接着他耸耸肩说，罗马军官把埃及国库里的钱全都据为已有了。还有一次波狄诺斯提议要毒死恺撒，恺撒的理发师知道后对他发出了警

告。恺撒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波狄诺斯杀了，然后派专人监视托勒密，同时不断派人去地中海沿岸各地请求增援。



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烧的电影画面

女王克娄巴特拉对这场不幸的大火将亚历山大图书馆内的书稿烧毁了40多万册，痛心不已。为此她还质问恺撒：你可以烧毁亚历山大城，为什么要烧毁我的图书馆？

没多久，恺撒就完全陷入了困境。陆上他们的水源被阿基拉斯的部队切断了；海上出港的通道全被封死了。他想突围，但伤亡惨重，战局雪上加霜。但形势越危急，恺撒就越充满斗志。他命令士兵把火把抛到封锁海面的埃及船只上去。九十艘战船被烧毁于法罗斯灯塔之下，其中包括粮船。燃烧的船只引燃了岸上的一座仓库，接着火势蔓延开来，又烧着了第二座、第三座。最后，大火烧到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在这里有罗马政府和罗马学者学习的模式，有智慧和美学理论的源泉，它们让地中海人几千年来始终保持能人巧匠的美誉。毁掉这一切的是一个只知道使用武力的愚夫俗子吗？不，他是恺撒，全罗马心思最细密的人。他懂得从希腊文明中汲取精髓作为自己思想的养分，这已经帮助他在同辈中出类拔萃，使自己的名字成为权力的代名词。他绝不会故意毁坏这些宝藏的，但当时，他确实无暇顾及这件事。埃及的学者、诗人们站在皇宫后面的山上，眼睁睁地看着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和四十万卷书在烈火中化为灰烬。他们学识的可

靠保障,他们内心生命的源泉,就这样离他们而去了,可他们却无能为力。

恺撒此时正在海港作战。他的指挥舰被撞,舰上的人都乘坐小木船逃跑了。恺撒坐的那艘因为载人太多沉了,他也掉进了水里。恺撒奋力向另一艘小船游去,用牙紧紧咬住他那紫色罩袍的一角,左手把几卷东西托出水面。看来这几卷东西很重要,在这种时刻他都不忘保护它们。这样,他就只能用右手划水,还得躲避不时掉落在水路的投身弹。最后,他只好放弃被水浸泡后越来越沉的罩袍,左手抓着那几卷东西爬上了一艘小木船,从港口逃回了皇宫。这一仗下来,他又有四百多士兵被淹死了。战后,恺撒的罩袍被捞起来,亚历山大人把它钉在船帆的挂钩上,以此讥讽恺撒。庞培那些四散的旧部听说恺撒在亚历山大被困的消息后,便又纷纷聚集到庞培儿子的麾下,想要重新讨伐这个战无不胜的恺撒,形势更加严峻了。当初,就是这位了不起的执政官将刚战败的对手的残余部队置之不理,却舍得为那个住在沙漠边缘的女人花费自己大量的时间。他还在尼罗河的河道上,亚历山大城的街市里游荡,替自己重新树立了敌人。他厌恶这些与他为敌的人也不管用,他是躲避不了他们的。

接下来,人们发现克娄巴特拉的妹妹阿尔西诺伊不见了。她是恺撒刚刚册封的塞浦路斯总督。她是深夜趁着天黑和她的教师兼情人加尼米德一并逃走的。这对于恺撒来说不啻于当头一棒。于是,为了争取时间,他转而和阿基拉斯谈判。这时,恺撒已经得到消息,犹太和波斯的援兵已经开拔了,只要稍稍拖延一点时间援兵就到了。

再后来,恺撒与援兵里应外合,反过来将埃及军队包围起来,首尾夹击。于是,罗马人又重新占了上风。在尼罗河的河道上,入河口处以及尼罗河三角洲的每个角落,为了不暴露目标,灯火全都被管制。就在海河交汇之处,日复一日的混战使得埃及人逐渐精疲力竭,最后他们在罗马人的刀剑和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被逼入了迷宫一样的沼泽地。

最后,托勒密被淹死在尼罗河里。他穿戴了全套金盔金甲,英姿

飒爽地登上船甲板，落水后他就是被这全副武装拖累得无法浮出水面。阿尔西诺伊也被抓回到皇宫监禁起来了。她的手下一个不留地全被处死。恺撒第二次进驻亚历山大城。这一次百姓们大多身着丧服拜倒在恺撒的权杖面前。持续一个冬季的战争结束了，春天到了。



恺撒接受埃及进贡

那年的冬天是恺撒和克娄巴特拉从相知到相识的日子。关于他俩共处的事儿，恺撒只对后人提及过一次："恺撒恢复了克娄巴特拉的女王地位，因为她一直效忠于他并始终和他一起守在总部。"这句话出现在他的《亚历山大港的小木船》*一文中。这些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文字记录却是一个浪漫故事的第一章。从这以后，一个新的世界就要诞生了。

据说恺撒见过的女人可不少：有可爱的科涅利亚，她是恺撒青年时代惟一的爱人。他十七岁的时候结识她，二十三岁时又失去了她。有青春焕发的庞培亚——苏拉的孙女**，她背叛了恺撒和克洛狄乌斯相好。有欲壑难填的塞尔维莉娅，她使恺撒一度元气大伤，几乎到了体力不支的地步。有高贵的卡普妮娅，恺撒与她共同生活了十年之久，她分享了他

*恺撒除了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还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主要著作《高卢战记》和《内战记》，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回忆录，文笔清晰简朴，行文巧妙。——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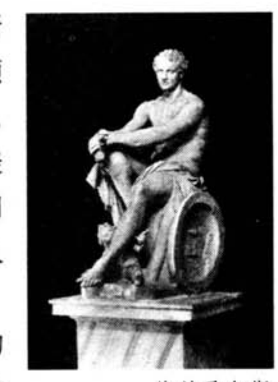
**政治联姻是当时执政者巩固权力的一种典型手段。恺撒曾经为了自己在罗马政权中的地位，娶了苏拉的孙女。——译注

十年来获得的种种荣耀。当然，他也会偶尔和长老院其他的妻室、外邦的公主及随军妓女逢场作戏，任性求欢。她们吸引他的原因有多种，有的是声色技艺，有的是性情活泼，有的是能歌善舞，有的是聪明机灵，还有的是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质。他让自己身边有这么多女人的原因是她们身上都只有某个特点吸引他，只有把诸多女性的优点杂糅在一起才符合他青年时代就确立了的有关完美女性的想像。

如今，他已经要到更年期了，才平生第一次遇到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精灵——一位能把所有对立面统一起来的女性。她勇敢而富有创造力，冒失而又狡猾；一个计划如果落空，她能马上再提出三个计划来；战场上她能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可是一天的忙碌结束后，跃下战马，卸下盔甲后她的性格就会发生改变。如果他的战马倒下了，她总有本领再找来一匹，让恺撒对它的喜爱远胜过先前的那匹。如果船长问恺撒，他该如何处理那些又重又庞大的船帆时，她会告诉他正好有一个棚屋可以安置这些东西。如果有人信不过某个主动提供援助的人，她就会告诉大家那个人的底细。在罗马人还没看出来远方有人在奔跑时，她就已经辨认出来那个骑在骆驼背上的人到底是谁了。在千米以外的地方，她能够靠自己的嗅觉分辨出黏合船缝的是希腊沥青还是罗马沥青。她还能趴在地上，根据地面的震动估计敌人战马的数量。不到一个月，她就成了恺撒的副手、近臣、法官、间谍甚至是参谋。

在没有战事的日子里，恺撒见到的她又别有一番风貌。她有条不紊地管理着成百上千的奴隶，做出的决定既迅速又准确。她从来不知疲倦，总是准备应付一切突发事件。她此时更像一位精明强干的主妇。到了晚上，她就既不是战士也不是女王。她和恺撒合用一顶帐篷，或同住一座宫殿。她总会让奴隶准备几盏灯和几张毯子，然后亲自安放好。经她的手一整理，本来还是四面楚歌的地方立马就能变成一个让人忘却一切烦恼的温柔之乡。每每这个时候的到来都会让恺撒有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本是尤利亚一族，属于维纳斯的后代。

甚至全然变成了马尔斯的儿子，正是维纳斯解开了他的剑扣。她的直觉让她很快就能领悟出这个挑剔的男人想要的是什么,实际上，她的欲望比他的更强烈。然而他们的良辰美景总是会被一声惊呼，一声巨响或一阵敲门声打断。因为在最艰苦的那几个星期里,敌人和他们只相距几百步,根本没有安稳可言。



战神马尔斯

马尔斯是罗马神话里著名的战神,在希腊神话里称阿瑞斯,是宙斯和赫拉的儿子,但是不太受父母喜欢，不仅如此,尽管他是战神,可是却被认为是胆小鬼。马尔斯的象征是秃鹰和狗。

根据传说,他的双生子罗慕勒斯及雷马斯,在襁褓中就被遗弃,后被一匹母狼哺育养大。罗慕勒斯后来成为国王并且建立了罗马城。

步步紧逼的敌人近在咫尺，只有超凡的勇气才能驱散命运的威胁。在他们翘首期盼的援军迟迟未至时,生命的光芒时隐时现。每天他们都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思考着如何捍卫他们在亚历山大城以及罗马的权力。然而，正是这种恶劣的条件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生命的光芒经历过风暴后必会更灿烂地放射光彩。战争最终让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将军和最非凡的女性拥抱在一起。这一次拥抱是这个年长的男人过去不曾体验过的，也是这个年轻女人今后再也没有体会到的。

两人既感受到了肉体上的满足也享受了精神上的狂喜。两颗勇敢的心灵在相互撞击中不断有惊奇的发现。他们各自都在深入地思考自己的帝国,猜测着与对方还能有多长的共处时间。恺撒觉得自己要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第二的梦想就要在亚历山大城实现了,而且是在与这个妙曼女子联盟的基础上实现的。她是作为古希腊最后一个女王与他结成同盟的。但在夙愿

塑像《母狼与孪生子》





充满信心的克娄巴特拉

克娄巴特拉与恺撒的结合堪称英雄与美人的绝妙搭配。对于克娄巴特拉来说，恺撒是她遇到的惟一能与之匹配的男人。他们都梦想着建立亚历山大帝那样的伟业，在这点上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实现之前，他似乎有些话欲说又止。但他即使不说，克娄巴特拉也知道他的心思。她也想用罗马这根她不信任也不喜欢的链条来编结一个全新的，更坚固的帝国样式——从一对恋人，一个世界霸主和一个女王的梦想中诞生的新埃及。

与恺撒相比，克娄巴特拉的抱负与他的雄心相距甚远。她的抱负产生于欲望得到满足后的一种忘我状态。这时的爱几近于恨，心灵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克娄巴特拉本来像一匹野性十足的小母马，只有玩性十足时才会背上一个人跑一段路，然后就把他抛下、忘却，奔向更广阔自由的天地。现在这个年长的男人唤醒了她内心深处一种隐秘的情感：他那梦幻般的凝视、平缓的呼吸、对得到的享受心怀感激，这位天神之子的表现让她忽然间变得成熟了。她有时会冒出一个怪念头：她会不会是他的女儿呢？

躺在他怀里的时候她总爱想像一个上了年纪但富有经验的女人会如何表现自己的情欲，这是她现在无法感受的，因为她太年轻。而恺撒却深受克娄巴特拉行动的影响，感到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像克娄巴特拉一样年纪的日子，情窦初开，心如同在天空中自由翱翔。

冬季接近尾声的时候，克娄巴特拉告诉

恺撒,夏天的时候他将迎接一个新生命——他和她的儿子。恺撒听后情绪高涨,不一会儿他有点羞涩地问克娄巴特拉如何得知自己会生一个男孩呢? 她认真地注视着他并再次申明,那孩子一定是个男孩。

战争结束后,恺撒让克娄巴特拉重新登上了王位。她和她最小的那个弟弟联合执政, 那是一个还没有具备分辨是非能力的孩子。按照古埃及法老的习俗,他也要做克娄巴特拉的丈夫。阿尔西诺伊成了阶下之囚,克娄巴特拉对她恨之入骨,她竟敢有篡夺王位的企图。由此,埃及这个本该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份的地方仍然保持了它的独立性,事实上它与罗马的亲密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埃及百姓最大限度的想象,因为埃及女王已经怀上了罗马独裁者的骨肉。但是埃及依然准备了价值千百万的黄金准备进贡给罗马。

# 6 尼罗河之旅

冬天渐渐远去,海面风平浪静,有几条罗马来的船开进亚历山大港,它们将带给恺撒什么样的消息呢?

全世界都在等待着恺撒的指令。罗马、意大利、雅典、不列颠群岛,还有地中海沿岸地区所有的城市都在等待着,有的是满心期待,有的是慑于他的威望。尤其是罗马,庞培旧部逃离后空出来的贵族席位至今没有安排新人,元老院也荒废多时了,成群的高官和元老院议员们和他们的朋友躲藏在一些海滨小镇里。意大利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安全感了,秩序没有重建,一切都处于未知状态当中。谁也不知道谁是当权者,不知道哪一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用何种方式行使权力。罗马还是一个共和国吗? 在恺撒获得彻底的胜利之后,这位事实上的独裁者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欲望,还需要更多的权力呢? 现

在，是恺撒的代言人安东尼在用强硬的手段维护秩序，可是没有人确信他所下达的政令依照的是恺撒本人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有钱人依旧还有实力，贵族们也有决心颠倒乾坤，至少，在恺撒不在场的时候可以分裂他的人民党，并让自己从中渔利。


加图雕像

＊又叫大加图，古罗马执政官、历史学家、作家，著作有《起源》(罗马最早史书，已佚)。拉丁文学散文的开创者，保护罗马传统，反对希腊文化传入。

——译注

恺撒坐在埃及皇宫里，听着信使向他汇报最新动态。紧接着又一个信使来了，讲述他一路上的见闻。恺撒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儿听，薄薄的嘴唇不怎么开启提问。他得知他的两个最忠实的仆人安东尼和多拉贝拉在罗马广场上打了一仗，起因是其中一位抢走了另一位的妻子；庞培的后人们和加图＊——恺撒情妇的哥哥，正在为报法萨卢斯大败之仇而招兵买马。另外，恺撒手下有不少士兵正在四处抢掠，甚至投靠敌人，因为他们的领袖无影无踪的，他们对本该分发给他们的薪饷和土地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尽管意大利到处都树立了恺撒的塑像，这个国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人物。身在异乡的恺撒很有必要让自己像宙斯一样横空出世，统领全局。这个宙斯曾经把欧洲弃之不顾，如今，厄洛斯＊＊来告诉他，那边的人已经茫然不知所措了，他必须出现在这些被他的威力吓坏了的人面前。


雕像《拯救普赛克的厄洛斯》

＊＊爱神，它的拉丁名称丘比特更为人熟知。他是阿瑞斯和阿芙洛狄特的儿子，是一位小奥林匹斯山神。

——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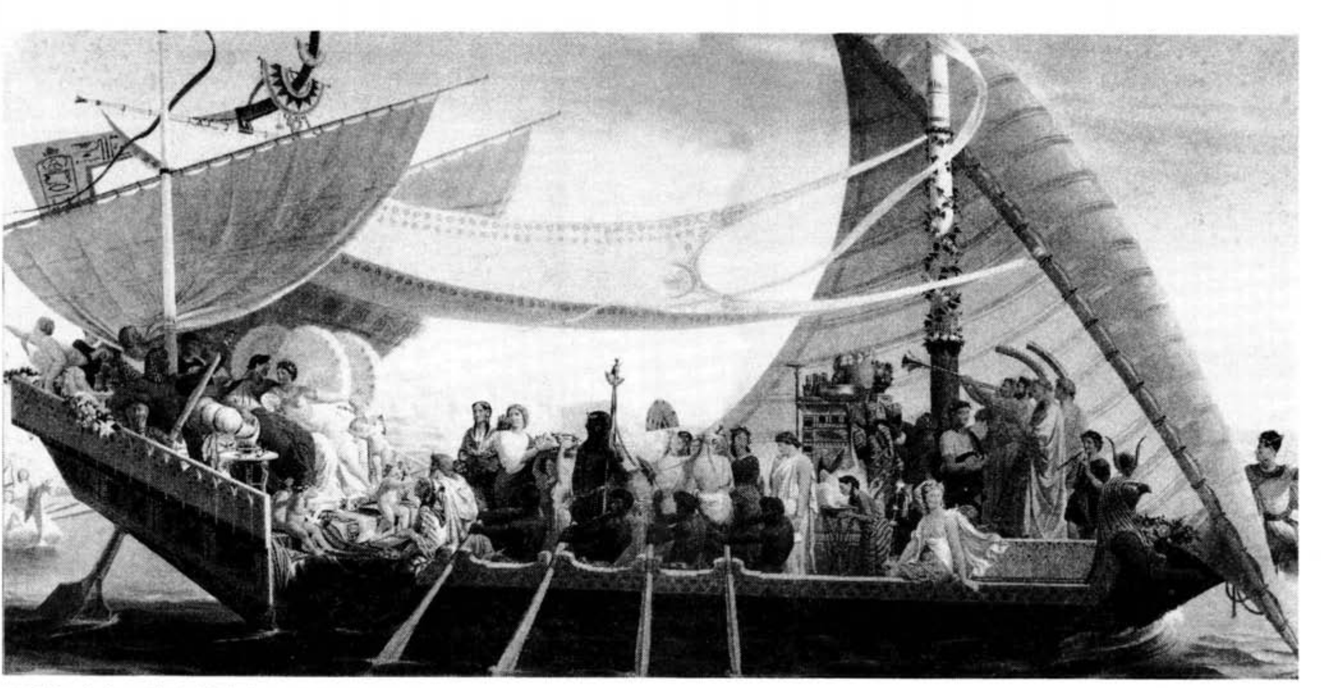
可是，他为了获得权力，为了眼前的这个女人征战了多长时间啊！这个英勇的战士在年轻的时候就把亚历山大大帝的名望视作自己的北斗星，指引自己前进。他的目光一直没


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

有离开过罗马广场和大祭司的房子,他想成为那里的主人,而且是惟一的主人,不需要第二个执政官与他分享权力,更不需要那些市政官员、司法官员和两百名议员。这就是他的人生目标!如今他一直梦想的美景就要在他的面前展开了,王权正在等待着他的掌控。他已经享有国王一般的权力,缺少的只是一顶皇冠而已。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还不赶紧坐上最快的船回到罗马去,而在这儿犹豫不决呢?

法萨卢斯之战后,恺撒的声望如日中天,受到了全世界的景仰。然而,他却像个冒险家一样,只领着几千士兵到异国他乡游荡,对罗马帝国无人主持大局的凌乱形势置之不理。他随时有可能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什么也留不下来。可他居然能在到处有身首异处危机的东方新娶一位妻子。起初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才关注那个女子,后来是因为不得不和她并肩作战,而最后他是因为爱上了她才和她结合的。是她阻止了恺撒回到罗马去吗?不是的。怀孕已经让这个女人的美貌打了个对折,随着身体日渐臃肿她也变得越来越懒散了。恺撒为什么不趁机离开她一段时间,让克娄巴特拉那阿芙洛狄特般优美的身体线条永远留在他的脑海里不变形呢?

那么到底什么让恺撒如此放不下牵挂,一直滞留在埃及不肯离开呢?答案只有一个,他是在等待他的继承人,他一定要亲眼看到自



恺撒与克娄巴特拉声势宏大的尼罗河之行

己孩子的出生，验证一下克娄巴特拉的预言是否准确。如果这果真是个男孩，他到时一定会返回罗马登上自己事业的最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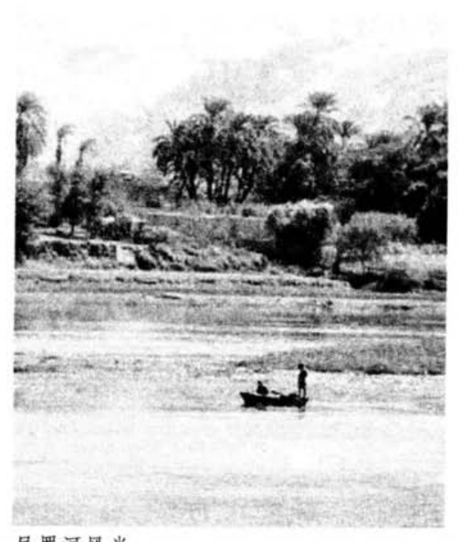
距离孩子的出生还有三个月的时间，步履日渐沉重的克娄巴特拉又一次展现了她的才智，让恺撒对陪着一个孕妇待产不太乏味。她让人装修了一条船，请恺撒和她一起沿尼罗河航行旅游*。

这艘皇家游船名叫塔拉美尤斯。从来没有哪个法老拥有过如此豪华的水上宫殿。船上的宴会厅是埃及式的，用雪杉木和柏木刻成的雕塑能使人联想到那些屹立在古老的尼罗河两岸的原作。船上其他地方则处处体现着女王的审美趣味，全部都是雅典式的。这条船的装修也与她日常的生活方式相吻合。平日里她总保持着雅典式的生活习惯，只有在几个埃及重大的节日里，才采用法老们规定的方式。阿芙洛狄特和狄俄尼索斯就在这条船上。恺撒的房间里有一幅在粗尼龙布上绘出的画，取材于《伊利亚特》，为的是鼓励这位已上了年纪的英雄继续努力以争取更大的业绩。船的甲板上每时每刻都被布置得光鲜亮丽。船上甚至还有一个小花园，上方有亚麻布做的遮阳篷。这次航行时值埃及的春季，正是缺水的时候，太阳一天比一天毒辣。可是，在他们溯流而上的时候，奴仆、舞女、埃及最好的戏剧演员、厨师们都穿着他们最华丽的衣服随大船同行，时而扬帆，时而划桨场面十分壮观。为了让这位尊贵的朋友兴高采烈，女王

*克娄巴特拉为恺撒安排的尼罗河之旅的具体路线是：

从亚历山大城出发，沿尼罗河一路饱览埃及的风光。第一站是吉萨的金字塔，然后到孟菲斯。在塞加拉墓地，恺撒目睹了埃及特有的木乃伊。在底比斯，恺撒领略了卢克索神庙的辉煌和卡尔奈克神庙的庄严。再往前就是赫尔门斯，这里举行过圣比奈斯神牛的典礼。最后一站是菲莱岛，这里供奉着伊希斯女神。

——译注



尼罗河风光

尼罗河上有许多游船，其中仿法老时期船修造的又名法老船。夜晚泛舟河上，可游览两岸旖旎风光，又可观赏船上著名的东方舞表演。

想尽了一切新奇的办法来安慰他、刺激他，希望他在这些日子里不会觉得无聊，而是沉浸到节日般的喜庆当中去。

恺撒同意这一次航行对克娄巴特拉而言就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因为是她让恺撒第一次从繁忙的事务中抽身出来享受休闲的乐趣。克娄巴特拉运用她的智慧不断想出更刺激更有意义的点子，这些做法可能和恺撒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但是它们能让恺撒的思维始终保持着十分活跃的状态，就算是让他这样过几个月他也不会感到厌烦。与此同时，克娄巴特拉没有忘记为恺撒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她让埃及的学者和巡视官随同出行，沿途还有很多人从小镇登上大游船，他们的任务是为恺撒介绍埃及方方面面的情况。尽管如此，恺撒还是一个三天不发号施令就难受的人。他再也不可能过那种青年时期逍遥轻松的日子了。尾随大游船的四百艘战船上载着他的几千名士兵。此时此刻他无心向谁宣战，也没想过要征服什么地方。但是防范之心不可无，谁知道沙漠里的阿拉伯人现在在干什么呢？或许他们想采取一些让恺撒意想不到的行动来制服他呢？现在的上尼罗河地区比一千多年前辉煌的底比斯时代来可是动荡不安的啊！



描述田间耕作的壁画

尼罗河谷三角洲是埃及文化的摇篮，也是世界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苍茫大海孕育了埃及。尼罗河两岸是埃及农作物生长的沃土，“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

从亚历山大城到努比亚边疆，整个埃及的风貌如画卷般逐日展现在恺撒的面前。尼罗河就是埃及！恺撒注视着眼前这条极富传奇色彩的河流，看它如何起伏、如何蜿蜒，看着它宽阔的水面和可以调节高度的河岸。尼罗河两岸的高度是根据当年国内粮食产量的多少调节的，也正是销售这些农产品并征集农产品税使得埃及成为一个富有的国度。恺撒用一个机智的观察家的公正眼光和一个有经验的组织者的挑剔眼光审视着沿途的一切。他不时有惊奇的发现。很快他就发现了一处管理不善的河道。他时常对克娄巴特拉流露出来的笑脸此时完全收敛了起来，冲着管理河运的官员破口大骂，并解除了他的职务。恺撒在他南征北战的生涯中并不只会破坏，他在所经之处，甚至遥远的不列颠都修建了



许多桥梁和堤坝。所以,水闸、水轮、阿基米德螺旋泵之类的问题必然会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世界上再没有哪个缺水的国家像埃及这样依靠人的智慧和头脑,从拉美西斯*和约瑟夫**时代就开始治水，而且历年历代的君王都为此贡献自己的才智。恺撒如今这样做不会是最后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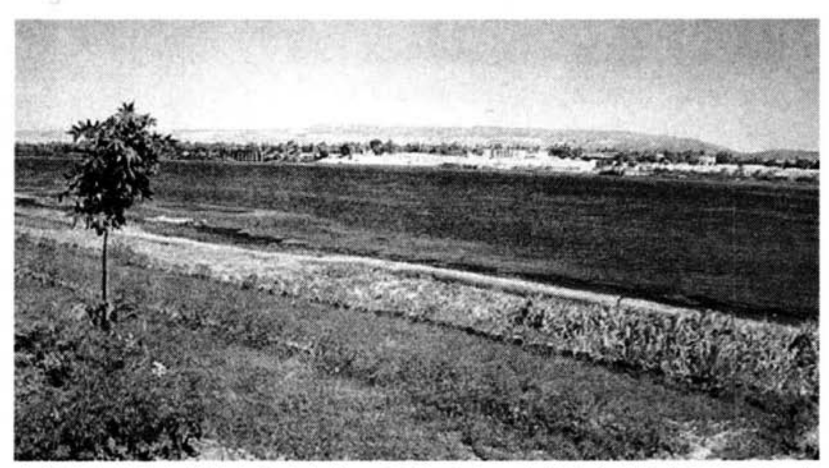
恺撒也觉得自己不应该是最后一个。当他看到金字塔脚下，亚历山大大帝从阿蒙神的庇护所返回尼罗河曾走过的路时，感到面对在四千多年的轮回中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顿时觉得自己和亚历山大大帝是如此地相似,看起来他就像是在踩着亚历山大大帝当年的足迹前进。其实,他们二人还是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亚历山大大帝南下后他的影响与日俱增,而恺撒离开亚历山大城之后,他的影响逐减。恺撒走到阿蒙神和

* 这里指拉美西斯二世,又称拉美西斯大帝，是新王国时期第十九朝在位很长的君主，统治期间为埃及的黄金时代。

——译注

* * 是古埃及的一个法老王。

——译注



金黄的沙海覆盖着整个埃及大地，尼罗河犹如一条墨绿色的缎带纵穿而过,在地中海入海处,冲积出一片肥沃的绿洲

奥西里斯神*的庙宇前，领路的军官喃喃自语道，在没有机械设备帮助的情况下，建造者用什么办法把这么大的柱子立起来呢？恺撒对此也惊讶不已。在埃德福神庙**和尼罗河上游的菲莱岛***，建筑风格更接近希腊。恺撒再次对此表示敬意，他把这次相遇看成某种预兆。埃及农民告诉恺撒的话也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话是由祭司用希腊语转告，或者让翻译人员译述的。他不断自问，如果明天让他来管理这个国家，他——恺撒，将会如何管理呢？他会采取哪些改进措施呢？

站在这条古老的河流旁，恺撒思绪万千。从前有两条非常古老的驿道可以让人们从尼罗河一直到红海，这会让人联想起遥远的印度。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又看到了克拉苏在波斯的战败，看到整个波斯的神秘莫测。接着，他的思路又回到了埃及，想到了埃及繁荣的商业上。他们的船只一天天地溯流而上，承载着多少物产！一系列丰富具体的细节刺激着这位当代法老的思维。控制自己奔腾的思潮象要对待底比斯小村里的陶轮一样小心仔细。那些陶轮会在慢慢的旋转中让一个个的罐子逐步成形，最后成为装水的器皿。

这位不知疲倦的将军、独裁者目前与他平时的职务相距甚远，但此次女王精心安排的尼罗河之行确实让他得到了一次真正了解东方生活的机会。

恺撒得到了崇高的敬重，但毕竟是身在



*奥西里斯神，是主宰死亡的神，伊希斯女神的丈夫兼兄弟，又称冥世之王。他决定一个死者是否能在来世复活。奥西里斯在古代埃及各个时期广泛受到崇拜。
——译注

**埃德福神，乃力量之神。
——译注

***菲莱岛，埃及古神庙群，被称为“古埃及国王宝座上的明珠”，以辉煌而奇特的建筑、宏伟而生动的石雕及石壁浮雕上的神话故事而闻名，也是存放克娄巴特拉父亲大型雕像的地方。
——译注

异乡为异客，他懂得自己应该为这次水上旅行报答克娄巴特拉。每次与大臣们的美餐结束后，她便坐在他身边的软垫上，在游船靠近港口的一边临窗远眺夕阳西下时利比来沙漠五光十色的变幻，等待天色渐暗，暑热消散。奴隶们小心仔细地把她裹在披肩里，然后她就用儿时最喜欢的那种姿势躺下，双手扶着面颊，用那双棕色的眼睛，如猎鹰一般直视着坐在身边一言不发的恺撒。恺撒总是扬着头，不与她对视，想避开那种让他很不习惯的赤裸裸的目光。他知道，又该是他讲故事的时候了。

恺撒就这样把他的生平都以讲故事的方式告诉了克娄巴特拉。当然只选择他认为可以让她知道的内容，还有一些是只能存留在自己心灵深处的，即使是对这个他很信任的女人也是不能坦言的。每每在讲故事的时候，他会要女王拿些晚餐时吃过的点心来。今天他讲的是与庞培之间的战事。在那次季拉基乌姆战役*之前，庞培切断了他们的补给线路，他们只能靠草根充饥，一连几天也喝不上水。那是他打过的惟一一场败仗。这场战役打得真是很惨烈，几个军团的将领都到他的帐篷里来请罪，整个第九军团**被解散了。她问，这种情况下会有士兵倒戈投降的吗？是的，有时会有，他回答说，在西西里就出现过一回。她又问，他们爱戴恺撒吗？噢，是的，这毫无疑问，只要他还算一个胜利者，他回答。那恺撒爱他们吗？不，只有少数人他喜欢。那时，就有一个士兵用头盔为他盛来一些干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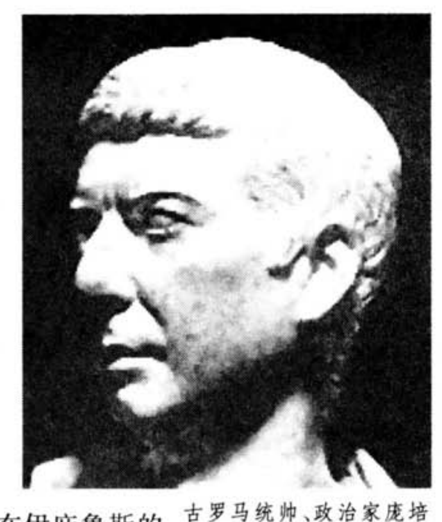
*公元前48年，恺撒开始了与格奈乌斯·庞培争夺东方行省的战争。庞培军队占据优势，两次大败恺撒，打击了恺撒军队的士气。

——译注

**第九"西班牙"军团在所有的罗马军团中也许是名气最大的一个，如同它的称号所表达的，这个军团是凯撒于公元前46年或45年在西班牙征募的，公元前41年或40年屋大维又对该军团进行了一次整编。

——译注

的泉水。在那种荒凉的地方和那种情形下,罗马士兵还能有如神助般地找到这东西,真是不简单!他们和恺撒在高卢呆了十年,从没失败过。他们也很少抱怨。只要让他们吃饱穿暖,偶尔再找来几个女人,他们就会非常满足地信任他们的领袖。但他们要求他们的领袖能在危难的时候身先士卒。恺撒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譬如最近的对内尔维的丛林战和在伊庇鲁斯的战役,恺撒都没有让自己远离前沿阵地。



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庞培

现代历史学家厄尔利·布莱德福是这样评价恺撒与庞培的关系:

恺撒从未痛恨过庞培。他们两人都有着极强的个人魅力,而且之间纯粹的私人感情关系也是颇为和善的。然而,让他们两人在罗马享有相同的政治地位,终究是不可能的。

他总是想起庞培。其实与他决战时,恺撒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庞培是不是有点老了,或是太贪图安逸了?或许一个人年过五十就应该退出战场了吧?在季拉基乌姆战役之后,他本来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甚至法萨卢斯那一场战役他也不该输给恺撒。是不是一场战斗的胜利就让庞培高兴得昏了头?他是贵族中的贵族,从来就很富有,也很有名望,似乎他想做任何事都能如愿以偿。相反,恺撒告诉克娄巴特拉,自己才是一个处处不得志的人,每向上走一步都会受到罗马上流社会的抵制。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得不到人民当中去寻求支持,倍感艰辛一级一级地向上爬,直到四十岁才做到一个总督,而且管理的还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省,所辖境内全是野蛮人!为什么庞培能成为神明和罗马元老院的宠儿呢?恺撒



恺撒大军

公元前49年1月，庞培与元老院合谋解除恺撒兵权。庞培与恺撒彻底决裂,新的内战帷幕拉开，元老院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恺撒为人民公敌。恺撒以“保卫人民拥有权力”为名,渡过鲁比孔河，向罗马宣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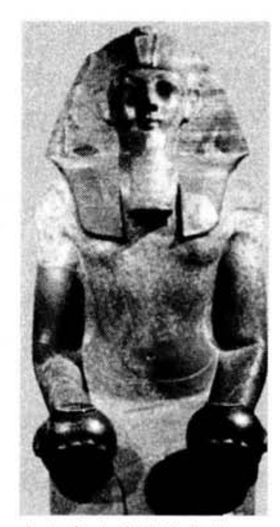
那时常常被这种愤愤不平的心理折磨得彻夜难眠。自己都已经步入人生的黄昏了,还没能成为罗马的统治者，难道神明要让他向机会主义者那样在派别斗争中了此一生吗？再想到亚历山大大帝那么年轻就已经建功立业得天下了,他就更加困顿不堪了。三年前,他不就曾站在鲁比孔河前，在为是否进军罗马而犹豫不决吗？那时要作出这个选择太艰难了,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向自己的祖国宣战。是的,是的！当时就有人嘲笑他:恺撒居然梦想着打败伟大的庞培？庞培率领的可不是躲藏在深山老林里的散兵游勇！

克娄巴特拉问他事先有没有问过神谕。他笑了笑，军队的规模、士兵的枪法、后援部队的实力、粮草的补给就是他的神谕。他有几员猛将，他们就是他的祭司。安东尼重要吗？安东尼是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当安东尼乔装成奴隶逃出罗马跑到鲁比孔河投靠他时，恺撒领着他去见自己的士兵们，让他们看看政府把一个男子汉逼得多么狼狈，以激起他们对政府的不满。

克娄巴特拉专注地聆听着。恺撒那如钢似铁的口气表明，一说到安东尼的遭遇，他就又回忆起了让他深恶痛绝的党派之争。他无法控制这些党派，但同时他又需要它们。安东尼是克娄巴特拉以前见过的两个罗马人之一，她曾问过对安东尼犯错该如何处置。恺撒似乎可以原谅安东尼的一切过错，因为他的错误也与他的优点密不可分。克娄巴特拉故意不提她见过的另外一个罗马人——庞培的儿子。但她在十四岁与时任骑兵队长的安东尼初次见面就在心中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她想听到更多有关他的事情，想了解他的性格和各方面的真实情况。恺撒每说到安东尼就像是在介绍自己任性而略带野性的儿子一样。他能够原谅他的鲁莽无羁，因为他是一个忠诚而英勇的干将。虽然恺撒平常不大夸奖别人，但谈到安东尼时，他总是赞不绝口。

然而当克娄巴特拉问恺撒安东尼是否适合当国王时，恺撒却是断然否定。安东尼绝不是当国王的材料，他一没耐心，二不够冷静，只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最适合他。恺撒都能断言现在他准是在罗马毫无节制地寻欢作乐，为此百姓几乎会对他丧失信心。或许他还会以恺撒的名义随心所欲地赦免这个或处罚那个，或者是遵照基西里斯的意愿，和她一块坐上一顶由两只驯养的狮子拖的轿子，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招摇过市。

克娄巴特拉发现恺撒这时的声音柔和了许多，这可是不太常见的事。此刻她眼中看见的也不是恺撒，而是另一个罗马人，他像酒神似的头像在她的心中又搅扰起了一阵骚动。这个人现在是按照一个歌女的意愿来统治罗马的。一对狮子，一顶轿子？在罗马这


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

* 哈特谢普苏特，埃及历史上惟一的女法老王，神秘死亡后，关于她的所有遗迹都被销毁，肖像甚至皇族名号也被敲掉。
——译注

种做法是多么荒唐！他应该遵照谁的意愿呢？人生包含许多种可能性。对于恺撒而言这种未知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已了。但对于克娄巴特拉这样年纪的人来说，生活才刚刚开始。最后的夕阳照射着远处的石墓，坟墓里安葬着以往统治这块土地的女王和皇后们，现在她们都被亚麻扎带层层包裹着。在她们还活着的时候，如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可能也曾在大祭司的陪同下，乘着一顶有帘子的轿子，由两只驯服了的狮子拉着，穿过尼罗河河谷。当百姓们拜倒在这位伊希斯女神面前时，她的情人或许就在偷偷地摸她的腿，而她则正襟危坐，表情严肃。

恺撒不知道这个孕妇忽然间又幻想到了什么，只注意到她的眼神有些飘忽不定，心不在焉。他心想，她为什么多次打听安东尼的情况？是不是安东尼曾经与她有过什么不寻常的交往？他毕竟比自己年轻二十岁啊！恺撒起身走近船头，望着天上自己的星座——金星，自己是从那儿降生的。

克娄巴特拉独自在一旁继续她的思绪。真怪，好像他将来的命运就在自己的身体里起伏，如同腹中的孩子在母体中蠕动一样。她不是祈求所有的神明赐予自己一个男孩吗？这是按照波斯习惯进行的祈求。恺撒对波斯非常感兴趣。这些天他极少说话，有时人们会觉得他对所谓的责任和权力都已经不太在意了，所以他会如此轻松地旅行。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克娄巴特拉知道他这些日子进食很少，

脸也消瘦了许多,好像他是在担心着什么。他已经半年多没打仗了,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与人交谈。人们常常不明白他究竟是在思考还是在做梦,他时常会嘴里念念有词地重复一些数字,过一会儿又长时间地一声不响,甚至连头也不动一下,对两岸的景色无动于衷。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呢?昨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呻吟,克娄巴特拉把她摇醒。他久久地注视着她,等清醒过来后,他把手搭在她的身上,嘟嘟囔囔地说,他问医生孩子诞生的具体时间是想等到那一刻来临时,他就在他们母子俩身边,那样他也可以在儿子刚刚降临人世时就得到父亲的拥抱。

据说与年纪偏大的男子生育的孩子在出生时会体质较弱。而克娄巴特拉是第一次生产,分娩时会比较危险,甚至有可能丧命。为此,那医生必须格外小心,他知道,如果女王因难产而死他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如果恺撒的亲生儿子降临人世,他在罗马的侄子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恺撒对这个孩子撒手不管,她就还得再为孩子找个父亲。但她知道这些担心全都是多余的。恺撒肯定会要这个自己的儿子的,他怎么可能抛弃母子二人呢?为了等待这个孩子他已经决定把在埃及停留的时间再延长一些。

恺撒站在船头铺展着自己的思路:真奇怪!有时她的姿态、一举手一投足特别像三十年前的科涅利亚。可你会发现她是那么年轻,科涅利亚当初生尤莉娅的时候也是这么大年纪。想来亚历山大大帝的妻子生育他们的孩子时也不会比她们俩年纪大。这样年轻的女人是不是生不出健壮的孩子?如果我的尤莉娅活得长一些,那就不会发生我和庞培之间的战争了。

庞培真是够幸运的了,他的突然死亡让人有些嫉妒。几个月前他还是掌握着最高权力的贵族时,本该就有人去谋害他。果真那样的话也就不会有人和恺撒在法萨卢斯打一仗了。可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理想呢?出身名门!不用花费二十年的时间东征西讨地扩大势力,收买百姓和士兵,贿赂官员和议员。不会当他登上权力的顶峰时,已经头也秃了,腿脚也老了,疲惫不堪而无法享受了。如果能出生在皇



女神为国王戴上两重王冠的浮雕图像，它宣扬了“王权神授”的意思

这趟女王精心安排的尼罗河之旅对恺撒触动很大。皇权的统治思想就此生根，以后罗马的统治者都宣称自己是神。或许罗马的民主政治就在此灭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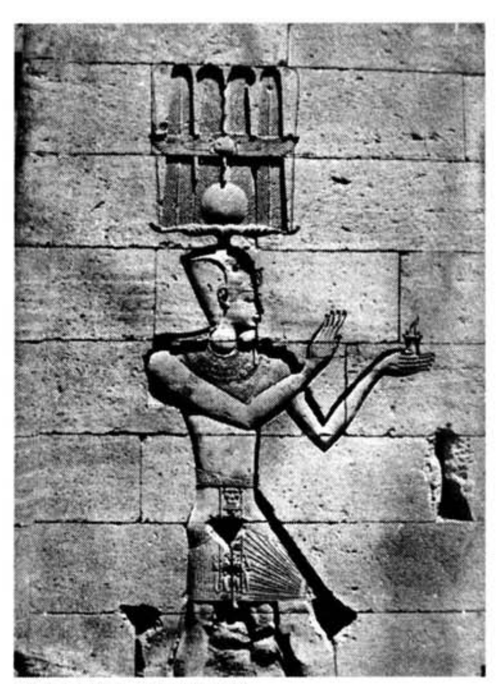
家，十八岁登上皇位的话，那么三十岁就有可能称霸世界了！

恺撒站在船头，看着夜色渐浓，继续着他的遐想。看来克娄巴特拉并没有注意到所有的人在她面前都会向恺撒致敬，脸低垂到几乎碰地的程度。像她这样的君王是不能和恺撒的个人成就相提并论的。她的先辈在埃及世代为王，而他当初只是一个中级尉官。现在用的历史教科书上并没有记载哪一年他在哪里打过一场胜仗，但三百年后，他的子孙将坐在这个克娄巴特拉的王位上，他们要成为天生的君王！

实现这一点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神化是最管用也最省钱的，它在不为人知的天上运作。但至今还没有哪个被神化了的将军建立过一个朝代，因为人们认为王权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的，是有规律地重复着的连环。可她不是向我保证过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吗？如果她真能生下一个男孩……这个世界还会有哪个皇后比这个埃及的希腊女人更知名，更富有，家世更辉煌，血脉更久远的了？难道我应该到粗野强大的德意志人或是到薄雾

蒙蒙的皮克特人里面去给我们的孩子找位母亲吗？不，这世界的新主人应该有东方人的血统，应该有亚历山大大帝的血统！他会把罗马的权势扩展到东方，把东西方的皇冠合二为一，即使这个皇冠可能是用铁圈做成的。恺撒一定要替儿子消除身边的一切危险，为他铺平道路，不能再让他花十多年的功夫磨炼了。金星每天晚上都温和地照耀着埃及，我们朱利安家族的人都是神的传人。我的儿子将是皇室的后代！

# 7 小恺撒出生



刻在岩壁上的恺撒里昂

游船返回亚历山大城两周后，二十三岁的克娄巴特拉在她祖先的宫殿里产下了一个男婴，一个她向自己情人许诺过的儿子。她给孩子取名恺撒，而亚历山大人都管他叫恺撒里昂(小恺撒)，在史料记载中，他的全名是托勒密俄斯·恺撒。克娄巴特拉让人在阿蒙神庙的墙壁上记下了神是如何在她的面前展现生育力，诸神在这个婴儿诞生时是多么兴高采烈。一千五百多年前法老们就已


作为母亲，克娄巴特拉依旧年轻、漂亮

她用女人的秘密武器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男人征服世界，她征服男人！她是一个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女人！

经使用这种做法了。祭司们还告诉百姓,阿蒙神为了施恩于神圣的女王,便附体于伟大的罗马人恺撒身上，恺撒本人也是阿芙洛狄特的后人。亚历山大城里不信神的人都对这些神话嘲笑不已,说这只是蒙骗妇孺的故事。

祭司们把他们杜撰出来的这些东西交由这对肉体凡胎的父母签发时,他们应该暗自觉得好笑才对。但这个孩子降生时,恺撒却笑不出来。一方面是因为他规划了半年的前程是否可行全取决于这个孩子的性别，所以他一直守候在克娄巴特拉的身边，直到母子平安才离开。另一方面罗马急报频传让他速回,因为安东尼似乎已经无法约束自己的疯狂举动,罗马的一切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恺撒还不能直接回国,他要先对付小亚细亚的波斯人,他们与那里的罗马军队正打得不可开交,就像当年恺撒的父亲曾经历过的一样。恺撒让人把阿尔西诺伊押送到罗马等待着他的凯旋,然后在埃及留下了三个军团。为了不让罗马的高级军官驻留埃及,恺撒挑选了一个取得了自由的奴隶统领这支军队。他们在这是卫队还是看护人,是盟军还是敌军,完全取决于女王对罗马的态度。

生过孩子的克娄巴特拉看上去还和她刚从地毯卷里现身时一样年轻漂亮。现在恺撒把儿子留在她身边作为信物,并答应明年就接她去罗马。这样,她和她的那个法定丈

夫小托勒密就可能和罗马人民及罗马元老院正式结盟了。在埃及祭司们的眼里，恺撒也是克娄巴特拉的丈夫。可是爱嘲讽人的亚历山大人又在给这位罗马人写打油诗了。有人说，随着恺撒这个儿子的出世，埃及终于沦为了罗马的一块殖民地。也有人把这个孩子看作是埃及与罗马真正结盟的象征。还有人担心一旦恺撒遭遇不测，埃及的命运又要飘摇不定了。

恺撒启程回罗马的那天，克娄巴特拉又蹲坐在她最喜欢的窗台边，像童年时那样看着船队出港远航。她知道恺撒坐在那艘最大的船只里，她也知道这时恺撒心里的所思所感，因为他们俩现在已经能够心意相通了。当她竭力想辨认出他站在船甲板上的身影时，他也正回首遥望皇宫，试图看清窗台边的她。他们都在为对方的将来作打算，他们的命运已经扭结在一起了，世界的未来似乎也由他们决定。

一个流亡女王以她的天才和美貌保全了自己，随即成了情人、同志和母亲。这一切只发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而情人的年龄几乎是她的三倍。他则是一个用生命和权力作赌资的常胜将军，爱情让他不仅有些返老还童了，还让他当了父亲。这两个人都在为双方的共同利益奋斗不止——让他们的儿子统治整个世界。

地中海沿岸居民特有的活跃思维让他们不由自住地都回想起了他们初次相见时令人心醉的情形。眼看着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船帆阴影下的瘦高男子和皇宫窗台边的年轻女王都有一股深深的惆怅涌上心头。此时，他们都有一丝担忧，担心命运可能会让他们从此不再相见。站在船尾，他忧郁的双眼默默地注视着皇宫的窗口。而她坐在宽大的窗子边，缩起双脚，双手靠在大理石窗台上撑着满头棕色卷发的脑袋，露出了笑容。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 第2章

# 最崇拜的人——恺撒

她的主要目的是明确的，她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并且试图借助罗马的力量把埃及王国重新建立起来……

——约翰·巴坎《奥古斯都》



# 来到罗马

罗马的夏天酷热难挡，热气从城市四周的沼泽地里涌来，只是偶尔会有一阵雷雨降临。对于习惯了亚历山大港习习海风的恺撒而言，意大利首都的这种炎热太让他难受了。在这个季节，有钱的罗马人都会跑到阿尔班丘陵地带去享受那里的田园生活。他们可以在月桂树和柏树的荫凉下舒舒服服地策划他们要在首都实施的新经济计划和政治阴谋。同时，纵情酒色的诗人会用他们的笔墨让这些人名垂青史。他们当中能把淫秽、丑恶的事用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卡图卢斯*已经辞世了，取而代之的是词藻华丽生动的维吉尔**和年纪轻轻却让人看不出他那些优雅诗词支持谁的贺拉斯***。

人们有一种感觉，好像神明没落的日子就要来临了。所有人都在追求眼前能够得到的最大快乐，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到时今天的这些享乐明天是否还能够拥有。整个罗马城里城外都是一些穷奢极欲疯狂享受的人。如今虽然谁也不富有，但处处表现出了一种铺张浪费的风气。无论如何，花钱买个死后的英名可不是什么好主意。相比之下把钱花在情妇身上所带来的回报要实在

*卡图卢斯(公元前87~公元前54)，天才诗人，他本能、率直和极富个人化的艳情风格在罗马情诗中独树一帜。尤其以虽经华美润色，却依然粗俗大胆的言语著称。

——译注

**维吉尔，奥古斯都黄金时代的诗人三杰之一，维吉尔主要创作经历一如其墓志铭概括的："我歌唱过放牧、农田和领袖。"以《牧歌》成名，其他主要作品：《农事诗》、史诗《埃涅阿斯纪》。

——译注

***贺拉斯，奥古斯都黄金时代的诗人三杰之一，曾当过屋大维敌对部队的军团指挥官，屋大维称帝后爱其才，邀请担任自己的秘书，他拒绝了。贺拉斯也写过歌功颂德之作，但大部分时间隐居乡下田庄。

——译注



维吉尔的田园景色图

当时罗马在伊壁鸠鲁学派的影响下盛行享乐主义，有钱人选择景色优美的田园去生活。

得多。从长远看来，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钱上。从人类的始祖开始到现在，有哪个穷人当过执政官、市政官？只要借得到足够多的钱收买选票，当权后就可以再弄回来这些贷款，另外还可以再聚敛一笔钱财当作将来进一步发展的筹码。加图曾经以古人的方式生活，用道德的提升来弥补金钱的不足。但这种人最终的下场是什么呢？不是用自杀的方式自我了断吗？如果庞培和克拉苏没有钱，他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还有恺撒！在收买人心方面只有他的谋士能胜过他。这样的帝国能不老迈疲乏吗？

这一年的夏天没有人离开罗马，因为恺撒在那儿。他刚刚从非洲打完胜仗回来，还在塔普苏斯打败了庞培的最后一些残余势力。曾经跟随庞培的那些将领或死或伤，庞培的儿子死里逃生亡命西班牙。恺撒的支持者们一听说这次胜利，就提出要让恺撒出任为期十年的独裁官，这是罗马历史上的一次革新*。当恺撒开进罗马城时，他对百姓们作了一番真诚的演

*罗马政治机构中最具个人权力色彩的官职是在特殊紧急情况下设立的独裁官，他实际上是从两名执政官中产生，由元老院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集军事与行政权力于一身，但这种职位是临时性的，一旦紧急情况结束，其职权即告终止，任期一般不得超过半年，而恺撒的拥护者却提出任期十年，所以说是一次革新。

——译注

说，保证自己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会是一名暴君。他只会再担任为期一年的独裁官和为期一年的执政官。反对派对恺撒的此番承诺只是报以冷笑，当时大多数人的心里体会到的也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欢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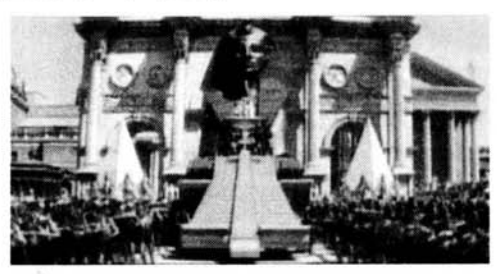
罗马人更期待的是另外两件极具轰动效应的事儿。八月，恺撒会举行他的凯旋仪式，届时将会有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五十万观众当中——埃及女王！她从南方北上罗马，恺撒经西班牙南下回国。到时，罗马会有恺撒的两位夫人和一个儿子！哪个听到这种消息的人会舍得在这个时候离开罗马，甘心错过一睹恺撒外国情妇风姿的机会呢？

对于克娄巴特拉而言，与恺撒分别的这一年只能用平淡无奇、波澜不兴来形容。恺撒在夺取一场又一场胜利时，她在忙着哺育儿子，接着又给他断奶。现在是他出生后的第二年，要不是船摇晃得太厉害，他都可以自己站起来了。在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之后，她终于等到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了，或者说是安抚这块土地上那几百个掌握其命运的人来了。在罗马军团的盾牌后，在强大的保护人的光芒照耀下，克娄巴特拉在这一年中享受着难得的安全与平和气氛，亚历山大人开始用一种正面的眼光看待他们女王那不寻常的爱情了，因为他们都从埃及与罗马的贸易中得到了不少实惠。不久，他们便真的认为那位罗马将军果然是阿蒙神的化身，而他们的小王子简直就是天神之子。

克娄巴特拉在恺撒离开后不久便得到了他在小亚细亚初战告捷的好消息。她把他的胜利归功于爱情，是爱情让他重新青春焕发的。或者应该直接归功于她，因为她是恺撒所有的女人当中惟一一个替他生了儿子的人。她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想法有多么可笑，仿佛恺撒在遇到她之前就没打过一场胜仗一样。恺撒还给她送来了不少好消息，可她并不满足于这些，她还在恺撒的身边安插了许多自己的眼线，了解他不在自己身边时的一切情况。她要知道每一个接触过恺撒的女人的姓名和相貌，要知道他这段时间与妻子的关系如何。实际上，她对恺撒的行踪了如指掌：恺撒在埃及停留十四

个月后回到罗马，先是迅速整顿了罗马城的秩序，至少是缓和了城里紧张的局势。两个月后他出征讨伐庞培的儿子，直至现在再次返回罗马时，才派人到埃及邀请她。这个邀请发出得尽管有些晚，但他现在完全可以像一位君主那样在罗马实施统治，正如他青年时梦想的那样，准确地说，就是独裁。

独裁全是为了自己的儿子。这个想法在这分别的一年中一直激励着恺撒。在战场上有多少个夜晚，他在头脑中把回罗马时见到的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和那个为自己生了个儿子的埃及女人相比，都有一种想回到克娄巴特拉身边的冲动。他意识到，自己对儿子的期待中包含着对那位战火纷飞中相伴的情人的依恋。现在每当他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他都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他的第二个妻子，他心里已经这样默认了，这次行程已经被耽搁一年了。在这件事上他一定要像一位国王那样力排所有阻挠。





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埃及艳后》中的电影画面

这部好莱坞影片尽管有歪曲史实的地方，但是气势宏大，场面壮观，此后“埃及艳后”的说法几乎是人人皆知。

罗马帝国摆出了最盛大的仪式，在议员和官员们的簇拥下，恺撒迎接了同盟者——埃及女王和她的丈夫——十二岁的托勒密及随行侍臣。华丽的异国服饰让罗马人惊羡不已。为迎接克娄巴特拉的到来，恺撒在台伯河

边，如今的多里亚潘菲利公园，建了一栋别墅。为答谢克娄巴特拉在尼罗河上的盛情款待，他亲自监督确保在她到来之前每一处细节都照顾周到、每一件用品都一应俱全。在某个阴凉的小房间里还摆上了一张躺椅，挂上了一个帘子，用来纪念尼罗河之旅的水上宫殿。在她抵达的当天，他乘一顶快轿，从他安设在广场朴素的家来到这个梦境一般的别墅与她单独会面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要开始过一种双重生活了。而这种生活对他这样一个阅历丰富的人来说充满着新鲜和神奇的魅力。他想起欢迎宴会上克娄巴特拉的样子还像当初从地毯里钻出来时一样年轻漂亮，略带孩子气。在去往别墅的路上，他最强烈的愿望是要面对面地看看自己的儿子。她在来信中说，这孩子长得和他父亲一模一样。

轿子终于在别墅前的冬青树下停住了，此时正是七月的黄昏，铁门外无人等候。看来她的仆人都被遣走了。他也挥了挥手让自己的仆人退下，一人走进大门，顺着花园里宽敞的路来到了别墅里。路边的灌木丛让恺撒觉得有些好笑，猜测着这又是克娄巴特拉的主意。这位独裁者已经习惯于用好奇的目光审视克娄巴特拉，她总会摆弄出一些让他意外的东西。正在行走间，他似乎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在一张半圆形的大理石凳上，在一棵硕大的松树下，克娄巴特拉抱着孩子坐着，似乎不太容易起身。但她冲着恺撒甜甜一笑，这笑容是恺撒的军队无法给予他的。他的目光从克娄巴特拉身上转向孩子。他惊讶地发现，这孩子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像克娄巴特拉的地方，俨然是自己的微缩品。尤其是孩子的那张脸与恺撒那张上了年纪、饱经风霜的脸极其相似。这种相似绝不是仅仅让人回想起恺撒童年的面相，而是这孩子简直是今天这个满头白发勇士的一面镜子。孩子也瞪着自己的黑眼睛吃惊地注视着眼前这个和自己如此相像的陌生人。

在经历了无数次出生入死后，恺撒此刻充分品尝了神赐福于他的甘甜。但他也清醒地知道这种甘甜会是很短暂的，所以他用一种格外珍惜的心情来体验这种美，就像我们不知道明天同一时刻是否还能体会到今日夕阳那种令人微微战栗的心境。像当初离别时一

样，他现在又陷入了一种无法排解的忧郁当中，出于礼貌他还是强作欢颜。

克娄巴特拉今天早上在显现罗马尊严的盛大场面上与这位独裁者阔别一年后第一次见面，现在他们坐在郊区的一座孤独的别墅花园里。他的眼睛看着她给他生的儿子，然后又转而注视她。她从他紧闭的双唇中看出来了她取得的胜利：他就要成为罗马的皇帝了，梦想即将成真！

罗马城在这几天简直陷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之中。所有的人都迫不及待地奔向台伯河边的别墅，想一睹这位外国女王的风情，并对她评头论足一番。在一些市民看来，她就是神话故事中海伦*的重生，但她毕竟是埃及人，那是一个崇拜野兽的民族。还有一些人拿她的出身取乐，说这位女王其实是一个托勒密和一个不知姓名的女人所生。人们谈论她那位爱吹笛子、总会喝得烂醉的父王所欠下的债务，用嘲讽的口吻质疑她到底有没有偿还能力。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总是用一种责备的口气谈论恺撒的妻子，因为她没有替恺撒生养孩子。现在，人们都普遍地同情起这个女人来，认为她是被冷落了的正室。当人们得知克娄巴特拉的妹妹被监禁起来时，也都带着一种虚情假意的怜悯。

罗马城中所有的妇女和一部分男人都认为与十几位罗马贵族的夫人相比，埃及女王根本算不上好看，更谈不上美了。惟一一件让罗马人佩服的事是女王用她的智慧叫这个五

*海伦，据希腊传说是斯巴达国王阿米加农之弟美涅拉欧斯的妻子，因特洛伊王子巴里斯的引诱而同他私奔，结果引起特洛伊战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即以这一战争为主题。
——译注

十多岁的男人相信那个孩子就是自己的儿子。人们认为这个男人早已没有生育能力了，这个孩子显然是女王和另外一个魅力十足的尉官所生。因为人们不相信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的恺撒还能得到神赐之子。

与此同时，女王身边也开始聚集了一帮谄媚之徒。他们认为她是埃及的合法女王，是独裁者恺撒公开承认的正式妻子，还是一个比她父亲更重要，更有能力的人物。她父亲只是个为了夺回王冠而滥用金钱、四处欠债的流亡皇帝。这些人这么做是因为谁也说不清恺撒明天或明年会做出些什么事来，所以人们不能离他太远，也不能离他太近。可是现在恺撒远离罗马人，成天和一个外国女人呆在一起，出双入对地参加各种宴会，就像一对国王和皇后一般。这就使得那些习惯于怀疑一切的罗马人获得了足够多的暗示，渐渐地他们想筹划建立一个君主制国家的想法就被启发了，一种担忧在罗马人中间传播开来。



克娄巴特拉

女王的亚历山大梦必须要试图借助罗马的当权力量来实现，这是她在当时情况下的惟一选择，但是罗马人对女王并不抱好感。

那些远观这个外国女王的罗马人发现，埃及女王是一位矜持而机敏的人。过去他们听说了无数关于她实行暴政的传闻，可现在他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她的着装虽然与罗马人中流行的款式不同，却高雅而有格调，也更适合她，并没有像传说中的那么铺张

奢侈。罗马的诗人和舞文弄墨之辈对她不抱好感，可在她旅居罗马的两年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记录过她有搔首弄姿卖弄风情的表现或行止不端、声名不良的不检点言语。在异国他乡，在被阴谋包围的环境里，她是如此自制又如此执著于实现自己的目标，真是让人敬佩。她的目标只能在罗马实现。

克娄巴特拉想极力挣脱罗马人笼罩在她身边用诡计和贪欲织成的网络。私下里，人们都认为她在罗马留下的影响比罗马对她的影响深远得多。她的希腊血统驱使她去了解罗马之所以凌驾于她的祖国之上的原因究竟何在。她从小到大心里总惦念着罗马。可笑的是，她现在正在收买一些罗马的大人物们，这些人过去曾拒收她父亲的贿赂。她利用恺撒安排留守罗马的阿莫尼奥斯了解了共和国许多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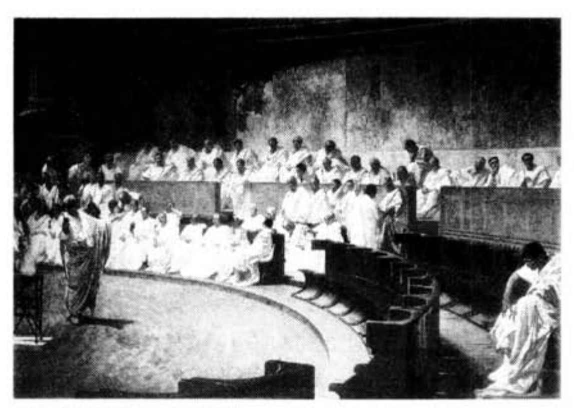
但她真正的搜索目标是那些能对恺撒发挥出影响力的人，或是将会对恺撒产生影响的人。从恺撒与他们的交往中，她推断出这个人在罗马的基础是否深厚。克娄巴特拉在身处异国他乡，孤立无援惟有幼子相伴的时候，还在为自己称霸世界的计划殚精竭虑地日思夜想，权衡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利益。这个计划就像一颗遥远的恒星，被众多的彗星环绕。她必须让彗星离开恒星的轨道，才能接近它。所以她必须探明这颗恒星的性质以及它对那些彗星的吸引力。

## 2 会见拜访者

初到罗马的几个星期里，她在规定的时间会见前来拜访的人们。喜欢赶时髦的罗马逐渐适应了她那种娴静的冷淡。安东尼一直没有出现过，因为他正在和恺撒呕气。恺撒一回到罗马就严厉地责备了他，而此时此刻的安东尼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了，他受不了别人再这样斥责他，包括恺撒在内。安东尼做什么错事都会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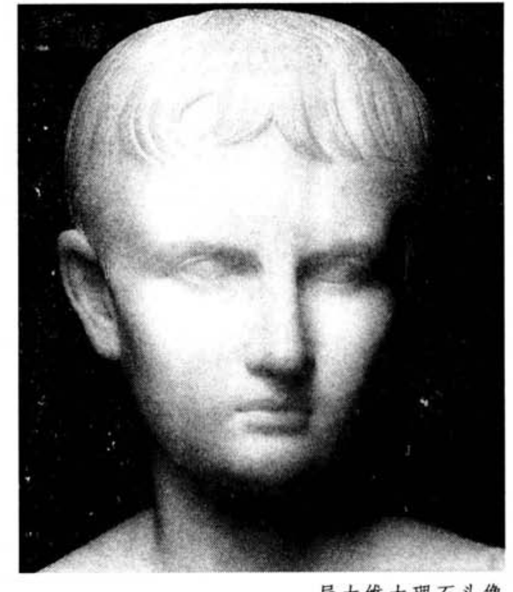
宽宏大量的恺撒的谅解,因为恺撒认为他就是自己的代言人。但当人们向恺撒抱怨说安东尼买下庞培的宫殿后,非法将其中的希腊雕塑和酒窖据为己有,而且不付钱,这种行为在过去的庞培派中从来没有过。恺撒态度明确地让安东尼改正错误,安东尼拒不接受,结果两个人争吵了起来,关系从此开始疏远。恺撒没有任命安东尼做执政官,而是启用了他的宿敌多拉贝拉。嫉妒心开始在安东尼身上作祟,不久就在传闻说他打算谋杀他的朋友和主人。

当西塞罗到花园别墅向女王表示敬意时,他被请进了别墅里面,而一般情况下女王只在花园里接见客人。他们都仔细地审视着对方,并且彼此感到了对方的不信任。克娄巴特拉心想:这人现在还是恺撒的朋友吗?近来在谈论到西塞罗的时候恺撒常常会陷入沉思当中。在审理喀提林一案时,他没敢抨击恺撒,随后他向恺撒借过钱。克娄巴特拉听说他曾被判“体面地流放”。但这在罗马意味着什么呢?人们说,西塞罗是个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和别人一样处心积虑为自己捞钱的人。否则他怎么买得起那么漂亮的别墅呢?想到这儿,克娄巴特拉笑了。西塞罗侃侃而谈,他说埃及图书馆被烧时,有一些珍版图书被救出了火海。克娄巴特拉答应马上派人到亚历山大替他把这些书取来。


西塞罗指控喀提林谋反

接着,又有两位高个子的年轻人来到了克娄巴特拉的住处,看到他们中较瘦的那一位,克娄巴特拉不禁眼睛一亮:他从来不肯单独来。在她心念方动的同时,把自己的手也伸给了这位十六岁的少年。他就是屋大维。恺撒每次说到他时,语调中全是亲切和欢快,而

克娄巴特拉却对他的年龄很反感。另一位是屋大维的朋友阿格里帕。恺撒为什么同意让屋大维来见她呢？克娄巴特拉一边想一边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少年。他的举止风度很不雅致，脸色苍白，皮肤上还有不少斑点，犹如没有洗干净脸一样。他那头浅棕色的头发也有些乱，也有可能是没法梳理好。他总在为自己的健康担心，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他体质孱弱。但他呆滞的双眼始终透着一丝贪婪，这种目光能反映出来他心中充满了邪恶的欲望。他有一个在维利特里开钱庄的祖父，如果他的祖父不是一个吸血鬼式的人物，他的父亲就不可能与恺撒的贵族家庭联姻，那么他也就不会比他的朋友更神气了。现在他的朋友和他一样，都在盯着克娄巴特拉的胸脯看个没完。



屋大维大理石头像

当时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恺撒的这个体质孱弱的侄子会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

克娄巴特拉心想，她知道他们暗地里想的都是些什么。如果屋大维现在不是要依赖恺撒的话，他对自己就会毫不客气。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就吩咐女奴去叫奶妈把正在睡觉的恺撒里昂抱来，抱给这个脸色苍白还抽着鼻子的年轻人看看。他没有注意到她的眼神像一支箭直射他的心脏。屋大维，这个现年十

六的少年是恺撒的外甥和被保护人，现在正紧盯着恺撒儿子的那张脸。命运已经决定要把阴影投射在这三个人当中，未来还神秘莫测。阿格里帕静静地待在一旁，等候着向女王作自我介绍。

克娄巴特拉心想，他会嫉妒我儿子的生活与身份的。如果他想成为无子的恺撒的继承人，那么他心里一定不止是嫉妒，而会是憎恨。我应该在院子里加一倍护卫。此时的屋大维默不作声，嘴唇半开。



《布鲁图胸像》

《布鲁图胸像》是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不过这幅作品，米开朗基罗却把布鲁图塑造成了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雕像中，布鲁图身披古罗马长袍，脸向左侧有力的转动着，嘴角紧闭着，专注的眼神凝视着前方，面部神情果断，显示了面对严酷现实所具有的大无畏精神。

接下来走进来的客人更出人意料。克娄巴特拉仍然右手抱着熟睡的孩子，当她向来人伸出左手时，客人认真地端详着睡梦中的孩子。女王想，在罗马人们一定会批评她抱着孩子会客。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今天由于刚才会见的是一个她不喜欢的年轻人，所以她想让孩子在自己身边多呆一会儿。然而，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本身就是人们公认的恺撒的儿子——布鲁图。

因为恺撒在克娄巴特拉面前总说他的好话，所以女王用同样镇定的仪态接见了他。布鲁图年仅三十，他的阳刚之气、他真挚而锐利的目光本该让克娄巴特拉这个二十四岁的女人不反感才对。可当克娄巴特拉想像自己与这个男人恋爱时，心里便有一种厌恶感。她常借助于这种想像与人恋爱的方法来判断一个男人。她觉得布鲁图是一个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人。

她想,虽然他的眼睛与恺撒的长得很像,但他肯定不是恺撒的儿子。如果他是恺撒的儿子,那么当时恺撒肯定被另外一个女人彻底征服了,就像我完全被恺撒征服了一样。这时,好像她感到有什么不妥一样,把孩子交给了奶妈,这样就可以把他们俩分离开一些,自己开始听布鲁图的讲话。他惟一的嗜好就是只讲原则,不谈社会。今天他建议克娄巴特拉用毕达哥拉斯*的学说教育孩子,这样,他就会在今后的生活中,每天晚上反省自己。女王表面上在认真地聆听,还不时地点头示意,实际上她认为这个人只是一个宗教狂,他正假借正直来掩盖自己的险恶用心。又一个不沉稳的拉丁人!女王想,他自己还有道德问题没能解决清楚呢!他先是因为法律、政令的制定都是庞培派掌握,所以就投靠了庞培——这个曾经杀害他父亲的人!在恺撒与庞培决战的时候,恺撒下达了一条命令:如果活抓布鲁图一定要宽恕他。当布鲁图重又投靠恺撒时,在这边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作为回报,他从城里最危险的地方带来了一个女人——加图的女儿,恺撒的主要敌人的寡妇!问题就出在这个寡妇身上,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毕达哥拉斯曾用数学研究乐律,而由此所产生的"和谐"的概念也对以后古希腊的哲学家有重大影响。毕达哥拉斯(约前580年-前500年),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和音乐理论家。生于萨摩斯岛,早年曾游历埃及。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思想受到俄耳浦斯的影响,具有一些神秘主义因素。

——译注

布鲁图又开始谈瓦罗**,问女王是否看过他谴责东方奢侈、鼓励回复古罗马朴素生活的文章。她回答说,没有,并请他多说几句。但她并没有听进去他所说的话,而是在想,他可真算不上一个老练的人,这个家族的人都是这样自以为是!当他在塞浦路斯当总督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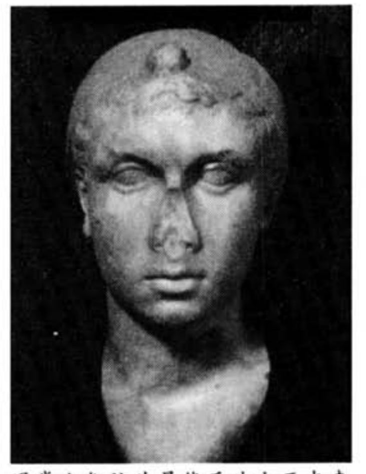
**瓦罗,古罗马时期伟大的博物学家。

——译注

他曾以百分之四十七的利率贷款给我的百姓。当然,恺撒原谅了他的一切过错。好像恺撒在为这个傲慢的庞培派肯屈尊于他而倍感荣幸似的！最近,他甚至还想任命布鲁图当执政官,当克娄巴特拉惊讶不已时,恺撒还要她忘记过去的一切过节与怨恨。这种做法正是滋生阴谋诡计的温床！在埃及,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家伙是最可怕的人,即便这人是恺撒的亲生儿子,也要提醒他注意的。恺撒认为这个人是自己的儿子,尽管他的母亲开放得连自己也不清楚这孩子的父亲是不是恺撒。但布鲁图拒绝承认恺撒是自己的父亲,他希望一切都是正当合法的。他的心中对恺撒怀有多大的敌意啊！恺撒知道这些吗？他究竟还有几个朋友,又有多少敌人啊！

## 感受罗马

克娄巴特拉用了好多个上午给希腊雕塑家阿基劳斯当模特。由于这尊雕像没有被保留下来,我们今天无法知晓她穿戴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和饰物。但因为这是恺撒委托阿基劳斯塑的像，塑像上不会有太多的衣服。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尊克娄巴特拉的半身像，逼真地记录了她的美丽。所有印在硬币上的克娄巴特拉头像都很糟糕。所有关于她的描写都十分苍白。她与亚历山大大帝有着相同的命运：亚历山大大帝拥有一切,唯独没有诗人记录下他的丰功伟绩;而她缺少的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来保



通常人们认为最能反映女王本来面目的权威半身像

存她的美丽。如今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是雕塑艺术起步得太晚还是这位雕塑家的工作常常受到一些怪念头或是社会评价的影响?而当初罗马人只能在特定形势下观察这一切。



金币上的克娄巴特拉头像

金币上雕刻着希腊文字“克娄巴特拉”和“女王”。克娄巴特拉梳着一个简单的希腊式发型。

夏日的炎热使街道上的行人变得十分稀少。女王喜欢在人们不太注意的时候让几个仆人抬着她走在罗马的街道上。当然她完全知道有恺撒的人在暗地里保护着她,但她佯装什么也不知道。在亚历山大城时,她从来没为穷人和奴隶的生活费过心,她从来没有意识到皇家豪华生活的来源在于数不清的平民百姓。在罗马,她开始关心平民百姓的生活,因为恺撒的权力取决于他所得到的选票。

有时克娄巴特拉会和一个奴隶一起在罗马城内其他更偏僻的角落闲逛。她看到了街道是多么地弯曲、窄小,起伏不平。那些黯黑肮脏的砖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罗马只有三条街道可以让马车通行,所有的交通往来全都挤到了这三条街上。满载的马车只允许在晚上通行。太阳一下山,街道上就开始回响起马车轮子的嘈杂声。有人告诉克娄巴特拉,大理石、木材和砖头都是这样运来的。她不禁惊叹罗马人能在如此喧闹的街道旁安睡。

在这个城市的仓库里堆满了从她的祖国

运来的货物。这里有亚历山大出产的亚麻布和玻璃器皿;每个货仓里都有写字用的纸,它们的原料都生长于尼罗河畔。就像小时候她父亲告诉她的那样,这个城市也有它的奇迹——水。罗马人对水有一种特殊的渴求,他们总是用水注满浴室和蓄水池,甚至用水管把水直接送到餐桌上。

在罗马,克娄巴特拉还看到了贫穷骑士的家庭。这些人家在内战的灾难中落入富有的冒险家手里。罗马最有钱的面包师能在他豪华的住宅里办一场政治宴会,宴会上的谈话内容连恺撒都会感兴趣。她还得知了是谁从叙利亚买入货物然后转手倒卖给高卢人,从中牟取暴利;谁借钱给别人当赎金,谁把财产所有权转让给了那些对土地贪得无厌的前罗马军团。她还看到了马尔穆拉的大理石宫殿。这些人力图效仿卢库卢斯*的宫殿。在选举庆典那天,宫殿前的长桌上,恺撒领导的人民党为选民端上了一百条牛。在这个炎热、躁动不已的夏天,罗马到处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只有到寺庙里才寻得到一片寂静。

* 罗马军事家、执政官、苏拉的支持者,能征善战,在对抗波斯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功绩。

——译注

在罗马的大街小巷里,克娄巴特拉见到了以前自己并不完全知晓的一切。在这里的亲见亲闻加上她猎手般的天性使她洞悉:罗马共和国的民主是多么的矫揉造作、摇摇欲坠,贵族们的道德沦丧到了何种地步。罗马城中到处都有贪得无厌、见利忘义的小人,一批享有特权的公民把自己灰暗的理想和一小撮冒险家想攫取权力的意志调和在一起,让整

个罗马遍布暗流。越拿这些人和恺撒比,就越能显出恺撒的正大光明来,他就越有优势。

克娄巴特拉不禁怀疑，在罗马还有神灵的庇护吗？这个城市里一切信念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这里还残存着一种默契——所有的人都必须敬重那些古老的仪式。在罗马,克娄巴特拉发现人们崇拜伊希斯的同时，也崇拜密特拉神*。这是一种纪念波斯神之子的圣礼，而附近还有人正在举行埃及人的列队行进礼。人们可以在队列里从小母猪的乳房里挤出奶汁。如果她去戏院,就能听到恩尼乌斯每念完他的诗行后紧随其至的喝彩声。诗的内容是神灵会体恤我们的痛苦。戏剧演员还会笑嘻嘻地讲述狄安娜的罪过,这时准会有罗马的遗老对他叫道：愿神明赐给你一个女儿,让她也犯同样的罪行!


密特拉神洞

*密特拉神，太阳神兼爱神，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神。罗马人崇拜他,还因为他们相信他会给他们在战斗中带来胜利。——译注

在罗马市民当中颓废情绪和宿命论十分流行。神是从来不会伸出哪怕一个手指头来帮助虔诚的朝拜者的，你只能相信彗星、流星、地震和非自然的生育。恺撒不也在元老院里像祭司一样说过万物的归宿必然是死亡吗?这也是他跟一个走在大街上的市民说的。那个人听后喊道:像恺撒那样投身于冒险事业中去吧！恺撒是个应该得到享受，应该拥有金钱的人。如果他愿为共和国征战的话,任何人都会同意延长他的独裁官任期。他


古罗马大剧院遗址

两千多年前，古罗马人就建成了豪华的大剧场,至今仍保存完好,成为供人探访的遗迹之一。

所追求并得到的东西最后会归还给人民。庞培、克拉苏和苏拉三个人加在一起都不如他一个人慷慨。

但他又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在这个偏爱奢侈的城市里,他刚刚颁布了一条新法令反对铺张浪费。他限制那些赶时髦的女人为炫耀自己的珠宝而过分矫情的打扮。但他的法令却让工匠们心花怒放,因为他创造机会让他们观看许多的竞赛。甚至在新建的竞技场,恺撒展示了自己从尼罗河带回来的鳄鱼。人们昨天还在为角斗士的死而狂呼乱叫,今天又会为大象的哀鸣而心神不宁。

在罗马的闲逛让克娄巴特拉很是惊奇。在她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里,匕首和毒药是最常见的,而且从来没有接触过柏拉图哲学。在罗马这样一个浮华的社会里,一个用古雅的语言来表达对金钱欲望的国家里,再也没有什么称得上正当的事,她为此而感到难以适应。一切真相都被欺骗的雾气笼罩着,显得黯淡无光,恺撒似乎是惟一一个与她一样对罗马现状不满而且清白无辜的人。如果今天是她第一次遇到恺撒,因为这个理由,她也会学着去爱他的。没有任何狡诈的阴谋或不可告人的目的缠绕着他,所以恺撒不会优柔寡断。克娄巴特拉觉得他天生就该是一位君主,因而也就是她的理想伴侣。她讨厌布鲁图不仅背叛自己的政治立场,还要为自己的背叛反复辩解的嘴脸。在朱庇特神庙的大殿里,有人指给她看古代君王边上布鲁图的祖先,他曾推翻罗马的最后一位国王。克娄巴特拉知道这一点后,对朱庇特神庙的大殿似乎都有了一丝反感。

## 恺撒的庆典

恺撒的胜利总会有些预兆,而这次的预兆让克娄巴特拉感到了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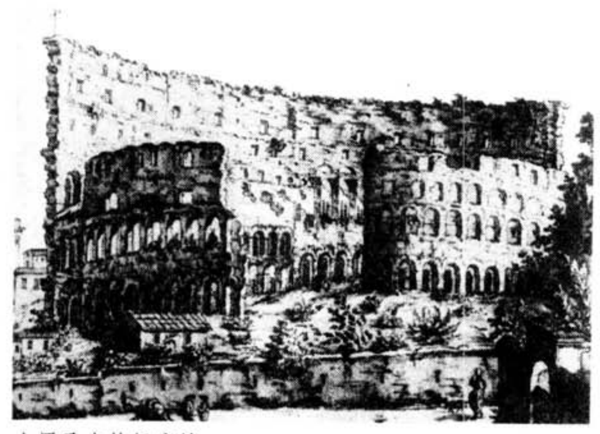
恺撒的双轮战车在四周簇拥群众的高声喊叫中渐渐驶近，克娄巴特拉能够看到他在人群中高高昂起的头颅。车夫勒住四匹栗色的马,恺撒就向观礼的罗马人致意。他的面容看上去有些苍老,头发灰白,但他裸露着的臂膀却显得强壮而红润。他的目光正投向观礼台,在寻找克娄巴特拉。而她正和恺撒的妻子卡普妮娅同坐在看台上。

当他离她不到一百步时，忽然他摇晃了一下就跳到了地上，周围的人群大喊大叫起来,传信的人边跑边叫着报信。原来是他的车轴断了。不一会儿,一辆新车就送来了,并迅速套好了马。当他重新登上战车经过观礼台时,千万双眼睛都看着他的脸。他的目光遇到了克娄巴特拉的,他冲她抬头一笑。正是因为这个女人他的凯旋仪式*才被推迟了。他的战车前是戴着镣铐艰难行走的人，他那固执的黑眼睛又一次地看着她,好像在说:今天是我战车的车轴断了,明天就是他的人头落地。他的眼光如此灼热，把刚才她心中的那点不祥之感驱散一空，就像是用脚踩灭了一点火星一样。那天晚上有四十只大象背上绑着火把跟着恺撒的战车行进在广场上。

克娄巴特拉的复仇心在第二次凯旋仪式上得到了充分地满足。以前从来不搞庆典的恺撒这次一口气组织了四次庆祝活动。其中第二次是埃及的庆典，其惟一用意在于向这位端坐在神殿上的合法女王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庆贺她战胜了反对派。她的视线中先是

*罗马凯旋式，是指执政官或将士征战胜利回国时所受之进城欢迎的盛大仪式,分大小两种，大将军乘战车，小者则徒步,凯旋式分三列,首列是征战的俘虏，先将犯人或绑或枷，荆棘笞打，最后以路官斧杖斩首示众。中列是所获战利品,尾列是将军士卒，群众聚集在罗马广场。行凯旋式的费用，皆需经元老院批准。

——译注



古罗马竞技场废墟

古罗马竞技场是迄今遗留下来的古罗马建筑中最卓越的代表，也是古罗马帝国永恒的象征。竞技场外观呈正圆形，俯瞰实为椭圆形。

多次遭到天灾人祸破坏的大竞技场，其高耸的围墙已经残缺不全，角斗士与猛兽生死搏斗的舞台和罗马市民贵族的座席也已破败不堪，但仍不失其雄伟壮观的气势。

抬过了阿基拉斯和波狄诺斯的画像，因为他们已经被处死了，但女王看见二人的画像时还是有些不耐烦。接着在恺撒的战车前面(这次战车没出问题)出现了戴着镣铐的阿尔西诺伊。啊，时间过得真快！她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亲眼目睹这个对自己不忠的妹妹落得如此下场。但就这几分钟已经让克娄巴特拉品尝了复仇的快感。她根本没有注意到后面队伍中还有一些悲哀的长颈鹿，这些动物是第一次展示给众人看，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她妹妹身上了。

克娄巴特拉眼前忽然闪现出塞浦路斯叔叔的形象。当她还是个孩子时，这位塞浦路总督选择了毒药而不是阿尔西诺伊的这种命运。克娄巴特拉在她十二四岁时，再次深刻地体会到了耻辱、荣誉、胜利和自杀的意义与区别。在梦幻般的体验中，她觉得自己生命的终点还很遥远。她没有听到凯旋仪式上老兵们走过看台时放肆的歌声，歌词暗含着对她和恺撒的影射。人群中响起了一片笑声，恺撒也跟着笑了起来。而克娄巴特拉眼中只有她所憎恶的妹妹。她低着头，目光始终在地面，好像在极力躲避与别人的目光相遇。第二天，恺

撒说不处死阿尔西诺伊是更明智的选择，克娄巴特拉简直无法理解，但决定权不在她手里。

终于到了庆典的最后一天，当游行队伍抬着加图的漫画走过看台时，有两个贵族在克娄巴特拉的身后不满地小声嘀咕。她为此而高兴，因为恺撒激怒了这些冷漠的贵族。尤其让她兴奋的是晚上庄重的庆典结束时，恺撒穿着一双拖鞋对人们高声训斥。这种鄙视一切的王者之气又一次证明了恺撒的控制欲。

这种夸张的情绪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在九月初，那时恺撒的凯旋仪式结束不久，恺撒想为他宗族的庇护神维纳斯建一座神庙，并且要用最气派的宴席庆祝神庙的峻工。在竞技场里，角斗士不仅互相角斗还与野兽一争高下。一个罗马最优秀的骑士因为贫穷曾经当过戏剧演员，人们对他的这种行为都嗤之以鼻。恺撒却赏赐给他一枚金戒指，让他在表演完最后一场戏剧后恢复了他失去的尊严和荣誉。为了让到场的外国人也能看懂戏剧，恺撒安排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用四种语言上演戏剧。最后，他还向人们展示了一场海战奇观。在城郊的一个人工湖里，埃及舰船互相搏斗厮杀。维纳斯神庙就在这样一片欢腾喜庆中完工了。

但罗马贵族在峻工典礼上见到的，实际上就是一尊克娄巴特拉的雕像。恺撒把埃及女王——也就是他的情人以神的名义供奉在神庙中，让罗马人崇拜她，犹如埃及人尊崇自己的女王那样。实际上，他为了能亲眼看到，且让别人也像他一样欣赏这个女人，甚至迫不及待得有些失去了他最大的美德——耐心。这尊雕像还没有彻底完成，他就将它展示在众人面前了，即使那位可爱的模特一再请示稍微延迟一些也没用。

这一下，恺撒冒犯了所有的传统，无论是天神的，还是世俗的。克洛狄乌斯曾经在西塞罗的房间里放了一张妓女像，把它视作自由女神像。庞培可爱的福罗拉曾经做过神像的模特。但是这些做法与恺撒的举动都没法相提并论。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在恺撒神圣的家族宗庙里，这位被神化的女王塑像矗立在那儿意味着什么，为此大


印有克娄巴特拉与恺撒里昂的硬币

多数人心情沮丧！可恺撒还做了一件更直白的事儿。他发行了一种印有维纳斯和厄洛斯像的硬币，人们看得出来，那神像实际上就是克娄巴特拉抱着他俩的儿子恺撒里昂。

恺撒就用这种别出心裁的办法暗示罗马人民要用一种大度的态度对待他的情人。此后不久，他又让元老院出台了一部法律允许他采用东方的方式娶好几位妻子。当然，他比克娄巴特拉更成熟，更深谋远虑。他精明地预见到他与女王的婚姻有可能以离婚告终，所以他还在这之外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让罗马和埃及的法律来确定他儿子的合法地位。这样，从上至下，从内到外，他为他的王朝和他儿子的将来打下了一个宗教和法律制度的牢固基础。

## 5 恺撒东征西讨

现在距离恺撒被刺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建立一个由他血亲后裔继承的王朝是他目前最大的心愿。在实现这个愿望之前，他还要为此付出许多心血。

克娄巴特拉在罗马越来越觉得不安，越来越谨小慎微。恺撒越是大刀阔斧地冒险，她的心就越不安稳得厉害，担心一天比一天加重。恺撒还有朋友吗？实施这一系列举措之后，恺撒与罗马社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维纳斯雕像给了那些对恺撒和现状不满的人一个祈求已久的理由。恺撒在罗马结过四次婚，只生养过一个女儿，而

且还很早就死了。现在这个独裁者要选择一个外国女王做他这个家族的母亲。那么接下来给自己加冕成为国王来与这位女王相匹配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了。那年他已经让自己成为了惟一的执政官,与此同时又继任了一年独裁官。这样,他的权力比苏拉当年还要大。罗马城中男子的目光中都开始透出一种紧张的神情。他们的情绪也易怒而焦虑。罗马面临着君主政体复辟的危险,人们的担心与日俱增。

在罗马以外的地方不安定因素又重新抬头。在西班牙,又有许多不满的人聚集在了庞培儿子的旗下。内战已历时四年,至今仍然在进行当中。正当这位独裁者统治世界的计划要开始实现时,他又不得不再次带领一些罗马人与另外一些罗马人交战。这次的披挂上阵意味着他和克娄巴特拉的再次分别。恺撒离开罗马后,克娄巴特拉简直是处于一种没有任何保护的真空状态,让恺撒放心不下。而她也是每天为恺撒的安全担忧。她知道恺撒善于打胜仗,但是,敌人可能会用一支冷箭或一支投枪去夺取他的生命。岁月还没有教会他如何在战场上避免受到伤害。他现在还那么强壮吗?现在是冬季,亚平宁的山路很难行走。在塔普苏斯与庞培残余势力打仗时,他曾经犯过突发性痉挛。这对情人各自带着沉重的心情分手了,在他们看来,那条横亘在他俩之间的沟壑一年比一年深,只有他们在一起时才能弥合。当他们天各一方时,她如同他睡梦中的影子,而他在她眼里更像是一位老者。

他们试图通过联络网保持着联系,因为他们都知道在自己身边会有对方的密探。碰到密探时,他们会一直微笑。可爱的女王就不会钟情一位年轻的罗马人吗?难道这位伟大的独裁者不会被别的公主所吸引吗?其实,在这段时间里,慎思独行地处理问题是恺撒的全部生活。在去西班牙的途中他写了"反加图"一文,攻击西塞罗所颂扬的共和国理想。之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战事之中。

克娄巴特拉也在罗马为恺撒而战。当她第一次见到庞培派时就注意到了他们冷峻的目光。这些庞培派人现正在暗自集结。因为新的内战还没有出结果,每个人都可以祈祷自己所希望的结局。克娄

巴特拉担心支持恺撒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他要尽力忘却敌人的做法可能会铸成大错。克娄巴特拉在罗马城的每个角落里都安排了自己的人，他们要探听不满现状的人在街头巷尾的争论，再尾随那些一言不发的人到他们家窗外偷听他们的真实想法。女王叫人给她解释各种市民中流传着的讽刺诗，无论措词多么激烈她都一概不拒地听着。她从来不错过关注那些人群密集的地方，把那儿的情况当作是了解整个社会情绪的窗口。

克娄巴特拉小心谨慎地关注着整个社会各种起伏不定的情绪。西塞罗此时在做什么，想什么呢？他的观点在罗马是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之一。他对恺撒的文章能在罗马迅速流传表示祝贺，为的是显示一位大作家对一位将军作家的慷慨与包涵。同时，他决心要在这位亚历山大第二面前扮演亚里斯多德第二*。他给恺撒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以希腊人为榜样，把自己当作罗马的第一公民看待，来统治罗马。这实际上是一篇想让自己死后留芳千古，也为子孙后代赚得一点名声的公文。但到发出前的最后一刻，在一位精于算计的金融家的劝说下，这位大作家最终没有把这封信发出去。

* 亚历山大曾拜师希腊著名学者亚里斯多德为师，所以西赛罗有“决心要在这位亚历山大第二面前扮演亚里斯多德第二”的说法。
——译注

克娄巴特拉对整件事情的经过一清二楚。她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写信告诉了恺撒。恺撒和其他独裁者一样关心着罗马城里的流言蜚语。她也知道布鲁图正在和他的妹夫卡西乌协商，他们的妻子也正在盘算着什么。

当卡修斯走进台伯河边恺撒为克娄巴特拉建的别墅时(因为这时的气温太低,显然不宜再在花园里接见客人),这位面部轮廓分明,语气坚定的男子的目光与克娄巴特拉的目光一相碰就分开,又再次相遇。他们之间要是没有恺撒,这位年轻的卡修斯很可能会让克娄巴特拉动心,而她也肯定会让卡修斯激情勃发的。她在为恺撒打一场无声无形的护卫战。她知道卡修斯憎恨恺撒,而憎恨的根源却是两只狮子。恺撒在法萨卢斯战役获胜后,希腊的迈加拉城拒绝给他的副将打开城门。于是恺撒的副将运用了弩炮。当地居民最后放出了卡修斯当年从非洲带来并暂留在那儿的两头狮子。他本打算让两头狮子以他的名义到罗马的竞技场上一比高下*。后来恺撒的军官们说,两头狮子被他们抓获后就应该是他们的财产,拒不交还给卡修斯。卡修斯认为恺撒作为这些军官的主人,对此事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这个执政官,这个恺撒竟然从他的手中夺走他权力的象征物!当年恺撒在高卢损兵折将时,是他卡修斯拯救了在波斯战场上濒临灭亡的罗马军团!他为此永远不能饶恕恺撒!



角斗士的铜头盔



竞技场中的角斗士正在拼杀

*罗马竞技场,不仅有角斗士之间的拼杀,还有残忍的人与兽角斗。
——译注

又是一个被恺撒忽略了的敌人!看着靠柱而站的卡修斯,克娄巴特拉心想,又是一个被错误地宽恕了的庞培派!他在庞培手下服役时,不正是他在墨西拿烧毁了恺撒三十多条船吗?可从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还是嫉妒的眼神。恺撒从来没有看出来过吗?还是他宁

可视而不见？在这些罗马的年轻人看来，恺撒已经太老，不该拥有这么多。他们有的看不惯他有年轻美貌的情妇，有的嫉妒他有亲生儿子，还有的对他夺走自己的狮子耿耿于怀！当谈到罗马人民的自由时，他们的眼神都是一致的，似乎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以前庞培把这份自由丢在脚下任意践踏时，他们对那样一位统治者却怀着无比的崇敬。事实上，卡修斯在法萨卢斯战役中还与恺撒打过仗。胜利后恺撒得到的只是这样一群事实上的叛徒。要是当时在战场上他就消灭他们，而不是宽恕他们并与他们和解，那么今天他也不需要再度征战了。他想明天就统治整个世界的愿望使他淡忘了昨天的敌人。他的生活节奏太快，让他没有闲暇去恨他的敌人。总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没有报复心理，这正是他惟一的弱点，是把他和克娄巴特拉这种王室出身的人区分开来的地方。

这时卡修斯走近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男子。克娄巴特拉对这个人和卡修斯一样不信任。他是另一个布鲁图——德西姆斯·布鲁图。他现在算作是恺撒的亲信之一，被任命为舰队的司令。尽管他年纪不太大，但在不列颠的航行中和对维内蒂人的作战中他都表现出色。恺撒曾两度任命这位善战的军官为高卢总督，这让他成为了百万富翁，他身上的狂妄也与日俱增。一次恺撒从他身边走过时，克娄巴特拉看到他用充满诋毁批评的眼神瞥了恺撒一眼，嘴角轻蔑地牵动了一下。尽管这个表情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它也没有逃过克娄巴特拉鹰隼般犀利的目光，这已经足以表明他对恺撒的厌恶了。同时，也让她对他的憎恨加深了，因为作为恺撒的亲信之一，她没有办法报复他。

这时有位高个子的黑发女人向她走来，克娄巴特拉把目光从男人们的身上收了回来，摆出一副格外严厉的模样，因为这个自负的女人就是恺撒的外甥女——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女王讨厌她就像厌恶她的那位眼神极其冷酷的弟弟一样。这个女人谈起了昨天竞技场的表演。一想到昨天犀牛用角去顶那个垂死的犯人，克娄巴特拉不禁笑了起来，而虔诚的屋大维娅赶紧用双手挡住了眼睛。这两

个女人现在考虑的问题是，是否对方比自己更有魅力，是黑头发还是棕色卷发更吸引人，对方身上有哪些特点更让男人动心？这个"埃及人"(屋大维娅的朋友们都是这样称呼克娄巴特拉的)的一切对于这位一直以自我为中心的屋大维娅而言是全新的。而对于任何有关屋大维娅的事，克娄巴特拉都感到恶心。她们俩对彼此的感觉是如此迥然不同。在会客室里，她们却都面带微笑地互相询问西班牙前线的最新战况。



屋大维娅半身像

克娄巴特拉没想到这个女人以后会成为自己情场上的对手。

春天，恺撒又一次凯旋了。这对于他的情人来说是终于盼来了云开雾散的万里晴空。他在蒙达战役中消灭了敌人，所以现在他精神抖擞。克娄巴特拉听说过恺撒与毛里塔尼亚的王后有染的事儿。即便这是真事儿，现在看来他也已忘记了那个女人。因为冬天恺撒离开克娄巴特拉时情绪低落、精神萎靡，而现在回到她身边了，他的情绪那么高涨。门达战役*一定是一场鏖战，因为恺撒的亲信后来告诉过克娄巴特拉，恺撒是如何身先士卒地率领着他那些摇摆不定的军队冲锋向前的。每到晚上，他总悄悄地对自己说："以前我是为了夺回王冠，赢得胜利而战，而现在我是为了活下去而战。"恺撒凯旋时，罗马人关心的不是他的胜利，因为他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更关心的是恺撒与安东尼如

*门达，古西班牙城市，今蒙达，在西班牙马拉加城西南30公里处。公元前45年时恺撒率军与庞培的两个儿子大战于此，恺撒因而以门达战役而出名。

——译注

何和解。

在罗马城中的克娄巴特拉听到了不少关于安东尼的消息。其中包括几个星期前，他从恺撒支持者中的温和派一举转变成了激进派。克娄巴特拉觉得安东尼就像一个爱抱怨的情妇。当她心爱的男子在她身边时,她总是要站在情人的对立面来批评他。但当她的情人出征在外时,一听到那些安坐在家的人对他横加指责,她就无法忍受,她宁可随他而去,与他并肩作战。恺撒与庞培的两次交战安东尼都没有参加。但每一条战况通报都会让他激动不已。如果有哪位将军犯了错误，他总会认为如果是他这种错误是绝对可以避免的。他无法忍受恺撒的胜利,他本该紧跟他上战场的。如今蒙达战役又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又是一次没有他的凯旋,安东尼实在坐不住了!他在归途上迎接恺撒,回想起当初他们在鲁比孔河边的相见,从那时起,他们就并肩作战建立他们伟大的事业了。今天整个罗马都在谈论着恺撒是如何把安东尼让进自己的马车里,如何与他同车而归。

恺撒清楚地知道这个疯狂的年轻人并不爱他,但是这次和解带给他的收益一点儿也不少于安东尼得到的。安东尼得到的是惟一一个能让他的性格不导致灾难发生的主人,而恺撒得到的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当恺撒把这件事说给克娄巴特拉听时,他特别想知道她能否接受自己的做法。他很快就明白,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虽然他在尼罗河的游船上曾经隐隐约约地猜疑过安东尼,但现在他作为独裁者的名望已经让他的权力真正达到了无人能够质疑的程度,他的威风足以让敌人闻风而逃。再说,他绝不能让这仅有的两个值得他全心信任的人分开。他必须把这两个人和自己紧密团结在一起。实际上他已经这么做了。

恺撒和安东尼一起到台伯河边的别墅去看克娄巴特拉。在大门到别墅之间的柏树林荫道上,这三个人会面了,而且都十分激动。恺撒用一只手搂着克娄巴特拉的纤腰,用一种不加掩饰的占有者的目光看着她。身边的这位年轻人羡慕的神情让他倍感满足。因为他对

安东尼有着一种慈父般的爱。所以他也认为安东尼会用一种晚辈对长辈的尊敬目光看待他的这种无拘无束的行为。这时恺撒的心情格外好，他觉得年龄并没有对他产生太大的影响,对自己更增添了一份信心,甚至高兴得有些忽略了身边的一男一女。

安东尼今天是第一次触摸到克娄巴特拉纤细的手，第一次领略并陶醉在她的眼神、微笑和芳香中。十年前，当她只有十四岁时，他们在她父亲的宴会上有过一次会面，尽管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现在,他正当壮年,不可能不喜欢这位二十四岁的美女。其实这就是他想方设法希望得到的女人。但拥有过许多女人的安东尼从来没想过要在她身上碰碰运气。他总是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然他观察她时也总尽可能地近一些。今天他在这里必须尊重这位属于恺撒的女人，正如有恺撒在时，他就不能修改任何恺撒的命令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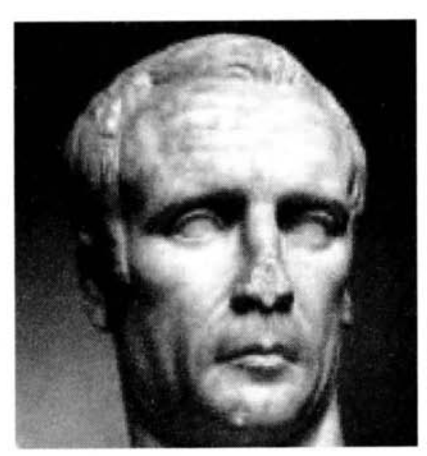


克娄巴特拉雕像

女王那耀人眼目的性格、光怪陆离的心理和变幻多端的感情，吸引了当时罗马最有权势的两个男人。

克娄巴特拉的美貌让两个男人好一会才渐渐平静下来。三个人当中,独有她能看得清并了解另外两个人。两个男人的四只眼睛都盯着她看。一阵红晕涌上她的面颊,她的理智与两个男人的清醒比,略有些不同。

安东尼这位以前的骑兵队长现在更成熟稳健而且温文尔雅了。他今年三十五岁,比任



恺撒头像

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这样描述恺撒与克娄巴特拉之间的关系：他经常与她通宵宴饮作乐，而且如果他的士兵同意随行的话，他们会一起搭乘她的王船航行。

何时候都更加英武。他有一头卷发，棕色的胡子，丰满的面颊。看得出他对自己信心十足，而且与人们的相处十分融洽。她在这个健壮的男人面前感受到一种诱惑，这种诱惑来自于祖先遗传下来的基因，不时地想摆脱羁绊冲出她的身体。另一个男人是又高又瘦，他消瘦的骨架很难唤起别人的热情。由于长年南征北战，他的皮肤黝黑而又粗糙，脸颊如刀削般清瘦，鼻梁高挺，好像只要碰到它们就会伤着人似的。尽管他的头发已经开始谢顶，而且比安东尼年长二十岁，却不仅表现出了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威，还展现出了强烈的冲动。对这一点，克娄巴特拉觉得十分好奇。年龄并不能决定一切，女王更相信自己的直觉，她认为两个男人当中，长者更有国王的气质，因而也是更适合自己的那一位。

就这样，恺撒没有付出征战的代价就取得了一生中最大的胜利：赢得了自己的朋友和情人，并让两人与自己和谐相处。

克娄巴特拉认同的这位新朋友已经有了自己的妻子，名叫福尔维娅。女王对她一点好感也没有，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平民的女儿要把目光放在最高的王权上。女王由于自己出身高贵，平民和奴隶的生活理想对她而言遥远又陌生。尽管她自己已经依靠着野心和阴谋登上了王位，她并不觉得满足，最近

两年,她还想追求更多的权力。但出身平民的恺撒是个例外,女王对他不但不陌生,还很尊敬。毕竟他也是维纳斯的后代。在这个共和国里为什么那些有点年头的家庭都喜欢吹嘘自己是古老家族呢?那些罗马大家族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男男女女通过婚姻、离婚、再婚不断重新组合。克娄巴特拉在罗马居住的这一年时间里对这种现象已经见多不怪了,真正让她意外的不是不道德行为太多,而是所有的风流韵事都是因金钱而起,所有的离异都是为政治利益而生。

一位古代作家曾说,福尔维娅除了有女儿身之外,浑身上下再也没有一点女人味,她的野心就是统治统治者,指挥指挥官。但她对那些与她同属一类的冷漠而充满野心的男人毫无吸引力可言。她虽然才二十四五岁,却已经先后与三个自由人结婚,生了四个孩子。罗马市民在她身上寻找的谈资往往是她的哪一任丈夫更堕落,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安东尼是在多拉贝拉夺走了他的妻子安东尼娅之后才娶的福尔维娅。可笑的是,安东尼的好朋友杜里奥因为欠了安东尼一大笔钱,用妻子来抵债的。

克娄巴特拉对罗马的认识越多就越对这个用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的政府嗤之以鼻。权力总是通过贿赂、继承、通婚、离婚和收养之类的手段变易其主的。所有这些都便于她实施自己的想法和恺撒实现推翻宪法,建立君主制帝国的目的。

克娄巴特拉十分精明,除了恺撒她谁也不相信。她能够接受安东尼的友谊,甚至是福尔维娅的,因为他们都痛恨恺撒的敌人,对于她不相信的人他们也都持怀疑态度。譬如,克娄巴特拉就知道安东尼恨西塞罗,因为西塞罗把安东尼母亲的第二任丈夫判处死刑,而且这位自称是道德家的人还和他最喜欢的女奴狄诺睡过觉。虽然克娄巴特拉在罗马新结识了一些朋友,她也不能完全信任他们,因为他们都反感恺撒,所以也会影响到对她的信任度。事实证明她的这种直觉是对的。

有一天晚上,恺撒给克娄巴特拉讲述了安东尼的一些故事。有

一次，他参加喜剧大作家希庇亚斯*的婚宴后，在广场向民众演说时竟然吐了。又有一次他叫来几个歌女到一些善良正直的人家面前唱淫歌艳曲，吵得人家无法入睡。克娄巴特拉告诉恺撒，她对这位酒神一般疯狂的安东尼的喜欢超过西塞罗和布鲁图一百倍。恺撒笑了笑，仍用慈父般疼爱的口吻说，布鲁图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哲学家，而安东尼能在法萨卢斯战役中率领军队夺取胜利，他们俩不一样。但恺撒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外甥屋大维，克娄巴特拉从他的沉默中甚至觉察出了他对那个年轻人的反感**。他沉默的理由是，作为一位贵族他要捍卫自己的家族，让它不受指责，就是她来指责也不可以。

*雅典的一个智者。——译注

**或许人们至今都在纳闷，既然恺撒对屋大维不抱好感，但是却在遗嘱中把屋大维列为自己的继承人，而没有选择自己的儿子——恺撒里昂。——译注

现在，恺撒如愿以偿地拥有了一个美满的新家，他的目光经常停留在已经年满三岁，和他如同一个模型中做出来的儿子身上。克娄巴特拉当然知道恺撒心中的计划。尽管党派问题还要慎重解决，她的上空还有阴影笼罩，但在恺撒强有力的臂膀的保护下，别人好奇的目光靠近不了她们母子二人。在罗马城的第二年，克娄巴特拉变得越来越傲慢，她的花园别墅很少接待来访者，这个被罗马社会接纳了的外国人似乎真的变成了侍臣们拥戴的女王了。西塞罗在他与别人的通信中已经直接称她为“女王”了。

克娄巴特拉希望恺撒现在就能推翻宪法，因为这样做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阻力了。她要让她的婚姻在形式上的最后一道障碍也

被清除干净。由于没有证据我们不知道她的弟弟,那个与她有婚约的小托勒密现在何方,他在克娄巴特拉呆在罗马的第二年里似乎消失了。他是肯定不会同意离婚的,那样不就促成了自己的合法妻子与别人的结合吗?他更愿意领导着罗马和埃及两地反对克娄巴特拉的派别,为什么要成全她呢?他从来就没做过一天她的丈夫,她比他大十二岁,他出生时她的童年时代早就过去了,而且托勒密家族本来就毫无亲情可言,人们也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什么人,那么还有什么能够阻拦克娄巴特拉去铲除这个挡着她的成功之路的男孩呢?是因为血缘关系吗?克娄巴特拉是听着希腊和埃及的神话故事长大的,这些神和罗马贵族一样,在杀死自己的血亲时从来就没有犹豫或后悔过。所以,道义怎么可能成为阻止她的理由呢?

托勒密消失了,克娄巴特拉的前途一片光明。

## 恺撒征服波斯计划

如果说他们二人走上那令人眩晕的人间幸福的颠峰是迟早的事的话,现在惟一能阻碍它发生的是克娄巴特拉与恺撒之间的一个阴影——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心中一直视他为榜样,并决心跟随他前行。亚历山大大帝的一切是那么神奇而无法仿效。在罗马要做到这一点尤其难。罗马的执政官一般是两人共同行使权力。一个人可以被选上多次,但每次的任期只有一年。在这短暂的一年时间里能做得出什么丰功伟绩来呢?如果有谁征服了一个行省,或者像恺撒那样能征服三个行省,那么他就会留在当地做几年总督。但是迟早还会被中央政府罢免的。苏拉够厉害的了吧,还有庞培!可他们都是被反对党推翻的。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杰出人物不可能出现在共和政体的国度里。



亚历山大大帝铜像

亚历山大大帝，生于公元前356年，为马其顿王（菲利普）之子，善于征战，是第一个建立横跨欧、亚、非的马其顿王国的帝王。亚历山大融合东西文化，鼓励民族间通婚，并倡导民族间地位平等，将希腊思想律法散布各地，开创了希腊文化的黄金时代。

只有经历过长期的内战后，市民服从于士兵，法律服从于战争的决断时，连年的胜利把他推到高于以往任何一位统治者的地位时，恺撒才能作为一位年迈的独裁官把自己年轻时浪漫的政治抱负编织进现实的政策当中。最近三年中，他让自己快速接近了亚历山大大帝曾建立的丰功伟绩。这都是因为法萨卢斯大捷后在埃及的那段生活让他与马其顿精神靠近了许多，无论是尼罗河上的航行还是亚历山大大帝墓前的沉思都在召唤他前进不止。一想到亚历山大大帝为获得阿蒙神的神谕而在沙漠中艰难跋涉，他这个怀疑主义者就会兴奋不已，似乎能够激励他相信世间许多事情有实现的可能。

他适应能力最强的年龄段已经过去了，他最早在尼科米狄斯王国的阵营里打仗，而且直到现在还会有人取笑说他是国王的老相好。但现在他已经老了，在他即将结束自己的事业时，怀着对青春年少的美好回忆，南方再一次让他心驰神往。南方，地中海沿岸地区温暖的阳光、蔚蓝的天空，能抚慰他憔悴的面容，抚平他心中的创伤，唤回他已逝的青春。在尼罗河畔有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度，他惊讶于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几十年埋没在条顿山林里，为什么自己要在阿尔卑斯山和野蛮人生活在一起，为什么要到雾



亚历山大与波斯作战图

气弥漫的小岛上和情绪消极的布立吞人作战？在南方有以弗所和塔尔苏斯这两个历史上备受神明恩赐的地方，那里总有和煦的阳光和温暖的海水，一切都那么清新宜人。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安条克和雅典有让人受用不尽的知识和智慧，他可以在那里品尝文明的醇香，而不是整饬出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亚历山大城也在召唤这位老兵。

有征服欲的人是没有休息时间的。这位勇士在年轻的时候就获得过无数次胜利，胜利象影子一样跟随着他，就像女人跟着唐璜一般。这些影子使他即使是在和平年代里也无法安享晚年。他生活在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里，用宝剑确立了自己的权力，然后他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拔剑示威。如果他想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得到一顶王冠，建立一个超级帝国，一个自己的王朝，那么他已经取得的胜利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他现在已经年近六十了。罗马共和国只会在新的胜利面前，在波斯人的武力统治之下才肯献出最后一点自由。就像古人所说的那样，被征服的女人还会要求征服她的人去冒更大的风险。恺撒对这一点很明了。

可是，曾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过的波斯人如今已经成为了罗马共和国永远无法征服的强劲对手。一旦迦太基垮台的话，伟大的拉丁共和国就是遭受其害的人。半个世纪以来硝烟战火绵延不断的结果是：苏拉和庞培取得过一时的胜利，卢库卢斯和克拉苏却是人头



欲征服世界的恺撒

法国画家阿多芙·伊翁的作品，画中恺撒把世界握在一只展开的手里。他的败敌们则被拴在他的马前，恺撒身后一个飞舞的形象标志着征服。

落地。有十几万罗马人因此而不得不忍受亲人的死难和被人奴役的痛苦。就在八年前，老克拉苏被庞培的胜利冲昏了头，只率领四万人马就想去征服波斯帝国，结果他不仅看到了自己儿子的头颅被人用长矛刺穿了送到他的面前，自己最后也死在了波斯人手下。他的雄鹰徽章、军旗和他的尸体一同留在了波斯。从那时起，谁想获得罗马人的支持，就必须为那些罗马人向波斯这个亚洲世敌复仇*。

*即莱卡之战的描述，它是罗马历史上最惨痛的军事败仗。安息国王虏获罗马大军的耻辱深深烙印在罗马人的心中。恺撒和安东尼都曾计划入侵安息以洗刷这份耻辱。

——译注

为复仇而作的准备工作只有在内战此起彼伏时才被打断。现在恺撒是内战的胜出者，只剩他一人有资格为罗马人复仇了。人们希望他确实能完成这项使命。在恺撒的内心深处，他也的确想承担并完成它。同时，他的谋臣们也看到了这样做的好处。尽管他们有征服西班牙的美誉，但恺撒还是没有给他的军团兑现薪饷。听说罗马的这个亚洲世敌遍地是黄金，与它相邻的印度更是号称人间仙境。如此，无论是政治上的、想像中的，还是建立

王朝的种种动机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征服波斯。

恺撒用常胜将军的目光研究了一下克拉苏战败的原因。克拉苏当时遭遇了传说中波斯人拥有的一种巨型弓箭的威胁，这种强弓能够射到前所未有过的距离。敌人一步步地往他们国家辽阔无垠的腹地撤退，克拉苏总觉得自己在那里永远也走不到尽头。恺撒这次作了一个三年计划。以前对波斯的战争一般都只有几个月。他这一次的宏伟计划是征服了亚历山大的东部之后，再穿过希尔卡尼亚到里海，越过高加索进入日耳曼的锡西厄，接着进攻日耳曼人，最后从高卢折回。他的目标不是幼发拉底河，也不是印度，他想让罗马四面环海！为了实现这个惊人的计划，他开始出售土地筹集资金，在地中海沿岸的各个海港建立巨大的军械仓库。不久整个意大利就为此而沸腾了。普鲁塔克精辟地写道：恺撒"妒忌自己，与自己竞争，就像跟别人竞争一样投入，为的是自己将来的成就能赶超自己的过去。"

克娄巴特拉对恺撒的举动既惊异又担心。如果恺撒的计划只是想建立一个自己的王朝，女王的担心就完全是合理的。现在她已经从一位战士变成一个母亲了。她的担心不是因为害怕，她的勇敢在这些年丝毫没有减少。她知道向恺撒提出疑问是徒劳的。正因为他信任她，不相信别人，她才更加不敢贸然提问，不敢问他宏伟计划的具体内容。她知道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他想做皇帝，想让儿子恺撒里昂继承他的事业。但有时，她又觉得恺撒对自己下一步具体该做什么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这时，罗马人对恺撒的这个计划也有些担忧了。恺撒的指令不断涌向各个行省，连最边远的那些也不例外。难道他有预感这是自己最后的岁月了吗？还是他觉得战胜了最后的庞培派后，他终于可以第一次如同君王一般在这个国家发号施令，让大家服从自己的思想呢？事实上，恺撒的指令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焦虑，他好像是迫不及待地要把经济、政治、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等等一切都紧握在自己手里。有一天早上，罗马人得知恺撒打算在城外拦截阿尼奥河和

台伯河，让它们改道流入泰拉奇纳附近的海里。又一天早上，罗马人又听说恺撒要排出蓬蒂内沼泽和塞蒂亚沼泽里的水，把沼泽变成良田，让罗马人去耕种。再一天早上，人们得知恺撒在战神广场上要大兴土木，还要在塔尔皮亚岩石上建一座比庞培所建的更壮观华丽的剧院。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瓦罗授命在城里建造图书馆，并且要在那儿搜集各种语言的图书。同时，为了在奥斯蒂亚*建一个新港口，恺撒还让工程师尽快设计出一个方案，要用堤坝阻止风浪，夷平所有的暗礁，消除一切隐患。

但恺撒的心思远不止他发出了指令的这一些。他还要汇编所有的法律，成为一部详备的法典，还要修一条横穿亚平宁的道路。他看中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决定穿过科林斯地峡，重建这里的城市。至于被征服的非洲，他打算恢复迦太基**。在这漫长的一年里有多少事会完不成呢？埃及天文学家奉女王之命到罗马来为这个世界之主设计新的年历，他把一年分成了十五个月。这样，不仅结束了一百年来罗马在时间上的混乱，还让他们与太阳同步。这个我们至今仍然在使用的年历让恺撒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成为了最漫长的一年，也成为了历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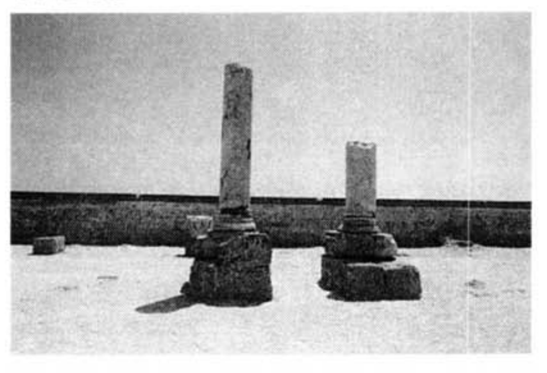
*奥斯蒂亚，古罗马港口城市、重要的天然盐场，距离罗马城仅20公里。

——译注

**迦太基（该词源于腓尼基语），坐落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迦太基古城遗址是突尼斯最为著名的古迹。公元前814年为腓尼基人所建。它是奴隶制国家迦太基的都城，也是当时北非地中海地区政治、贸易和商业的中心，与罗马隔海相望。

——译注

迦太基遗址



最长的一年，似乎历史也不想让这一年过早地翻过去*。

*罗马的日历原来只有10个月，古罗马皇帝决定增加两个月放在年尾，后来尤里乌斯·恺撒大帝把这两个月移到年初，成为1月、2月，原来的1月、2月便成了3月、4月，依次类推。

英语7月July由恺撒的名字演变而来。

——译注

所有这一切来源于某种创造性的想像，但它必须是由一个有政治远见的人想像出来的。他之所以是恺撒就因为他能够将想像力与治国才能相结合。他想让成千上万失业的罗马人有面包吃，办法就是让他们去建造高大的公共建筑。自由人和工匠们都聚集在恺撒手下，为他的建设项目出力，还准备参加来年的战争。他向各地索要强制性贷款，使各项税收国有，他还用法律来规定富人必须购买国有土地，这样他就可以先付给手下四万名士兵每人三百塞斯特斯(古罗马的一种货币)，他曾在法萨卢斯战役前许诺给士兵们土地和钱财，现在他又给每人再加上一百塞斯特斯当作利息。

所有这些钱实际上都还不知道在哪里！也许在波斯，也许在印度。尽管这些士兵们拿到了一些津贴，还是谁都不满意，就像每次战争结束一样，所有的人都会有一种失落感。于是，恺撒还要寻找下一个被征服的目标。他离君主的位置越近，他就越在意赢得公众的好感。而当他真正君临天下的时候，他就不再需要这样做了。克娄巴特拉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不知道恺撒这样做到底是因为爱他的人民，还是因为蔑视他们。



声名显赫的恺撒

现代历史学家佛莱兹·海契尔汉述及恺撒改革：恺撒希望借着全面性改革确保地位安稳，让自己能随心所欲地追求一个使他比亚历山大大帝更伟大的征服计划。

恺撒在西班牙的胜利是他打赢的最后一

场战役,但这次胜利让他与许多人都疏远了,甚至是老百姓,因为他是在一场罗马人之间的争斗中获胜。法萨卢斯大捷后他就一直处于这种境地之中。他克制自己不要举行凯旋仪式,只在罗马摆过一次两千桌的宴席,更多的是举办罗马人没有见过的角斗表演,或者是让士兵们模拟表演战争场面。这次,当罗马人还在担心他会越来越傲慢时,恺撒却下令大赦庞培的旧部,归还他们的妻儿被没收的财产,甚至还为庞培塑了一座雕像。这样,恺撒终于征服了庞培的儿子们。这真是高风亮节的行为,连西塞罗都夸赞恺撒,在塑造庞培雕像的同时,也牢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石。

克娄巴特拉对恺撒的这种行为百思而不得其解。她从小就习惯用置人于死地的方法来报复敌人保全自己。现在看着她的朋友不断地宽恕自己的宿敌,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焦虑不安。她不明白,在他就要出发远征的时候,把这些对他不满的人留在自己的后方是什么意思。这些只是为了沽名钓誉才汇聚到他身边的人,他却对他们如此信任,毫无防范。他为什么要任命布鲁图和卡西乌做行政长官,而不是把他们发配到最边远的省份当总督呢?克娄巴特拉决心把自己的这些担忧告诉恺撒,不通过任何人,甚至是安东尼,她要自己面对面地告诉他,以防走漏风声反而把事情弄糟。

现在恺撒经常到台伯河边温暖的别墅享受天伦之乐。经历过一年前在西班牙寒冷帐篷里瑟瑟发抖的冬夜后,没有理由不珍惜这份台伯河边的温情。白天看够了奴颜婢膝,听够了喧嚣嘈杂后,恺撒十分渴望看到她金棕色的眼睛,听到她动听的声音和欣赏她优雅的穿着,呼吸她宜人的芳香。还有房间里的灯、长椅和他们一家三口呆在一起时的那份宁静和安逸都让恺撒很放松,他每次都想用缓慢的呼吸把这一切融入到自己的身体中去。现在她在他目光的注视下已经不再羞怯。恺撒斜靠在长椅上,她坐在他身边等了很长时间,才用一种格外冷静的语调说出了自己担心的一切。如果这段话语不是出自她的嘴中,不是用她那悦耳的声音说出来的,简直就冰冷客观得像一份告诫书。

恺撒一动不动地听着，也许他这个时候说出来的正是西塞罗和亚壁都曾引用过的那句话，最近一段时间他总爱说："我已经活得太长了，与其混吃等死，不如一死了之。"然而这些话只能说明一个不愿面对衰老和死亡的人所体验到的抑郁情绪。我们可以推测，在听完克娄巴特拉的话后，他可能会像年轻人一样敏捷地跳起来，并告诉她，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和克拉苏参与过这种阴谋，当时他们打算怀揣匕首，打暗号，把列在黑名单上的议员全部杀死。成功后克拉苏当独裁者，恺撒当骑兵司令。可是到最后，克拉苏因为害怕不敢行动！

还有一次阴谋是针对他本人的！恺撒告诉克娄巴特拉，喀提林政变*时，他曾在元老院演说，反对西塞罗判喀提林死刑的要求。几个怒气冲冲的议员执剑要杀他，当时他手无寸铁，幸好身边有人替他挡住了那几个人的路，他才没有死。那以后，他很长时间没去过元老院了。他说这些的目的只是想让克娄巴特拉明白，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罗马人的这种阴谋，她毋须这么严肃地提醒他。

女王无言以对。其实除了直觉她真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用来证实这些人的图谋不轨。但她知道自己的直觉比男人引以为傲的思维更准确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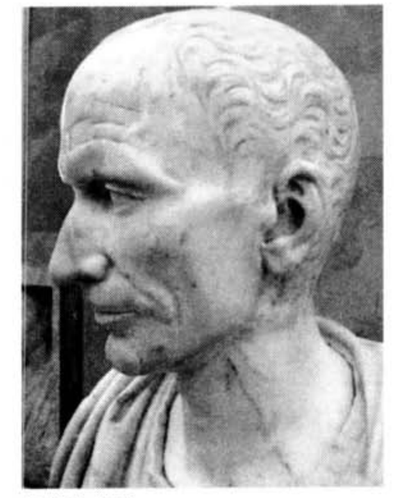
也许恺撒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会用军人的方式把克娄巴特拉刚才对她说的话再考虑一遍。尤其是女王所怀疑的那三个人，恺撒把他们从外貌、性格到近期的行为都在脑子

*喀提林政变，苏拉的老兵喀提林于公元前66年提出竞选下年度执政官，但因有人控告他在管辖行省时犯有勒索受贿罪，故此取消了候选人资格。公元前64年，他再次提出竞选下年度执政官，结果又被西塞罗击败。公元前63年，他再一次竞选下年度执政官又没成功，于是便密谋暴动。

——译注

里过了一遍。卡修斯会背叛自己吗？他在过去三年里的表现都很出色。焚烧亚历山大港的战船就是他的杰作。他很苍白，而且与西塞罗过往甚密，与自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确实会让人不高兴，但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把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人抛弃，更何况现在像他这样的人已经不太多了。还有，他明年就可以当行政长官了。第二个人是西姆斯·布鲁图！他经受了十二年的考验，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制力。可以说，他仅次于安东尼，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并且他从来没有喝醉过。他已经上了执政官的候选名单。最后是布鲁图。她或许不明白吧。我和布鲁图的母亲……也难怪，那时她还没有出生呢！难道这里面包含了女人的嫉妒？她太年轻无法理解我和布鲁图的母亲之间的情感。我确信他是我的儿子。她现在对此表示怀疑也没有意义。或许女人的天性让她太冲动，不愿意接受我过去的这份情感吧。但科涅利亚是我的第一个爱人，布鲁图的母亲是第二个，她是第三个，现在除了她我没有别的想法。……

几个月来，女王心中的忧虑丝毫没有减退。恺撒如果心事重重，她也会跟着寝食不安。她时而能够看到希望，时而又深感恐惧。现在，惟一不利于他们俩实现奋斗目标的因素是恺撒的年纪。恺撒已经年近六十了，身边只有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和一个呀呀学语的孩子。他的心中充满了抱负，但他强健的意志能够支撑他那副日渐衰弱的躯体吗？有时，他健康的体格会让大臣们羡慕不已，而且这已经成为他手下败将抱怨的内容之一了。但是在真刀真枪搏斗的战场上，它的弱势是非常突出的。恺撒身边的每个人都很年轻，他们乌发皓齿、步伐矫健、呼吸均匀。当他对镜自照看到自己光秃



年老的恺撒

的头顶或是抚摸儿子柔软如丝的发丝时，不会想到部下们浓密的头发吗？他肯定会向宙斯抱怨：为什么只有神才可以永葆青春？



伟大的军事家恺撒

恺撒的征战为他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声望与权力，随之也带来了潜伏暗礁的危险。罗马元老院害怕恺撒所走的道路是独裁，他们要想办法削弱其权力，甚至不惜除掉他。

他发动这场战争需要有比亚历山大大帝当年创业时更多的胆量，因为他已经年纪一大把了还要这样冒险。他的前辈人中没有谁像他如此高龄还披挂上阵。如果有，哪怕只有那么一位，恺撒就应该成为一个步人后尘的人了。这位独裁者经过三十年的准备终于获得了君主一般的权力。如今他可以在自己军队的保护下排除外患，再统治罗马二十年。没有人能反对他迎娶埃及女王，养育他们共同的儿子。在他的想像中，还有一个对他言听计从的元老院，他们会把君主的头衔授予他和他的子孙后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计划比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个还要宏伟。因为有一个人与他共同追求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她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外国阴谋家，她也不希望作为一位有姿色的异国女王勾引这位罗马实权派，从而让自己因为这一点而名垂青史。恺撒完全了解这位女王的愿望里有一条就是上天揽月，但她也愿意在人间体验天伦之乐的甘甜。恺撒和克娄巴特拉都在幼年时就接受过希腊文化的影响，如今这一影响已经在他

们的心中根深叶茂,所以在他们看来名望就是天神的使者,一定要极力争取。

所有这些并不影响他们自己治国才能的发展。但在稍低的利益层面上,他们都会考虑到自己在合作当中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为自己赢得利益。恺撒当然明白,埃及舰队和托勒密家族的财宝中有一部分是自己可以用于波斯战争上的,因为这场战争是服务于实现他们两个人的终极目标的。波斯现在已经不是罗马的一个行省了,它成为了东方世界的重要象征。只有它成为罗马的一部分,恺撒的君主头衔才会格外神秘而有权威。恺撒如同艺术家那样对自己的生命加以精细雕琢,他把赢得这场战争看成是戴上王冠前不可或缺的一个准备工作。

可是女王毕竟会为他马上要进行的这场为期三年的战争而担惊受怕的。只要恺撒健在,她手中所掌握的就不仅仅是一纸盟约,她还有一个最可靠的保证——她和恺撒的儿子,为了这个孩子他也不会过早地离她们母子而去。她从来不会怀疑他在爱情方面的忠贞可靠:他已经太老了,不可能再做出那些不忠诚的事情来,再说她也确实很美,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女王最放心不下的是恺撒将要在去往波斯的途中跨越千山万水,不仅要提防一路上的刀光剑影,还要驱赶沼泽地里会使人得疟疾的热气,更有国内众多阴谋家趁恺撒不在时会蠢蠢欲动。她的身边到处是敌对势力。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她觉察到这些势力有增无减:被恺撒惩处过的人还怀恨在心;女政客们狼狈为奸早已组成了一个怨天尤人的阵营;年轻一代普遍愤世嫉俗,他们那么目中无人,对君临天下的想法根本不会认同。与此相对的是恺撒的脸上已经出现了老人斑。这些因素不由得让她对于他们的计划是否能够实现产生了一丝怀疑。

还有一个问题,恺撒早已承认恺撒里昂是他的儿子,虽然每个罗马人都知道此事,但没有一部法律文书或一项条款可以证明他是这个孩子的生身父亲。对她而言,这是一个远比自己与恺撒的婚姻合法化更重要的问题。尽管根据埃及法律恺撒已经是她的丈夫了,

但罗马人并不认可这一点。恺撒在去年冬天曾经拟出了一项提议，要求法律允许他娶好几位妻子,但提议并不等于法律条文。这是不是一时疏忽呢,还是为了顾全其他政治利益呢？女王曾经自问过,但最终没有得到答案。另外,还有她不知道的事,恺撒就在几个星期前重新取回了自己的遗嘱,补上了一句附言,说他把自己的侄子也认作儿子。

恺撒当然预见不到这一个小小的改动将会给历史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首先,恺撒在此仅仅体现了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事先考虑问题的周全，他在这份非官方非政治性的遗嘱上将自己的私人财产进行了自认为妥帖的安排。其次,它同时也反映出一个政治家对自己家人和同伴好友的照顾，他要为他们创造一些为国效力的机会。恺撒虽然做到了这些,但他最想保护的还是自己以往的丰功伟绩和自己的名誉地位。其实,他并不会把自己一心想摘取的那顶王冠放到他侄子的头上，因为这份遗嘱只在他结婚和加冕之前有效,所以他在上面不用提克娄巴特拉的名字。这也情有可原,一个连自己都没有称王罗马的独裁者怎么有资格为一位富有的埃及女王安排什么权力和地位呢？他只在这份遗嘱的一个地方隐约提到了她：恺撒为自己的可能出世的孩子指定了几个监护人。罗马人都知道恺撒的妻子卡普妮娅从来没给恺撒生养一儿半女，现在她也已经上了年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个孩子的母亲应该是谁。总的说来，这份遗嘱更像是一份文书，并且恺撒是想把它撤回作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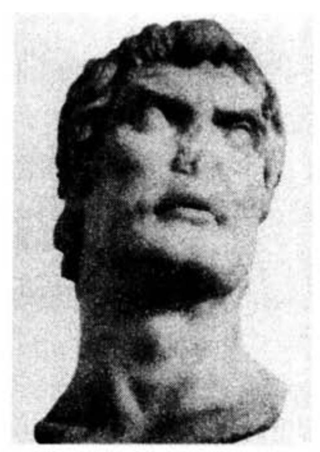
恺撒在不久前刚被任命做为期十年的执政官，与君临天下比起来他缺少的只是一顶王冠的加冕仪式而已。但这在罗马就已经算是一件新鲜事了。自从罗马帝国将原来那些被征服王国中的君王逐一流放边疆,罗马人就已经把君主制当作被抵制的对象。但是方方面面的因素又在促使罗马逐步向君主制靠拢。因此就有人想出了这种绝妙的权宜之计。还有更聪明的人在《西卜林神谕集》中找到了一个片断,其大意是只有一个国王能征服波斯。因此人们议

论纷纷，认为恺撒一定会登上王位，只不过在意大利境内不使用帝王的称号和徽章。这样就只剩下一件事还悬而未决，那就是他的继承人问题。

恺撒征战可能要一去好几年，难道他打算让一个外国女王在罗马替他执政，并让罗马的老百姓无条件地对她的儿子顶礼膜拜吗？本来罗马人就习惯于遵守共和国的标准和规范，这位扶持儿子执政的女王只会让罗马人的不满情绪空前高涨，他们甚至还没有在思想上作好准备接受一个君主制国家。但是波斯战争不可能再拖延了，因为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紧张气氛也积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箭在弦上而不得不发了。

## 7 恺撒之死

恺撒却并不知道国内的敌对势力已猖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已经开始暗中调兵遣将。如果他掌握了这一情况，就不会在这几个星期里不断刺激他们。实际上，他近来对克娄巴特拉的意见总是言听计从，还没有登上王位就已经有了十足的帝王之气，所以他的敌人都被他惹恼了：恺撒让人铸造了印有自己侧面头像的金币；在一次节日庆典仪式中乘坐了一辆埃及马车，把一顶桂叶金王冠戴在了自己光秃的头颅上；在元老院里，他还接纳了一把金座椅；甚至同意由别人在朱庇特神庙的七尊古罗马皇帝的座雕旁竖立一尊他的塑像。此外，他还听从了克娄巴特拉的建议，叫人为他塑了一尊胸像，放在蓬巴·赛伦塞斯神殿的众神像之中。在公祷文中，“恺撒的神灵”业已成了人们祈求保佑的对象之一。他还获得了在罗马城中建立自己墓地的特权，就像亚历山大大帝把墓地建在


罗马城中的暴君、独裁者苏拉

亚历山大城一样。

仇恨恺撒的千百个敌人都在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位原本是非分明、温和忍让的统治者一天天变成了一个狂妄自大、一意孤行的人。罗马城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关于恺撒的小道消息。有一次他任命了几个来路不明的人做元老院议员，后来才发现他们原来是些高卢人。又有一次他把几个重要的官职赏赐给了一些被流放的罪人的儿子。还有一次，他说苏拉真是愚蠢，居然弃独裁者的权力位置于不顾，还宣布："只有我说了算，我的话就是法律。共和国只徒有虚名。"

曾经有一回一个百姓的保民官看见恺撒从他身边走过而没有站起身来，恺撒就当众把他训斥了一通。可是，当元老院的全体议员和所有执政官、地方官一同向恺撒奉献终身独裁职位时，他自己却稳坐不动，引起了大家的愤慨，当时就有不少议员拂袖而去。根据普鲁塔克的解释，恺撒当时是想站起身的，只是他的一个手下——巴尔布斯把他按坐在座位上，说："难道您忘记自己是谁了？您是恺撒大人，是他们前来朝见的长官！"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这样的：恺撒立刻叫人把自己抬回家，然后一把扯开衣领说，谁想要砍下我的脑袋那就来吧！他还拿自己的健康状况做借口，说："谁要是身体像他这样，这么大年纪还得站在那儿和一群人说话，肯定会支撑不住，感到头晕、全身抽搐甚至晕死过去的。"

克娄巴特拉把恺撒的这一切言行举止看在眼里，心里的担忧已经变成了恐惧。不过，她只能把这一切视作是一个人的生命力开始衰竭的表现。她现在可以商量的人只有安东尼了，可是她即便是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也只能得到一个军人意气用事的回答，因为他现在深得主人的青睐：去年冬天恺撒已经给予了他最大的信任，只

告诉安东尼一个人他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的全盘计划，还任命他为自己的联席执政官。安东尼的两个兄弟也沾了不少光，分别当选为地方官和保民官*。甚至，安东尼有几个朋友抢劫国家金库后，恺撒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这件事过去了。在安东尼看来，恺撒应该尽早让自己登上皇帝的军政府，为此他不只一次地鼓动过恺撒动手夺权。

二月份发生的三件事使君主制政体的出现更加艰难。

第一件事是一次恺撒在大街上巡视，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对他欢呼并称其为国王。恺撒对这种呼声的回答是："我不是国王，我只是恺撒。"

第二件事是，他看到自己的几尊塑像被戴上了王冠，而一些保民官却把它们摘了下来。他为此罢黜了一位保民官，并轻蔑地叫他新布鲁图——老布鲁图指的是推翻了罗马最后一位皇帝的那一位，同时还叫他库米人，也就是蠢驴的意思。

第三件事发生在今年的牧神节**庆典上。恺撒当时坐在罗马广场的一张金御座上，观看青年男子们在大街上的赛跑。那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庆祝活动，参赛者每人手拿一条带兽毛的皮鞭互相追打。安东尼历来喜欢推陈出新，所以他这次加入到这帮年轻人当中，半裸着身子，背后还拖了根尾巴，手拿一顶用桂树枝编成的花冠，和大家一起相互追逐。他突然跑到恺撒的面前，向他敬献花冠，口中高

* 罗马共和国时期，国家大概有三种官，第一种是执政官，相当于现在的行政官员；第二种是裁判官也就是司法官；第三种是保民官，按规定他们的责任是维护被压迫者的利益，有了保民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政府的权力，也可以限制法官权力的滥用。

——译注

** 在节日的各项庆典中，有一项是年轻的贵族们，手持羊皮鞭，在街道上奔跑。年轻妇女们会聚集在街道两旁，祈望羊皮鞭抽打到她们头上。人们相信这样会使她们更容易生儿育女。在拉丁语中，羊皮鞭被叫做 februa，鞭打叫做 fabruatio，实际上都含有"纯洁"的意思。二月的名字 (February) 就是由此而来。据说情人节就是由此而来。

——译注



罗马广场复原图

罗马广场是罗马建筑的代表作。历代统治者在这里修建庙宇、官殿、会议场所等，建筑规模宏大，是罗马政治、宗教、商业和公众活动的中心。

声称他为牧神鲁帕卡斯——相当于埃及的朱庇特·阿蒙神，还尊他为王。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位活像酒神的安东尼一时兴起才这样做，也许他只是在那一天里把他比作节日仪式上的大王而已。但也有可能是他事先就安排好了的。但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当时他的这一举动使得周围拥护恺撒的人兴高采烈得鼓掌欢呼，而那些不赞成的人则一言不发地站在一边看热闹。恺撒见状便一手推开这个花冠——谁会说这只是一顶花冠呢？这时，人群中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安东尼就再次向他敬献花冠，而恺撒这次是更坚定地拒绝。接着，他就让人们把这个花冠送到朱庇特神庙去。于是，就有人记录下了恺撒两次回绝受冕的过程。

在克娄巴特拉心里，短期内发生的这三件事让她越发的不安。这群男人们表演的带有游戏性的加冕仪式正是她朝思暮想能在现

实中发生的神圣一幕。近来,她听到恺撒说:“死亡并不如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可怕,最多是一场谁都不用经历两次的灾难罢了。”这种奇谈怪论足以表明恺撒对前途的悲观情绪。普鲁塔克还记录下来了另外一句更离奇的话,当有人提醒恺撒要防范卡修斯这种人时,他说:“我不喜欢看到他那张毫无血色的脸。”

其实,恺撒已经意识到了死亡离他不是很遥远,而且他也预计到了自己命途多舛。可是克娄巴特拉还是听说他把身边的警卫人员一律解除,平时只带着几个手执棍棒的小兵。埃及女王深知毒药和短剑的威力,而且还知道如果安东尼对恺撒这样做也掉以轻心的话肯定会惹出麻烦来的。

但她不知道,麻烦事已经预谋好了。

克娄巴特拉最不放心的那几个人并不是阴谋分子的全部。在他们那边,还颇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发展到最后,元老院的议员中有将近八十个人卷入了这场阴谋之中。后来加入进来的人只是为了让恺撒明白,他自己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激起了公愤。只要恺撒在波斯战场多取得一次胜利,他们的祖先历经艰辛开创的共和政体和他们现在拥有的财产、享有的自由就会离毁灭更近一步。恺撒已经决定在三月十七日那天从罗马出发开赴前线, 所以为了挽救自己的利益,他们决定要把谋杀恺撒的行动提前。恺撒让元老院在三月十五日那天召开会议——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元老院举行的惟一一次会议——阴谋分子就把这当作是实施刺杀行动的最后时机。他们当中自然有人确实是为了挽救共和国的自由而参与其中,但那三名骨干肯定不是为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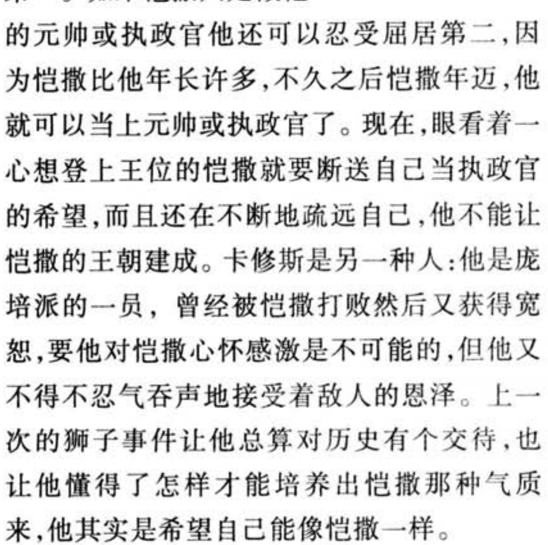
三名骨干是三位高级将领,他们的年纪都在三十上下,而且也都是出身贵族。恺撒对他们一直是百般照顾,但他们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仁义道德。他们与恺撒都没有一星半点儿的私仇,所有参与的人中也没有谁是为了复仇而加害恺撒。他们的亲属当中没有谁是被恺撒流放或处死的,因为恺撒即便是对自己的敌人都很宽容。



布鲁图半身像

据说，正是因为布鲁图的出卖，使恺撒在谋反者刺杀自己时放弃了最后的反抗。

德西乌斯·布鲁图的经历很不寻常，甚至可以和恺撒与布鲁图之间特殊的父子关系相提并论。但他应该将自己一生中所成就的一切都归功于恺撒，因为他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在恺撒的指导下取得的。如果说他杀害恺撒有什么动机的话，那就只可能是他不甘于坐第二把交椅，而想让自己成为天下第一。如果恺撒只是做他的元帅或执政官他还可以忍受屈居第二，因为恺撒比他年长许多，不久之后恺撒年迈，他就可以当上元帅或执政官了。现在，眼看着一心想登上王位的恺撒就要断送自己当执政官的希望，而且还在不断地疏远自己，他不能让恺撒的王朝建成。卡修斯是另一种人：他是庞培派的一员，曾经被恺撒打败然后又获得宽恕，要他对恺撒心怀感激是不可能的，但他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着敌人的恩泽。上一次的狮子事件让他总算对历史有个交待，也让他懂得了怎样才能培养出恺撒那种气质来，他其实是希望自己能像恺撒一样。



布鲁图是整个阴谋事件的支柱。根据西塞罗的信件，布鲁图是一个有声望但又十分自负的人。像他这种人总爱利用各种伦理道德为借口来掩饰和美化他们自己的生理和情

感需要，所以也会同样地用天赋使命之类的说法来掩盖采取的行动中真正的私人目的。如果他在各个行省放高利贷，那他的目的肯定是为祖国的强大，他如果向上司请教某个问题，那他的目的肯定是为国家利益而这样思考。他为什么要除去恺撒呢？应该是他认可的祖先——一位长着络腮胡子满脸横肉和一对招风大耳的人在鼓动他，他这位祖先因为推翻了罗马最后一位皇帝而让自己的雕像跻身于塔尔奎尼亚列王群像中，也因此而牺牲了自己的子女。

布鲁图其实很痛恨这个自称是他父亲的人。罗马贵族家庭崇尚出身清白的观念使他无法忍受自己母亲的名声因这个人而被玷污。他母亲现在已经年老了，还和自己住在一起。他一定是出生在一个合法联姻的家庭里，这样他才可能是那位著名的弑君英雄的后代。他的母亲与恺撒长期保持着的风流关系，现在几乎快被人们遗忘了。但布鲁图希望这件事永远无人提及。从布鲁图心高气傲的性格、清楚明了的思维、敏锐犀利的判断力来看他倒很有可能就是恺撒的儿子。

布鲁图既憎恶自己的生身父亲，又背叛自己名义上的父亲，可他还能用那一套道德信条为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他名义上的父亲死于庞培之手，他的鬼魂本该让他的儿子替他复仇。但布鲁图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想法。在庞培和恺撒两党分裂时，他就投靠了庞培，与恺撒为敌达两年之久，直到恺撒在法萨卢斯取得决定性胜利。此后，他也没有忠诚地跟随庞培的儿子们，而是在听说恺撒愿意收留他时就立马改弦更张地投入了他的怀抱。现在，为了挽回他的自尊心，为了替自己复仇，他又要再次背叛这位对他十分宽厚仁慈的执政官。

布鲁图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他杀害恺撒，那么他就杀害了替他除去杀父仇人的恩人，杀害了曾经赦免他背叛行为，对他恩重如山的人。那么，他将成为一个两次恩将仇报的人。然而，他更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除掉这个曾经勾引过他母亲的人，他就有可能从一个他想引以为荣的家族中除名。恺撒置他于如此尴尬的境地不也正说明他不是自己的生身父亲吗？一旦是他布鲁图让这个人的生命结

束,他不仅可以让世人忘记他和恺撒的关联,还能借此表明自己正是弑君英雄的后代。

按理说,布鲁图应该当着元老院众议员的面走到恺撒的跟前,高喊着自由万岁,然后把恺撒打倒在地,这才是单枪匹马开诚布公的行为。要是这样,他可算不上恺撒式的英雄,但多少还算是个男子汉。可是,事实上他采取的手段比这恶劣百倍——他是一个极懦弱的刺客,处心积虑地利用他人的弱点,趁人不备、手无寸铁时行凶杀人。时至今日,我们也看不出来恺撒究竟做过什么对不起自由的事,从而为布鲁图这种令人遗憾的行为找到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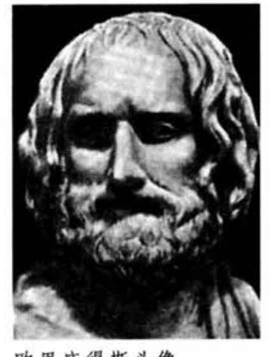
三月十三日的那个夜晚是恺撒与克娄巴特拉共同度过的最后一夜。战鼓雷鸣,军号嘹亮,士兵们走在通往意大利各个港口的道路上,恺撒殚精竭虑筹划多年的宏伟计划就要开始实现了——这位行将隐退的老将不由得再一次青春焕发,所有的消沉、忧郁都被就在眼前的战事涤荡一空。他在战场上总是那么意气风发,显得比在罗马城里更如鱼得水。他尽量适应的城市生活就要被战场上的硝烟与冒险代替了,恺撒在出征前又一次兴奋不已。

克娄巴特拉对自己是这样安排的:一等到恺撒出征,她就返回埃及,在那里,她完全可以借助叙利亚和恺撒军队中的通信兵保持与恺撒的紧密联系。现在已经是胜利到来之前的最后关头了,赢得这场战役,恺撒才能实现他的梦想。而恺撒的梦想不就是她的梦想吗?

在这激战前最后的休闲时光中,恺撒脱掉了那些五花八门的节日盛装,穿着便服。他们在这个夜晚回忆起了在亚历山大城一同生活的一幕幕场景,还彼此提醒对方有些淡忘的细节,让那逝去的时光尽可能全面地重现。这一老一少还重温了一遍他们一起战胜过的危险,试图用这种方式缓解对即将到来的危险的惧怕。今天,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他们的恺撒里昂,因为只有他长成一位有男子汉气概的年轻人才能充当“亚历山大之梦”的守护者。

恺撒还看出来,在克娄巴特拉强装的笑容后面掩藏着几个星期

以来一直无法消除的心烦意乱。尽管这是他们相处的最后一晚，这种烦躁也让他们显得有些疏远了。她听说，整个罗马都在谈论最近出现的一些不祥预兆：在罗马广场筑巢的小鸟每到夜晚就会发出让人心慌的叫声；那些用于供奉祭祀的牛羊都没有心脏；天空中会突然出现亮光。这些征兆已经证实了克娄巴特拉以前的直觉，但她没有办法对恺撒说，因为他马上要披挂上阵了。可恺撒自己非但对这些景象毫不在意，还大笑着告诉克娄巴特拉好多事情，什么他献给鲁比孔河边诸神的马不肯吃草啦，什么三月十五日对他来说肯定是一个危险的日子啦，什么有一群鸟儿衔着桂树枝飞进了庞培时期的元老院啦，等等。



欧里庇得斯头像

女王听完这些根本没法像恺撒那样笑出声来。或许是她的脸色很苍白，表情也十分紧张，恺撒就尽量东拉西扯地说些别的东西来转移她的注意力。他问她，还记不记得那个劝说亚历山大大帝把进攻巴比伦城的日期延迟的迦勒底人？可为什么要延迟呢？她，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曾在亚历山大城度过那几周极压抑而难堪的时间，却从来没有面露难色，这次她也不会的。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对这一晚的描写是："他真是位只会说好话的占卜家！"

次日夜晚，恺撒和李必达共进晚餐。布鲁图·阿尔比努斯在一侧一声不吭地作陪。他知道，明天将是这位世界霸主大难临头的日子。也许正是他把话题转移到了死亡问题上。现

*欧里庇得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他以其表现炽热情感的作品大力推进了希腊戏剧的发展。他写过90多部剧本，现存《美狄亚》、《希波吕托斯》、《特洛伊妇女》、《酒神的伴侣》等作品。他的作品反映了雅典经济、政治危机时期的思想意识。他是天才的戏剧家，也是沉思的哲学家，更是狂热的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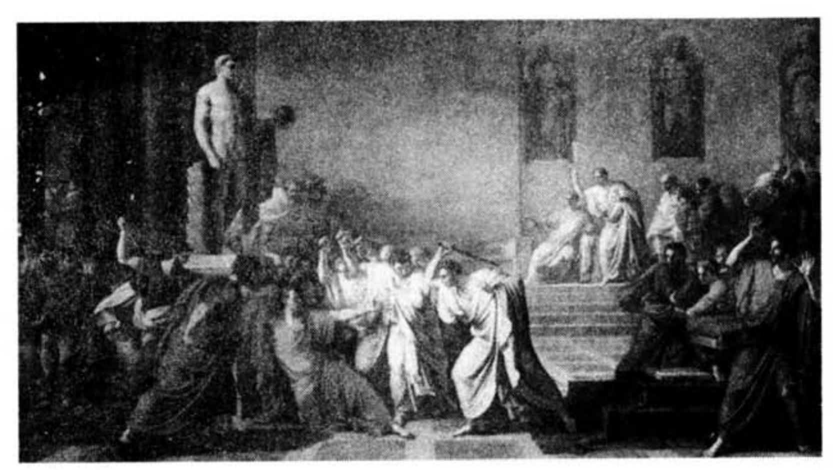
——译注

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记录他们谈话内容的历史资料。在他们谈论死亡话题时,恺撒正坐在桌边签文件。正当他阅读着公文时,听到有人问他说,怎样的死法才是最好的?“突如其来的死亡”,他回答说,同时在文件上签写了自己的名字。

三月十五日清晨,八十名长袍下藏着短剑或匕首的士兵害怕得浑身哆嗦,等候在元老院。恺撒早起时有些不舒服,加上克娄巴特拉对他说过那么多不祥的征兆,就打算听从她的恳求呆在家里。可是,在那些弑君篡权者的推举下布鲁图·阿尔比努斯前来劝说恺撒到元老院去,不能仅仅因为妻子的一些直觉或恶梦就改变本来安排好了的行程。如果他这样做,那些元老院议员们会怎么想呢?但是恺撒还是不愿意去。布鲁图·阿尔比努斯(据普鲁塔克的叙述)急中生智地编造了一派谎言,说今天元老院要根据事先讨论过的决议,在他出征前授予他全意大利国王的称号。于是,问题解决了,恺撒同意前往,因为这个称号与他的宏伟计划息息相关。

在去元老院的途中,恺撒错过了好几次接受警告的机会。当他坐在行进着的马车里,就有一个奴隶对他大喊大叫,想通过自己激动的手势向他传递某种信息,可恺撒并没有为此而停下脚步聆听详情。还有一位名叫阿米德斯的希腊学者强行挤过人群用力地往他手里塞进一卷纸莎草纸,并且用急迫的口气和手势暗示他赶紧阅读那卷纸上的文字。这卷纸是恺撒走进元老院时手里拿着的惟一一样东西,上面写着每一个谋反者的名字,让他注意提防。尽管学者激动的表情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当时没有展阅这卷纸,而是想等到元老院这边的事情一结束就在回去的路上看。在他进入元老院之前,还有一位议员迎上去用低沉的声音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很长时间的话, 以至于那些谋反者都担心他们的阴谋可能败露了,有的人就开始逃窜。还有,恺撒忠诚的朋友安东尼被挡在了元老院门外的廊柱旁,因为谋反者并不想伤害他。

这样,恺撒孑然一身,赤手空拳地走进了元老院。他刚在那个御座似的椅子上坐下, 辛布就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步骤走到恺撒面前,



恺撒之死

加缪西尼的油画，取材于普鲁塔克对恺撒之死的记载。在伟大的庞培雕像下，手拿短剑的刺客正在攻击手无寸铁的恺撒。

请求他召回他那个被流放的兄弟。因为心里惦记着更重要的事情，恺撒随便搪塞了几句就想把辛布打发过去。这时，众多谋反者一拥而上，表示他们都支持辛布的请求。有的人开始亲吻恺撒的脖子和胸部，好像是要表达他们的忠诚和敬意，实际上是要证明恺撒是不是穿了隐秘的护胸铠甲。恺撒看到自己被这么多人包围，情知不妙，便用右手猛地发力把他们推开。但是图留斯抓住了他的长袍，把它扯开，裸露出他的肩膀。谋反者看到长袍里面只有一层薄薄的短袖束腰内衣，这正是事先约定的暗号。恺撒一跃而起，大叫“你们反了！”“现在，”希腊历史学家阿庇安*如此叙述这一历史事件“离恺撒最近的卡萨挥剑朝他刺去，剑尖直接咽喉，但方向稍偏，只伤着了他的胸部。恺撒撕裂了被辛布攥着的长袍，一把抓住了卡萨的手，用力将他制服。正当恺撒和卡萨打得不可开交时，另一个谋反者拿一把匕首捅进了他毫无遮拦的侧胁。卡修斯刺

*阿庇安，罗马帝国时代的历史学家。代表作品《罗马史》，此书叙述了上自王政时代，下至图拉真统治时代（98~117年）的历史。全书分上、下两册，共十七卷。下册（13~17卷）又称内战史，主要叙述了罗马由共和向帝制过度过程中的历史事件等。

——译注



刺杀恺撒之后的场景

这幅十八世纪的版画描绘了公元前四十四年三月十五日，恺撒在元老院被刺杀身亡之景。

罗马的主宰消失了，克娄巴特拉主宰世界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勒，她的情人、导师、密友、保护人、同谋、儿子的父亲离开了她。人世间再也没有了神灵的保佑。

伤了他的脸。布鲁图则把匕首捅进了他的腰部。"普鲁塔克告诉我们的是，"有人说他孤身对付所有的刺客，一直在挣扎叫喊着，直到布鲁图刺入那致命的一刀之后，他掀起长袍盖住了自己的脸，服从了命运的安排。"

恺撒倒下了，全身共受二十三处剑伤。当时有两位在场的议员本想帮他一把，可最终他们还是飞也似地逃离了元老院。接着，阴谋得逞的谋反者也都各自作鸟兽散。除了庞培的大理石像俯视着恺撒的尸体外，空旷的大厅里只剩下停止了呼吸的恺撒。庞培生前是恺撒的宿敌，而他的雕像成为此时恺撒惟一的伙伴。后来，恺撒的两位仆人赶来把他的尸体抬回了家。

住在台伯河边别墅里的克娄巴特拉比其他人稍晚些才听说这一噩耗。她早已预感到了恺撒会遭遇什么不测。现在，当事实摆在面前时，她反而没有悲伤、没有愤怒。这位年轻

的女王立刻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为了她的儿子恺撒里昂——这也是一位恺撒啊，她必须马上采取一系列行动，根本没有时间让她沉浸在哀恸之中。在灾难降临的时候,她那金子般灿烂光辉的本性又增添了一层英雄主义的光芒。当数以百计有权势的罗马人仓皇逃离这座城市的时候，这位失去一切倚护的外国女王却留下来了。她随时有可能被谋害，但恺撒遇刺后她还在罗马多呆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惟一值得她信任的人是安东尼,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在恺撒死后的四天里，安东尼能够安然躲过这场劫难同时坐享好处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妻子福尔维娅，她是那么地不甘宁静且富有创造力，她可以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玩她喜欢的危险游戏——其实她至死都在玩这种游戏。或许,福尔维娅是惟一可以与埃及女王匹敌的罗马女性。

由于谋反者缺乏必要的远见，在刺杀事件导致的混乱中*,只有安东尼一个人迅速地采取了正确行动。他从元老院逃离后,立刻在自己家中安排了防卫，并在当晚邀请卡修斯吃饭。布鲁图被请到了恺撒的另外一个朋友李必达家共进晚餐。安东尼的目的在于迎合谋反者，所以他表明态度，自己同意赦免他们,并认为谋反者应该得到公众的尊敬。他敢如此冒险地做这些，是因为他知道这种时候什么东西更重要,更应该掌握。刺杀事件当天的夜晚,他带了几个随从,悄悄潜入恺撒家,

*刺杀恺撒的同谋者本想阻挡恺撒独裁的政治局面，让以元老院为权力重心的传统罗马共和体制重新回到正轨,但是，他们也没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确定具体的计划,所以在恺撒死后,罗马陷入了一片混乱的气氛中。

——译注

从心急火燎、六神无主的寡妇那里拿到了恺撒的文书和财产，说是要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然后，他赶忙跑到俄狄普斯神庙卷走了那里放置的所有国有财产，其价值不少于今天的百万英镑。而谋反者都被自己所做的事吓坏了，仓促逃跑的结果是只挣得了自己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而已。

在恺撒的文书当中有一份是他的遗嘱。

安东尼稍作浏览之后，就马上派人去把埃及女王请到自己的家里来。那时，罗马的街道被手持火把的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但谁都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会有一把匕首等候着自己。显然，希腊亚马逊战士般的女王是那天夜里惟一一个敢冒着生命危险走上罗马街头的女人。到达安东尼的住所后，她阅读了恺撒的遗嘱。恺撒把自己的财产分归三位侄子，最年长的屋大维继承其中的四分之三。如果有哪位侄子无法继承的话，那么他那一份将归属布鲁图。如果恺撒死后还有儿子出生，那么他的几位朋友将成为这个孩子的监护人。这几位朋友的名字都出现在谋反者的名单中。恺撒把台伯河边的几幢别墅，包括克娄巴特拉现在居住的这一套，遗赠给罗马人民，每个罗马公民可以因此而得到三百银币。在遗嘱的附录中，屋大维被宣布为恺撒的养子。

克娄巴特拉看完遗嘱后与安东尼面面相觑，作为恺撒生前的埃及妻子和忠实朋友，他们俩都无法接受这份遗嘱。由于现在并不是责怪死者的时候，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存着想，所以他们现在聚首一处。他们没有时间推敲这份遗嘱，也没有意识到它所包含的一个辛辣的讽刺：如果执行这份遗嘱，那么所有谋杀恺撒的人都将从中获利！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最不能忍受的是关于屋大维的那一条。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销毁这份遗嘱呢？为什么不另外起草封印一份新的呢？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恺撒的私人秘书法贝里尔斯假借恺撒的名义，为福尔维娅起草了几十份文件。同时在他的帮助下，安东尼也杜撰了许多他需要的东西：元老院的决议案、赦免令和各种转移财产的指令。在恺撒死后的深夜，这三个密谈的人肯定没有忽

略一件事：与他们敌对的党派首领屋大维在那一年还未年满十八周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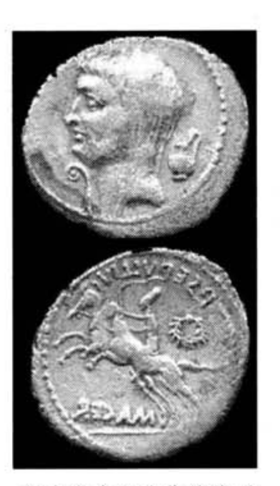
还是福尔维娅想出了应对的办法。几天后，安东尼向应邀出席宴会的几位谋反者出示了真正的遗嘱。在酒桌上，他劝他们几个同意在恺撒的葬礼上向罗马公民宣读他的遗嘱。蠢不可及的布鲁图和卡修斯竟然同意了安东尼的这个建议。光凭让每个罗马公民都可以成为恺撒遗产的受益人这一条，安东尼就激起了全国上下对谋反者的极大公愤，并因此而决定了接下来的几年历史如何前行。

克娄巴特拉迫使自己全心为恺撒里昂考虑一切。梦想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在最初的几分钟里，这些都从她的脑海里一一闪过。好在死者最富有的遗产——这个孩子——还活着。现在因为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了，她作为母亲必须为他的将来铺设道路——即使他所拥有的可能只是一种无法兑现的特权，但他还是恺撒惟一的亲生儿子。安东尼会是这个孩子的对手吗？当克娄巴特拉看到福尔维娅临危不惧的表现后，她就倾向于认为他可能是。但现在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敌人屋大维。谁也不知道屋大维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目前他正驻扎在阿波罗尼亚，手下统领着恺撒早先派驻在希腊的一个军团。陪伴着他的还有几位导师，他们正在向他传授人生的哲理。由于在上一次战争中屋大维担任了恺撒的副手，这时，他已经是一名略有资历的指挥官了。如果屋大维现在不是在希腊而是在埃及，克娄巴特拉肯定早已派出自己的间谍，在返回意大利的航行途中将他杀死。如果这一切发生了的话，世界历史就应该改写了。

为了在法律上确立恺撒里昂的身份，克娄巴特拉需要安东尼的支持，安东尼也的确需要用这位年仅三岁的幼童来阻挡已经超过十七岁的屋大维执撑大权。就这样，克娄巴特拉与安东尼决定联合作战，这位恺撒昔日的情人和恺撒生前忠实的朋友结成了默契的攻守同盟。当时，女王或许回想起了在那个喜庆的夏夜，恺撒如何把这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介绍给自己的情形。这一夜告别时，他们击掌为盟，激动不已。安东尼派了一队随从士兵护送她穿过已经漆黑的大街回

家,并让他们留守在她那个冰冷的别墅里,保证她的安全。

由于福尔维娅的精明算计,几天后,安东尼的地位变得牢不可破,他甚至可以和元老院相抗衡。当然,这全是因为有一份文件宣布埃及女王的孩子是恺撒的合法子嗣,安东尼自己也成了执政官。此外,安东尼还争取到了恺撒手下最有实权的财政议员的支持。现在,因为恺撒亲生儿子神奇地合法化,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安东尼不费吹灰之力就攫取了罗马的统治权,一切都如他所愿。这可以算得上是一次成功夺权的范例了!没有人提出异议,更没有人提到屋大维。



刻有安东尼头像的钱币

安东尼身为恺撒最信赖的朋友和部下对恺撒的死真心悲痛,但是恺撒的遗嘱却让他陷入了斗争的处境:他不但继承不了他的位置,而且还必须要和屋大维争夺继承权。

但屋大维还是回来了!一得知恺撒的遭遇和罗马的突变,他就马不停蹄地往回赶。几周后,屋大维站在了安东尼的家门口。更准确地说,他是坐在他家的门厅里,因为安东尼就安排他在那儿等候自己。一见面,屋大维就用一种平静而不失狡黠的口气声明,他是在以恺撒的继承人的身份来的,他向安东尼索取恺撒的文书和应该属于他的钱财……很快,屋大维就发现,眼前这位比他年长一辈的人在用一种将军对士兵的态度对自己说话。他说,他无法相信,眼前这个还没有成年的男孩会是恺撒的继承人!阿庇安告诉我们,屋大维听完这句话就转身离开了安东尼的住处。

这真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啊!安东尼将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

屋大维还在克娄巴特拉离开罗马之前拜

会了女王。他心里很清楚,她的儿子正是自己的死对头。但是他去见她的目的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女王眼中的地位。他那双漂亮而冷漠的眼睛遇到了极富穿透力的目光。让女王欣慰的是,她那猎手般的眼睛也找不出屋大维与恺撒有任何血缘关系。甚至可以说,眼前这个年轻人和恺撒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显然,仅从外表来看,屋大维完全是那位维利特里高利贷者的后代,克娄巴特拉总在背后这样称呼屋大维的祖父。

直到克娄巴特拉率领自己的一班随从启程回国那天,罗马的局势依旧动荡不安。情势逼迫她尽快返回她自己的国度。在罗马,她儿子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大家都把她视作眼中钉。她现在居住的花园别墅依照恺撒的遗嘱应该归属罗马人民,为此,她每天都会遇到写满愤怒的脸孔,听到含沙射影的讥讽。更重要的是,她所依仗的声名显赫的恺撒已经死去,她如果还没有回去,国内那些反对派就会把她苦心经营才得到的权力夺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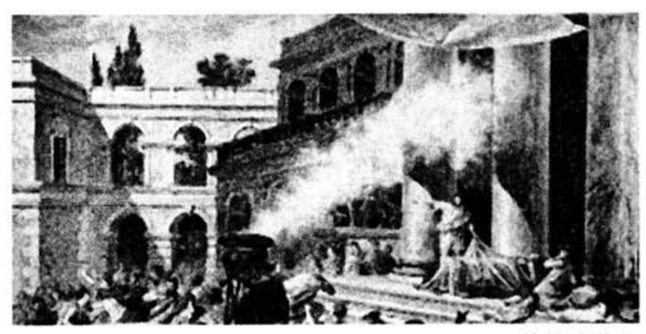


克娄巴特拉听说恺撒之死时的情景

恺撒死了,克娄巴特拉伤心欲绝。不仅仅是因为她失去了一个崇拜的爱人,同时她精心寄托要实现亚历山大之梦也随之破灭。更严重的是她自身性命也难保,在一片混乱的罗马城中,她的处境是危险的,所以克娄巴特拉选择立即起航回亚历山大。

四月中旬的一个早晨,一艘载着埃及女王的海船向东方行驶着。克娄巴特拉伫立船尾,深情地凝望着意大利的海港,直到它完全看不见为止。她的脑海中只有葬礼那天恺撒的形象。那天,她又一次看到罗马民众的力量。他们像是在听从某个人的指挥一样,没有

把恺撒的尸体抬到马齐乌斯园去火化，而是就地架起了火葬的柴堆。数以万计的士兵、水手、市民、孩子将他们自己身边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都奉献出来——男人拿出武器，女人捐出首饰，乐师们呈上长笛，还有人的脱下外套。无情的火舌就要吞噬恺撒的遗体了，为此，人们愿把自己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作为祭奠，投入烈火之中，使他的灵魂高居诸神行列。



恺撒的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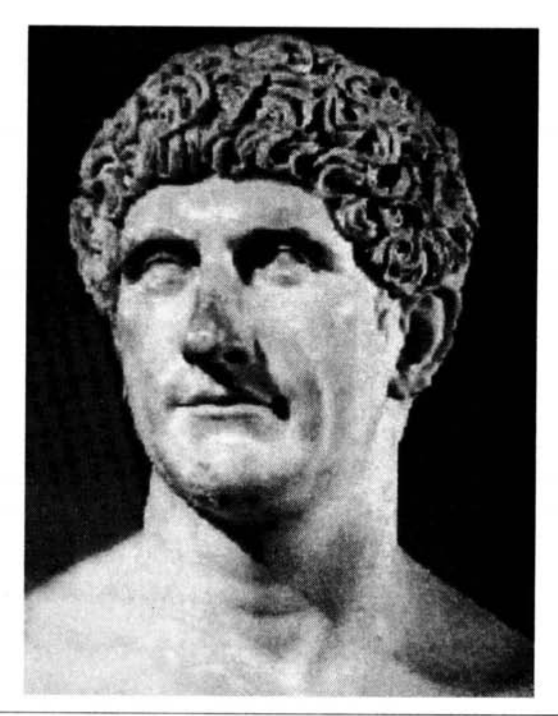
3月17日元老院宣布了对于这些阴谋者的特赦令，同时又肯定这位罗马"终身独裁者""祖国之父"的功绩，为他举行盛大的葬礼。当恺撒的尸体在人群面前出现并且遗嘱为公众所知的时候，愤怒的诅咒和骚乱立刻蔓延开去。

从来没有过这种火葬场面，它包含了罗马人民无比虔诚的热爱与景仰。此刻，独立船尾的女王仿佛还能看见火堆在眼前升腾，还能闻到柴堆的烟味。可是她离火堆太远，无法向其中投入任何能够代表她自己的东西。

奥斯蒂亚港渐渐消失，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女王收回了自己的遐思。她觉得自己投入那堆火焰的是一个梦想，一个与那被火焰吞噬的伟人一样了不起的光荣梦想，那就是亚历山大之梦。曾经拥有过的珠宝首饰，曾经拥有过的浮华壮丽，还有那些长袍、御座、王冠和君权，这一切的一切都在罗马共和国的公民们为他们的执政官点燃的烈火中化作灰烬，他们谁也不想让他成为皇帝。

克娄巴特拉忧心忡忡地思考、揣度着反复无常的命运、王权和王权的更迭。当火焰升腾的时候，她比任何人都痛恨那些谋反者。当意大利的海岸线最终从她的视野中消失时，恺撒留给克娄巴特拉的只有这艘海船上与她相依为命、正在熟睡的婴儿了。然后，女王走到了船头，朝自己祖国的方面眺望，她的目光飞越大海，似乎埃及绵延的海岸线已经隐约在望了。





# 第3章

# 最迷恋的人
# ——安东尼

争强好胜的女王，你无论做什么都是得体的，责怪也好，笑也好，哭也好；你的每一种情绪都充分的力图表现的美妙而动人！

——莎士比亚剧《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



# 回到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城的权贵们满腹牢骚地迎接回国的女王。她是为了与罗马缔结协议才离开埃及到国外居住达两年之久的。可如今，本该由她带回来的罗马帝国承认的协议在哪里？罗马人和罗马元老院对埃及人作出了哪些许诺？曾经强大的埃及目前真的是混乱不堪：那个负载着女王复兴埃及宏愿的人已经逝去；她和他生养的儿子也没有了父亲。更糟糕的事情或许还在后面：如果罗马的那些谋反者不放弃篡权，恺撒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就难免要被彻底废除，到那个时候，埃及将会落入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呢？

克娄巴特拉必须让大家明白，内阁大臣们的种种疑虑和反对派对她的指责都是毫无依据的。她引用统计资料，证明埃及与罗马在过去两年中的贸易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另外，她还告诉大家，罗马元老院承认恺撒里昂的合法地位——当然，这全是安东尼一手炮制的。尽管如此，她的大臣们还是满腹疑虑地沉默不语。于是，女王开始转换成责备的口气，质问他们有谁真正把托勒密后裔的安危放在心上。被关押在罗马监狱里的阿尔西诺伊在几周前趁着混乱又一次逃走了，她是托勒密王室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却至今下落不明。而这些大臣们自己都无一例外地从与罗马的贸易中大发了一笔横财。至此，女王才算是把手下大臣们心中的疑虑彻底消除。

事实上，女王自己才是有重重疑虑却挥之不去的人。两年的旅居生活结束后，见到皇宫里一排排拱形穹顶和仍旧能够回响足音的长廊，她感受到了一种可怕的孤寂和落寞。女王还想起自己曾在这里亲眼目睹的一切：她的父亲时而酩酊大醉，时而清醒，时而过问朝政，时而吹笛取乐；她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虽然和她一起长大，但

这里的恩恩怨怨和你死我活的勾心斗角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而摆放在一边的那张大餐桌还见证过她的父亲、她与安东尼同桌用餐的情形——那可是十一年前的旧事了。还有那些靠垫,恺撒曾靠坐在上面看着她从逐渐展开的地毯中现身。从她第一回和恺撒四目相对至今才不过四年光景,难道已经发生过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真的吗?



被画成欧洲风格的克娄巴特拉

现代历史学家厄尔利·布莱德福述及克娄巴特拉的一生:

她的一生都是生活在阴谋、腐败、贿赂及谋杀的蜘蛛网里。

这时她又坐上了幼年时就已熟悉的窗台,收拢双脚,把头放靠在大理石墙面上。现在正是五月,天气很暖和,一丝风也没有。窗子的下面仍是那个亚历山大港。有几艘新船正在为出海作准备,还有一些船收了帆急切地驶向码头。有一次,恺撒就是在这个通往罗马的港口,从一艘就要沉下去的船上跳入水中,游向一艘救生船。当时他还用牙咬住他的那件紫色罩袍的一角,罩袍浸在水里越来越沉,最终还是滑落了。恺撒那些轻盈的三层桨战船都是从海港的左方驶向大海的,女王目送他的远去,他也昂首远望着她——可是他俩谁都没曾料想到,他们的生离死别这么快就来临了。如今,事实已经摆在了面前,再也无法更改。

克娄巴特拉从来就不知道何为孝顺,也

不懂得怎样亲近兄弟姐妹。现在,就算是在这个自己第一次享受男欢女爱的宫殿里,她所感受到的也是缺乏亲人温情时,刻骨铭心的孤独。她甚至有点儿想再见见那个狡诈的宦官头目波廷纳斯、她的弟弟托勒密十三世或者是她那个醉眼朦胧地吹着笛子的父亲。哪怕只和他们相处一个小时,她也可以藉此回忆些什么,尽管她压根儿就不想让这些人复活、再现于自己面前。过去的两年如入梦境,把她带离了家族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如今她重归故里却像是如梦方醒,发现祖先留下的这座城池是如此的促狭,这个帝国是如此的渺小,甚至于那些富丽堂皇的东西在她看来也都一钱不值。她并不是因为惦念罗马才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她亲眼所见的罗马帝国自始至终都让她无法产生好感。她是在为自己所丧失的一切感到悲哀,感到自己的生命力正在衰竭。这次的损失已经对她的生命力构成了一次严重的摧残。她真正怀念的是那位自己曾向他低下头颅的男子——他既是自己的长辈和导师,又是自己的情人和兄长——他就是恺撒。现在,她只能使出百倍的勇气支撑自己孤独地活下去,面对一切未知的命运。

这时,一双小脚叭嗒叭嗒走过宫殿的声音穿过层层大厅传入女王的耳中。这双小脚在她起身去罗马时连站立都不会,而今天,她仿佛又拥有了一个返老还童的恺撒。这位从未掉过眼泪的女王猛然间泪盈双眼——不是缘于伤感,而是出于欣喜。女王不只一次地回忆,想计算出在那最狂热的几个星期中,自己是在哪一夜怀上的这个孩子?是在宫中还是在军营?是躺在那些靠垫上默默休憩时的深情对视中,还是能听到营房传来的鼓乐声和女人尖叫声的那个夜晚?或许是某个下午恺撒击退敌军后兴奋地为她叙述战事的过程中?刚刚打完胜仗时,他会高兴得满脸通红,时不时伸出自己的右手,说话都有些嗑嗑巴巴的,完全陶醉在自己设想出来的美好前景中。当他突然意识到身边还有这位一言不发的忠实听众时,就会猛地扑到她的怀中,那种灵敏的动作是只有年轻人才做得到的。

今天,那些缱绻的画面在恺撒死后第一次浮现在她的眼前,

因为她回到了这个熟悉的皇宫。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在归国途中忙于构想诸多计划，没有时间体会眼前这种深刻的孤独感。这种体验是她与恺撒在罗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不太可能有的，尽管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很放纵。可现在，她体内本能而单纯的性欲暗示自己：她需要一个男人。她在心中把皇宫里每一个出身高贵的青年们默想过一遍之后就暗自发笑，用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来取代恺撒都是非常荒诞无稽的事。不过，找一个年轻力壮的男奴并不是一件费力的事，并且，要是他敢多嘴饶舌，让他从此说不出话来也不太难。

女王习惯性地甩了甩满头的卷发，暂时抛开了这些念头，转身把已经走到自己身边的孩子抱了起来，指着窗外的船只让他看。孩子问她，这些船会到哪儿去，她回答说，它们全都会到罗马帝国去。

# 后三头政治同盟



女王听取密探带来的消息

密探、间谍、特务和放债人一个接一个地从罗马归来觐见女王，带来了一连串消息。这些消息关系到女王自己和整个埃及的前途和命运。这位女王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都算得上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在她的臣民百姓不断地将商品和货物运往意大利换回黄金的同时，她不知疲倦地收集这个国家方方面面的讯息和情报，从中了解意大利政

坛的最新动态和各派之间的斗争新动向。女王急于掌握罗马各方军事力量的格局和彼此的牵制力。只有分析这些繁芜复杂的讯息情报,她才能判断形势发展的大致方向。也只有这样，她才能推断相关人士可能作出哪些决定。

女王在罗马问题上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以前,她父亲讲到罗马时,仅凭她敏锐的思辨能力和想像力也就只能勾勒出一个罗马的大致轮廓。而现在的克娄巴特拉完全能够准确地推想出每一件事情的发展过程、每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甚至是他们说话时何处用什么样的语气,何时会停顿等等。克娄巴特拉关心的这些人中包括一些罗马妇女，因为她已经看出来这些妇女们在罗马共和国的发展道路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恺撒昔日的情妇塞维利亚如今可以被称作是第二个尼俄柏*。她的家简直就是这场内乱的缩影：她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婿是要为恺撒复仇的军人;另一个女婿与谋反者为伍;还有一个儿子是布鲁图。所以,她家的成员之间彼此对立,自相残杀。克娄巴特拉能够想像得出来当塞维利亚得知自己的儿子就是刺杀恺撒的凶手时，这位老妇人受到的打击是多么的沉重。这种感同身受的体验是克娄巴特拉把自己的命运和塞尔维娅的命运进行一番对比后得到的，或许也是因为她不久前有过一次深刻得不同寻常的情感经历。

更重要的是她派人密切地注视着福尔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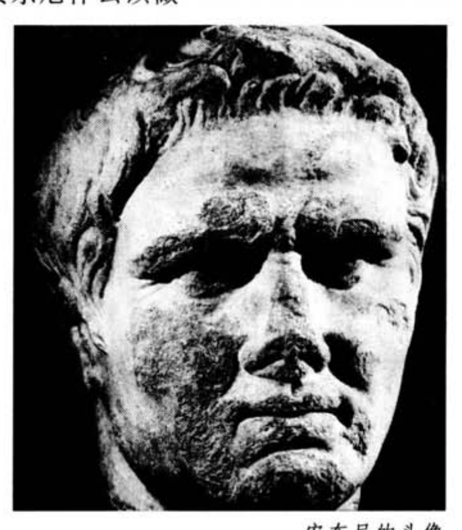
*尼俄柏，在希腊神话中，她是底比斯王安菲翁的妻子，因生有七子七女而十分自豪，并因此傲慢地嘲笑太阳神阿波罗的母亲女神勒托只生了一儿一女，还阻止底比斯人向勒托奉献祭品。女神勒托因此大怒，命令儿子阿波罗用箭射死尼俄柏所有的儿子，女儿阿耳忒弥斯射死尼俄柏的全部女儿。尼俄柏因此整天哭泣，主神就把她变成了石像。“尼俄柏”在后来的文艺艺术作品中就变成了痛苦和悲伤的代名词。

——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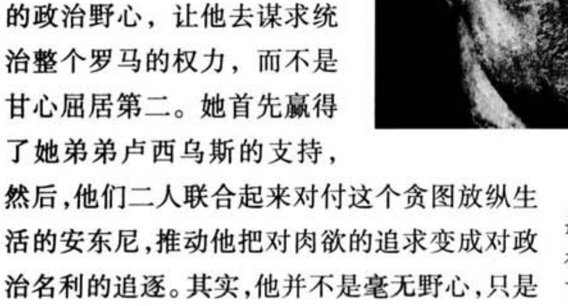
大理石复制品:尼俄柏拼命保护她那即将被射杀的最后一个女儿的悲剧性瞬间

娅的一举一动。这个女人本来就拥有的权力欲在这种刚出现的非常态势下迅速地膨胀。当福尔维娅还很年轻的时候，她就见识过男人的英才如何被白白断送。在她和安东尼共同生活的这些年里，她一直从中周旋，让安东尼与恺撒保持亲密的关系。因此，她只能在安东尼身后扮演一位妻子的角色，密切关注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时刻提醒安东尼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然而，恺撒的意外身亡给了她一个好机会。实际上，就在恺撒被害的当天，她就投身于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游戏当中了。她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让安东尼立马收敛起了那一套灯红酒绿的生活方式，煽动起他的政治野心，让他去谋求统治整个罗马的权力，而不是甘心屈居第二。她首先赢得了她弟弟卢西乌斯的支持，



安东尼的头像

恺撒死后，作为他最得力的助手，安东尼在其妻福尔维娅的帮助下，采取了及时有效的行动，暂时控制住了罗马的局势，成为了罗马最有权势的人物。



然后，他们二人联合起来对付这个贪图放纵生活的安东尼，推动他把对肉欲的追求变成对政治名利的追逐。其实，他并不是毫无野心，只是恺撒存在一天，他的这种心思就被压制一天。

安东尼并不是一个无能之辈，更不会自轻自贱。只要别人提到年轻的屋大维，安东尼就会摆出一副将军的模样，对这个年轻人不屑于顾。他从来也不肯听命于屋大维或李必达。至于那些叛乱分子，就更不在他的眼里

了，你只要不承认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他们就会立即被推倒。安东尼目空一切，除了恺撒谁都不被他放在眼里。但是，像他这样的人与叱咤风云改写历史的英雄比还相距甚远。这位活像酒神的的安东尼并不拥有宙斯一般的威力，不可能像他那样把自己的形象投射到时空之上。不过，他却是福尔维娅最中意的男性。她可以把宙斯离去后空出的宝座指出来，让狄俄尼索斯为此而坐立不安，无心纵欲。安东尼在福尔维娅的唆使下果然变了不少，他甚至认为只要自己仿效恺撒，就可以像他那样一统天下了。

克娄巴特拉一听说福尔维娅的这种挑唆就不安起来。她那敏锐的直觉马上意识到了这种行为将带给安东尼，同时也一样带给她的威胁。虽然她的梦想已经成为过去，她还必须保持自己罗马盟国的身份，而绝不能成为罗马的敌人。这是她从小到大一直牢记心中的根本原则。她希望安东尼只是一位执政官和一位打击谋反者、叛乱分子的元帅。如果安东尼想攀上恺撒曾经坐过的宝座，胆敢在没有打过一次胜仗之前就冒天下之大不韪想成为罗马的独裁者，那么无论是对他还是对埃及、对克娄巴特拉自己都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尤其是对她而言，这场灾难会格外严峻。因为她还要对付那个强有力的福尔维娅。她要把安东尼身边所有的女人都赶走，而且她已经这样做了。更何况，就像克娄巴特拉不信任福尔维娅一样，福尔维娅也不信任这位埃及女王。虽然她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屋大维，但是这还不足以成为她们二人友好合作的理由。福尔维娅年方二十就已经当过两次寡妇，至今看起来也还比克娄巴特拉更显年轻。她在前两次婚姻中已经尽情享受过男欢女爱，无论是在经验方面还是在天份方面，她都很可能成为克娄巴特拉的劲敌。最近罗马发生的这些事情足以让她嫉火中烧了。这个女人难道不愿意使出浑身解数，让她和如今当上了执政官的安东尼所生的儿子去当恺撒的继承人吗？在她的眼里，自己的孩子远比恺撒里昂那个小野种——尽管克娄巴特拉已经竭力证明了他和恺撒的父子关系——更适合传承恺

撒死后的空位。克娄巴特拉很清楚福尔维娅从背后投射来的目光都会别有用心。在她和那个人老珠黄又膝下无子的卡普妮娅之间，福尔维娅肯定更愿意让后者成为恺撒的遗孀。克娄巴特拉不仅年轻漂亮,有恺撒儿子陪伴在身边,更是一个很会讨男人欢心的女人。如果说，克娄巴特拉把安东尼当作自己在罗马共和国值得信任的一位朋友的话，那么她早就把安东尼的妻子当作自己的一个劲敌了。

克娄巴特拉掌握的一切情报都在证实福尔维娅果真是一个能够影响时局的女人。她按月发布印有恺撒图章、姓名和住址的最新公告。她的那种天真烂漫的模样肯定会让许多人上当受骗,尽管他们私下里也会犯嘀咕，觉得这些公告并不可信。可这个女人还是不断地使用恺撒的名义编造大量的特赦令和放逐令。最后她还搞起了权钱交易,只要有人肯出钱就可以买到元老院的律例和裁决。恺撒的全部家当(相当于现在的百万英镑)只够安东尼还债和高价收买愿意支持他上台的人，他们还要聚合更多的财富呢!

尽管如此,安东尼并没有能力控制局面。另外两位执政官多少有些向着叛乱分子,所以他被逼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措施，导致了他在摩德纳*的战败，随后他只好逃离意大利。同时他的妻子也被西塞罗指责犯有诈骗罪。西塞罗一直在扮演见风使舵的角色。在恺撒遇害的当天，他著文表示自己只为一件事感

*摩德纳，是意大利北部摩德纳省中部的一个城市，高度集中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使摩德纳市成为意大利南北之间及意大利与世界之间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它还是法拉利等世界著名赛车的制造中心。

——译注

到惋惜，那就是他没有被邀请参加那次行动。一个月后，他又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表示他对安东尼是多么地敬重。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发现安东尼不如屋大维厉害，于是又编织了一番追捧屋大维的言辞。西塞罗巧于辞令，却缺乏行动的勇气，所以，他花言巧语地一会儿讨好这个，一会儿讨好那个，这样做没让他的文采丝毫受损，却让他的名誉蒙受了损失，最终把他自己也推上了绝路。

一系列的坏消息并没有动摇克娄巴特拉对安东尼的信任。她的直觉远比西塞罗的可靠得多。凭着她对恺撒和恺撒里昂的爱，她也绝不会让这份信任有任何的摇摆，无论在罗马共和国舆论倒向的是哪一边。她在埃及以外的敌人还是屋大维，因为他是另一个恺撒里昂。对于这一点，她早在恺撒遇害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而且从现在直到她死去的十四年间，克娄巴特拉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为此，她对安东尼的命运也格外关注，只要他与屋大维保持对立，她对他的关注就不会减少。女王手里掌握的情报也都说明，这个被打败的安东尼才是真正能和她心往一处想的人。

安东尼逃离意大利后，翻越阿尔卑斯山去寻找他的老朋友李必达，因为安东尼曾经撮合他和恺撒握手和解，有助于他。当安东尼找到李必达的军队时，他一身黑衣，蓬头垢面，浑身泥浆，是士兵们心目中一个遭受邪恶势力迫害却对恺撒忠心不二的人。李必达的军队全认识他，也拥戴他。安东尼与李必达隔着一条小河说话，他想说服这位恺撒昔日的好友。李必达无计可施，最后只能下令部队鼓号喧天，去淹没安东尼激情的演讲。与此同时，福尔维娅也在罗马的露天广场上做着同样的事。她利用一切机会发表演说，指责屋大维，说他身为恺撒的后裔和遗嘱受益人却没有找杀害恺撒的人报仇血恨，也没有遵照恺撒的遗嘱把罗马人民应得的财产分发下去，却追击恺撒生前最信任的部下安东尼。每当克娄巴特拉听说福尔维娅的这些表现和言语时，她不禁有些喜欢这个略带野性的女人。福尔维娅对罗马人奸诈虚伪的本性了解得一清二楚，就像这位女王在埃及隔海观望能把一切尽收眼底一样。罗马那几派人都想把别派人引诱出来吞

并掉。西塞罗在滔滔不绝地告诫大家千万不要再发动第六次内战。屋大维冷酷无情,让恺撒的家门洞开,允许他根本就瞧不起的罗马市民随意出入,背地里却像他那位放债的祖父一样,把恺撒留给他的钱财全都收藏好。罗马市民们只好去奉承那些上过战场的年老士兵,希望从他们手上买到武器用于自卫。所有这些在这位洞悉一切的埃及女王看来都十分可笑。

没过多久,就有人报告克娄巴特拉,对立军团希望和屋大维谈判,因为他们的士兵都不想和自己的战友作战。克娄巴特拉闻讯不由得大惊失色:谋害恺撒的人是她的死敌,如果连那些以复仇为目的的对立军团都要和恺撒的养子和谈,那她该怎么办啊?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安东尼被逐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这两股敌对势力一旦和解,将和李必达组成新的三寡头政治局面。十四年前,恺撒和庞培、克拉苏就曾结成过三寡头政治,现在这些背信弃义的家伙竟然依葫芦画瓢地学起来了。其实他们都是想利用这个暂时的协约争取时间,寻找机会尽早将他们的敌人置之死地。在罗马市民看来,这就像一场滑稽戏!接替恺撒的是他的一个侄子,接替大贵族庞培的却是一位放荡的中将!重建前三头政局模式的各方都自认为是未来的恺撒。屋大维甚至将盖尤斯·尤利乌斯·恺撒的名字都加在了自己名字的前面,希望三十年后,在他统治下的罗马人都记不住他之前另有一个恺撒。

克娄巴特拉心怀痛楚地听着她的一位间谍向她汇报这三寡头结盟的情形:李必达被送到河中央的一个小岛上向岸上发信号,安东尼和屋大维接到信号后分别乘船上岛,接受对方的搜身检查,以证实没有暗藏武器。士兵们认为这种关系只是一个契约,所以他们都说服刚刚和解的双方希望他们联姻,让屋大维娶福尔维娅和她的第一任丈夫生的女儿为妻,那孩子才只有八九岁。二十六岁的福尔维娅以岳母的身份拥抱她二十岁的女婿屋大维时,肯定更愿意他孱弱的体质能让他早些死去。而这位女婿很有可能在接受拥抱时想,如果能娶这位风韵十足的岳母没准更有意思。


西塞罗雕像

在克娄巴特拉看来，这三个人的联盟是不会长久的。因为李必达懒惰自得并且性情暴躁,他从来就不喜欢被人搅扰。安东尼生活放荡,毫无节制。屋大维冷漠而呆板,残忍恶毒得有些病态十足，胆小如鼠得有些神经过敏。其实这三个人在魄力与想像力方面都比不上福尔维娅。可就这样,他们还把恺撒一手打下的天下视作一块蛋糕，三个人理所当然地分而食之。

三位当权者很快就起草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其中有两千多个他们要暗杀的最富有的敌人。但这份名单中没有克娄巴特拉的名字。不久后，克娄巴特拉非常高兴地听说了西塞罗之死*:士兵们是从一堆杂乱的垃圾中找到他的尸体的,然后把他的头颅慢慢地锯下来。福尔维娅见到这个头颅时，不仅往上吐唾沫还用发夹戳穿了他的舌头。克娄巴特拉得知这种做法时反倒同情起西塞罗来了，觉得福尔维娅太卑鄙、野蛮。女王还从罗马传来的密报中获悉更多消息：有的元老院议员为了逃避检查竟然装扮成奴隶到公共厕所里掏粪；还有一些人为了不让司法官拿走他们的财产,把东西全分发给了亲戚;有的女人因为讨厌自己的丈夫不惜把他们的名字加进黑名单。这些做法都让克娄巴特拉感到很恶心,因为人们并不是为了复仇，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壑才这样疯狂；还有那二十万雇佣兵,只要统治者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毫无头脑地施展开他们一身的蛮劲，不论是谋杀

* 安东尼、屋大维、李必达结成后三寡头同盟，打着“为恺撒复仇”的旗号，列了一批谋杀成员名单加以追捕杀戮,并且没收他们的财产。不幸西塞罗也身在其中，尽管他并没有参与谋杀恺撒的密谋，但是却被残忍的杀害，古罗马一代著名的公共演说家就这样死去，未免让人为之叹息。

——译注

恺撒还是血洗罗马城。

当然,这位对血腥复仇习以为常的埃及女王也有可能会嫉妒福尔维娅,因为她能够亲眼看到那么多和自己作对的人身首异处。福尔维娅一个有钱的邻居叫鲁夫斯,因为不肯把房子卖给她而死于非命。在一次筵席上,有人向安东尼进献了一颗头颅。安东尼不认识这个人,猜想必定是福尔维娅出的好主意。而福尔维娅因为报复心得到了满足有些得意忘形,竟一把抢过那个头颅,放到了他自己家的门前——她就是为了得到这幢房子才派人把他杀死的。在福尔维娅的权势不断上升时,另外两位当权者已经前往希腊,要清剿谋杀恺撒的人。所以,在罗马说话算数的人只有福尔维娅和李必达两个人,事实上,福尔维娅不必太费劲就能控制住李必达。

这场争夺恺撒继承权导致的巨变不仅震惊了整个罗马,其影响力也波及到了非洲,威胁到了远在埃及的克娄巴特拉,迫使她一定要在激烈争斗的各方中作出选择。眼前,谋杀恺撒的卡修斯正统领着八个军团驻扎在叙利亚,如果他发出指令向克娄巴特拉索取一笔和五年前恺撒曾经要过的一样多的黄金,那她可怎么办才好呢?本来有一队人马是可以保护她的,他们的首领是多拉贝拉。虽然多拉贝拉是谋反者那一派,而且与安东尼有仇,却愿意保护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在多拉贝拉的请示下把当年恺撒留在亚历山大城保护罗马利益的四个军团给了他。但是这一万二千罗马士兵最终落入了卡修斯的手里。不知道是那个带兵的人背叛了女王,还是卡修斯俘虏了多拉贝拉。

十万火急!克娄巴特拉已经接到了卡修斯的命令:她必须为他提供足够的舰船。此前,女王手下的塞浦路斯总督就已经给了他一些船。埃及女王现在能做的只有赶紧扩充自己的船队和装备,提高它的战斗力。可是,如果卡修斯从陆路进攻埃及又怎么办呢?他可以取道几年前恺撒走过的那条征服者们都走过的古道,从叙利亚包抄过来,那时,还有谁能保护埃及和亚历山大这个开放的港口城市呢?也许卡修斯会站在埃及皇宫门口最粗大的那根柱子旁,用当年在台


布鲁图面对屋大维和安东尼的讨伐在做最后的抗争

伯河边睥睨恺撒的眼光打量她。如果他心生戒严令，想蛮横无礼地细看将要死在自己剑下的恺撒的情妇，她又能怎么办？或许，她只好用尼罗河水位已经降到几十年来的历史最低点，埃及遍地饿殍，瘟疫泛滥为借口，来应付卡修斯，为自己争取一些宝贵的时间。

神灵显然没和谋杀恺撒的那帮人站在一边。当卡修斯向埃及步步进逼时，布鲁图送来了一封加急信，让他赶往马其顿，到那儿参加与三位当权者的殊死决战。克娄巴特拉的心情十分紧张，不知道哪一位将军更老谋深算，哪一方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腓力比战役*究竟谁胜谁负很难评说。布鲁图是个急性子没能把握好战机。他先是猛烈进攻了屋大维，把屋大维吓得躲进了芦苇丛。接下来却没有去支援在安东尼那儿遭受重创的卡修斯。最后的结果是，安东尼与多支部队交战却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布鲁图和卡修斯在部队溃败后双双用刀自绝。

* 腓力比战役：腓力比位于马其顿的腓力比镇附近。恺撒军团在安东尼的指挥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败了刺杀恺撒的阴谋者和他们的共和军事力量。布鲁图、卡休斯既死，安东尼、李必达、屋大维开始着手瓜分罗马世界。——译注

安东尼的心慈手软让克娄巴特拉和福尔维娅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愤怒。她居然没有趁机当场杀死屋大维！不过，她们当中有一个人注意到布鲁图用于自决的正是两年前他亲手刺入恺撒身体里的同一把匕首。在克娄巴特拉看来，布鲁图的死和随后发生

的十几起自杀事件才是神灵真正显示出自己的威力，开始复仇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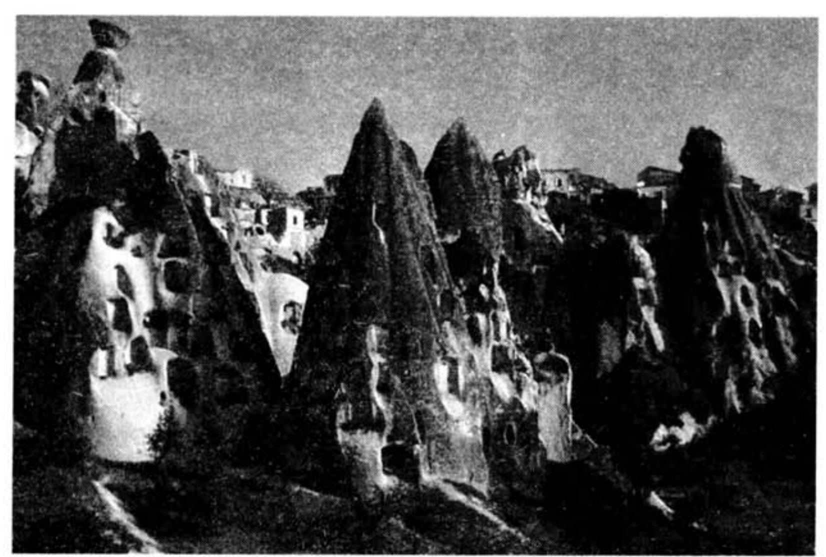
# 赴塔尔苏斯

克娄巴特拉又看见了天空中代表她的那颗星星，每当她对未来事态的变迁有所预感时，她总能见到它。即使是在恺撒遇刺后，她也曾用肉眼看到过这颗闪亮的星星。

腓力比战役六个月后的一天，一位气宇轩昂的罗马人来到了亚历山大港。埃及女王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叫迪利乌斯，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他既是哲人，又做过拉皮条的，这次来是充当安东尼的信使。

后三寡头执政时期，安东尼分管的是罗马东方各行省。他喜欢那些地方，因为他想念希腊，那里不仅有许多他年轻时的足迹，还有恺撒留下的遗产。他目前还没有尽快进攻波斯的打算，因为他在这方面从来就没把亚历山大大帝当作自己的楷模，无法像恺撒一样。不过，在恺撒遇刺的当晚，他不是从恺撒家拿走了一大堆手稿、数据、地图、行军路线草图、各港口名称、所需马匹公牛粮草数量等资料，简直囊括了一位即将出征的元帅在战前应该齐备的一切文件资料。安东尼是恺撒忠实的继承人，他绝对不会故意毁坏恺撒留下的这笔举世无双的财富的，总有一天它们会派上用场的。但现在，安东尼想先征服亚洲东南沿海地区，就是那些他年轻时生活过的半岛和岛屿。他向往那些地方，他离开那儿太久了。尽管恺撒的遗恨还激荡在他的胸中，可他更想亲近南方地区的奇珍异宝、漂亮的女奴和香醇的美酒。

这一次的南方之行中，有些事让安东尼颇感惊奇。所到之处有



卡帕多西亚位于土耳其中部，其著名的石窟群作为文化与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不少公主在等候着他的来临。卡帕多西亚和弗里吉亚那些小国的国王们争相设宴讨好这位狄俄尼索斯式的英雄。安东尼认为就让这些个国王守候在军帐之外倒是更值得回味的事儿。而真正的筵席开始于他揭开那些公主王后薄薄的面纱之后。因此，他继续深入，穿越希腊群岛。既然他身边已经没有罗马人政敌，也不再有异国仇敌了，那他为什么不让那些长矛短剑搁置一边，扎上常青藤呢？安东尼把军队安顿好后，就请来一些滑稽小丑耍笑逗乐，再让一些歌舞演员在琴箫鼓乐的伴奏下频频起舞。

这种歌舞升平、言笑宴乐的快乐生活没有持续太久。一天，安东尼把身边的女人和恺撒所钟爱的克娄巴特拉进行了一番对比，苦恼便盈溢于胸。他当即决定要让自己这个恺撒手下的二号人物升格为罗马的头号人物。但曾经位高权重的恺撒还像阴霾一样笼罩着他的心，使他不敢轻举妄动。再说，她曾给卡修斯送去过四个军团的兵力，使得腓力比战役中，安东尼的许多战士是死在恺撒调教出来的士兵手里，这可全是由她的过错导致的啊！听说，她也是被逼无奈，

而且现在也已经不可能和卡修斯有任何往来了。

可安东尼不会简单粗暴地责怪埃及女王的。因为在他心里还是很敬重她的。恺撒生前对她不也很尊重吗？所以，安东尼不会因为这件事怪她的。他安排自己手下一个特别会讨女人欢心的人——迪利乌斯去会见女王，叫他使用一种介乎邀请与传唤之间的语气和女王说话，通知她到他的面前来。

但这位迪利乌斯才刚被领到克娄巴特拉的面前就自动认输了，他别无选择，只好采用最稳妥的做法：陪上一副笑脸，引用波塞冬劝说赫拉时用过的那句话："穿上您那件最华丽的衣服去西利西亚吧！"

克娄巴特拉只是含笑不语，她在等待更多的召唤。果然，接着又来了好几封信。她这么做并不是想拒绝邀请，而是要显示一下自己作为君主的尊贵，即使她拜访当前罗马的三位执政者之一，那也只能是一次旅行。七年前，她就曾收到过罗马掌握实权的人给她的传唤，那个人就是恺撒。她当时住在沙漠边缘一顶破旧的帐篷里。然而，当这种传唤再度降临时，她已经今非昔比了：她是坐在凉爽舒适，自己为王的皇宫里，那么她当然需要慎重考虑一下该如何行事了。

"千万不要得罪罗马人"，她那位爱吹笛子的父王在没喝醉的时候不只一次地用这句话告诫她。可是罗马人让她在亚历山大城从来就没有长久享受过幸福生活，难道这就是命里注定的吗？还是个人感受或视角问题？安东尼不是恺撒，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恺撒里昂以外，再也找不到恺撒的影子了。然而，在这位大胡子狄俄尼索斯的身上就不会有一些恺撒不具备的优点吗？或许陪他坐在一辆用两头狮子拉动的车上招摇过市也会别有风味呢？她还有很多事情未曾经历过，体验过，不是吗？最终，他的血气方刚和长吁短叹、情意绵绵的词句牵动了埃及女王的好奇心，指引她如何前行。

克娄巴特拉犹如出征前的恺撒一般胜券在握。既然安东尼要见

自己，那么作为一位异域贵宾，也不能不顾及影响。他那么强壮结实，她又那么美丽动人，哪怕是单单激怒了福尔维娅都会是一件让人开怀的事儿。于是，克娄巴特拉决定去一趟，拿定主意心甘情愿地开始这次很冒险的行程。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安东尼是真正拥戴恺撒的人，光凭这点，就能断定他不会冷落，更不会加害于恺撒里昂。

那么她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呢？当然不能再像当年见恺撒那样把自己裹在地毯里了吧？尤其是现在她不仅是一国之君，也已经为人母了。但她已经隐约预料到了一些必将发生的事，所以她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克娄巴特拉的理智还促使她进行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思考。她一定要成为这个分管地中海南部地区的罗马执政官的朋友。为此，她要讨得他的欢心。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她的虚荣心使她难以做到为了会见一个罗马人而专门过海经受旅途劳顿，更何况还是在接到他的传唤之后呢。为了不有损当年她去罗马时展现的皇家气派，她叫来许多奴隶，让他们收拾出能填满一整幢屋子的金银珠宝和各类穿戴饰物，装进好几百个箱子里，再让数不清的奴隶用他们汗流浃背、黝黑发亮的肩膀把这些财富从皇宫搬到港口装船。结果装了整整十二艘三层桨战舰。那时的文人骚客极尽华辞美章之能事，详细描述了克娄巴特拉动身前往塔尔苏斯时随身带的这些奇珍异宝。

按多年来的习惯，克娄巴特拉在前往小亚细亚的途中，依然遵循她那种讲究实效的方式，在心里琢磨着自己能从这位罗马执政官身上得到些什么东西。

克娄巴特拉掌握了不少有关安东尼的消息，有从恺撒那儿听来的，有从安东尼的敌人那儿听来的，还有她自己的间谍报告的。从这些消息看来，安东尼继承了他母亲的好脾气，但又像他父亲一样靠不住。这是由他生长的家族环境决定的。他父亲因为喜欢挥霍侈奢，几乎把家都折腾得破败不堪了。他母亲只能整天以泪洗面，



安东尼在恺撒的葬礼上

恺撒一死，安东尼立即请求元老院赦免刺客，因此获得避免内战的美誉。然而他又在罗马市场为恺撒举行的葬礼上发表演说。莎士比亚剧作《尤利乌斯·恺撒》对这一场景的描述是：

当他意识到人群被他的话打动后，他开始在赞美之词中渗入同情和愤慨之词，最后结束时，他拿起死者的内衣，高高举起，向人们显示上面的血迹和刀痕，把行凶的人称作恶棍和血腥谋杀者。

满心悲哀。安东尼没接受过多少教育，他在雅典念书时中途辍学，因为他想到叙利亚当骑兵指挥官。当克娄巴特拉的父亲见到这个时年十四岁的孩子时，看到了他那双格外诚恳的眼睛，于是让他成了她父王时期的皇室成员。再后来，在他三十岁那年，幸运地被恺撒选中了。

恺撒不仅选中了他，还给予他十足的信任，那是因为恺撒自认为地位稳固，没有人敢嫉恨他。至于忠诚嘛，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忠诚的人吗？要想找到一个忠诚而又有实战经验、无所畏惧的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但克娄巴特拉认为，安东尼确实算得上是这样一个人，在这方面他几近完美。此外，他在恺撒遇刺后的几个夜晚接连召开令人振奋的讨论会，那时他所表现出来的复仇决心和英武果敢的气质是那个屋大维根本比不上的。作为恺撒的

后裔,屋大维理所应当坚决复仇,可他只会用一种圆滑迟疑的态度慢腾腾地向西塞罗和其他敌人缓缓质疑、发难。

真的——克娄巴特拉在三层桨战舰上继续她的思考——安东尼有时真的像一名滑稽的小品演员，这也是他时常和演戏的人厮混在一起的原因所在。她现在还能回想起他在恺撒葬礼上的那种腔调:他一会儿把嗓门吊得老高,一会儿又低沉得像是在耳语。他像在舞台上表演一般，展示恺撒被杀后蜡黄色的尸体和他身上的三十二处刀伤，最后再像戏剧到达高潮时那样抖开那件血迹斑驳的披风。其实,在恺撒的尸体旁,只有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两个人是真心感伤,不愿见到这种悲剧发生在恺撒身上,不希望这一幕上演。

这个大男孩的脑袋里装的都是些什么鬼点子啊！安东尼与恺撒和解后刚迈进家门,就又接到敌军进犯的急报,他又要火速赶往前线了。安东尼装扮成一个奴隶的模样,头上披着一块黑纱,手里拿着一封自己的亲笔信,去见他的妻子——这件事是福尔维娅亲口告诉克娄巴特拉的。福尔维娅当时失声尖叫道:“他没死吧？”安东尼表情格外沉痛地指了指那封信。福尔维娅拿过信,打开来看,里面写着安东尼保证自己决不再和可爱的基西丽斯同床共枕了。这时,他一把扯下头上的黑纱,和福尔维娅在房间里嬉笑打闹起来了。

还有一次，安东尼用五十万塞斯特斯钱作为给朋友的一份礼物。当满腹怨气的管家面带责备神情地把一大堆钱放到安东尼面前时,他却说:“啊,怎么才这么一点点啊？再去拿两倍送给人家！”

就这样,克娄巴特拉在三层桨战舰驶向安东尼的驻地时,把他的秉性脾气都回顾了一番。她发现,所有这些事没有一件会发生在恺撒身上,他做不出来。因为恺撒更像一位君主,而安东尼更像一位滑稽戏演员,一个大男孩,一个败家子。但也正因如此,他显然是个有女人缘的家伙。

女人？福尔维娅可是一块绊脚石。因为安东尼是个靠不住的人，只要泼辣凶狠的福尔维娅一在身边，他就肯定不敢轻举妄动跟别的

女人来往。克娄巴特拉心想,现在福尔维娅远在天边,看她还能看住这个安东尼多久。她又想起了福尔维娅憎恨的屋大维。在这一点上他们三个人倒是一致的,那就是相信,如果安东尼能把他对美酒的兴致悉数转变成斗志的话,他将无所不能,干什么就能成什么。福尔维娅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一个世纪之后的大心理学家普鲁塔克也英雄所见略同,他在一本书中写道:"安东尼在还没学会怕老婆之前已经落到了克娄巴特拉的手里。克娄巴特拉应该感激福尔维娅才对,因为福尔维娅为了自己的成功已经将他驯服,在她交出安东尼时,他已完全习惯于听命于人了。"

普鲁塔克在埃律西昂写书的时候就可能想像到,克娄巴特拉如果能看到自己这段一针见血的文字,她的脸上没准会露出会意的微笑来!

安东尼坐在宽阔的广场上,腰间佩着从未离过身的利剑。剑佩得很松,因为现在任何会让他想起铠甲的硬物都会让他受不了。那把座椅是专程从罗马运来的。在这块已经被征服的土地上,这把座椅显示着他的权威。因为他是三位执政官之一,掌有生杀大权,所以他能坐上审判席。其实没有谁把这种权力授予他,因为这种权力本该由元老院执掌的。不过,凭着自己掌握了罗马共和国的半壁江山,被征服地的生杀大权也一并交到了自己手里。再说第三号人物李必达所掌握的地盘目前已经很小了。塔尔苏斯是亚历山大里塔海湾上的一个繁忙的港口,位于海港的东部,毗邻地中海,与塞浦路斯岛和古城安提阿隔海相望。亚美尼亚、米底亚和波斯等小亚细亚王国,也就是当时被人称作安息人国度的那些王国西进时的必经之地。塔尔苏斯因此而成为一个军事要塞。塔尔苏斯靠近内陆的那边有塔尔苏斯山。若想从水路进城,人们要把船驶进一条叫西奈斯的小河里。这条河中长满了芦苇和纸莎草。沿河而上可以看到一个湖,它使塔尔苏斯城平添了些许诗情画意。安东尼就住在塔尔苏斯城中。

彼时,日薄西天,安东尼专门挑选一天中最凉快的时候到广场的



(上图)竖琴手小雕像
(下图)用骨头做的笛子

古老的埃及在当时已经创造出了音乐艺术上的新成就。乐器有笛子、竖琴、双黑管、七弦琴等。游船上的美妙乐章更增添了女王无穷的魅力。

背阴处坐着，坐在他那高贵的座椅上观看人群和集市。他注意到忙碌的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由于独裁者都喜欢盘根问底，所以这时他也想问个究竟。一个说话嗑嗑巴巴的人告诉他，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阿芙洛狄特来了，正在沿着西斯河上行，马上要靠岸了。

安东尼既是军人又是滑稽戏演员，这种人一般是不相信神话传说的。他下令要把那个神秘女人带到他的审判台前面来。可是，骚动好像有些控制不住：人们奔跑叫喊，鼓乐喧天，信使们来回穿梭报信，士兵们则拿起武器系好马鞍跨上战马了。这使得安东尼既恼火又好奇，于是他也从座椅上走下来，要到岸边去看个究竟。

“她沿着西斯河溯游而上”，还是那位了不起的普鲁塔克这样写到。莎士比亚就是根据他的这番描写来编织自己的故事的：“她的船尾是黄金锻造而成的，船帆是紫色的，船桨是白银的，在竖琴和笛箫的伴奏声中整齐而有节奏地在水面上划动。女王身着维纳斯的服饰，带着女神的气质，斜躺在铺有金丝锦缎的睡椅上，宛如阿芙洛狄特女神现身人间；她

的身边围着几个装扮成丘比特模样的漂亮男孩，为她扇着凉风。少女们则装扮成了温瑞伊得斯和美惠三女神*的模样，有的做着划船的动作，有的像是在整理船帆一般。各种香料散发出的沁人清香从船上一直飘到了岸边，沿岸成千上万的人群争相一睹女王的芳颜。"



女王来到塔尔苏斯

那艘巨大的金尾画船一靠岸，英俊潇洒、热情奔放的安东尼就如痴如醉了，他那如酒神般的热情，点燃了这个临凡女神的爱情火焰。

这时人群中闪出了一条通道，安东尼从中现身。克娄巴特拉示意船上所有的灯笼上下舞动，霎时，在薄薄的暮色中五颜六色的灯光交相辉映，一片灯海变幻出了各式各样神奇的图案，不明不暗的光线恰好衬托出女王嘴角的笑意。她安详地躺在那儿，伸出一只白皙纤细的手，与安东尼那双黑褐色的手相握，向他致以问候。安东尼既是个罗马人又是个滑稽戏演员，所以他完全懂得欣赏由这位既是女王又是仙后的克娄巴特拉一手导演的这一幕表演。



玛丽·洛朗桑所绘《美惠三女神》

当晚，塔尔苏斯城中举行了一场极盛大的筵席。"席上所有的杯盏碗碟都是金子做的，"一位希腊作家在描写到这场克娄巴特拉为款待安东尼所举行的宴会时是这样写的，"它们都嵌着宝石，是艺术大师精雕细琢的杰作。墙上挂满了金边的紫色帷幕，十二艘三层桨战舰准备齐全迎接这位三执政之一和他的随从。正当安东尼面对这一桌桌精致的筵席感到美不胜收时，她却含笑致歉说因为来得

* 美惠三女神分别为：欧佛洛绪涅、塔利亚、阿洛来亚。

——译注



身穿埃及服装的克娄巴特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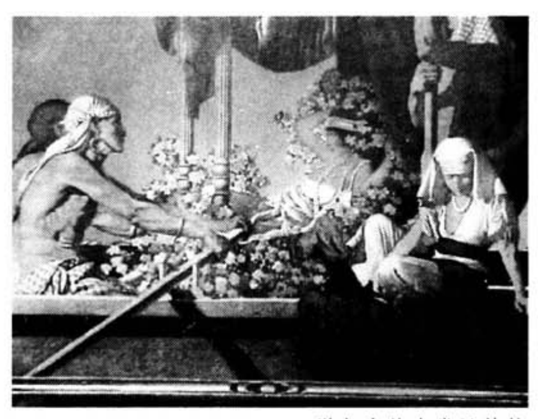
克娄巴特拉一手导演的塔尔苏斯豪华之行，让人们在目睹这位神秘女王的同时见证了埃及的富庶。

匆忙，有不周之处还请海函。明天如果他们还肯光临，一定会奉上更多赏心悦目的佳品。同时，她还请他把看到的物品全都收下，作为她送给他的见面礼。第二天的筵席更加奢华。散席时，她再次将所有物品全都送给安东尼。另外，每位高级军官都收到了一份礼物，就是他们所坐的那把椅子、所用的那套金质酒杯和碗碟、还有一顶轿子和几个轿夫。级别稍低的官员收到的礼物是银质酒杯、碗碟、配好了马鞍的马匹和许多奴隶。第四天，女王为每一位宾客买了一塔兰特的玫瑰花，除了在地面散满厚达一英尺的花瓣外，还在天花板上悬挂了许多花环。”

夜深了，阿瑞斯终于上岸离船而去了。这时，克娄巴特拉心想：这位罗马人一下子似乎年轻了十二岁，他简直有使不完的力气。这次旅行应该说是值得的，国库确实为此折损了不少钱财，但是埃及肯定是保住了。

下午，当安东尼睡够了觉醒过来时，晚餐的筵席还没有开始。女王斜躺在水上漂浮着的临时行宫里，安东尼坐在她的身边，告诉她他们在罗马分别后发生的一切。克娄巴特拉一手支头，仿佛看到了恺撒。他也爱像安东尼

这样坐在她的躺椅边，和她一起沿着尼罗河溯游而上。但是，她并没有将自己看到的幻影告诉安东尼。这样做才理所当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一般不跟安东尼提恺撒，除非是在鼓励他的时候。



游船上的克娄巴特拉

克娄巴特拉又一次征服了罗马的当权者——安东尼。是传说中的蛊惑还是施展了魔法，众口纷说，不过在女王死后一百年，普鲁塔克是这样来总结她的魔力的：

她仪容的魅力令人无法抗拒，她的气质及言谈亦有着吸引力，再加上她一言一行中充分流露的性格之奇异力量，使她身边所有的人皆臣服于她的符咒之下。

确实，在感情问题上把他和恺撒作比较是没有必要的。起初，安东尼接替恺撒娶这位年轻美丽的埃及女王时，内心深处总也忘不掉恺撒，在无形中感到了一种压力：他要求自己必须充分表现出阳刚气质，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向她也向自己证实，他总有能够超越恺撒的地方，虽然恺撒在众人的眼中一直是那种所向披靡的独裁者形象。当年他和克娄巴特拉在罗马第一次相见时，这位埃及女王就在他头脑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如果不是因为她是恺撒的情妇，谁也别想阻止得了他去爱这个女人并赢得她的芳心，就连她自己也肯定拒绝不了他的。如今，他可以这样做了：恺撒已经不在人世，而他却掌握了罗马的半壁江山，现在他可以像当年的恺撒那样以独裁者的身份出现在她的面前了。所以他抓紧时机，在她的面前表现自己。如果她能对他展现出笑容，那他就有足够的信心看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吸引她的能力。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克娄巴特拉与安东尼的相遇对罗马帝国甚至是西方历史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但是更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们之间情感的罗曼史。狂热迷恋的激情交织着彼此对控制权力的欲望。

世上再也不可能有比这一对更般配、出众的情侣了。四十岁的安东尼虽然在年轻的时候就放荡不羁，如今他依然身强力壮，如大力士神海格力斯一般。克娄巴特拉二十九岁，身材仍然纤细窈窕，还像一位亚马逊女战神，不过，现在她是一位更加成熟老练、还生养过一个孩子的女战神了。千百人对他们的结合拭目以待。他们二人也都觉得自己风华正茂，是能够把自己全心奉献给对方的人杰。因此，在一连串的结婚礼乐中，他们结合了，时而激情四射，时而缠绵缱绻，时而再度崛起，这样的两性结合是多么完美！甚至让他们两人所在的不同民族的众神都欢欣鼓舞，大开眼界！

在为期一周的结婚喜宴结束时，安东尼才真实地感受到了自己的高贵。在冷水浴的刺激下，他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拥有了恺撒的情妇，才能真正地成为恺撒。这个女人身上有让男人成为恺撒的万能钥匙。自从恺撒遇害的那天晚上，他时常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在福尔维娅不断的怂恿下，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心中的空虚有增无减。而现在，这种空虚突然被一阵漩涡填充满了。以前，他在下达命令之前总会习惯性地停顿下来，想一想，听一听，有没有自己熟悉的恺撒式的指令。如今，这种停顿已经不再会有了。安东尼从今往

后就是自己的主人了。

克娄巴特拉也感到一种空虚感在慢慢消散。与安东尼不同的是,对她而言要得到满足的是肉欲而不是智慧和信心。这位埃及女王被扭曲的理性所支配,竟然开始讨巧卖乖,玩起年轻人的游戏,然后才让这个开始有些年纪的情场老手发泄情欲。安东尼对她所表现出来的纯熟多变的做爱方式感到很惊讶,而她却总像是被这个人身上的激流所裹卷才那么热情奔放。当她筋疲力尽躺下来的时候,她总会想起那两只狮子的故事,从恺撒遇害后饱受压抑的生命力就又会疯狂地再度高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新的高潮又要来临了。

从表面上看,女王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一天,在女王到达塔尔苏斯城后一个天气比较凉爽的下午,安东尼坐在斜躺着的女王身边,貌似闲聊地谈到了一件事。他本打算用这件事来指责女王,但现在他仅把它当作一件小事提及。克娄巴特拉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她巧妙地将话锋一转,反诘他的观点。他是不是认为她帮助了卡修斯?竟然把自己手中的罗马军团和埃及的舰船送给谋杀恺撒的人?其实,她送给多拉贝拉的那些船只和人马是因为海上风暴被耽搁的。可是她为此还亲自带船去追赶过啊,不顾自己随时有被卡修斯俘获的危险,一直追到了爱奥尼亚海。要不是因为海上又起了风暴,她也疾病缠身,她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她如此不顾危险,应该得到感激才对!被诘问的人应该是他,为什么在那么危险的情势下,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助她一臂之力?

安东尼有没有相信克娄巴特拉的这番应答已经没有历史资料可以证明了。但是阿庇安对这一段的描述很可能是比较客观的:“使安东尼拜倒在她脚下的不仅是她的美貌和魅力,更是因为她过人的才华。他发现,自己突然被一种青春的激情卷进她的怀里,尽管他已经年届不惑了。”这时女王忽然想到,今天下午自己也应该提出要求了!国内还有三个人在威胁着她的地位:其一是恺撒死后不知谁放跑的阿尔西诺,现在她已经逃到米利都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其二是那位活下来了的塞浦路斯总督,他曾投靠过卡修斯。其三是一个胆

敢自称自己是那位淹死尼罗河的托勒密长子的年轻人。这些人必须全都处死！安东尼同意女王的看法。于是，他的手下立即按照三个方向去搜索这三个人，很快就提着他们的首级回来了，这是他们表示任务已完成的凭证。安东尼把这三个头颅送到埃及女王面前。

## 安东尼前往亚历山大

现在，这个托勒密家族的女主人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自己的王位上了。为了这个王位，她曾亲自下令杀死自己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现在托勒密家族就只剩下她自己了，除了恺撒里昂，再也没有人了。考虑到这儿，她又有了一个新想法，和这位罗马共和国的第二号人物再生一个孩子。克娄巴特拉也具有多情女人生儿育女的正常愿望。

天真幼稚常爱口若悬河的安东尼常常会提到福尔维娅。在克娄巴特拉的眼中，福尔维娅是一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罗马女人，她已经为三个男人生育了四个孩子，而且这些孩子都是她亲自抚养长大的。如今，她正值年青力壮的时候，自然会关注国家和政权，会关注安东尼和屋大维，希望屋大维早日死去，尽管这个人曾与她结成同盟，还是她的女婿。腓力比战役结束后，屋大维就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在意大利，几乎每个人都听说了屋大维在战场上是如何怯懦无能，惨败而归的事情。安东尼则获得了一致的赞颂。其实，安东尼也希望早日摆脱屋大维的羁绊。

安东尼接着说，那些回到罗马的军团都想得到出征前就曾许诺分给他们的土地，他们无休止的要求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危机。李必达唯福尔维娅之命是听，安东尼指挥不了他。福尔维娅扣留了两个本该属于屋大维的军团，还反对屋大维没收人们的私有财产的做

法,因为罗马的有产阶层正是她的支持者。福尔维娅的弟弟卢西乌斯只好编造出许多手谕来,假借安东尼的名义发布。屋大维针锋相对地编写了一些以福尔维娅为对象的淫秽讽刺短诗,命人在军队里四处传播。

克娄巴特拉不由地眼睛一亮,喊道,念几首短诗来听听!听罢,她发出了一阵哄笑,安东尼也用他低沉粗犷的声音附和着她的笑声。可克娄巴特拉还让安东尼再反复说那句挖苦他妻子的刻薄话。直到他俩笑得前仰后合地才肯作罢。那些奴仆们蜷缩在角落里,个个面面相觑,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女王笑得如此酣畅淋漓过。

聪明的女王知道,在这种心境中比较容易说动安东尼,让他前往自己的国家和皇宫。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她是越来越喜欢他了。冬天就快来临了,他为什么还是龟缩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呢?因为安东尼已经拟定了进攻波斯的计划,甚至都调动了一些军团向北部开进。可每当他提到这个问题时,克娄巴特拉都会赶紧把话题转移开。因为凭她的超常,安东尼这样做的惟一目的只是刻意模仿恺撒罢了,可他心里并没有恺撒那种以亚历山大大帝为榜样,要一统天下的雄心。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学习恺撒。克娄巴特拉轻而易举地就能劝说他推迟出征的时间。在国内形势方面,安东尼与屋大维闹僵的危险性并不是很高,因为福尔维娅再怎么闹腾,没有安东尼的帮助她就不可能与屋大维开战。而安东尼已经下定决心尽可能延长目前的三寡头政治格局,给他的盟友多一些宽容和忍让。

难道安东尼的目光就如此短浅,竟然看不出来他和女王的这种行为将导致什么样的恶果吗?克娄巴特拉提出回国的事儿,并指出埃及现有的奇珍异宝远比那些到目前为止还虚无缥缈的波斯金银财宝可靠可信得多。再说,作为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心仪的人,他根本就用不着攻城略地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钱财,更何况富有的女主人正在隆重地邀请他呢!将来他如果还有恺撒那种想步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尘的打算,这次亚历山大之行对他而言不也是求得了出征前的一个最好的护身符吗?话已至此,还有什么能够阻拦这位出身贫苦

人家而天性诚实的罗马人成为埃及女王的座上嘉宾呢？

安东尼终于答应随克娄巴特拉前往亚历山大城了，为的是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掉进穷奢极欲的深渊，在追求荣华富贵的同时，却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失去了宝贵的战争主动权。”



女王会见安东尼

法国画家巴斯蒂安·布尔东的作品，一种完全的欧式风格，但图上的灯塔让我们可以断定是在亚历山大。

古老的托勒密皇宫里再一次回响起各种充满生机的声音。马车夫和兵器盔甲铸造工、清运垃圾和赶苍蝇的工人、箍桶匠和调酒师，还有许多做饭炒菜的厨子们都在潮湿的拱顶地下室里忙碌着。奴隶们总想指使别人做些事，好让自己显得像个上等人。他们不时爬到上面的大厅里，跪在地上扣头。多数情况下他们会遭遇一顿拳打脚踢，偶尔会得到一点儿赏赐，有时会有人盘问他们半天，有时会被指派一大堆要干的活。如果哪天主人有事走开了，他们干完活后就还要在那儿等待验收，有时等到天黑，有时要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实在熬不住了，他们能在大理石地上睡着。这种情况下主人多半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奴隶们则在被内侍踢醒后，呻吟着、啜泣着步履蹒跚地回

到潮湿的拱顶地下室，回到他们的同伴身边去，等待下一次侍候主人。

每位工匠都要不分昼夜地时刻准备着。“肯定是要来一大堆客人吧？”一个年轻的学徒好奇地问厨师的领班（他后来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普鲁塔克的父亲）。领班笑着告诉他说：“不，晚上吃饭的不到十个人。但是要保证能够随叫随到地上每一道菜，如果哪道菜没有做好，就要立马倒掉。现在，那个罗马人可能就想吃晚饭了，大概再过二十分钟就要上菜，或许也会晚一些，如果他要先喝点儿酒或者找些别的乐子，那么做好的这些饭菜就得先等等。所以，每天我们都要预备好几桌晚饭，因为谁也说不清他们今天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样的饭。”



《酒神的狂欢》

提香·韦切利奥的作品《酒神的狂欢》，表现了狄俄尼索斯与众仙们狂欢作乐的生动场面。如醉如狂，尽情欢乐，无节制地放纵自己，这幅画就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安东尼如巴克斯酒神一般在亚历山大城中快乐地度假。他身边只有一小撮军队，自己从来不穿铠甲，整天和祭司、文人一样穿希腊式的古典装束和典雅的白鞋四处游逛。有时他会钓鱼、打猎，有时就和缪斯昂的那些哲人贤士或躺或坐地一起讨论交流。他偶尔想起自己在雅典读书时遇到过的一两个问题，就提出来听听大家的观点，听着听着便会打起瞌睡来，然后醒过来再接着听每个人的高谈阔论。间或插上几句话，似乎显得他也能在每个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见解。晚上，他还会邀请大家与他共

饮几杯。当然,无论安东尼在哪里,船上、马背上,还是骑着骆驼在沙漠边缘散步,女王总是不离左右。无论他的突发奇想有多怪诞,克娄巴特拉都会尽量满心愉快地接受。她从不厌烦,也不知疲倦,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可是,每天上午安东尼还在睡觉的时候,女王已经和她的内阁大臣们料理好了当天要解决的诸多事务。另外,为了满足恺撒里昂的各种需要,克娄巴特拉也要在他身上花去几个小时。但当她出现在安东尼面前的时候,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她还在为这么多事情操心呢,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女王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不辞辛劳地去讨好一个人。她要在这个罗马人的记忆里刻下酒神式的所作所为,那些狂欢作乐的经过,那些她对福尔维娅的男人的调教和管束。她要使他完全被自己一个人占有。因为克娄巴特拉已经完全坠入情网了。

这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罗马人一高兴起来就会抱起克娄巴特拉,把她那轻盈的身躯整个抛向空中,然后又稳稳地拦住,胳臂一点儿也不会因此而下沉一丁点儿。因为整天在亚历山大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这个放荡不羁的男人随时都想和克娄巴特拉亲热——他会心血来潮地一把抓住她,且一层帘子遮在面前挡住奴仆们的视线,然后就与克娄巴特拉嬉笑逗弄起来。晚餐时,这位将军也会吃到一半猛地把她抱起来,往外跑,过一会儿又和她一块儿回来,脸上是满足的笑容。他真是一个不顾脸面的色情狂,似乎认为只有这种行径才是所谓的高雅举止。他对别人的咒骂就像扔进他嘴里的葡萄一样,一串一串的。在异常狂热的这几个月里,他已经彻底征服了克娄巴特拉。她那位爱吹笛子的父王遗传给她的性格因素在爱情的驱使下也从她心灵深处崭露头角了。

如果说过去的十五年里,她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情人而将青春的热情包裹严实完全压藏在心底的话,那么最近这几个寒冷的冬月以来,她已经让自己释放出了所有的激情,投身于这个奔放的罗马人怀抱中——她像是要向他证明,自己的生命力毫不逊色于他的。这些日子里,她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连好几个

小时想不起来端正一下自己的容颜和形象，狂野的扑入他的怀中。有时又会把他拽来，让他压在自己身上，直到把他逗弄得神魂颠倒、忘乎所以才肯停下来。尽管如此，克娄巴特拉却从来没有喝醉过酒。有人说是因为女王有一枚紫晶戒指可以让她连喝好几壶酒都不醉。这种传闻被人们口耳相传，但并没有谁曾经亲眼见过那枚神奇的戒指。

事实上，正是因为克娄巴特拉有过人的酒量，才能让她始终保持着女王的尊严，使亚历山大城里的大臣们明白，女王可以与他们共饮寻欢，但她是只可远观不可近玩，她的贞操只献给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却在一次醉酒后说，他为女王只与他一个人好，不愿和别的人作乐而深表遗憾。克娄巴特拉不得不在他酒醒后提醒道，他是在与一位女王共处，有些事还是需要注意分寸的。

有时，他们还会在半夜装扮成仆人到大街上闲逛。为了寻开心，故意敲人家的门，在人家门前大喊大叫，吵得主人不得不起床看看出了什么事儿。有的人家甚至会气得追打他们，虽然有不少人认得出这两个恶作剧的人究竟是谁。普鲁塔克就此事写道，"尽管有些亚历山大人不喜欢这种胡闹，倒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样做也无不可。他们说：'安东尼在亚历山大城负责扮演喜剧角色，把悲剧角色留到罗马去演。'"有时候，克娄巴特拉也会捉弄安东尼一番：有天安东尼因为总也钓不到鱼，就雇了一名马车夫，叫他潜到水底在他放好鱼钩之后把一条活鱼放到他的鱼钩上。等到他再次去钓鱼时，克娄巴特拉亲自下水把一条咸鱼拴到了他的鱼杆上，逗得安东尼大笑不止。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亚历山大城。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还成立了"最佳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亚历山大城里的富翁。每位成员按规定都要轮流宴请其他成员，并要想出办法比别人举办过的更丰盛、更新颖。虽然每办一次这样的晚宴都会花费一大笔钱财，主办者却都尽心尽力，因为一旦谁赢得了女王的首肯，就可以获取绝不少于当天花销的奖赏。每次安东尼出席宴会，斜躺在躺椅上浅斟低酌、高谈阔论时，总爱讲一些他自己的故事。让克娄巴特拉意外的是，这个不知何为克制的人一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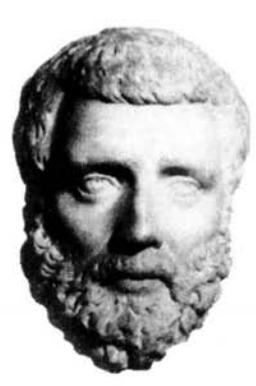


克娄巴特拉的晚宴

克娄巴特拉以东道主的身份极尽奢华来取悦安东尼，当时比较盛行的宴会成了她的最佳的选择。

聊起来就会没完没了。他会夸耀他的第一任妻子安东尼娅是多么美貌如仙，指责那个无耻之徒多拉贝拉是如何卑鄙地夺人之爱。反过来，他又会得意洋洋地说自己早在迎娶福尔维娅之前就已经把她从自己的好朋友克洛狄乌斯身边搞到手的了。如今这两个男人都已经魂归西天了，只有自己还逍遥自在地活着，喝着罗迪亚老酒与人畅谈。他们在罗马的那些所作所为对他而言不过是洒落在地的几滴酒而已。安东尼在“最佳俱乐部”里总是这样口若悬河地夸夸其谈。

可是，他从来没有向人提到过一个人，那就是恺撒。



安东尼常自居是酒神大胡子狄俄尼索斯

## 5 安东尼返回罗马

在地中海的对岸，还有安东尼的另一位妻子，福尔维娅。虽说她已经在三个花花公子身上消耗了不少青春，可她的旺盛精力绝不亚于安东尼的。她现在关心的与其说是那个嗜酒如命的安东尼，不如说是三寡头之一的安东尼。罗马城中人人都热衷于谈论安东尼

正在埃及享受着的美妙田园生活。福尔维娅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把安东尼召回意大利,用威逼还是用利诱?他天生就是一个靠不住的男人,对待女人一向是喜新厌旧。福尔维娅对他的这一天性以及自己和埃及女王姿色方面的高下都看得一清二楚。她还知道如果让安东尼继续东进的话,他完全可以跟克娄巴特拉或者是别的女人再过几年,而且乐不思蜀。真的,他真能把妻子儿女全都置之脑后,自己一个人自在快活地过一辈子。所以,让他回来的途径只有一种,那就是利用政权危机。福尔维娅决心用发动一场内战的方法,把安东尼从那个埃及女王的怀抱里逼回来。

这可不是有魔鬼介入才出现的情况,这只是福尔维娅依照形势将原来的计划略作调整而已。若不是因为嫉妒,她就不会让自己滑入这条险途。她现在的打算是:她用安东尼的名义下一道命令与屋大维彻底决裂,那么他将不得不回来应付这个敌人。不论安东尼是想讲和还是愿意开战,总之,他肯定会离开那个可恶的埃及女王回来面见屋大维的。

福尔维娅派使者送去的一封加急信果然给亚历山大皇宫中美妙的田园生活加入了一阵阵尖锐刺耳的杂音:因为各军团在财产分配问题上存在分歧, 福尔维娅在意大利抢先采取了极端的做法,她调动自己和安东尼的军队占据了十八座城市, 然后就均分了财产。这一做法激起了屋大维统领的部队的不满,有人起而造反。政变威胁到福尔维娅在罗马的安全时,她在众多骑兵和议员的陪同下逃离了罗马,躲进了普仁斯塔城堡。到那儿,福尔维娅就像一位将军一样到处聚敛金银财宝、招兵买马,一次又一次地在军队中作言辞激烈的煽动性演说,鼓舞斗志,直到后来追兵把她和现任普鲁儿亚执政官的安东尼的兄弟一并团团围住。

当克娄巴特拉从来信中获悉福尔维娅竟敢调兵遣将时,心中又是嫉妒又是恼恨。她想起恺撒在埃及的土地上作战时,自己是多么忠诚地与他并肩作战,为他侦察敌情,做他的女战士。她又想起为了夺取使她能够统治整个埃及的王权时,他们经历了多么艰苦卓绝的

战火考验。可如今发生在意大利的这一切算怎么一回事呢？是什么原因让福尔维娅从一个普通罗马市民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将军的呢？其实道理是明摆着的，她想夺回她的丈夫！看在安东尼的面子上，克娄巴特拉本不该企盼福尔维娅被人击败，可现在，她却是巴不得福尔维娅一败涂地。

不久，这场战役的结果就传过来了：安东尼的兄弟在普鲁几亚投降了，屋大维答应不杀他，但是作为报复，屋大维放了一把大火烧毁了整座城市，随后又举行了一次审判大会。这一天正好是恺撒遇害两周年纪念日，屋大维在罗马恺撒纪念堂门前处决了四百名骑兵和议员！与此同时，屋大维还亲自指派了信使前往亚历山大城，向三寡头之一的安东尼解释说，这场战事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屋大维，而是福尔维娅。屋大维是愿意与另两位盟友和平共处的。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看到信上的这些章句时，都心知肚明，屋大维主动和解的真正原因是他惹不起海上霸主塞克斯都·庞培。他们的推断很快就被证实了：福尔维娅带了三千骑兵分乘五艘战船，从布林迪西逃往雅典。安东尼的老母亲和她在一起。她们受到塞克斯都·庞培的保护。

其他消息也接二连三地汇集过来。罗马政局的动荡不安使波斯人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们的势力已经进入了小亚细亚地区——叙利亚的许多国王已经与他们签订了盟约，他们还很强硬地向罗马派驻当地的总督施加压力。而波斯的军队正在跨过幼发拉底河向叙利亚挺进了。安东尼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警醒起来：他必须要东征了，而且是马上就开拔！埃及女王多半会为此而援助他的。即使那位号称渴望和平共处的屋大维打赢了这一回合，又能拿他安东尼怎样呢？又能拿埃及怎样呢？克娄巴特拉拥有的一切都是他可以调用的，她有二百艘战船，她的财富足够他的一切军需开支。

克娄巴特拉的内心十分矛盾。她刚怀孕不久，要是这个靠不住的男人从此一去不回，她和她的两个孩子可怎么办啊？这个人的性格不能让她得到任何保证——就凭他的个性，她压根不能期望他还

会回来。她真的希望已经发生的一切是福尔维娅最后的伎俩。当然，她因为嫉妒出此下策，把安东尼推入这种境地，安东尼已经不会再原谅她了。如果说安东尼返回罗马就意味着克娄巴特拉已经在争夺这个男人的较量中输了，那么她同时也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因为福尔维娅永远也得不到他了。但这个世界上的女人还有那么多，如果她们俩不在安东尼的身边肯定还会有第三个女人来讨他的喜欢，一直到这个女人也怀孕，不再让他喜欢为止。

突然间，女王意识到自己与安东尼的愉快生活一旦宣告结束将会出现的不利事态。不久之后，她将被单独留下来，面对愤怒的埃及人，留下来独自抚养两个同母异父的罗马人的孩子。她还无法预知狡猾恶毒的亚历山大人对她的宽容还能保持到什么时候，她也无法预知在这个罗马人离开后，皇宫中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们会不会利用这件事来反对她？她与第一位罗马人在埃及的爱情生活是以生死拼杀为序幕，以歌舞宴乐为尾声的，那么这次与第二位罗马人的爱情生活既然始于歌舞宴乐，会不会将以险象环生的战斗告终呢？

克娄巴特拉心想，安东尼从来不把恺撒里昂放在心上。他在罗马的家中已经有一个自己生的儿子了，这个孩子此时可能和福尔维娅在雅典。如果哪天安东尼看到他的妻子与老母亲相顾啜泣，孩子们也都跟着哇哇大哭……这种场面会对心慈手软的安东尼施加什么样的影响呢？谁都说不准他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如果是恺撒遇到这种情况，他肯定能麻利地处理好，尽管他那里可能已经四面楚歌了。

当安东尼来向克娄巴特拉道别时，克娄巴特拉说他们的爱情已经有了结晶。安东尼听后哈哈大笑，然后祝福她和孩子平安好运。他的心思已经全都放到他的军队上了，根本没再把女王放在心上了。雪片般飞来的情报和命令已经把他团团围住，他要先对付进犯的波斯人，再对付他的妻子。他的心早已漂洋过海了。

克娄巴特拉又一次屈膝坐在窗台上，目送她的第二位罗马情人离她而去。这时，她已经没有了送别第一位罗马情人时的笑容。那

时，第一位罗马情人是世界霸主，他还邀请她去罗马；她分娩的时候，他一直守候在她的身旁，没有离开过半步，直到孩子顺利落地；他注视着孩子干瘪的身躯时，正有一道如梦似幻的彩虹悬挂天边，组成了一幅极生动而温馨的画面。今天距那时只不过七年，可她却如同走过了百年。现在，她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那样心志高洁的人来治理天下了，到处都是混乱不堪，连她自己也被席卷其中，无法脱身。

这究竟是为什么？她的头脑中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她更想知道的是哪些结局是缘于罪行，哪些结局是事出必然。她从来就不愿意反省自己或追悔过去，做任何事情都是率性而为，顺其自然。她又一次孤独地留守在父王的宫殿里，坐在窗台上，肚子里还有一位罗马将军的孩子。孩子的父亲驶离亚历山大港，要回国见他的妻子，他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当时，他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答应过她一定会回来的。可是，从他今天的海誓山盟到不知多久才返回这段日子，有太多的女人可能出现，而且他还要与屋大维抗衡——不是达成和解，就是在战场上一决高下。在这些之外，还有许多外国人横亘在克娄巴特拉与安东尼之间，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投入战争，抢夺土地。即使所有这些都不存在，他们俩之间还隔着一个地中海，它的风浪能淹没船只，就像命运能够磨灭一个人的意志一样。不久之后，她就该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这第二个孩子可能是恺撒里昂的妹妹。按照托勒密家族的传统，再过十年，他应该娶自己的妹妹为妻。到那个时候，埃及皇族将有一半罗马血统，而她自己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她应该已经年近四十了，她会在夏天的夜里叫来一个快成年的叙利亚奴隶，教会他如何去爱一个女人吗？无论何时，国家的安全一定要有保障，国家的财富也必须得到妥善的保存，否则作为一国之君将失去众望所归之人才能得到的行动自由！还要缔结一些新的联盟，只要罗马人不反对，最好的联盟者就是罗马帝国中最有实权的人。那个人会是安东尼吗？

她对安东尼的离去也有感到庆幸的地方。他像一阵旋风一样把亚历山大城的一切吹得乱七八糟。他在埃及的皇宫里和亚历山大城

的大街小巷中恣意妄为，动摇了原来的派别格局，甚至使得本来对罗马颇有好感的一些人改变了立场。但他赢得了普通百姓的喜欢。皇宫对一些小商品无节制的需求让一些小商贩和手工艺人忙得不可开交却也从中渔利。还有不少老百姓也从安东尼的一些奇思怪想中获益。安东尼在罗马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欢迎：他深受亚历山大人的宠爱，就连一直嘲笑罗马人没文化的缪斯恩也不觉得安东尼讨厌，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会喜欢他，但也没有人会对他怀有一种真挚的敬爱。克娄巴特拉在心中反复比量后得出结论，因为安东尼与恺撒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

不过，她还是很看重这三寡头之一的安东尼将军的影响力。她还知道，保持自己与这位东方世界之主的友情是明智之举。从长远看来，这比充当他的情妇更英明。安东尼离开埃及后她对他就不会再有什么影响力了。惟一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那位占卜官，因为他们俩都迷信。她让那位占卜官跟随着安东尼，他很懂得利用手中掌握的安东尼在埃及的秘闻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克娄巴特拉掌握的诸多信息渠道又替她从希腊沿海收集了许多消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这位女王感到有些困惑。安东尼夫妇在雅典的重逢很不同寻常。福尔维娅面色苍白，精神委靡，两眼发直。克娄巴特拉能够揣摩得出来，此时福尔维娅多想把手指插进那个饱经风霜却依然高大健壮的罗马男人的大胡子里去表示亲昵，也许她现在正在这样做呢！她想知道，在她遇到危险时他躲到哪里去了？如今全世界都听命于罗马人，他为什么还要在那个埃及女人那儿流连忘返呢？克娄巴特拉似乎听到了福尔维娅突然爆发出的使泼撒野的尖叫声被那位罗马赫拉克勒斯如雷般的男低音咆哮打断：是谁指使她破坏他与屋大维的盟友关系，派兵占领那十八座城市，驻守城堡要塞，是谁允许她盗用毫无心理准备的丈夫的名义下达这一系列不成熟的命令的？

克娄巴特拉眼前仿佛出现他们二人在大厅里不断怒吼叫嚷，走到一块儿时还会互相舞动拳头。她想，没准安东尼真的会动手揍她

的。“现在女王总算满足了,因为她的目的达到了。但她还有一点儿不放心:他会不会因为抛弃这个女人而帮不了他的盟友?福尔维娅可是一个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人,她会不会对他下毒手呢?真的,福尔维娅气急败坏时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不过,她的身边又要出现另一个女人了。克娄巴特拉刚刚听说屋大维又要了个新花招:庞培大帝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名叫塞克斯都·庞培。他曾用自己的舰船保护过安东尼的妻子和老母亲。如今,他自然是福尔维娅的盟友了。现在,依照海盗总是疑神疑鬼的性格,他很可能会扩充安东尼的舰队,充实自己的力量对别人造成威胁。屋大维是庞培家族死对头恺撒的侄子,鉴于此,他立即派人去见塞克斯都,向他提出自己希望迎娶他的侄女司克里布尼娅,并希望与他和解。司克里布尼娅比屋大维大两岁,曾两次丧偶,并且现在还怀有身孕,大概是刚刚去世的丈夫的遗腹子吧。尽管如此,屋大维专门废除了守寡须满十个月才可婚配的法令,休去了福尔维娅的女儿,娶了这个身怀六甲的庞培家族的女人。为了这场婚事,屋大维还铺张地安排了一系列盛大的喜宴和庆典。罗马人因此又多了一些笑料和谈资。

屋大维的刚愎自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世袭造就的,他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十七岁那一年就得到了这份权力。屋大维本是个羞涩腼腆、体弱多病的孩子,尤其适合做哲学家。但是,猛然间赋予他的权力如同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一样,改变了他的性情。现在,屋大维那双阴森可怕的眼睛常常会落在路遇的女子身上,并派人把她们从家中抢来。后来几年甚至发展为把这些抢来的女子全都扒光衣服,仔细查看她们是否真是处女。

安东尼近来的情绪很不稳定,还在生福尔维娅的气。所以当他得知塞克斯都也背叛了他时便怒不可遏,没有向妻子和母亲告别就冲出雅典,要去教训那些背叛了他的军团。可是,他的部下都不愿意和自己的战友刀兵相见,但安东尼还是逼迫他们那样做。正在安东尼一路所向披靡时,有信使从希腊来报告说福尔维娅死了。她年仅

三十，权力欲在憎恨和复仇心理的刺激下不断膨胀，其结果是耗尽了她所有的精力，也断送了她的性命。

福尔维娅的权力欲是消极而充满怀疑的；恺撒的抱负是充满进取精神且极富热情的；安东尼的愿望只是要用权力来确保自己的享乐；屋大维总是在潜意识里想化解周围的敌意。只有克娄巴特拉的志向是保证自己享有选择的绝对自由。

福尔维娅之死并没有让克娄巴特拉如释重负。事实上恰好相反，她反倒为此深感不安。因为福尔维娅的消失势必会使安东尼和屋大维这两位执政官之间的关系更紧密，这是他们各自都真心向往的，但对于埃及而言却吉凶难料。如果安东尼不替她着想，接受别人的主张，使埃及成为罗马的行省之一，那时，恺撒里昂将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她自己又将落到怎样一种境地当中去呢？两位执政官的握手言和对她而言是一种威胁，而这种威胁很快就来临了。

安东尼和屋大维手下的士兵比他们的首领更渴望和平，他们突然统一起来，强烈要求自己的首领使用外交手段争取和平。十五年来，罗马人一直在被迫和罗马人作战。他们跟随着那些优秀的将领不知为什么转战南北，结果只不过是满足了少数几位党派头目一时的感情冲动。他们都把自己装扮成所谓正义战争的领导人，他们编造了一大堆动听的口号，什么“要制止混乱”，什么“要拯救国土”，而最动听的口号是所谓的“捍卫私有财产”，而实际上老百姓的私有财产从来就没有受到过威胁。

最后，士兵们的要求似乎得到了满足。安东尼与屋大维在布林迪斯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比三年前的那项协议更明确地说明了这三位政治寡头是如何瓜分恺撒留下的遗产的。李必达只分到了罗马在非洲的领地。安东尼得到的是东至阿尔巴尼亚境内的东部各行省。屋大维则掌管意大利和整个西部领土。一个人除非忘记自己还是罗马人，否则绝不会同意把罗马城留给自己的敌人的。安东尼居然同意了这项分配协议，真是愚蠢至极。从此以后他就等于是一个流亡在外的殖民地总督了，虽然他同时身兼六七个总督的头衔。

这项协议签完后，两位执政官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劝说庞培大帝的最后一个儿子塞克斯都·庞培也签订一份协议，他们可以把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划归他管辖。然而，他比谁都强烈地不愿意受到束缚，遵守诺言。因为海盗默那斯曾经在一次塞克斯都的那不勒斯湾宴会上问过他，愿不愿意当罗马的君主，他可以替他把那两位执政官都抓来，听由他摆布。塞克斯都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默那斯本该在询问他之前就把这件事情办好才对，既然现在才问他，那么他只能说不可以，因为他已经发过誓了。

到公元39年初，内战似乎已经结束。十五年来意大利人第一次确信和平指日可待。迪奥·卡西乌斯*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这三位执政寡头最后在舰队和士兵面前达成了协议，拍手庆贺并互相拥抱致以平安吻。此时，海上和岸边同时响起了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千万名痛恨内战的军人和百姓发自内心的欢呼声在群山间回荡，久久不绝。有许多人声嘶力竭地呐喊着，直到晕倒在地。甲板上的士兵不等船靠岸就迫不及待地跳进海水里向岸边游去，岸边也有他们的亲人纵身跳进大海去拥抱他们。"很多人都惊喜地发现一些多年来杳无音信的亲朋好友居然还活在人世。也有一些人远远地看见了本以为早已战死疆场的近邻。他们瞠目结舌，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又真诚地希望自己没有看错。人们互相高呼着彼此的名字，直到对方给予

* 迪奥·卡西乌斯，罗马史学家。当代人是因为迪奥的罗马史著作而知道他的。这部史书共80卷，大概有三分之一完整地传之于世，书中包括了自埃涅阿斯在意大利登陆开始，直到作者第二次（公元229年）担任执政官这段时间的历史，迪奥遵守着罗马史学家们惯用的历史年献编排方法，一年中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时间编为一组，观点是绝对的罗马式的，因为他是以一名元老的身份写作的。

——译注

自己热烈的回应时才敢确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很多人高兴得热泪盈眶。另有一些人坚信自己的丈夫或儿子还活着,所以他们在人群中来回跑动地寻觅着,向每个他们遇到的人打听他们的下落,如同发疯一般。虽然他们满怀希望,恐怕还是再也见不着了。最后,他们悲痛欲绝地呼喊着阵亡人的名字,捶胸顿足,失声痛哭,犹如逝去的亲人就在他们面前躺着一样。旁观的人群也无不因为这些人的悲痛而黯然伤神。人们就这样在大喜大悲中沸腾了一整天加大半个夜晚。"

# 安东尼的政治婚姻

克娄巴特拉一个人在亚历山大皇宫中等待着孩子的出生。听完签订罗马和平协议的消息不久,又有一位信使来到她的面前,但他有些不敢开口说话。女王有种不祥的预感,便厉声喝斥他把知道的说出来。这时,信使才惴惴地告诉她,安东尼在罗马和屋大维的妹妹结婚了。

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地就发生了。可是综观两位执政官的性格和双方的利益之所在,这一切如若不发生才会令人觉得不自然。

自从第一次结盟以来,安东尼与屋大维就没有面对面地交谈过,自然也没有给对方写过互相攻击谩骂的信件。福尔维娅为了夺回丈夫,不惜要花招让意大利陷入战争旋涡之中。如今福尔维娅已死,还有谁会去追究她的那套阴谋诡计应该承担的责任呢?每当塞克斯都·庞培借着酒劲说到埃及和一些轶闻笑谈时,安东尼都会很不高兴。屋大维用审慎的态度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才在私底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身边的几位军官。这几位军官又通过自己把这些想法传开,再反馈到屋大维那儿。这样,屋大维就可以冠冕堂皇地说,

是他的部下们希望安东尼和他的关系能够更加亲密一些，成为大舅子和妹夫的关系。不过，这看上去有些难办，如果这样做的话，岂不是对埃及女王的存在视若无睹吗？

（普鲁塔克就此事写道）安东尼并不否认埃及女王曾是他的情妇。但他又辩解说，情人毕竟不能等同于妻子。他想用这种说法来慰藉自己的良心并克服情理上的不仁不义。

对安东尼来说，答应这门婚事只有一个条件。他是一名军人，现在他手中没有兵权对他是极其不利的。他必须带领一支军队回到叙利亚去。为此，他必须向屋大维讨兵权。安东尼十分相信某些事情发生前出现的那些所谓的征兆。在举行和平协议庆祝活动时，他和屋大维有过多次军事演习。每次演习都以安东尼的失败而告终，或许是因为他近年来贪图杯中之物致使自己身体发福了的缘故吧，身材苗条的年轻人总能在这种活动中占据明显优势。正在他犹豫不决时，克娄巴特拉派来的心腹密探，就是那个从埃及跟来的占卜官跑到安东尼面前说，“哦，安东尼，好运正等着您呢！不过，您一定要远离屋大维，躲开这个年轻人。因为他的守护神与您的神灵相冲突！只有他不在您身边的时候，您的神灵才会奋勇无敌。一旦他出现在您近旁，您的神灵会因胆怯而虚弱。”

安东尼对这话深信不疑，认为这样确实威胁到了他的利益。所以，怯懦的安东尼决心将局面扭转过来。很明显，屋大维的妹妹就可以协调他们二人的守护神。带着这个女人去叙利亚也正好可以让他远离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他在国内屡失战机，这难道不是克娄巴特拉的过错吗？福尔维娅之所以假借他的名义发号施令，也是因为她的缘故！他和克娄巴特拉的孩子就快出世了，到那个时候，他与埃及女王的冒险游戏也就应该结束了。

福尔维娅与屋大维娅的丈夫竟然是同时死去的，难道这还不是上天特意安排好的吗？屋大维娅是罗马人公认的美女。她从未勾引过谁，因为她是一位恪守妇道的人，不会干那种丢人现眼的事儿。但是，如果有人暗中怂恿这位善良的女子去做那些会让她脸红的事

儿，那会怎样呢？安东尼听说有些女人天性害羞爱脸红，但还真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一位这种类型的人。屋大维娅的品德比她哥哥的好，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她不是那个放债人的孙女。此时，屋大维娅也挺着个大肚子，她正怀着的是马瑟路斯的第二个孩子。因此，在婚礼上她只能尽量坐着，以免显怀，被人们嘲笑说安东尼想要让这个孩子作嫁妆呢。屋大维给安东尼的那几个军团才应该是真正的嫁妆。婚礼结束后，安东尼就可以出发了。

安东尼的娶亲之日也是屋大维的新婚之时。自从屋大维与塞克斯都和解的目的达到后，塞克斯都的侄女就成了他的累赘。现在，屋大维又看上了一个比塞克斯都的侄女更漂亮的女人——利维娅。因此，他再次离婚。利维娅也从自己的前任丈夫那儿带来了一份特殊的嫁妆，就是她在神庙求子之后怀上的身孕。所以罗马的这两位执政官在同一天举行婚礼时都可以互相取笑了。

所有这些消息都是从那位报告安东尼婚事的的信使那儿听来的。克娄巴特拉十分冷静而克制地听完这些之后，还向信使打听别的消息：安东尼获悉福尔维娅的死讯后有没有掉眼泪？他当天还有没有饮酒？如果当天没有，那么他是几天后开始再喝的？这件事情发生后他有没有去找过歌妓？他为福尔维娅置办了一场多大规模的葬礼？他是在她死后多久再度订婚的？

可是，当克娄巴特拉孤身一人的时候，她根本就无法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目前面临的局势。临产在即，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昔日激励她勇往直前的那份斗志此时也无影无踪了。她不知道到底是今晚还是明天会开始分娩。与上一次生孩子的情形相比，今日的形势更让她担忧。她觉得自己有些坚持不住了。克娄巴特拉把恺撒里昂叫来，告诉他以后不会再孤单了，他就要有一个小弟弟或是小妹妹了。然后又问了问这孩子今天有没有什么需要，完后吻了吻他，让他去睡觉。有一段时间，她老把第二个孩子想像成是恺撒的灵魂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使她怀上了孕。接下来，她又开始回忆安东尼的脸庞和身型，回想起他作为自己情人时的模样。有一次他用一种军

人式的狂野表情对克娄巴特拉说，这回他准能生一个男孩。

可后来，克娄巴特拉一想到自己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安东尼，甚至于还曾主动地勾引过他，就不由得气愤不平。她躺在地上，撕扯着身上的衣物，还拼命地用拳头打那些把她搂在怀里想扶她起来的女奴。打累后，她委顿在地，不断呻吟——现在无论哪种姿势都无法让她换得片刻的安宁。克娄巴特拉用极度虚弱的声音呼唤着安东尼，接着又意外地喊出了早已从她记忆中逝去的母亲的名字。她深知，这都是因为她太孤独了，为了独揽大权不惜屠戮自己的弟妹才会落得如此下场。但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把那些罗马人领进宫来，酿成今日的惨剧：要一个人抚养两个生父不同的孩子，一个孩子的父亲遇刺身亡早已化为灰烬。另一个孩子的父亲？他很可能正载歌载舞、鲸吞牛饮地欢庆自己的新婚呢！



女王忧虑的时刻只能是暂时的，接下来她必须尽快的找到新的策略

突然，她仿佛看到了仇敌屋大维那阴森恐怖的双眼，他就混在安东尼家舞蹈着的人群当中！克娄巴特拉失声尖叫起来，让人赶紧把恺撒里昂找来，不许他们离开半步。恺撒里昂来后受到惊吓，不敢与母亲相认就跑开了。克娄巴特拉干脆把奴仆们全打发走，只剩下她自己一个人呆着。昏昏沉沉之间，她好像又梦见自己和安东尼同榻而卧，她拉扯着安东尼胸前的黑毛，直扯得安东尼痛得叫嚷起来，他还举手扇了她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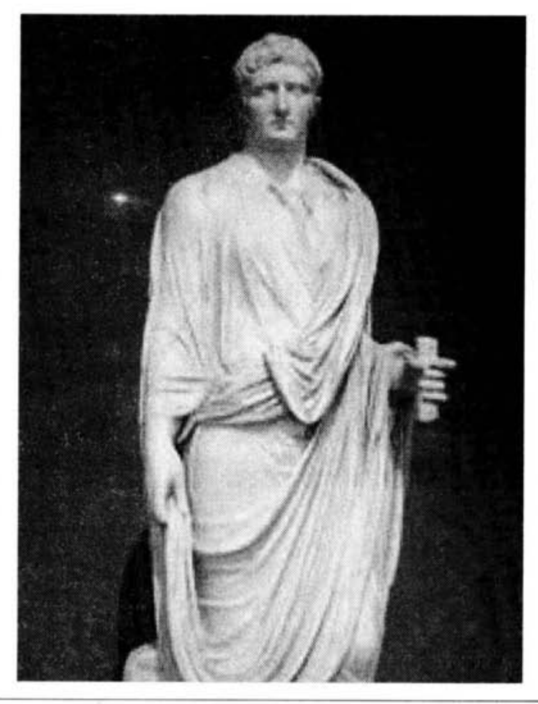
第二天，克娄巴特拉就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出现任何幻觉了。她只想知道，上天赐给她这份非同寻常的礼物到底预示着什么？神职人员给出的解释总是前后矛盾。不过克娄巴

特拉认为没准这对双胞胎真有两个父亲呢,一个是恺撒,另一个是安东尼。她给孩子取名为“我的小太阳神”和“我的小月亮神”。她发誓再也不想安东尼了。但她还是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因为安东尼此时正新婚燕尔与佳人同榻呢,而且再也不想回到她身边了。

就在克娄巴特拉处于一生最失意的阶段时,无论是她自己,或者屋大维,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都没曾想到安东尼在罗马举行婚礼的同时到底在想什么。他立了一份遗嘱,除了两个作为见证人要在文书上签字的朋友外,谁都不知道遗嘱的具体内容。两个朋友中有一人是个大嘴巴,泄露出来了一些外人难以知晓的秘密:就在那个最庄严的时刻,安东尼作出了一番心灵的表白。他以庄重的心情回顾了恺撒的死亡和他的遗嘱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过不久,他就该去波斯打仗了,所以他在四十一岁时自己的第三次婚礼上确立遗嘱,提到对子女和朋友的一些交待。

他在遗嘱的结尾表明,他希望自己死后请庄严肃穆的仪仗队抬着他的遗体穿过罗马广场。但他的遗体最后一定要从海上运到亚历山大城,以便能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死后同穴。

这就是安东尼的遗嘱中有关女王的内容,他把遗嘱密封好,交给了至尊修女替他保存。



# 第4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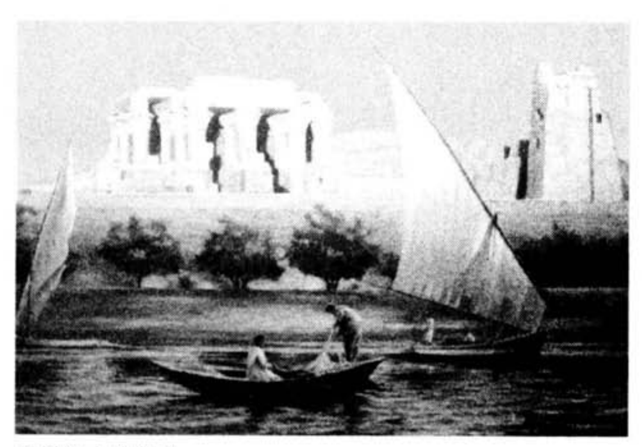
# 最痛恨的人——屋大维

她迷住了当时最伟大的两个罗马人，却毁在了第三个这样的人手里。

——希腊史学家：迪奥·卡西乌斯



# 平静的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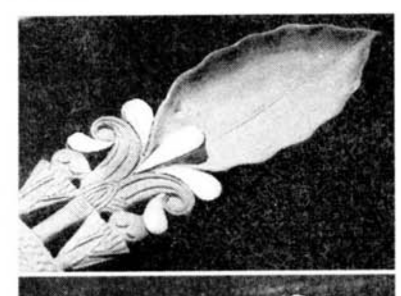

尼罗河上的船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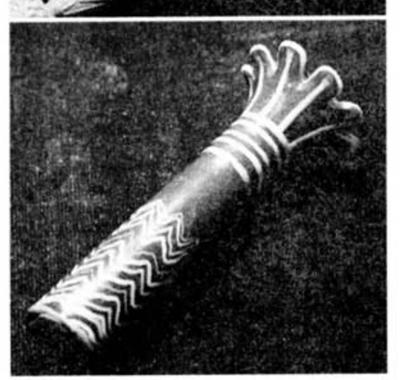
站在女王这个角度，她是一个聪明能干的统治者，使埃及保持了将近20年的和平。社会稳定，工商经济发展很快，而且使古埃及文明同希腊文明相交融，为埃及古老的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所以还有人说克娄巴特拉是埃及民族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伟大的人，并且作出了伟大的事业”。

三年来（约公元前38年至公元前36年间），克娄巴特拉在亚历山大城专心治理埃及的事务，不再过问罗马发生了什么。克娄巴特拉在位的这几年，埃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水面上有船只穿梭不停。等到尼罗河两岸的小麦成熟时，这些船只都会在舱里装满小麦，运往意大利的奥斯迪亚港。等到返航时，这些船只还是满舱货物，但这时装载的可能就是西班牙的银器或高卢的木材之类的东西了。运动员、卖艺人、生意人、银行家、演说家和投机商络绎不绝地往返于意大利与埃及两地，成为那个正在走向衰败的共和政体和克娄巴特拉统治下的这个日暮途穷的王国之间富有生命力的纽带。两国历史的车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滚滚向前，暂时的和平让两国人民以及地中海沿岸其他国家的人民过上

了一段安康的日子。这三年里克娄巴特拉的生活也像恺撒在世一般充实而风平浪静。

但她和别的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女王毕竟有些不同，因为她还要抚养三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自己也是一个被人抛弃的情妇。如果现在的托勒密家族不止她一个人，埃及的社会各界早就要对她发起进攻,赶她下台了。尽管她坐在女王的宝座上，身边也依旧是危机四伏:在罗马执政寡头屋大维的眼里,恺撒里昂是目前他最仇恨的敌人,女王既没有合法子嗣又没有强大有力的保护人,亚历山大城里的贵族如果对这孤儿寡母下毒手,就既能篡位称帝,又能恰到好处地拍屋大维的马屁,让他除去眼中钉、肉中刺。有人愿意冒险做这种一举两得的事不是很合情合理吗?虽然历史上没有记录这三年当中埃及皇宫里种种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事儿，但依照当时的形势来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位女王肯定徘徊在重重矛盾之中:情绪冲动又小心谨慎,抱负远大又严于克己。





(上图)木刻莲花化妆匙
(下图)眼线膏瓶

化妆品在埃及和希腊历史悠久，克娄巴特拉精于化妆，据说她还写过一篇关于化妆术的文章。人们提起她的美丽总是恭维她在化妆术方面的造诣。

克娄巴特拉曾经为了王位在战场上啃面包,在沙漠边缘睡漏风的帐篷,她是一位不会向任何困难低头屈服的女战士。可她又是一个与同龄人比起来最娇生惯养的人，真不知道服侍她一个人要动用多少奴隶和内侍。每天清晨,她

要躺在那个至今还保存完好的上等斑岩材质的浴池里，池边有六七个女奴手拿温热的手巾等在一旁准备替她搓揉身体涂抹香膏。之后她会躺到一张亚麻做的凉垫上，对头放一面能映出浅绿色乳白光的大镜子，像往常那样单手枕头，让女奴们替她梳理那头栗色的卷发(虽说金发在当时比较流行，但她从不染发)；她不像罗马女人那样，为了攀比把头发也梳成高高的假发髻。但现在她也不像年轻时那样长发披肩了。她如今的发型就是我们今天从她的胸像上见到的，紧贴头部梳成七股的短发，也不中分，所以见不到与鼻梁相接的中缝线。发尾固定成一个发结，只剩一小缕卷发轻佻地悬垂在左眼的上方。一反希腊人平时严肃质朴的发式风格。这是一种女王发型，只有她头上的卷发才属于克娄巴特拉自己。克娄巴特拉很不喜欢女式披风，因为其材质薄如面纱，如果她穿着这样的衣服与王公大臣们交谈，那些男人的注意力肯定会被分散的，因为他们都想透过那层薄纱一窥女王的乳房。如果披风是粉红色面纱做的，就更能让她白皙的肤色显出淡淡绯红来，好像被一种不敢释放的欲望染红了全身一般。女王会让一个女奴替她在这种披风外面罩一件宝石蓝或橙黄色的米利都丝质长罩衫。如果她需要穿上那件长袖的加冕服就得有四个女奴来服待，以缩短穿衣打扮的时间。如果哪个奴隶没及时提起袖口，女王就会用脚踢她：她从来不会出手殴打奴隶，因为怕弄脏自己的手，她一直用法老式的脚踢方式。



克娄巴特拉的希腊式发型

在需要接见外国贵宾时，克娄巴特拉喜欢穿一身配有腰带和钩扣的长礼服。男宾们见到这种腰带和钩扣都会想动手解开看个究竟，因此就浮想联翩，魂不守舍。这时女王就能得心应手地和他们谈各项事务了。她的那双分趾皮革鞋有后跟，穿着时会让她显得高一些。通

常在接见外国重要使节时，迷信的女王还会在鞋底放上一付性爱纸符咒，祈求顺利，尽管她根本就不想与那些男人发生那种关系。

女王喜欢用香柏油，因为它会让人想起沙漠里的干热天气。有一天早晨女王不想用这种香料，而负责洒香水的奴仆却没有看出女王的心意照旧捧出来，这瓶香油马上就被摔到地上，香柏的气味儿比以往更浓烈刺鼻，这时所有的女奴都吓得战战兢兢，大气也不敢出。以后，在没有向女王请示之前再也没人敢擅自作主替她选用香水了。女王每天都会让人拿来许多条项链给她挑，然后她就点颔示意她今天想戴的是哪一串。女王偏爱的是一种黄晶玉，因为它那淡黄耀眼的色调会给人一种美的感受，还会让人联想到蜂蜜。有时，她也会选用一些散发出寒冷光芒的银质饰物，这往往表明她又回忆起恺撒了。



克娄巴特拉的珠宝

这些精致华美、各式各样饰有动物头型的的珠宝，都是用金子作成的，因为当时在埃及，金子比银子更容易找到。

每当克娄巴特拉对镜梳妆时，那对孪生兄妹都会冲到女王的身边，于是女王身边一下子就热闹非凡了。因为他们的身后还会跟来一大堆小猫、驯养的猴子和一帮奴仆和家庭教师。孩子们早就被教导过了，母亲化好妆后他们就不可以再碰她了。那些奴仆和教师都局促不

安、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谁也拿不准到底这时候该不该管教一下他们的小主人。可是，女王在场的时候谁又敢多嘴多舌地说话呢？克娄巴特拉小心地把小亚历山大抱了起来，三个孩子中，只有这个男孩与克娄巴特拉最相像，他们的鼻梁都是高高的，小嘴都漂亮极了，身材都轻盈苗条。可是那个女孩儿小克娄巴特拉长得却活像安东尼。这个才两岁多的小姑娘不仅有安东尼式的粗壮体魄，甚至连生动快活的表情都和安东尼极其相似。她的这副长相常常会把大家都逗乐。体现在孩子们身上的这种长相与性别的互换也常让他们的母亲觉得有些好笑。同时，她还发现这个小女孩使唤起奴仆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稍有不顺心她就会把鞭子抽到他们身上去。而小亚历山大却是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克娄巴特拉心想，如果她是一名男子的话肯定就是这副模样了，但她根本就不想成为一名男子。

克娄巴特拉会见内阁大臣们的那间大小恰到好处的屋子平时必须空无一人，在她进入之前任何人不得擅入。在她批阅公文时，也不能有外人在场，可以在此处陪伴她的只有恺撒里昂一个人。

恺撒里昂已经十周岁了，个头快和他母亲一般齐了，长相酷似他的父亲，正如盲诗人荷马写的那样："从长相到嗓音全都一样。"他有魁梧的体格和一副君王般威严的长相，说出的话语热忱而体贴。他身上还有一种诚恳的态度——恺撒在体验到上流社会生活之前，或许也曾经表现过这种品质吧。在恺撒里昂出生以后，恺撒身上曾一度又出现过这种诚恳的态度。这正是恺撒里昂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精神财富。这就更让克娄巴特拉满心希望恺撒里昂将来能继承她的王位。因此，恺撒里昂在三方面力量——他自己的秉性和他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天份——的



恺撒里昂头像

促动下,很早就领悟到自己要像母亲当年一样早早地学会治理一个国家,学会处理好每一件事,掌握每个方面的知识。

克娄巴特拉手把手地教他治国之道。她告诉儿子埃及王国及其国都亚历山大城里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在经济科技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本国的物产和制造的各种产品及其销路,还有地中海沿岸国家王室之间的纷繁关系——所有这一切他都必须尽快加以了解。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要求他每天早起到这里来听朝政会,同时也好抓住时机让手下的大臣们预先熟悉一下这位未来的君主。此外,作为一个女人,有恺撒里昂陪伴在侧,能够让她感到一股支撑的力量。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经历和托勒密家族的历史,她觉得现在真正需要一个男人来帮助她处理朝政,还需要一个丈夫做他的情感依托。事实上,克娄巴特拉在心里已经把恺撒里昂当作自己的保护人了,他的存在会让她觉得是恺撒在扶持帮助自己,只不过是以他们儿子的形式出现而已。

恺撒里昂首先要学会的功课是辨认到皇宫里来的人是何身份、等级。皇亲国戚、女王的心腹大臣、第一属国等都是埃及的达官显贵。然后他还要学习demoi和phylai,即各部落和家族之间的区别,以及赋予这些部落和家族种种特权的数不清的法律条文。希腊人在埃及享有许多的优先权,他们还会想出无数的诡计对付埃及人。埃及境内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埃及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地位和各种公民权利。亚历山大城享有"自由城市"的各种优惠条件,亚历山大人因此而具有傲视一切的心理。其他地区的埃及人会为此而生发一种报复心理。希腊人对马其顿人,尤其是自称为马其顿人的亚历山大人十分仇恨,因为即使是在埃及王朝创立两千五百年后,埃及皇室还一口咬定这个国家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生地,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是马其顿人的后裔。

每日的朝政会议是从书吏长宣读埃及记录下来的前一天所作的全部决定开始的。埃及的书吏和利比亚沙漠中的细沙一样多,书吏长的职位相当于一名内阁大臣。日后,书吏们记录下来的资料汇

集起来就是埃及的历书。接下来是提出商议亚历山大城有关法令的议员和落实其实施的执政官。再接下来是在职的大祭司们，其中祭司长是神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大祭司，他在埃及的地位仅次于埃及女王。恺撒里昂注意到了一种奇怪的复合现象：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城奉行神权与政权合一，他们尊崇埃及古老的众神，于是希腊的伊希斯女神到埃及就成了阿芙洛狄特，希腊的冥王就成了埃及的撒拉弗。恺撒里昂看到母亲向神职人员布尔致以问候时，多少有些虚情假意，而当她阅读神殿财产清单时，却十分专注细致，这张清单上小到一个金碗、一把银匙都悉数罗列。



执政的克娄巴特拉

恺撒里昂总会靠后站立，但他一直都是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每一位官员的讲话。今天，有一位警长上前汇报前一天几个扁豆贩子在市场上捣鼓出来的那场骚乱是怎样被镇压下去的，又解释了一下卖瓜子的小贩为什么要到靠近湖边的地方摆摊设点。后来一位穿着红色制服，脚穿白皮靴的体育训导官上前通报埃及运动员在波加门竞赛中获胜的捷报，又请示说最近会有一桩代销特级食用油的买卖，卖方是皇家专销商，摔跤运动员正需要这种食用油按摩筋骨，希望女王能分配一些。接下来向女王汇报的是尼罗河河道的主管人。他打开厚厚一摞地图和画表，说明哪些河道已经淤塞，哪些河道应该拓宽，为什么今年特比斯上游地区的蔬菜收成不好，新添那几百台灌溉水轮车的钱可以用哪几项税收支付。接下来是负责皇家专营产品的大臣向女王进奏好几本逐月记载纸莎草、小麦、粮油和食盐产

量的账本。恺撒里昂早已知晓,皇家专营产品的收益是埃及王室的巨大财源,也是王权的保证。克娄巴特拉还曾告诉他,它也是自由的源泉。恺撒里昂还目睹了皇家银行、皇家造船厂和皇家地产的承包商们是如何计算和分配红利的。凡在埃及境内从事的一切经营活动在使经营者发财的同时也都在或多或少地为托勒密王室的宝库里添加黄金白银。

恺撒里昂最愿意见到罗马人上朝。他们有时专为一份小麦的买卖合同就会来拜见女王,有时会是宣布来年的那批工作人员名单。其实他们更想找机会亲眼目睹一回这位女王的容颜。因这些年过去了,埃及女王在罗马依旧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名人。但这些罗马人大多固执已见,好强求别人。每次女王都先把贸易价格提得特别高,或者是提出极苛刻的贸易条件,而最后的结果还是不如人意,远远低于女王的预想。这时,恺撒里昂总会觉得自己在对付罗马人时比母亲有优势。他当然很敬佩他的母亲但恺撒在他心中的地位更加崇高,因为恺撒的名号要比托勒密王室更令人肃然起敬。

当司仪长在拜谒厅里向大家介绍外国使节时,恺撒里昂根据人们所佩的武器或是所穿的衣物就能判断哪些是巴雷斯特人,哪些是卑斯尼亚人,还有吕底亚人、波斯人、红海地区穴居人、尼罗河上游的努比亚人、加拉太人等等,甚至还有中国人。克娄巴特拉在大多数情况下能用外国使节的民族语言与他们交谈,让来宾有种意外的惊喜。恺撒里昂为此也更加敬佩自己的母亲了。

每天下午从两点到六点之间是天气最炎热的时段,恺撒里昂这种时候一般见不着母亲,她也不会召见任何人。克娄巴特拉在这个时候既不愿当女王,也不愿做母亲,而是一个人自在舒服地躺在一张让人极惬意的无靠背长沙发上,手边摆上一套缪斯昂最新出版的新编莎孚诗集和一面镜子。有时她也会抱着她宠爱的一只猫,有时阅读一些能撩拨起她罗马情愫的抨击近来政治闹剧的淫秽小诗。她还可能叫人把安插在罗马的暗探送来的情报拿来,反复读过后,再拿在她那双纤细的手中不肯放下。紧锁的眉头说明她正在思考这些消

息的可靠性和它们的影响：塞克斯都有足够的实力削弱屋大维的力量转而辅佐安东尼吗？然而他们之间还有一个阴影——安东尼在罗马娶的那个妻子。于是，女王断然把手里的纸撕个粉碎，好像这样可以让她发泄出对那个女人的仇恨。派人去毒死她吗？不，她再次打消了这个不止一次冒出来的念头。

有时，饶舌的内侍会告诉宫里的其他人，陪伴女王的并不是那只她宠爱的猫，而是一个年轻的奴隶。但他并不常在，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太长，而且总会消失在一个地下室里。

日落之前，克娄巴特拉会带上恺撒里昂驱车外出兜风。这时，她会穿上一件系着拉科尼亚飘带的紫色披风，不戴帽子，只打着一把小阳伞。但跟随出行的马其顿士兵个个头戴白色毡帽，手执亚历山大大帝时期让东方世界的人见后如惊弓之鸟的武器——巨型长矛。他们的马车会先经过缪斯昂和图书馆，疾奔的马蹄声会惊扰屋内的人，女王还会朝那些向外张望的人致意。一路上他们还可以看到赛马场和马术学校，可以听到从公共浴场里传来的年轻人互相笑闹的叫喊声和戏水声。当他们返回亚历山大城，通过交叉路口的那座四门塔楼时，马车会放慢速度。女王会用她那双猎人般犀利的眼睛在人群中搜索议员和执政官从未对她提起过的事物。除了从肉摊和阴沟里散发出来的臭气让人难以忍受外，又脏又乱的人群并不会让女王感到忍无可忍，因为她在罗马已经见识过比这更无法忍受的市民暴乱。

恺撒里昂这个好学的孩子会在城里注意各种手工艺人。吹玻璃的工人和亚麻纺织工人都集中在一排排露天柱廊下。那边的一些几层楼高的建筑物是生产莎草纸的工厂，门口还堆放着成捆成捆的莎草。金匠们用吹管呼噜呼噜地吹着金器，银匠们挥舞着锤子卖力地砸着银锭，鱼贩子边走边一路高声吆喝，只有铜匠们敲盆打碗的声音有些响得刺耳。

哪怕是在夜里，恺撒里昂也闲不下来。他要到亚历山大城的许多花园去向那些曾对他致敬的上流人物一一回礼，还要在那种场合

下观察所谓的免税说教家们的各种言论,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下午才刚给他上完课呢。此外他还要了解每回应该传给歌女多少小费,什么时候退场才不至于失礼等等。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能听见花园里还有人在吉他的伴奏下哼唱着黄色小曲,有时或许能听到某位分析家和某位审判长坐在花园的角落里一边喝着拜占庭时期的咸啤酒,一边讨论着若用希俄斯乳酪下酒究竟是利比亚啤酒的口感好还是叙利亚啤酒更佳。

再晚些时候,女王可能会发现恺撒里昂还在灯下苦读。母子二人会交流一下当天的心得,或是为刚从花园里听到的这个城市的奇谈怪论而开怀大笑一通。最后,克娄巴特拉会亲吻一下这个孩子,再起身。恺撒里昂看到过母亲手上那枚硕大的紫晶戒指,但他从来没有向母亲证实过这枚戒指是否真有传说中的各种神奇功能。



克娄巴特拉雕像

就像她的名字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她的种族之光荣。克娄巴特拉确实是托勒密王朝中有名的统治者。

克娄巴特拉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会在镜前呆坐许久,回味现实生活在命运之神的摆布下充满的各种嘲讽意味,浮想联翩。“真有趣!”她可能会把头稍稍向左转过去一点,摆弄着右边那一长串珍珠耳环,自言自语道,“一个能力非凡的女王,身体健康,容貌出众,

却要面临大半辈子的寡居生活，因为找不到一个适合她的男人赢得她的欢心。掌马官的那双腿修长笔直，长得真是不错。可惜眼睛没长好，鼓得太厉害，都超出脑门了。尤其让人不喜欢的是他那种自命不凡的脾气。今天那个舞女撩起裙摆向恺撒里昂卖弄风情时，这孩子的脸一下子就全胀红了，应该把他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可是谁合适呢？或许一位身体健康的艺妓会比一个小王国的普通公主更有经验吧？……如果把食盐的价格涨上半个德拉科马*，就能填补今年油类产品中出现的亏空……塞浦路斯还会购买我们的莎草纸吗？……我们要获取双倍的凯旋花环……我们的货船在驶进亚历山大港前会不会遭遇海盗的抢劫呢？……目前一切看似平静，但早晚会爆发一场危机的，大家担心的也正是这个问题……恺撒里昂这孩子笑起来真像他的父亲！……明天早晨应该叫她们替我把这一缕头发弄过去一些，靠近左边的眉毛……”

* 一种古希腊货币单位。

——译注

## 2 安东尼准备东征

在同样的三年时间里，安东尼在雅典过着舒心快活的日子。屋大维娅生育后又恢复了苗条的身段，这很能讨得安东尼的欢心。她生下的是一个女孩儿，安东尼好像是要表现

自己的慷慨大度一样，替这个屋大维娅前夫的孩子取名为安东尼娅。因为能把这个清教徒式的女人调教得不再拘谨刻板，安东尼满心欢喜得都有些得意洋洋了。屋大维娅则像是一个一本正经的女家庭教师被一个极难缠的漂亮男生逼进了一个隐秘的乐园，享受、欢笑过后，又为暗自喜欢这个快乐漩涡而窘迫不已。

只要自己能换得快乐，安东尼什么怪招都想得到，使得出来。在竞赛中，他身为总教官会出其不意地走进赛场，打断两位角力竞赛运动员的比赛，像一个大力士一样，一手抓起其中的一个人，把他高高地举起来让他在半空中挣扎。全场观众会为此而欢声雷动。有一次，他把每个城门的警卫都撤除，然后带上一帮文人和小丑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闲逛。后来，他又把雅典市民全请来参加一次市政府出钱办的体育盛会。安东尼让人在赛场为自己修了一个悬吊式的休息台，摆上用蕨菜铺成的躺椅。这样，他就可以和朋友们在这个吊台上又奏乐又喝酒地观看比赛了。



酒神狂欢的场景

安东尼一直以酒神自居。法国哲学家及历史学家约瑟夫·布尼斯特这么评价他："安东尼是一个大孩子，具有征服世界之能力，但却不能抗拒享受。"

安东尼听说他那个很难相处的大舅子已经远离意大利了，心中无比欣慰。平时，他只要见到屋大维就打不起精神来。如今，屋大维自我标榜为"天之骄子"就更让他愤愤不平

了,决心要和屋大维一比高下。一天晚上,他率领着一帮喝得醉醺醺的酒徒,举着火把到处闹事,后来就冲进了雅典卫城。他让传令官通报说复活的狄俄尼索斯来迎娶雅典娜了,随后就开始庆祝他和雅典娜的婚礼,并要求政府送他一份价值百万元的贺礼。市政府的参议员听到后都惊叫了起来。"天啊,宙斯迎娶你母亲塞米利亚时也没有说要啊!"安东尼笑了,婚礼虽然有些虚幻,雅典人的贺礼可是一分不能少。

安东尼手下的将领在波斯边境打了一场胜仗,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元首们被这场战役吓坏了,纷纷前来谈判。安东尼很乐意有机会给这些小国的头脑们封官。他封了希律*做朱迪亚国王,封大流士**做本都国王。他还宣称,这些国王都是人,而他却是一位神。在他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对这件事更是深信不疑。

克娄巴特拉对安东尼的一切言行都了如指掌,但她在这三年里从来没有与他联络过。据说曾有人问过安东尼——古代文人有过这么一段文字方面的记录——被他遗弃的那个埃及情妇和那对孪生子女怎么办的问题。安东尼的回答是:"我可不能光指望一个女人为我生孩子延续香火,当年我的祖先赫拉克

*希律大帝:在安东尼的支持下,罗马元老院封希律为朱迪亚国王。后来他进一步扩充自己的版图,大兴土木,在耶路撒冷重建了一座壮观的圣庙,西墙就是著名的"哭泣之墙",还在耶利哥建了一座夏宫。安东尼亚克兴兵败后,他又倒戈效忠屋大维。 ——译注

**大流士(前558-486年):古波斯王。本都国,黑海东南岸的一个古国。 ——译注

希律圣庙



勒斯为了多建立一些王国就曾四处播撒他的种子,我现在也和他一样啊!"这种话如果传到克娄巴特拉的耳朵里,她丝毫不会为此感到意外的。

克娄巴特拉继续留在埃及,保持一定的距离观察着安东尼的一举一动。一旦有派出信使送信给安东尼的想法,克娄巴特拉就命令自己打消这种念头。因为她觉得自己毕竟是位女王,身份地位根本不是安东尼这位平民所能够比较的。他之所以能够深得恺撒的喜爱,全是因为他在用兵作战方面有些才干罢了。有时她也会感到害怕,但即便如此,她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觉得只要保持这种鄙视就可以找到不派人联系他的充分理由。

克娄巴特拉希望那对姻亲不能和睦相处太久,后来果然有了这方面的消息。塞克斯都·庞培因为屋大维与他侄女离婚的事觉得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身为庞培大帝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他一定要教训一下那个恺撒家族的人。因此,他不再信守从前的诺言,在麦西拿附近的海面上发动了第一场海战,给毫无准备、手忙脚乱的屋大维一次迎头痛击。时年二十五岁的屋大维被打得丢盔弃甲,最后他置酣战中的军舰于不顾,只顾自身性命落荒而逃,跑到安东尼那儿求救。

安东尼也有许多事情少不了屋大维的帮助,所以在冬季结束之前,他到布林迪斯去见屋大维。可是,这时屋大维已经恢复元气不再需要他的帮助了,因此没有如约而至。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违约了,二人的积怨由此又加深了一层。但现在还不足以引起内战,因为双方都希望用暂时的容忍换取更多的时间。

屋大维娅只好在二人之间斡旋调停。安东尼对她就像对待别的女人一样,很快就让她又给自己生了一个女儿。这第二个女孩的名字仍叫安东尼娅,这次好像是出于愤怒才取这个名字的。实际上,他更想要个儿子,所以屋大维娅很快又怀孕了。现在安东尼开始厌烦自己的妻子了,尤其是在看到她怀孕变化了的体型之后,更觉得她的品行也不再讨人喜欢了。他甚至设计了一个圈套,找来一个朋友,

让他勾引屋大维娅。在得知自己的妻子拒绝了别人的勾引时,安东尼竟然大发雷霆,说什么她拒绝别的男人根本就不能说明她只爱她的丈夫,而是她身上所谓的“古罗马人”的傲慢德行在作怪罢了。这时他不由得想起了在亚历山大城里的那些令人销魂的情爱。他的妻子可没法和那位身为埃及女王的情妇相提并论!虽然他抛弃了她,却听说了不少有关她的消息。她能一口气生下两个孩子后依旧保持窈窕的身段!她什么都做得成,和她相比,屋大维娅顶多配做一名家庭主妇。

离婚是不可行的,那样做的话就等于是和屋大维决裂了。为什么要离婚呢?只要把她送到大洋彼岸去就行了。只要他不去亚历山大城,不做出什么她无法容忍的事儿,她就会带着女儿和将要出生在罗马的儿子安安份份地过日子,平时与她通通信互致问候就足够了。

毫无疑问,安东尼此时想念的可不光是克娄巴特拉,他肯定还想念以前自由自在、率性而为的单身汉生活。当他把视线转向埃及时就发现政治联姻带来的种种好处还是让他割舍不了的。如果他真要成为一名强者,他就一定要好好利用从今往后的几年时间,壮大自己的实力。屋大维娅说过一句很恰当的话:如果她的丈夫和她的哥哥开战她将成为世界上最伤心的人了。屋大维还肯和天各一方的安东尼维持着友善的关系,虽然双方正在不断地积聚着新的矛盾。但最终,三个政治寡头还是在塔兰顿续签了一份五年协议。安东尼拿出一百三十艘战船给大舅子和塞克斯都打仗用,他自己也换来了两个军团的兵力充实到波斯战场。波斯战争打了这么长时间,总是时断时续的,一直没有结束。为了迎合安东尼的迷信心理,他们还举行了一次盟誓仪式:屋大维的女儿和安东尼、福尔维娅的儿子订下了婚约。也就是说,二十六岁的屋大维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一位曾与自己有过婚约的姑娘的弟弟。

现在,安东尼已经脱去了那双希腊式的白鞋,又恢复了将军式的打扮。波斯人的号角声已经被巴克斯酒神的鼓乐声淹没很久了,这次他又听到了他们的挑战声。安东尼作为管辖东方的执政官不得

不依照规矩向他们宣战了。后三寡头政治联盟不可能真正解决三个人之间隐藏着的执政矛盾,它既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也没有必然的发展趋势。既然他想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联盟瓦解时仍能大权在掌,那么他就得从现在开始扩张势力。安东尼一直随身携带着恺撒留下来的那些文件。在过去的几年里,波斯人趁着罗马内乱不断举兵进犯,恺撒的这些遗物不仅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更有其突出的实用价值。

可是,如果真要和波斯人打仗,就一定要有钱,即便是运用一支普通的正规军花销也不少呢。虽然财务官总在应允提供更多的铁和铜来铸造钱币,军团还是连着几个月发不出薪饷。屋大维在意大利可以把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士兵充当薪饷,安东尼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保证叙利亚也没有那么多的战利品,只能支付现金发饷钱。除了埃及,还有哪个东方国家能够提供得了更多的钱呢?一个人曾经做过世上最富有的女人的情人,难道这一点现在就没有一丁点儿利用价值了吗?这位冒险家和那位女猎手在现实利益与政治利益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否利用克娄巴特拉所拥有的财富就成了安东尼能否进攻波斯的关键所在。

安东尼拔营起寨,在名叫戈夫的地方和妻子分别。也许,他会先拍拍她的脸蛋,然后摆出一副做父亲的样子,却略带些心不在焉的神情,要她照看好孩子们。随后,他奔赴战场了。按照神谕,安东尼专门带上了一根神圣的橄榄枝和一瓶从著名的漏壶泉打来的圣水。一路上,他要沿着地中海先痛击那些小王国,因为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总在炮制反对罗马,尤其是反对安东尼的一系列阴谋诡计。

屋大维娅在离别时没有满腔愁绪,而是被母性的光芒所笼罩。这位忠贞贤惠的妻子把那群无依无靠的孩子们悉数领养了下来。其中,只有一个是她自己的女儿,其他全是福尔维娅的孩子。在她眼里,她的丈夫是个疯子,所以她不会为离别而伤感。古罗马人崇尚的责任感也要求她要为国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实际上, 屋大维娅的心灵深处,她的付出远远超过了这种要求。

屋大维当然也注意到了安东尼的东征。他嘴上虽然没说什么，心里却暗自抱着一线希望。这两个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屋大维高兴的是他不必担心自己的妹妹会成为这笔交易的牺牲品了——虽然当初已经这样安排了。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收拾庞培家族的势力，争取独揽大权。因为安东尼的战舰冬天无法穿过地中海，只能在大洋彼岸呆着。一旦他在国内的地位稳固后，接下来出现的局面将是：即便他的妹夫安东尼能够在战场上获胜，在公众舆论面前他却只能甘败下风。他知道安东尼走到哪儿都比他更受欢迎，也是一位比他更有才干的将军。可无论如何，这个只有两股强势的三寡头政治联盟最终的命运必然是由三者之一独领风骚，一统天下。

## 安条克协议

“这是一匹难以驾驭的骏马——冥王普路托曾将某种激情比作骏马——这回它又脱缰了。安东尼毫不顾忌自己的名誉及如此行事的后果，就莽撞地派丰迪尤·卡皮托把克娄巴特拉带到了叙利亚。”普鲁塔克在叙述安东尼这一次的举动时这样写道。

谁都知道他别无选择。所以当他派人去请克娄巴特拉来的时候也没人感到意外。惟一让大家出乎意料的是他把这个决定推迟了近四个年头。也许有人希望骄傲的埃及女王会断然拒绝这次见面，让那位追悔莫及的罗马人跑来伏倒在她的脚下。然而依据史料的记载，事态的发展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身为罗马将军的安东尼已经率领大军直奔东方，不可能折回向西了。克娄巴特拉贵为一名当朝执政的女王却为情势所迫前来面见这仅剩的一位能够帮她摆脱困境的人。其实，在她内心深处，无论是作为埃及女王，还是作为要抚养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无论是从政治利益考虑，还是从个

人情感需要出发，她都愿意去见那个罗马人。

安条克与位于叙利亚海岸线上的塔尔苏斯正好遥遥相望。克娄巴特拉又一次乘船前往地中海的那个大海湾。不过，这回她的心情和五年前可是大相径庭了。上次，她躺在红色船帆的阴凉下，心中不仅渴望见到那些愿意为恺撒复仇的人们，也希望她的国家能够得到庇护，因为埃及的富饶随时可能招致别人的攻击，她也有可能落入敌人的手里。除此以外，在潜意识里，她还期盼着去品尝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欢乐，一种微妙而又值得引以为傲的肉体刺激。于是，时年二十五岁的克娄巴特拉开始了一次无畏的冒险行动。那时，她也称得上是位阿芙洛狄特女神的化身了。

而时至今日，屹立在船头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已经是一位三十岁的成熟女人。三个孩子在她的怀里吮吸过乳汁，一位赫拉克勒斯式的大力士也曾在她的怀里寻找到过欢乐。她的胸脯比以前更加丰满，高高地顶起那身粉红色的丝绸长内衣。在青春韶华退去后，她身上闪烁的是天资睿智和意欲一统天下的热望交织而成的光芒。她的目光更敏锐，她的才干更卓越，正如她头顶上的发髻也越梳越高一样。但她那两片朱唇仍像小河畔的两叶扁舟，仿佛在期待着那些莫可名状的热吻。谁也不相信从这可爱的双唇中会发出恶毒的诅咒。

克娄巴特拉在权力欲刚刚萌生时就遇到了恺撒而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此后，在危机四伏、任重而道远的情势下，在与手下人不断发生冲突与摩擦的日子里，它又逐渐膨胀了。这个孤独的女人在年轻时候受到过当时最伟大的独裁者恺撒的庇护，所以她天性中的怯懦心理早已被克服。如今，她的自我意识再次被唤醒，心中又燃起了希望，只是当年纯洁善良的梦想如今已经蜕变成了各种世俗、阴险的手腕。

在与巴克斯酒神共度的那个冬季里，克娄巴特拉学会了如何疯狂地去爱一个人，那次的幸福美满留给她的是一对龙凤胎。但在她沉静冷漠愤世嫉俗的理性世界里，那个冬季里神奇般的激情早已消

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是抛弃与自己毫不相关的记忆一样。当屋大维娅以安东尼新婚妻子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克娄巴特拉曾经想到过要和他永远断绝关系。但是,她的理智很快修正了这种念头。毕竟安东尼是一个能主宰罗马半壁江山的人。如果与他绝交,对埃及来说还可能增加了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她没有一直对他怀恨在心——理智最终战胜了复仇的欲望。在孩子的父亲另娶新欢时诞生的这对孪生兄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予了克娄巴特拉生命力,他俩如同他们父亲曾经说过的海誓山盟一样,使克娄巴特拉心中的怨恨变成了一种优越感。既然她可以俯就一位罗马平民,那么安东尼在自己的帝王命相尚不明了之前,堕落地迎娶了一个罗马女人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平民百姓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作为一个遭遗弃的妻子和时时面临危险的女王,克娄巴特拉当然希望安东尼能回心转意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在这四年多时间里,她可一直把他放在心上啊!罗马的两股强势中既然有一方是她儿子的死对头,那么她必然会把希望全部寄托到另一个人身上。即便是她现在已经不会再爱他了。此外,她也比较清醒,有时她宁可把他的天性视作是上天赋予的,一心让自己对他的毛病迁就些,把对他的怨恨忘记得一干二净。在这种关键时候,黄金会比不上美色吗?她的祖先三千年来聚敛的财富不正可用来帮助她在无计可施时换取自由吗?

她伫立在甲板上,面向着远在东方的此行目的地,心想:这回她坐的可不是阿芙洛狄特的小帆船!当然,安东尼还会想占有她。但她一定要先从他那儿获取一些安全感:她的三个孩子需要父亲,她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千万不能得罪罗马人!爱吹笛子的父王告诫过她的话又一次回响在耳边。她也想过和罗马协力创建一个雄霸天下的帝国。可就在她为此而努力的时候,那个自以为是的布鲁图杀害了世界霸主,那位她一直尾随其后的罗马巨人。如今,只要她能把罗马的这半壁江山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其他的罗马人就会俯首听命于她了。现在,克娄巴特拉并没把谁放在眼里,她的皇族观念又

促使她企图尽可能多地扩张自己的疆土，要比她父亲所掌管的还多。



女王亚历山大梦想的重现

其实并不如文人墨客所描述的那样，克娄巴特拉用美艳、激情征服男人，身为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她总是在为保全埃及的独立甚至是重现亚历山大的辉煌而处心积虑运用她独有的魅力、才智奋斗不已。

确实，她对安东尼的秉性了如指掌。恺撒遇刺以来，他并不能像她那样正确处理各种新变化。克娄巴特拉从来就不认为恺撒的才干能像他留下的那些文件一样转移到这个骑兵队长身上。她也从来没把自己实现亚历山大之梦的希望寄托到这个人身上。虽然现在她还没见到这个人，但她已经明白这个人还是老样子：可爱却又摇摆不定。因此，需要跟他谈条件时，她一定要掌握主动权。她对于让他从波斯撤军没有什么把握，但是让他不要回罗马去还是胜算很大的。如果她真能鼓动这个有些希腊脾气的罗马人离开罗马——实际上他也不太喜欢罗马，那么他就可以把她视作自己在地中海南岸的情妇了。接下来克娄巴特拉要做的就只有一小步了：让他当上埃及国王。

海风轻拂着站在船头的克娄巴特拉，她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思考，恺撒里昂站在她的身边。恺撒里昂这次随母亲出行，可以亲见一些新的疆土。作为全球帝国计划创立人的后代，他在母亲的战略决策中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可以让母亲引以为豪的未来君主。他们每到一地，百姓们都要参拜这位身材挺拔神态严肃的十四岁少年。这次带着恺撒里昂

出来,克娄巴特拉自有她的打算。她从来就没想过要把那两个孪生兄妹交还给他们的父亲,同时也是她的情人。她知道这个巴克斯酒神到哪儿都能找到他的情妇。想到这些地中海小国的人时,安东尼可能会嘲笑他们,可是,当他真的与之相见时,他就会睁大那双醉意朦胧的双眼,认为又到了与当地女人们寻欢作乐生育后代的时候了。克娄巴特拉根本没把这些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人放在眼里,她不把那两个孩子送到安东尼面前,就是为了让安东尼对恺撒里昂感兴趣。他是恺撒的儿子,就凭这一点,安东尼不可能不对他感兴趣。

女王带着一项包括她自己的各种具体要求的计划,前往地中海的那个能决定她未来命运的大海湾。这一片海洋共有三个大航道,可以通往三个方向,每个征服者都可以在这里自由地往返。她吩咐奴仆要仔细查看她的每一件服饰,看看哪些胸针耳环和哪些花裙搭配比较好,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各种颜色和珠宝的佩饰来增添她外在的魅力。恺撒里昂冷静地站在一旁,毫不在意地看着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一会儿,他就走开了,去看船只的航行状况。

安条克城近来发生了一些新鲜事儿。安东尼想办一次别开生面的盛宴招待远道而来的埃及女王,好让她也见识一下罗马是如何操办庆典的。几周下来,他想尽各种办法弄来了他在女王为他置办的筵席上使用过的每一件器物,然后在许多细节方面添上了男性特色,以免罗马人的特性被繁文缛节的异域情调所淹没。但是,当埃及女王骑着高头大马,由她那个身材挺拔、看上去像她弟弟的恺撒里昂陪伴,在身着华丽服饰的卫兵们的护送下,声势浩大地进城时,安东尼顿时觉得,相比之下自己费心尽力所作的一切准备都黯然失色、平淡无奇。直到两天后,克娄巴特拉多次真诚地夸赞过这些,他才对自己张罗出的那场筵席有了一些信心。对他而言,能办出这种筵席已经是超乎寻常了。

克娄巴特拉一连两个晚上不让安东尼接近她,这让他觉得很新鲜。安东尼在满腔难以遏制的激情的触动下,恨不能在他们俩单独相处时,扑上去一把抓住她,就像小别重逢的情侣希望继续他们的

柔情蜜意那样。但克娄巴特拉完全不一样了。倒不是因为她不再喜欢他了,而是她不肯吐露真情。克娄巴特拉没有像福尔维娅在雅典与安东尼见面时那样,劈头盖脸地给他一顿臭骂。这个女人只是对他微微一笑。当他一半恳请、一半威胁地对她动手动脚时,她却放声大笑起来。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收场,只好跟着笑了起来。她连一个手指头都没动弹一下,安东尼就自动地退缩回去了。

第二天举办了结婚典礼。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二人的神情都很平淡,也没有表露出什么热情。安东尼答应用他们两个人的名义共同铸造新的货币。对于自己名字前面的称号,他决定使用“独裁君主”这四个字,而不用“埃及国王”字样。这样的话,即便他是埃及女王的丈夫,也仍然可以保留罗马地方总督的头衔。克娄巴特拉也认为这样做很好,同时也认为确实应该采用这种称号,这样才比较审慎。如果安东尼成为埃及国王,就要宣布与屋大维娅离婚,那个刚刚签署的为期五年的政治盟约就要面临破产,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的战事也将在所难免了。现在要阻止安东尼进军波斯已为时晚矣,克娄巴特拉第一次看到那支庞大的军队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把这支军队调入埃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因为已经答应出资帮助安东尼进行这场战事,眼看着埃及国库里的千万个塔兰特将被抛洒在波斯战场上,克娄巴特拉不由得有些心急,因为她提出的条件还没落实呢。安东尼却如释重负,只要答应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的一切要求,他就不再需要为战争经费犯愁了。他们达成的是一项政治交易。

第三天晚上,笙箫鼓乐在好几个大厅里回荡,不绝于耳。安东尼的内阁成员和女王的随从约几百名文武官员频频举杯,喝着醇香沁人的叙利亚葡萄酒,结下了兄弟情谊。他们用六七种语言热烈地交谈着,虽然其中没有几个人都听懂对方的话,但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地知道对方在传递着友好的信息。应邀前来的叙利亚贵族和其他客人们一起吃吃喝喝,却含笑不语。因为从古至今,他们在自己古老的城市里不止一次地和征服者们发誓结交,但后来又都在战场上拔刀相向。



安东尼的晚宴

现代历史学家弗莱兹·海契尔汉是这样评价克娄巴特拉与安东尼之间的利益关系：

他们各自借着合作赚到一些好处——克娄巴特拉借着罗马大军的支持来对抗仇敌，而安东尼则需要埃及的财富来作为对抗波斯及对手屋大维的坚实后盾。

在一间稍微小些的房间里，克娄巴特拉站在一张点着几支蜡烛的大桌子旁边。四个奴隶在她面前铺开了一张巨幅地图，各自按住地图的一角。恺撒里昂也站在女王的身边，身穿一套马其顿骑兵制服，脚蹬一双长筒皮靴，手扶一顶毡帽，就着其中两支蜡烛的光在埋头看着地图。安东尼在他身后两步远的地方。今天，作为凯旋的将军，他不得不穿着一身厚实得让他感到不自在的紫色披风出席这种场合。此时，他靠坐在那把大扶手椅里，双目直视女王，觉得克娄巴特拉从未像今晚这么漂亮过。宴会之初他就注意到在场的那些国王个个都用贪婪的目光不时地瞟他新娶的妻子一眼。现在，除了身边这几个奴隶和恺撒里昂外，就剩他们俩了，这下他可以尽情地打量她一番了。

克娄巴特拉这回穿的是一件银灰色的袍子，脚穿高跟鞋，看起来个子挺高。烛光映照着她身上佩戴的珠宝首饰，更映照着她头戴的皇冠上嵌着的那一颗颗全世界最精美的钻石。此时的女王在那位沉默不语的狂饮者看来如同一尊陌生的女神矗立在眼前。她完全不同于罗马的贵妇——他别无选择，只能把

她和那些人相提并论——尤其是研读地图时的那股认真劲儿,真让他为之倾倒。她饶有兴致地拿着一根孔雀羽毛笔,在地图上轻轻地标示着记号。克娄巴特拉似乎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注视着,就故意留给他足够的时间观赏自己的一举一动。接着,她把脸转向他,对他微微一笑,然后用下巴指点了一下地图,让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地图上去。安东尼这才回过神来,起身站在了女王的身边。这张巨幅地图就展示在了这位罗马人、埃及希腊人和想要实现亚历山大大帝之梦的他的后裔面前——终有一天,这个伟大的计划会把他们三个人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的。

如今站在这张巨幅地图面前的克娄巴特拉是安东尼新娶的妻子,她要向夫君索要自己的新婚礼物:那是一千五百年前的法老们早就希翼据为已有的那些古老行省。今天,她要一举拥有这些地盘,送给埃及人民,特别是国内那些个成天对她抱怨不休的马其顿行政官员们,这将构成一个他们垂涎了好几个世纪的新帝国!虽然国内还有不少人会对她在罗马的婚姻持反对态度,但这份礼物将使得她的权力达到颠峰!她在船上反复琢磨后,才向恺撒里昂解释说明了这件事。现在这孩子站在她身边一声不吭,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这种时候,恺撒的神灵好像就是通过他来保护实现克娄巴特拉的目的。因为她所要的每一块土地,包括即使是那些还没有列入到罗马版图但已臣服了的王国也在内。

克娄巴特拉嘴里喃喃有声,右手拿着那根孔雀羽毛笔轻轻地指点着地图上的一些地方,那些被点到的地方包括:西奈半岛、阿拉比亚佩特拉的部分地区、哈尔基斯的大部分地区、约旦河的部分流域、杰里科、撒玛利亚和伽利利的部分地区、腓尼基的沿海地区,以及西至西里西亚境内的那一大片香柏树林及金牛座台所有锡矿在内的广大地区。

安东尼就站在克娄巴特拉身边,看着她手中的羽毛笔不停地指东点西。最后,他只好用胳膊阻拦了一下她,这才让她停了下来。安东尼心想,真是个不得了的女人!他突然一把抓住她的胳膊,那意思

好像是说她再不停下，他就要被她的狮子大开口吓坏而软瘫在地了。但女王似乎对此毫不在意。她微笑着把手中的羽毛笔朝前投掷了出去，正好打在一个奴隶的头上，但他纹丝不动地站着，也没敢哼哼。

安东尼点了点头，告诉女王，除了两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可以归她所有。一个是耶利哥，因为希律王刚刚被封为犹太国王，他不能把他的全部地盘拿走，另一个是西奈半岛*，马尔科斯国是绝对不会同意交出这块地方的，所以他要向女王租赁这两块地方。当然，这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安东尼差不多毫无保留地答应了女王的一切要求。

*西奈半岛是指埃及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亚洲部分国土。埃及西奈半岛西临苏伊士运河，北临地中海，东北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相邻，南濒红海，是亚洲通向埃及领土非洲部分的走廊，联结亚非大陆的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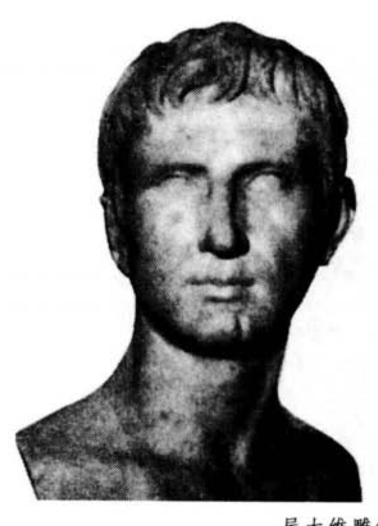
此时的克娄巴特拉略有些后悔，商讨这种事情时她本不应该让恺撒里昂在场，因为她发现这孩子有些情绪激动。她已经教导过他，在接近胜利时应该懂得作出一些让步是很明智的做法。可是，他现在显然还不太明白这个道理。在这种高层接触的紧张气氛下，是不能就一些问题进行彻底探讨的，即使是几句互相埋怨的话也不太合适。既然安东尼已经近乎答应了她的一切要求，这就已经是千载难逢的好事了。所以，她不能再为那两块租赁的土地而斤斤计较，误了大局。她对安东尼点了点头，接着，竟然以一只鞋的后跟为圆心就地转了个圈，笑了起来。安东尼睁大双眼望着她，恺撒里昂却皱起了眉头。

她抚弄了几下那孩子的头发，然后挽起丈夫的胳膊，三人并肩回到了客人们呆着的

大厅里。

整座罗马城都被震憾了：安东尼还没有和波斯开战，就在安条克签署了一份令人吃惊的协议，并和埃及女王结了婚。罗马人的心头掠过了一道阴影。安东尼派来的信使用他的名义对大家作出了这种解释：罗马之所以伟大，不在于罗马给予了那位埃及女王什么东西，而在于她给罗马带来了什么；安东尼向埃及女王馈赠的那些礼物会给这座慷慨大度的城市增添更多的荣耀，这不，又有十多个国王来向安东尼讨好了。安东尼极尽所能地用了一大堆华辞美章。

这种花言巧语是蒙骗不了屋大维的。但他确实有些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在元老院那儿指控安东尼的这一行为。如果他这样做了，那就等于是承认这个他从来没有放在眼里的安东尼还有那么些权力。而且他和塞克斯都·庞培之间的前几次战事一直节节败退，所以他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挑安东尼的刺，和他闹翻脸。可是，人家安东尼就有胆量趁机纳新妾刺激他这个不好对付的大舅子。甚至于一些站在安东尼一边的人还拿话来气他说，恺撒本人不也要求过元老院通过法条来允许他同时娶几个妻子吗？况且埃及的法律又不是罗马的法律。不过，只要他愿意，安东尼还是会把他的埃及妻子带来



屋大维雕像

现代历史学家弗莱兹·海契尔汉说：安东尼并不是不关心屋大维娅。他并非没良心之人，他只是更关心于挑战她的兄弟以争罗马世界的独霸权，而克娄巴特拉比屋大维娅更能帮助他达成这一目标。

罗马的。

假如哪个罗马人因为听说有一位罗马的执政官成了异国的国王而感到愤怒的话，就会有人拿出一枚新铸的货币说，那上面根本就没有埃及国王这样的文字。但这充其量只是一种较聪明而温和的权宜之计，同样可用于埃及变成罗马的行省后去骗埃及人。

为了让自己的态度更明确些，安东尼在让人把他再婚的事情宣扬出去的同时，给自己远在罗马的妻子和大舅子分别写了一封措辞讲究的家信，其中表现出来的口气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接下来他按捺不住自己喜欢捉弄人的冲动，开始强调说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只要是在罗马人当中他就是罗马人的一员，然后又把罗马忘了个一干二净，用西勒诺斯神祇的怪腔怪调吹嘘说，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的生殖欲，他就要尽量让每个女人都为他而受孕。



酒神狄俄尼索斯和他的随从西勒诺斯神

实际上一连几周的时间，安东尼都做到了不多沾一滴酒。除了神灵以外，谁也不可能逼迫他新婚之后立刻就和妻子一块进行精准细密的检阅。现在，他手下统领有罗马军队六万步兵和一万骑兵，有西班牙人和高卢人组成的军队，还有那些小国提供的三万兵力。这么庞大的队伍正是当年恺撒希望达到的规模。安东尼还在地图上把恺撒曾经设想过的那条进军路线指出来给克娄巴特拉看。那是一条自北向南的通道，虽然距离稍远，却比较安全。所以，在进入小亚细亚之前，罗马军队和东方各国的兵力不能集结在一起。另外他们还要带上一长串行李车和运输攻城军械的车辆。接下去，他们可能会向阿拉斯进军，在那里极有可能遭遇威名远

扬的波斯骑兵。但是,骑兵队长出身的安东尼还真想和他们真枪真刀的打打交道呢!

一天晚上,安东尼在地图上把恺撒的进军路线和自己的进行了一次对比,并指给克娄巴特拉和她儿子看。这时,克娄巴特拉却有些心不在焉,她悄悄地退身到两个男人的身后,注意观察恺撒里昂的一举一动。她看到自己的儿子细心谨慎地向安东尼将军请教各种问题,安东尼听后显然很高兴,频频点头,详细告知了这个孩子想知道的每一件事。后来,当恺撒里昂问到在山区地带作战以及在严寒的冬季万一被困在山上时该怎么解决粮草供应的问题时,安东尼专注而饶有兴致地听他问完后,按下了他的肩膀,让他去看看另一幅运输专用地图,在那上面指出哪些是用来运送粮草的道路与河流。说过这一切,他大笑起来,又用手指弹了弹恺撒里昂的胸脯,意思是褒奖他,还真是颇有些战略头脑!

克娄巴特拉站在暗处欣慰地看着这幅图景:安东尼和这个返老还童的恺撒正在亲密地讨论着战事。眼前的这一切说明,她来安条克之前心中所有的计划都是可行的,包括与这位疯狂的情人结婚以及让他对恺撒里昂这孩子感兴趣。

# 安东尼波斯战争失利

克娄巴特拉陪伴着安东尼和他的军队一直沿着幼发拉底河朝前走,直到朱各玛才分手。让安东尼深感欣慰的是,她已经对他回心转意了:他的妻子又一次怀了身孕。他的心里再一次得到了平衡和满足,他就需要这种凭证。分别后,他的妻子和孩子将踏上返回埃及的路途。

在回国的路上,她将受到死亡的威胁。在她穿过黎巴嫩,经过

大马士革，沿着约旦河直至耶利哥城后时，她受到了希律王的欢迎。希律王的花言巧语曾经迷惑过安东尼，骗取到了他的信任。不过，现在他却对于划归给了埃及女王的那一小块犹太国土耿耿于怀。他打算派人到她必然途经的耶路撒冷将她暗杀。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太难，因为当时这条道路蜿蜒曲折，很容易安设埋伏。希律王以为，一旦他这样做就可以对他的朋友安东尼施加一些压力。可是到最后，他竟然不敢动她一根毫毛。依照约瑟夫斯的记载，希律王还曾放出传言说美丽迷人的埃及女王试图勾引他，而他丝毫没有为其所动。这种雕虫小技和归属女王的那一片香脂冷杉林在克娄巴特拉的生平事迹中顶多只算得上是一个小插曲罢了，不值得一提。

可是，如果女王当时真的被暗杀——当然是连同她肚子里的孩子以及恺撒里昂一道——那么整个历史，不仅是埃及历史，也包括罗马帝国的历史，就得重新书写。这位巴克斯酒神式的将军就可能会和那位待人总是冷冷的恺撒侄子多合作上几年，屋大维娅也可能会再给他多生几个子女。

然而历史事实是，克娄巴特拉不仅没有被杀，而且还替安东尼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儿子。这个女人好像只会生儿子，如果她要生下一个女孩的话，这个女孩也只能和一个男孩一块儿诞生。和上次相同的是，孩子的父亲又像四年前一样不在女王的身边。不过，这次他至少与女王有了合法的夫妻关系。埃及人民应该向她表示祝贺了，祭司们也准会为孩子献上感恩祈祷的。郁郁寡欢的只有恺撒里昂一个人。

恺撒里昂心想：他既然要上前线，那为什么要让她怀孕生产呢？恺撒当年可是一直等到我出生之后才离开亚历山大城奔赴战场的啊！还有，他为什么不敢宣称自己就是埃及的国王呢？为什么还要保留那个罗马总督的头衔呢？难道让一个罗马人来当埃及国王就那么为难吗？

安东尼在波斯战场上的表现是一种典型的亦步亦趋模仿行

为。恺撒当年的梦想是再现亚历山大大帝创立的辉煌，而安东尼所仿效的最多是马其顿将军*的业绩；恺撒预备打一场长达三年的战争，而安东尼只打了几个月就已经不耐烦了；恺撒在见到一顶唾手可得的皇冠时，一把将其推开，想着首先必须得到东方的王位才能保证这顶皇冠的持久，而安东尼心中想念的只有美人加美酒以及一场与一位女王共同参与的投机冒险游戏；恺撒想通过创立奇迹征得人心，同时他也十分注重充分利用一兵一卒的力量，而安东尼只会把恺撒留下的那几份文件当作护身符，以祈求神灵的保佑。总而言之，安东尼身上的热情像一股极易受到情绪波动影响的火焰，它往往会烧得通红甚至灼伤别人，但它也会很迅速地熄灭。而恺撒胸中燃烧的是一场越烧越旺的熊熊大火，它持久不灭却从来不会伤到自己。

*这里指安提帕特（前397~前319）马其顿将军。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前任其为摄政。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击败对手新摄政佩尔狄卡而获辅佐菲力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之权。死后，王国陷入混乱。

——译注

尽管他厌烦不已，波斯战争却为安东尼创造了一次在后人面前显示自己大丈夫气概的机会。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在行军打仗时经常会冒出一些怪念头，迸发一些荒诞的欲望，稍微听到一点儿异议，就会心烦意乱。但是，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只要他还没被彻底打垮，他就会刚强地坚持下去。安东尼曾经两度在战场上表现出这种精神气质。随着军队不断地向东推进，整个亚洲西部甚至包括巴克特利亚都受到了冲击。毗邻波斯与米底亚的亚美尼亚王国与这两个邻国为敌，热烈欢迎并主动援助安东尼，不仅为安东尼实施自己的

行动计划出谋划策,还向他提供军队和人马。亚美尼亚国王阿塔瓦斯德斯不仅是一位国王、一名军人,还是一位诗人、一个哲学家。按理说,他没有理由出卖或误导安东尼,但悲惨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普鲁塔克对这位国王的心境作出了一番猜测:也许是由于经过接触后他对安东尼的个性感到失望的缘故,因为任何一个稍有见识的人都能看出来,安东尼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世界霸主;也许由于他是一位诗人,情感的冲动战胜了理智。总之,事隔多年之后,我们还是不很清楚他当时的真正动机,却很希望能明确地了解到。

其实,那场灾难不全是阿塔瓦斯德斯一人造成的。我们都知道,安东尼还在米底亚打仗时就已经对这场战事感到厌烦了,所以他才会突然宣布必须在冬天来临之前回到地中海去。普鲁塔克认为:他在这时就像中了邪一样,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决定了这次莽撞的行动。不过,希望回到美人的身旁以享受天伦之乐显然不是当时的主要原因,因为即使是在军队里,满足安东尼在肉体方面的欲望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很多随军妇女也会现身战场。所以,真正导致他退却的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在波斯这个庞大的帝国面前有些胆怯了,二是他光借助恺撒的雄心壮志而听不到他的将令,在精神上没有足够的支撑坚持不下去了,三是他想早日摆脱这种笼罩在心头的沉重和抑郁,重新回到逍遥自在奢侈铺张的生活中去的愿望日愈强烈。事实上,安东尼真不是实施恺撒征服全球计划的恰当人选,他顶多只能是恺撒实现伟业过程中的一名得力帮手而已。恺撒留下的那几份文件绝对替代不了他的睿智,恺撒建功立业的激情也是安东尼这个模仿者学不来的。安东尼现在正一步步地走向悲剧。

其实,安东尼并不想在亚美尼亚安营扎寨过冬,他是想利用波斯人常在春季出兵的习惯提前进攻米底亚的都城。他一路上命令部队急行军,结果拖运笨重攻城炮的牛车在米底亚境内找不到硬质木材维修,因此这支车队跟不上大部队。安东尼撇下三百辆牛车,率领其他人马继续赶进,结果致使车队遭遇了敌人的堵截和歼灭。等安

东尼赶到米底亚都城时，他只能用几架攻城梯强行发动攻势，不仅没把城池拿下，反而给了亚美尼亚的士兵临阵脱逃的机会。这时，安东尼的部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又无心恋战，只好调头回转。敌军见势从城中杀将出来，败退之师更是四散逃蹿。安东尼以不尽职责为由斩杀了十分之一的军团，对其余人的责罚是不发给他们小麦，只发大麦——这是对罗马军人最大的羞辱，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被视为牲口了。

当地原本住着一个与世隔绝的罗马人，是上次克拉苏率领罗马军队进攻波斯败下阵来留下的。现在，他正巧和安东尼的队伍相遇，他自告奋勇地说他可以帮助他们往亚美尼亚界河方向撤退。这几千名士兵本来是想要收复这些古老罗马的领地的。他们早就想像过，凯旋时要在欢呼声中走过罗马的大街小巷。现在，他们只能跟着一个被国内官兵视作卖国贼的人翻山越岭地徒步往回走。冬天到了，他们被困在大山里，严寒伴随着饥馑，后来又出现了各种疾病。

安东尼在这种情况下充分体现了一位伟人的卓越之处。士兵们之所以能拥戴他“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普鲁塔克曾经写过，“这位出身贫寒家族的安东尼心地善良，待人宽厚，而且人人都知道他很爱打趣取乐。这些因素使得他平时就能够得到手下人的欢迎。如今身陷困境时，安东尼对受伤生病的战士所表示的同情以及尽可能满足他们需求的体贴”让这些伤病员更加乐意为他效劳。沿途长着许多有毒的植物，那些饿坏了的士兵如果误食的话就会得一种精神病，如同疯子一样，开始“翻动每一块他们见到的石头”。只有酒能够解毒，但是酒很快就用光了，所以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后来又中了毒的人发疯而死。盟国的士兵当中有几个人是间谍，他们此前没有跑出来捣乱，现在感到情况不妙已经大难临头时，就开始指责起别人来，好像他们忽然之间有了一份特殊的民族优越性。最后，那些叛乱分子把目标锁定在了安东尼的那辆牛车上，甚至有人去偷他的金酒杯，安东尼只好把这些人处死。

在这生死存亡难以预见的关头，安东尼也开始不敢相信那个罗

马向导了。可这人一直强调他一定能把大家带出这一片无边无际的野地，走到他定居的埃拉科塞斯去。在那里，他们不仅可以找到水，还会得到盟国的保护。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安东尼手下的精兵强将死的死、病的病，当初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已经沦落得和强盗土匪没什么两样。甚至连安东尼自己都作出了最坏的打算：他要求身边的持盾侍从对天发誓，一旦他一声令下，他们就在必要时用剑刺死他，并砍下他的项上人头，以免让敌人活捉到他，也避免死后被人认出来是谁。安东尼暗自下定了决心，如果再度作战失利，他一定要下达那条命令。

最后，这些残兵败将在撤退后的第二十七天发现空气中有一股清凉的气息，看来他们真的是接近水源了。这剩下来的几千名士兵迫不及待地纷纷冲进了河里，心中感到无限欣喜，知道自己有救了。“天哪！我的一万人马呀！”据说，安东尼曾经这样大声喊叫过，这场战役让他损失了近一半的兵力。确实，这次艰苦卓绝的二次征战需要另一位像色诺芬一样出色的大传记家才有可能像第一次征讨波斯那样名留青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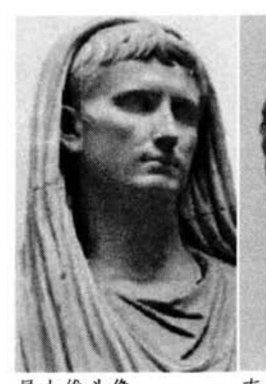
## 5 女王的打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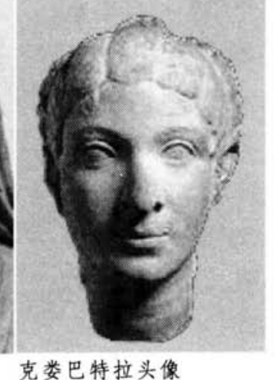
克娄巴特拉听到这个战败的消息时内心凌乱不堪。从她个人的声誉考虑，她应该觉得十分委屈：与恺撒的声望以及自己与恺撒在亚历山大城所取得的胜利相比，自己嫁的这第二位罗马丈夫太令人失望了。可是，如果从个人命运——埃及女王和四个孩子的母亲——角度考虑，她就不应该有什么可抱怨的。本来，她一直就在担心安东尼会在波斯战场上所向披靡，那样的话，他将再度成为罗马的凯旋将军，他也可以在罗马的朱庇特神庙举行大型庆功典礼。接

下去，他会发现他那位罗马妻子实在是一位贤妻良母。再接下去，他又要故态重萌地在罗马城里成为最有趣的男人，到沙龙或是酒馆里寻找一些当天就可以享用的女人。那时，这位载誉而归的将军会把他新娶的埃及女王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他已经得到并利用了她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托勒密王室历代积攒下来的财富和女王的绝代美色。这个罗马人习惯于采用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来过一种暧昧的双重生活。这种生活状态正在削弱他的形象、地位和影响力，那为什么还要让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呢？

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四个孩子的出生，克娄巴特拉越来越现实了，她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为自己多考虑一些。因此，她当然希望安东尼在战场上失利。而安东尼本人也只有打一场败仗才会变得成熟起来，那样才可能对埃及有利！至于打败仗而招致的那些冷嘲热讽，安东尼对付起来准不在话下。事实上每个罗马将军都经受过长久的熏陶，完全懂得怎样反驳，怎样利用唇枪舌剑反败为胜。克娄巴特拉的密探不仅给她送来了波斯战场上的每一个细节，还收集了世界各地对这场战事的反应，不过异域他乡的反应对克娄巴特拉来说不值得一提。如果她手下的那些达官显贵在听到这个战败的消息后想对她说点什么的话，她就会慎重地把新版的埃及地图——也就是安东尼馈赠给女王大片领土后的埃及地图——铺开，摆放到他们的面前，让他们一个个地都哑口无言。

在亚历山大大帝这颗耀眼的彗星陨落为历史星河中一颗遥远的小星体之后，三百年来埃及的每一位王位继承者都借助于他的名号而荣耀一时，但从来没有哪个人能够超越这位伟人。就像古代埃及，近代以来的埃及君主没有一个是军人出身，或许这是亚历山大大帝一枝独秀的原因之一吧。克娄巴特拉自执政以来，无论在物质财富方面还是在生活奢靡的程度上，或者是学问见识上都是堪与古代法老相提并论的女王。可在亚历山大人的眼里，他们不仅打心眼里瞧不起埃及人有些自相矛盾的泛神崇拜，还有浓郁的厌战情绪。他们的祖先曾为这种情绪而感到羞耻，可他们现在却能在这种情绪


屋大维头像


克娄巴特拉头像

克娄巴特拉希望安东尼失利是想联合他重建一个亚历山大帝国，而屋大维希望安东尼失利则是想独霸罗马整个政权。

中找到一种安慰自己的理由。

或许，在这些亚历山大人看来，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真正懂得如何通过做好一个女人，达到不用一兵一卒的力量就可以扩大领土增强国力的目的，因此她肯定是个无所不能的人。再说，她还可以对一位罗马的执政官施展魔力，从而使他所代表的罗马政权如同瘫痪了一样。那可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人人都想巴结讨好的政权啊！未来的世界君权似乎就应该由那个持重老成的年轻人来掌握了：他是恺撒和托勒密这两个家族的象征，还有两个有一半罗马血统的弟弟辅佐。克娄巴特拉王朝的未来已经被安排得严密而牢固。难道还有什么人心怀叵测地想利用安东尼在波斯战场上的失利动摇克娄巴特拉的地位吗？有这个能力的人不在亚历山大城，不是那里的乱党分子，而在罗马，他就是罗马的另一位执政官——屋大维。

屋大维真心希望安东尼在战场上失利，虽然战争期间他也曾为祈求罗马军队的凯旋而进香祈祷过。可是背地里，他不止一次地诅咒过安东尼，希望他能遭受厄运。对屋大维来说，安东尼的胜利将带给他无法预测的威胁。他已经利用一次争吵把那个软弱无能的李必达除掉了，同时把他那块非洲的领地据为己

有。接下来,他让他的朋友阿格里帕把庞培家族最后一个儿子塞克斯都打败并驱赶走了。屋大维总利用别人替他打胜仗并深谙此道。经过六年的内战，意大利南部和那些岛国的人们整天人心惶惶。当元老院宣布屋大维可以自我授封任何他想要的荣誉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位指挥着四十三个军团、几千名骑兵和六百艘战舰的大元帅。他那时才二十七岁，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胜仗,身上也没有一星半点儿恺撒的气质和血统,从里到外都透露着他那位放高利贷祖父的遗传因子,不仅残忍、狡诈,还是一个贪得无厌、货真价实的投机分子。

克娄巴特拉对于自己的这个敌人了解得很细致,对于该掌握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她不仅知道敌人在做什么，还尽可能去掌握他的行动计划。至于他某一时间的内心感受,她完全可以凭借自己对他的了解猜个八九不离十。她心中多次嘲笑这个懦夫:身穿簇新的铠甲,被一群勇猛无比的战士包围着,实际上却胆小如鼠;一直刻意效仿恺撒,发布大赦令赦免那些偷税者,限制贵族的权力,笼络人心;在普拉台筹建阿波罗*神殿;因为创作了一首歌颂他的诗作而授予贺拉斯一系列的荣誉。这些表现都让克娄巴特拉觉得可笑。最近,屋大维在罗马广场上的讲坛前扎起了一辆安东尼凯旋车，又在忏悔殿里树立了一尊安东尼的塑像，而现在却派出密使面见亚美尼亚国王，一再表明自己将背弃这个盟友及内弟的立场和决心。克娄巴特拉得知这一消息时,她



阿波罗雕像

*阿波罗是宙斯和莉特的儿子、月亮和狩神阿尔弥特斯的孪生兄弟。他是掌管音乐、医疗、真言和阳光之神。
——译注

的眼中露出了一道凶光。这个女人从小就听说了种种为复仇不择手段的事情,她完全可能将每一个妨碍自己利益的人都置之死地。但是,她并没有做这种背信弃义的事。

和这个罗马人签订协议是不可能的了,不过,既然只有他才能代表罗马政府,那么她就应该修正一下自己十五年来一贯执行的治国之道了:从她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对外方针已不实用,必须制定出一套新的政策来;与此同时,她还要尽自己所能地劝说另一位罗马执政官,也就是她的丈夫安东尼,让他当埃及国王,并与恺撒里昂一道执政。只有这样,这个亚历山大的罗马人才会真正和罗马敌对起来。

在克娄巴特拉看来,让安东尼完全听从自己安排的时刻已经到了。这位愁肠百结的战败将军的求援声对于克娄巴特拉来说比凯旋的号角欢呼声动听多了。现在安东尼再次来到了叙利亚海边,在一个距西顿不远名叫“白毛”的要塞。他几次三番地派人去见女王,要她过去帮助他。克娄巴特拉带着十几艘三层桨战船驶向第三次与安东尼幽会的地点。不过,这回船上装载的可没有地毯、金银酒杯、抱琴的歌妓和伴奏的男童了。这次埃及女王带来的是满舱的鞋袜、制服和兵器,用来替换那几千名士兵褴褛的衣衫,她还带给安东尼一袋袋的黄金。看来,托勒密家族的财产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能和安东尼旺盛的生殖力相提并论了。

此时的安东尼只会坐在桌子旁边借酒浇愁,诅咒说下次他再来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把波斯人赶尽杀绝,还要把亚美尼亚人也都消灭。但普鲁塔克却说安东尼总会时不时放下酒杯跑到海岸边,看看他日思夜想的埃及船队是不是来了。终于有一天,他看到了克娄巴特拉和她的船队。罗马军团里的每个士兵都对这位女王心怀感激。安东尼也走到每一顶帐篷前,逢人便夸赞自己的妻子一番,全靠她,大家才得以解救,不是吗?但是安东尼刚刚恢复一点儿元气,他那不安份的性格就开始作怪了。他的心中充满了复仇的怒火,至少要惩治一下那位狡猾的亚美尼亚国王才行!

但是,这个固执己见、在所有女人包括这位女王面前从来就是

为所欲为的男人，今天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到了女人的断然拒绝。他要往东，女王却让他向西。他想争回自己的名声，不想听从妻子的劝阻。二人在他们的小屋里激动得发生了一场争执，闹了个天翻地覆。最后，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扭成一团时，却疯狂地开始作爱。在性爱结束后，他们又重新开始一轮争吵。叙利亚海岸边的罗马士兵们乱成了一锅粥，他们不知道明天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军官们也分成了好几个帮派。就在这时，雅典派来了一位贵族信使，名叫尼格尔，是受屋大维娅的指派来的。而事实上的幕后操纵者是屋大维。他的间谍早已告诉了他安东尼身边发生的一切，他认为现在正是向安东尼施加压力的时候了。为此，他派自己的妹妹带上军队、武器和衣物，作为他这个盟友提供的帮助，去接她的丈夫回家。他还让屋大维娅带了一封慰问信，说他已经想办法封锁了消息，让罗马的老百姓无法知道波斯战争的最后结局。

对安东尼这种性格的人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比这封慰问信更让他觉得无法忍受的呢？屋大维早就知道安东尼对此会有什么反应。至于这种反应会给他的妹妹带来多少羞辱他倒没有考虑过，只要是能让他们两个人闹翻，能挑起罗马的老百姓们对安东尼的不满与愤怒就行。

如今这位巴克斯酒神真的是面对着一种可笑而尴尬的场面了：在同一个时刻，他的两位妻子分别从不同的方向，穿越同一片海域，朝着同一个目的地来见她们共同的丈夫。一位想把他带回北方，另一位想把他带回西方，但无论是去何方，都是他的家，都有他的一群孩子。两位妻子也都带来了船只，船上都装载着鞋袜、制服和兵器，这都是赠送给他手下士兵们的礼物。她们二人一个带了黄金，另一个带了两千装备精良的军队。一个要献上王位，另一个招呼他回到祖国的怀抱去。在屋大维娅送来的物品背后有更强大、更贵重的东西：安东尼所熟悉的整座罗马城。罗马广场、朱庇特神庙、竞技场、元老院、罗马城外平原上的凉爽小别墅、阿比安威大道上的小酒馆等等。还有凯旋典礼上震天撼地的欢呼声，各党派人士的侃侃而谈。那儿的人使用的

是他自幼年时期就听习惯了的母语，他自己也用这种语言表达思想情感。此外，还有他年轻时的生长痕迹以及恺撒纪念馆。屋大维娅此行的目的不也是想以祖国、亲情为依托来征服丈夫的吗？

但是，安东尼的另外一位妻子克娄巴特拉自有收服丈夫的一套法宝。那法宝不是她的金钱，也不是她的王位，而是她的亲临军营，直面安东尼。屋大维娅如果有足够的勇气和斗志的话，就肯定也会来到叙利亚的军营当中，那时，这两个女人将面对面地争斗一番，或许会让历史多一些浪漫或出人意料的事情。但这位罗马女人把自己看得太高贵、把自己家族的地位摆放得太高了，所以她根本不愿意出来与人一争高下。做这件事对于埃及女王来说并不太难，作为一名女战士和一位追求情爱的大师，她一贯会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但是，对那位爱国的女公民来说，这件事太难了，她的尊贵和显赫建立在罗马人对她的看法的基础之上，为此她不得不顾虑再三。

克娄巴特拉处理这种事情太老练、太在行了！如果这场争夺战的奖品是一大笔金钱的话，只有她能把这笔钱赢到自己手里。克娄巴特拉在这个时候什么也不吃，让自己显得因为悲伤过度而日渐消瘦憔悴。“听说他要来了的时候，”普鲁塔克发挥自己独具的诗人想像力这样描写那一段历史，“尤其是在他走近前的时候，她会让自己的眼里流露出一种很逼真的惊讶表情；在他即将离开时，又摆出一副愁肠百结的倦怠神情，格外惹人怜爱。有时候当着安东尼的面，她还会好好地就哭了起来，然后又背转身去装模作样地擦眼泪。”除了这些表演，她还在暗地里拿出大把的金子赏赐给安东尼手下的那些军官，或许还会送去一张笑脸和一份承诺。这样一来，他们都会对安东尼说这位伟大的女王才是真心爱他的人，如果得不到他，她一定会伤心欲绝的。

后来，安东尼就果真对他的罗马妻子作出了一个这样的答复：她可以让别的人送来军队和装备，她本人就不必再来了。此外，她的哥哥还欠他一些舰船，希望早些给他，因为他很快就要再次向波斯人发动进攻了，他也不忍心让她遇到恶劣的气候。安东尼还请她代

自己向孩子们及她的兄长问好，等到他报仇血恨后从波斯凯旋时，他们就可以团聚了。

尼格尔听完这些之后，向安东尼深深地鞠了一躬，也向旁边一声不吭的女王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了。事实上，安东尼的部队就留驻在叙利亚过的冬，等到春天到来后再与他一道进攻亚美尼亚。他自己向战士道别后，就与克娄巴特拉携手启程返回亚历山大城了。

## 携手返回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城已经物是人非了。“最佳俱乐部”早已成为历史，和它共同逝去的还有酒神巴克斯的冬季狂欢。安东尼为自己确定的身份是：他不是埃及国王，却是埃及女王的丈夫，他是埃及的一位独裁君主，却又是罗马的一位总督。他希望自己矛盾重重的心理能在这种奇怪的身份定位后得到一些平衡。但这种身份也让他无法沉溺于花红酒绿的生活中，本来他是片刻也不能离开这种生活的。



欧式风格的克娄巴特拉一家的酒宴

当然，酒宴还是不会缺少的，快乐时光也不难找到。因为女王设计的娱乐方法，无论精彩的还是

庸俗的，总能接连不断地出现。如今，亚历山大皇宫里已经有了三个他们生育的孩子，她三十多岁了，但仍是一位年轻的母亲。而安东尼已经年近五十并开始发福了。所以，当他们有机会静心过起小日子来的时候，安东尼不得不承认他有的时候过夫妻生活已经力不从心了，特别是在他们缠绵过一番之后躺在床上动弹不了时，这种感觉格外强烈。所以安东尼常常表情忧郁麻木地离开女王，跟那些罗马军官混在一起，像是要把亚历山大城的一切都忘却一样。和那些人在一起时，他至少可以用拉丁语跟大伙谈天说地，胡吹猛侃一阵子。这些整日无所事事的军官经常会把谈话的内容牵扯到屋大维和罗马的命运上，这难道不是很合情合理的事吗？他们能忘却远在罗马的亲朋好友吗？或许他们在罗马都不是有钱人，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金钱和女人供他们享受，但是至少他们可以走在用鹅卵石铺成的古罗马大街*上，尽管那条大街比不上亚历山大城的普拉提亚大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禁不住越来越怀念罗马了。

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发现埃及皇宫里随处能够感觉到指向他们的挑剔眼光。他们也认为皇宫里的内侍和官僚总让人看着不顺眼。普朗卡斯是安东尼的秘书和朋友。有一次，他在舞台上扮演小丑格劳斯科这个角色。他当时穿着一套蓝绿色的紧身服，身上挂满了水草，头上也扎着灯芯草，身后还拖着条鱼尾巴，在台上又唱又跳。亚历山大城里的达官

*这条街指的是公元前3世纪开始建筑的世界上第一条铺道，罗马著名的艾彼安路。它是古罗马军道，也是罗马帝国时代通往亚德里亚海的重要干道之一。——译注



罗马艾彼安路

显贵们看到这种模样的普朗卡斯都在台下彼此挤眉弄眼，窃笑不已，他们弄不懂，好好的一位罗马贵族为什么要如此糟蹋自己的形象，就不怕别人会羞辱他吗？他们也不理解，罗马人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儿，挺不容易地让安东尼在满满的日程安排中挤出一些时间来观看他的这种表演。安东尼在现场观看时却被小丑逗得直乐，他知道，本来这次表演机会应该属于他自己的，现在却被普朗卡斯抢去了，不过依照他的性格，他是不会计较别人这样做的。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亚历山大城里的达官显贵们的反应和态度。好在克娄巴特拉把这一切都尽收眼底，所以她事后就尽一切所能地给予那些罗马人一些补偿。她任命了罗马元老院的一位议员为埃及皇家织布厂的总管，又任命一名罗马军官做这个马戏团的团长。至于她丈夫呢？她早就安排好了几项与军事有关的任务给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拟定一份征讨亚美尼亚国的计划书。这场战争不能拖延而且只许胜不许败。只要再打一场胜仗，安东尼心中对波斯战争失利的耿耿于怀就会被转移开了。于是，克娄巴特拉想出了一个计谋迷惑那位背信弃义的亚美尼亚国王。她像一位大戏剧导演似的，把每个人和每件东西都派上了用场。那么那对孪生兄妹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女王让埃及使节去邀请亚美尼亚国王参加安东尼明年将要进行的波斯战争，为了让他放心，还说想让小亚历山大向他的女儿求婚。

在这一系列的安排进行时，恺撒里昂一直沉默寡言，表情总是那么严肃认真。他不能十分肯定，自己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个安东尼，所以他总在密切地关注着这个人的一举一动，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但他知道，他的母亲是真心喜欢这个人的，因为安东尼击败了谋杀恺撒的那帮人。为此，他也必须对这个人表示出应有的尊敬。但因为安东尼也是一个罗马人，他内心还是希望他的表现能够更加正统严肃一些。恺撒里昂对每一件能说明罗马人性格特征的事情总是满怀深情，渐渐地他心中也形成了一种观念：罗马人应该都是很高贵的，而在所有的罗马人当中，只有恺撒最符合这一条标准。如果罗马人注定是要参与到埃及的建设中去的话，那么罗马人将一

定会比托勒密家族的人更有本领。实际上他也发现在他的前辈中也有过品质恶劣的坏人和胆小如鼠的懦夫，但是他的母亲不就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吗？如若不然，她怎么能够得到那位罗马伟人恺撒的垂青呢？而恺撒本人难道不是继亚历山大大帝之后最伟人的人物吗？十一岁的恺撒里昂已经可以进行这种分析了。可以这么说，斯多噶哲学思想*还没有对他的头脑产生任何影响，而善良和勇敢、权力和宽厚等美好的品质已经唤醒了他幼小的心灵，让他拥有了一个伟大家族的成熟理念。既然已经有了这种思想境界，他的继父又如何能够赢取他的好感呢？除非安东尼全心全意地做一个罗马人，或是将克娄巴特拉抛弃彻底地与埃及对立。在恺撒里昂看来，这个罗马男人到亚历山大城来的目的只可能有两个，如果不是为了他母亲的美貌，那就是为了分享托勒密家族的财富。当然，他可以从这位将军身上学习到不少东西。可每当他问恺撒的时候，安东尼总会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恺撒的儿子真有些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躲躲闪闪地不肯正面回答自己的问题。恺撒里昂崇拜真正的英雄，在他看来安东尼算不上这等人物。目前，安东尼正在为下一年的那场战斗忙碌个不停，在这一点上他很受恺撒里昂的喜欢，对此，安东尼也有所感觉还有些欣喜。

* 斯多噶哲学思想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强调以心灵的安宁来代替肉体的快乐，以意志的坚定代替享受的欲望。不动情、无欲望，听从理性，服从上帝，满足于既有的一切，忍受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发生的，乃是理想境界。——译注

为子女订婚的借口很顺利地就把亚美尼亚国王从他的藏身之处骗了出来，尽管他心里还是有些疑虑未消。当他骑着马前来订立

婚约时,立刻被抓了起来,并被戴上了枷锁。脚镣是银质的,可是史书没有记载过银质的脚镣有什么象征意味,到底是因为他是一位国王还是因为他是一位诗人才给他带上这种东西。安东尼和那些想营救国王的人进行了一场较量,很轻松地就把他们打了回去。整个战斗迅速地演变成了一场空前的掠夺:安东尼那几个军团的兵力很快就把亚美尼亚国的女神金座雕像砸了个粉碎然后瓜分一光。根据罗马人的传说,接下来的抢劫更加疯狂。安东尼看到自己的士兵能趁机填满他们的钱袋非但不阻止,还替他们高兴。

这些捷报让安东尼在罗马的声望得以恢复,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此,屋大维肯定很恼火,而这正是安东尼此举的目的。接着,安东尼就放出风声说他准备要进攻波斯了。米底亚国王曾经与波斯人发生过纠纷,所以他现在转而希望帮助安东尼进行这场战事。有了亚美尼亚国王的这段插曲之后,小亚历山大的婚约事实上并未达成,所以在第一次婚约订立后不过数月,小亚历山大又与米底亚国王的女儿有了一次订婚。

整个亚美尼亚战役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宣告结束。克娄巴特拉如愿以偿,安东尼轻松地取得了胜利。女王发现这个罗马男人的一个特点,他要喝好几桶酒才会醉,但一次小小的胜利就会让他高兴得飘飘然。看来他只习惯喝酒却不习惯打胜仗。安东尼又回到了女王身边,他已经证明自己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了,所以这回就觉得能够与当年的恺撒平起平坐了。他就是天之骄子,无论是上天赐予什么恩惠还是妻子奉上什么礼物,他都可以受之无愧了。

安东尼知道埃及女王是一个既漂亮又能干的女人,可是她的聪明终究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却从来没有细想过。事实上,克娄巴特拉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着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位天真而轻浮的男子从他的故乡罗马带到埃及来,早在三执政在安条克签署协议时,她已经开始这么设想了,以后的一切都是一步步地实现着这个目标。现在,终于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了:安东尼和恺撒里昂二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人在埃及称帝了。



屋大维石雕

公元前27年1月，屋大维接受元老院赠予他的“奥古斯都”称号。“奥古斯都”是“神圣”、“至尊”的意思，它后来成为西方帝王的一种头衔。屋大维还接受“元老院首席公民”（即“元首”，这个词从此就在全世界通用了。）和“元帅”的荣誉称号，他独揽了罗马的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的大权。

屋大维娅在遥远的大洋彼岸默默地抚养着那群孩子，他们中有四个是安东尼的。她已经决定不再与那些希望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让自己名声远扬的妇女比肩而立了，甘愿做一个不求名利，不图享受，容易被人遗忘的平民百姓，丝毫不去张扬自己的出身和道德情操。如此看来，她真不像是罗马最有权势之人的妹妹。从此以后，罗马人再也没有多少人会在谈话聊天的时候提到屋大维娅的名字，她的生活中也没再有过别的男人，虽然她比克娄巴特拉年轻许多，也还有不少人认为她仍然美丽。

或许在她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典型的冷漠性格，而在她哥哥屋大维身上却一点儿这种性格的痕迹也看不出来。有可能是因为屋大维娅坚持的信仰或哲学理念让她能够用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面对一切降临在头上的带有讥讽意味的事情，或者把它们视作命运的安排。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她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端庄以及罗马贵族特有的自命清高都是她同代人眼中早已落伍了的态度。不过，这正是屋大维满心希望的。在屋大维刚刚爬上罗马皇帝的宝座，号称奥古斯都大帝时，他给自己的妹妹加了一个巨大的光环，利用她的美德把她说成是自己家族的标志，大加吹捧。所以，当他得知安东尼把他妹妹打发回罗马而和克娄巴特拉二人回到了亚历山大城时，真

的是发自内心地高兴。但是当他板着脸要妹妹离开安东尼家以反抗他对她的羞辱时,屋大维娅却不同意离开。屋大维和安东尼几乎同时各从一个女人那儿得到了一个断然的"不"字。或许有人说,内战都是屋大维娅造成的。这就又给了屋大维娅一个留下来的新理由,她继续留在安东尼家,一边抚养着那几个孩子,一边接待他的朋友。如果安东尼想以他的名义推荐谁或是想帮助谁,他就会给他的这位罗马妻子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安东尼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慷慨是以屋大维娅的巨大付出为基础的。人们在赞扬屋大维娅的贤德时,同时也会指责她那个不忠诚的丈夫。

不过,罗马的老百姓在反复无常这一点上和安东尼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他们在过去的二百年中经历了一次次惨痛教训后,完全懂得如何珍惜上天赐予的胜利果实。所以,在安东尼打了一场胜仗的消息从亚历山大城传回来时,那些赞颂他的词句又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安东尼在罗马人眼中还是一位光彩照人的英雄。与屋大维比起来,还是安东尼更有亲和力,他的性格也更加深得老百姓的喜欢。

屋大维对百姓的态度和各种情绪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为此,他赶紧去参加了一次那种已经中断过一年的游戏活动。还在竞技场中设立了一个抽奖台,然后再在一张大桌子上摆放些礼品让观众抢,结果每一次的抽奖活动最后都演变成了一次群殴事件。这正是屋大维的用心所在,他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宣扬自己的名声。与此同时,他到处招兵买马,想把意大利的军团增加到三十个。他还去了一趟元老院,指出埃及地盘扩大后直接对罗马的安全形成了威胁。但屋大维从来没有直接责备过安东尼本人。安东尼听说这些消息后笑了起来。几周后他在亚历山大城写的一封信被送到了元老院——因为夏天送信的速度比冬天快很多——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他只把那些本该属于人家的东西送还给别人,而那些小国的国王对这种方式都没有异议。

屋大维的战略从这时起转为进攻了。他罢免了李必达的执政官职务,把他管辖的那几个行省归入自己名下,同时还霸占了庞培大

帝最后一个儿子塞克斯都手里的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屋大维还拿出了半个意大利来犒赏他手下的那些得力干将，把本该给安东尼的那些舰船也扣留了。当支持安东尼的人指责他时，这个屋大维就会在下次会议上阴阳怪气地说只要安东尼愿意把他擅自分给亚美尼亚和埃及的行省交出一半来，那他也不会再扣留那些舰船的。在这种场合下，谁也不知道，屋大维和他的几个死党都已经把短剑匕首之类的暗器贴身藏掖带进会场了。面临风雨变幻的时局，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比手无寸铁的恺撒保险些。

安东尼听说屋大维开出的条件后又笑了起来，他本想再写一封信给元老院去反驳他几句，但他的埃及妻子没有同意他这样做。难道埃及已经是罗马的一个行省了吗？屋大维的用意太直露了。克娄巴特拉认为必须鼓足勇气，在全世界人的面前让恺撒那个可恶的侄子弄明白，究竟谁是埃及真正的主人？因为信任安东尼，克娄巴特拉条分缕析地把屋大维一心想掩盖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让安东尼知道他的这个盟友的真正用心。然后她提到了孩子的问题，提到了对孩子们的前任应该怎样加以保护的问题。她还拿出了证明，告诉他屋大维在去元老院时，身上竟暗藏着武器，让他知道，如果他回到罗马将会面对一种什么样的危险，他们手中的暗器不就是用来对付他的吗？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屋大维从来不让安东尼随意地调遣军队，而自己却不断扩大军事实力。女王手上还有很多这类消息，终结到一点上，屋大维不仅实力大增而且在罗马的声望也逐渐增强。接下来，克娄巴特拉夸奖了安东尼刚刚与米底亚缔结的盟约，认为这将为今后进攻波斯铺平道路。她还强调指出，埃及的对外贸易多年来一直在持续发展，托勒密家族的财富更加取之不竭了。此外，为了使这个罗马人偏向她所指引的方向，她这次还专门对亚历山大大帝大肆赞美。最后，她和盘托出每张地图上所标明的全部信息和资料。尽管克娄巴特拉说话时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她那激动而美妙动听的声音却尽情传达出了她的话语中所包含的诱惑力。很快，那些罗马军官就被这种诱惑力所感染，他们使出了浑身

解数,在几天之后就拟订出了一份海报,详尽具体的罗列出了安东尼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安排,其中包括一场规模空前的化妆舞会。仅从表面上看,办舞会是为了能让大家庆祝一下,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那位演技超群的滑稽小品演员能够得到表现一下的机会,逗引他敞怀大笑。

# 7 加冕庆典

安东尼觉得克娄巴特拉奔向凯旋的马车速度太快,唯恐她会栽跟斗,所以还是替她拉了一下车闸。他认为,目前他最好还是继续扮演罗马人兼亚历山大人的双重角色,不要称帝。几千年来,罗马的老百姓对王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和疑虑。上次安东尼一再向恺撒捧上皇冠却遭到拒绝的往事也长久萦绕在他的心中,或许这就是他不肯称帝的理由吧。此外,他也发现他的埃及妻子这次并没有反复催促他一定要接受这个王位。

实际上,这全是由于克娄巴特拉一心在为她那个儿子的前途着想。她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她执政的时候见到恺撒里昂加冕称帝。到那时,她自己年轻时追求的梦想才可称得上是实现了:恺撒里昂就是恺撒的新生。因为恺撒里昂的身上还有一半罗马的血统,所以,除非有一个罗马人在场,否则他的加冕仪式就不具有任何象征性的意义。这种事在亚历山大还是头一次,所以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罗马人来支持他。如果能够做到这点,那么这件事情就不仅符合埃及百姓的愿望,还能够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不难看出,克娄巴特拉的政治手腕在当时来说真可谓老辣超群了。它充分体现了女王所具备的杰出才智:一种能够将东方微妙的传统与女性特有的天赋完美结合到一起的能力。

庆典那天走在最前列的是祝捷游行队伍：在亚历山大人眼里，这真是一场从未见过的奇观！自古以来，从没有一个罗马人敢在罗马以外的地方庆祝自己的胜利。罗马人梦寐以求的就是从罗马的朱庇特神庙开始游行，朝着竞技场行进，一路上向元老院和罗马百姓炫耀自己。这也就是罗马所有的凯旋者应得的最高荣誉。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真心认为自己是一个罗马人，他就会觉得沿着这条路线作一次庆典游行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日子。

如今可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一个罗马人乘坐着一辆四马双轮战车，把罗马几千年来的荣耀悄悄地搬到一座崭新的帝国城池大街上——人们使用的是希腊语和一些更陌生的语言，他们挥舞着各种手势对他高声欢呼，表示祝贺。在伟大的亚历山大城别开生面地举行这么一次隆重的罗马式庆典活动。整个过程中，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夫妇俩都陶醉在那种化妆舞会上才有的喜庆气氛中。

清晨的阳光照耀着游行队伍，他们从天宫出发，翻过洛启亚斯小山冈，到达了亚历山大广场。接着，他们穿过那些花园，向体操馆和博物院方向前进。游行队伍最前面是罗马军队和一部分罗马元老院的成员及罗马百姓。然后是亚美尼亚国王和他的妻儿老小。不过今天他们脚上戴的全都是金镣铐。接下是安东尼的马车，套了四匹白马，后面还跟着一群亚美尼亚囚徒。再接下来是头戴王冠花环的王子诸侯和埃及军队，士兵们手里高举着折弯了的波斯人的刀剑。游行队伍由另外一些罗马军团的士兵殿后。

克娄巴特拉坐在一个宽敞的露天宝座上迎候着凯旋的将军。安东尼走下马车，带着那帮囚徒前来拜见女王。此时，亚美尼亚国王突然想起自己还是一位诗人，就坚决不肯向女王下跪，而且还直呼女王的名讳。这对夫妇交换了一个眼色，突然明白过来：必须饶他不死，明日不能将他处决。这位亚美尼亚国王最终得到了赦免。随后，众人席地而坐开始享受宴饮的快乐，筵席规模之大在埃及也是空前的。幸好第二天的加冕典礼没有如期举行，因为亚历山大城半数的人酒醉后酣睡至第二天都无法醒来。

几天后，在亚历山大城外的一大片空地上举行了一场加冕典礼*，其规模更加壮观。一时间，那里矗立起了六个宝座：两个大的是金制的，其余四个小的是银制的。午后时分，首先由一长串马队开始引领游行。坐在车上的人个个都打扮成西勒诺斯的模样，他们从车载的酒缸和酒罐里舀出酒来分给周围观看的人群。接着走来了一队没有完全上好锁链的大象——美酒和大象都是亚历山大人的好朋友。在其他演员的表演结束后，安东尼站起身来——应该他登场献技了。他这次仍然把自己打扮成他最钟爱的角色——酒神狄俄尼索斯：身穿镶有金边的紫色披风，举着酒神手杖，还没有开始变白的棕色卷发上戴了一个长春藤编制的花冠。安东尼的身边坐着埃及的阿芙洛狄特——伊希斯女神：头戴她父亲的那顶双重皇冠，一条金蛇竖立于额前。克娄巴特拉纹丝不动地坐着，像埃及神庙墙上的神像，使人们不禁想起十五个世纪之前的法老时期，那些女王们也是这般穿戴着灿烂夺目的伊希斯女神服饰来展现自己容貌的。此刻，只有克娄巴特拉一人是坐着的，今天唯独她是位女神。

恺撒里昂站在第一个银宝座前，如今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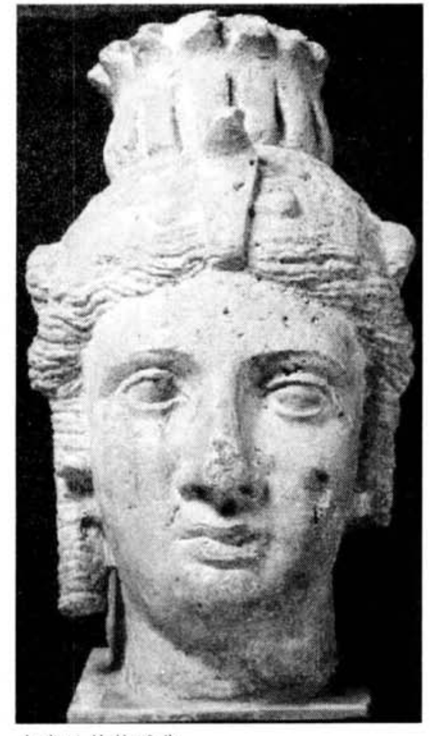
*安东尼将罗马帝国大部分地区统治权赠与克娄巴特拉及其子女所举行的盛大仪式，被称为“亚历山大的馈赠”，这在罗马产生了巨大影响。屋大维又有了在罗马攻击安东尼的绝好借口，不断点燃煽动反对安东尼的情绪。——译注



戴着哈托尔头饰的伊希斯女神

相传伊希斯统治过埃及，因此她与王权有密切关系，作为与王权相关的感情象征，伊希斯对她在人间的化身——克娄巴特拉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已经长成一个身材挺拔的十四岁年轻小伙子了。他身穿马其顿披风，头戴那顶已有三千年历史的王冠——那是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的每一位埃及帝王都用过的冠冕——腰间佩着一柄罗马短剑。那对孪生兄妹现在已经是五岁的孩子了，他们站立在比较高的宝座上，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看到他们。小亚历山大一身亚美尼亚装扮，身穿着束腰套衫，裤子是照着波斯人的样式裁剪的，小小的脑袋上戴着一个三重冠冕。小克娄巴特拉头戴一顶粗俗的利比亚皇冠，却穿着一身白色的丝绸服装。最后一个宝座属于年仅两岁的小托勒密，就连他的头上也有一顶王冠。他一身马其顿人的装束，穿着高筒靴子和短外套。每个孩子的身边都有一群身穿制服的国家卫队守护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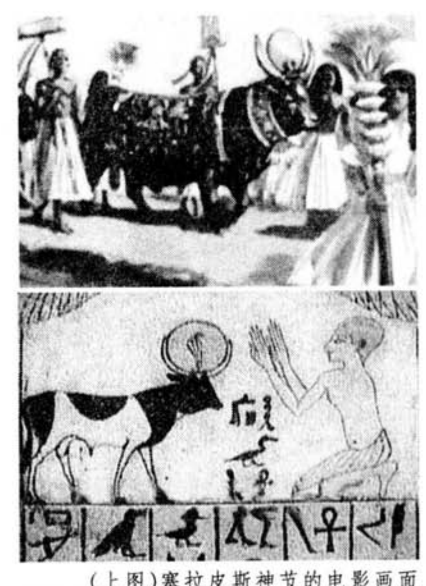


克娄巴特拉雕像

屋大维说："克娄巴特拉陶醉在好运的希望与狂喜中，梦想着罗马神殿的崩塌及帝国的覆亡。"

在短促的喇叭声响过后，那位狄俄尼索斯把他那雷鸣般的嗓门又提高了些，才开始演讲。他谈到了自己打过的几次胜战，列举出两年前他在安条克送给女王的那些国土。整个演讲中，他只字不提罗马，只说自己他的名字，显然他是个喜欢吹嘘自己的人。现在，安东尼正式宣布，一个新的纪元已经开始，大家可以在所有的新硬币上看到：

"埃及、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的女王克娄巴特拉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同时,他还宣布,恺撒·托勒密从起今天册封为'万王之王',成为辅佐执政的埃及副摄政。与此同时,小亚历山大被封为亚美尼亚国王,他的孪生妹妹被封为利比亚女王,就连两岁的小托勒密也被封为腓尼基和西利西亚的国王。



(上图)塞拉皮斯神节的电影画面
(下图)祭拜神牛的壁画

在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的热闹气氛中,三个年纪小的孩子穿过身边的卫队,跑向他们的父母,希望头戴新冠冕去拜见他们。不一会儿,日薄西天,仿佛这个场景也是庆典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克娄巴特拉仍在那里端坐,就像在每年塞拉皮斯神节*的时候一样,一动不动地扮演着埃及人民供奉的女神,听着人们声嘶力竭的欢呼声。孩子们向她跑过来时,有的脚步不稳险些要被绊倒,这情形没能引起她的注意。她也没有看着那些祭司和军官,以及那些自幼就很熟悉的文武百官的面孔,更没有心思欣赏这场皇家露天表演。在她眼里,只有恺撒里昂一个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视线。他现在正站在母亲的前方,就像她一样丝毫没有动弹。他那紧锁着的双眉底下一对乌黑的眼睛注视着沸腾的人群。今天只有他懂得什么是真正地受加冕。在千万人兴高采烈地欢呼

* 孟菲斯的公牛塞拉皮斯是最著名的神兽,它受到的崇拜礼仪也是最隆重的,古埃及宗教认为塞拉皮斯是塔赫神的仆人。神牛是活的公牛,由牧师在庙里喂养,死后由药剂保付,葬礼隆重,然后寻同样花色的公牛接替。

——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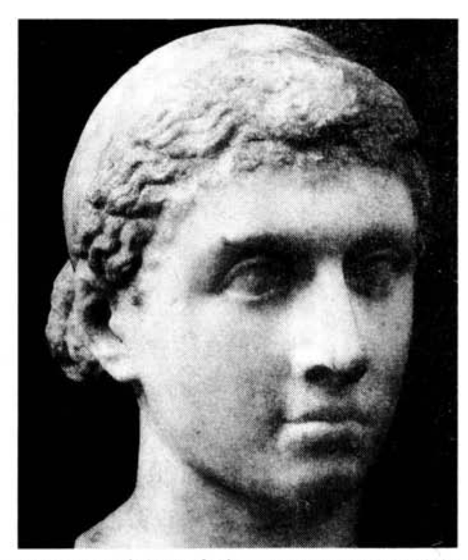


古埃及珍贵王者护身符和圣甲虫

鹰蛇护身符，鹰神荷鲁斯蛇神瓦杰特以鹰翅蛇身的组合，融合了阳刚与阴柔，代表着上下埃及王权的统一。其中荷鲁斯是王权之神，化身是鹰（古埃及人认为神都有其动物化身）。大家熟悉的埃及法老就是人间的荷鲁斯。

时，只有他一人感受得到被拥立为万王之王落在肩上的份量。那可不是一种华丽的装饰或者一个有趣的面具，更不是一件孩童的玩具。为了佩挂这把罗马短剑，庆典前他与母亲争执过好长时间，因为她已经让人做好了一件马其顿兵器。他知道从今往后自己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托勒密皇室的一员了。但是在他看来，恺撒跟他的关系更密切，因为他是他的生父，也比托勒密家族更伟大。恺撒，他知道，母亲除了恺撒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个偶像了。所以他要佩挂恺撒的罗马兵器，而且有朝一日他要用这兵器来捍卫母亲的疆土。

有人懂得恺撒里昂那紧锁的眉头意味着什么。在那位伊希斯女神的脸上，女猎手般的棕褐色眼睛正紧紧地盯着他。因为她苦心经营这么多年为的就是他一个人。是的，现在她已经赢得胜利了，她年轻时的梦想总算实现了：头戴皇冠的恺撒就站在她的面前！她的拼搏已经达到了这一生中的颠峰！她为自己安排、筹划、选择道路的胆识、对前途命运坚定



无数女人梦想的爱情，无数男人渴望的权力，都被上天赋予了传奇的克娄巴特拉

不移的炽烈信念，运用权力和姿色所体现的自信，以及这二十年来在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上，不论是通过浴血奋战还是通过巧取豪夺，不论是乘胜追击还是屡败屡战，所促成和得到的一切，如今都呈现在她的眼前，集大成地体现在这个十四岁小伙子的身上。他的那双恺撒式的黑眼睛正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她。夜幕渐渐降临，亚历山大大帝的那顶金皇冠被夕阳映照得发出微弱的红光。

这时女王的身体忽然震动了一下，好像被什么吓了一跳。恍惚间，她似乎在恺撒里昂的身后看到了屋大维那双阴森森的眼睛。



# 第5章 亚历山大之梦的湮灭

她比大多数妇女更具有女人的气质，而且比大多数男子有更大的力量和决心。

——约翰·巴坎《奥古斯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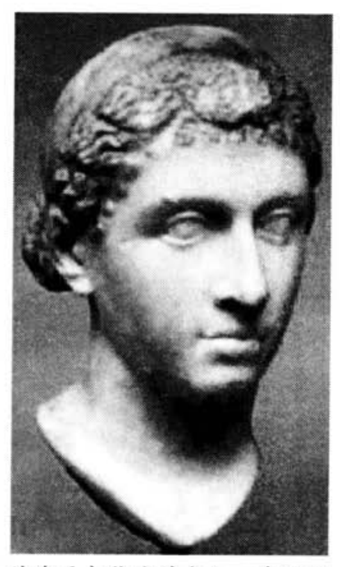
# 直面最后的挑战

英雄的命运之舟即便是行将倾覆，也会表现出一种微妙的美感来。

懦夫精神崩溃或是深陷在自我意识混乱的怪圈中不可自拔时，强者却能崛起挺立，披挂上阵与敌人交锋，接受命运的最终安排。无数个热血沸腾的日子过后，那颗勇敢的心可能会在一个清凉无梦的夜晚得到短暂的休憩。而当另一个清新的早晨来临时，他会再一次开始新的战斗。他的思绪活力四射，他的精力永不枯竭，他总在面对、战胜那些层出不穷的新困难。由于他一直在和一些事物或人进行战斗，并且总是与之短兵相接地肉搏，所以他经常能触摸到近在咫尺的敌人的身躯和器械。如果他不得已向后退却，那完全是以退为进，在为下一次更好地前进作着准备。

然而现在，在那些老生常谈式的有关敌军的谣言后面，他听到了一种卓绝非凡的声音。辽阔的苍穹因为有了乌云而开始黯淡，隐约的雷声暗示着对手的实力。他都能够感到阴霾的笼罩一日重似一日，乌云一直绵延到了远处山峦的上空。这位勇敢的斗士毫不畏惧，下决心准备用行动支撑到战斗的最后一刻。可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竟无从下手去了解他的对手。倘若他理性地思考一番，也许会放弃个人努力而甘愿接受失败精灵的莅临，如今已经没有任何高明的决策能为他争取到喘息之机。但是，他还是极尽所能地增强自己的勇气，发挥出超人的力量。因为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他的内心深处依然希翼着自己能创造扭转乾坤，力挽狂澜的奇迹。

如此英勇无畏的作为很难表现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即使是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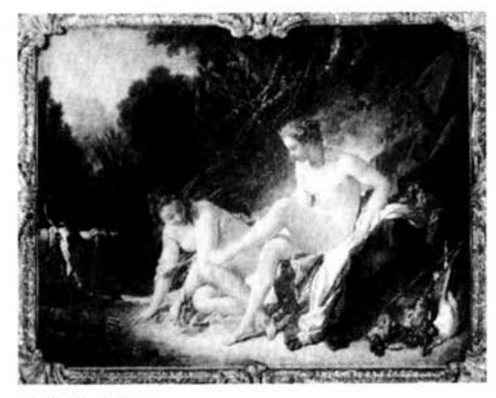
这个无与伦比的女人一直顽强地战斗到最后

勇敢的女性，想在这种乌云蔽日的情况下不惊慌失色，也需要有特殊的天赋才行。女性天生的直觉能够让她比男人更早预知到末日的来临，她们也许会采用迂回的策略，以求避开那些无法躲避的命运定数。这样做，她就有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赢得苟延残喘的机会，而不会有英雄临终前的那种悲剧性的痛楚挣扎。易受暗示影响的天性会期待一些好的预兆，可是这种预兆往往会像某些闪光一样转瞬即逝。女人天性中的游移、软弱，以及她们那种保存后代先于实现目标的本能和对妥协的期盼，都会将她们引向最后的坦途：在那里，所有残酷的打击都有可能消解。

现在，面对命运的挑战，克娄巴特拉决定遵循英雄的方式进行最后的决斗。她要把女性诱惑和劝说的本领发挥到极致，并逐一使出她所知道的每一个规避战术。与此同时，她满怀着希望，将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投身于战争的每一个阶段。然而，她还能镇定自若地审视着日益逼近的悲剧——最后的高贵生命的死亡。在勇士们嘹亮的军号声响起时，女王陷身于数不清的凶兆之中。这些凶兆来自她凭直觉所感知到的某些迹象，同时又反过来强化了她的不祥预感——她一定听见命运开始了低沉哀伤的吟唱，虽然此刻的声音还相当微缈。因为有着猎手般犀利的洞察力和敏捷的感悟力，克娄巴特拉早就清楚地认清了安东尼身上所有的弱点。在人生历程的最后两年中，她试图让沉溺于嬉戏宴乐的安东尼变成一位顶天立地的勇士。其实，在她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早已放弃了这种打算。这位埃及女王的勇敢作为即使在男性当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更不必说她直面悲剧来临的坦然了。

# 第四次横渡地中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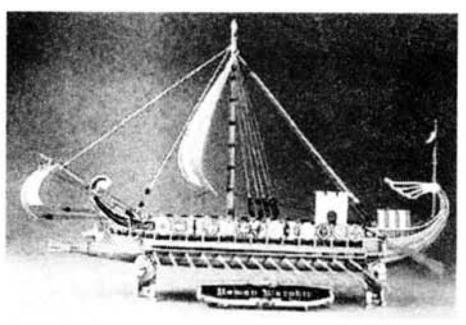
以弗所位于大海与繁华的内地之间，它在地理位置上的特点与亚历山大城几乎一样。几个世纪以来，以弗所一直是希腊文化的家园。它先是被罗马人征服，后来又被亚历山大大帝解放，再后来又一次落入了罗马人的手中。来自小亚细亚山区的征服者们沿着古老的商道从山地走到地中海，能够到达士麦那(今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密尔)，这里距离河流入海处不远。对于来自西方的征服者来说，通往小亚细亚山区的道路也同样敞开着。以弗所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港口，如果哪个征服者能拥有东方世界并在这儿筑堡设防的话，他就能把基地设在西方的对手引诱过来。这可是一个高妙的战争策略。



狄安娜出浴图

月亮和狩猎之神，罗马名叫狄安娜，希腊名阿尔忒弥斯，到了埃及则被称为伊希斯。她是宙斯和莉特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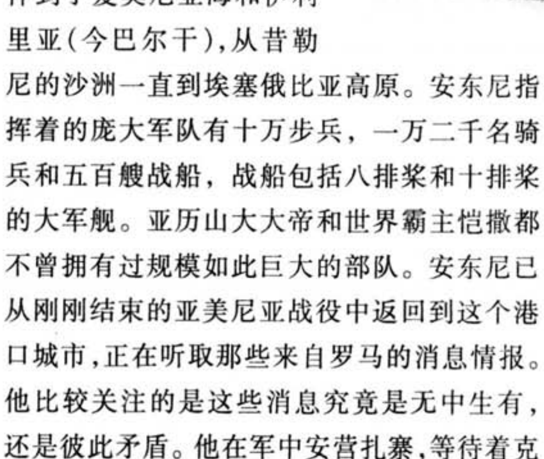
自从著名的阿耳忒弥斯——以弗所人心目中伟大的狄安娜，在她那堂皇的庙宇之中垂手而立以来，以弗所人从来没有见识过这么多装备精良、蜂拥而来的军队，从大海之滨一直到高山之巅处处都有士兵。此时是公元



古罗马战船模型

安东尼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们早已胜券在握。他代表着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此时他还是没有把屋大维放在眼里。岂不知，现在的屋大维已经不是那个希腊留学生了，他也在罗马建立了自己的力量。

前32年的春天，安东尼在以弗所集结他的军队。对他而言，现在的他俨然成为了东方世界的真正主人：他的权力从幼发拉底河和亚美尼亚平原一直延伸到了爱奥尼亚海和伊利里亚（今巴尔干），从昔勒尼的沙洲一直到埃塞俄比亚高原。安东尼指挥着的庞大军队有十万步兵，一万二千名骑兵和五百艘战船，战船包括八排桨和十排桨的大军舰。亚历山大大帝和世界霸主恺撒都不曾拥有过规模如此巨大的部队。安东尼已从刚刚结束的亚美尼亚战役中返回到这个港口城市，正在听取那些来自罗马的消息情报。他比较关注的是这些消息究竟是无中生有，还是彼此矛盾。他在军中安营扎寨，等待着克娄巴特拉的到来。这位女王将再一次把娇美的身躯和充足的黄金带到他的身边。



克娄巴特拉在离开家乡之前把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进行过缜密的考虑。她已经预感到自己这次也许要离开埃及一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但是，她将身在何方？她和安东尼将去往何处？集结的这支庞大的军队针对的又是哪些敌人？亚细亚的各个民族都在战栗，士兵们唱着向波斯人复仇的战歌，他们要誓死毁灭波斯人。尽管如此，整个东方世界正在谈论着的却是安东尼将与屋大维进行一场一触即发的内战。

对于这一点，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已经意识到了。安东尼仍然执著地希望，他们最终能进攻并打败波斯，而克娄巴特拉却为此感到担忧。二人存在分歧的原因是，安东尼一直不曾忘记自己是罗马的一位执政官，而克娄巴特拉想的却是安东尼现在已经是埃及的国王了，因此，他们的目标也会截然不同。看来，现在该由他们在罗马的劲敌屋大维决定到底是现在还是另选时机发动这场内战了。在接二连三、持续不断的挑衅之后，两位执政者之间的误解和相互敌视的迷雾越来越浓郁，以至于谁都无法得知对方的舰队是否已经开拔，踏上征途了。



雅典娜雕像

这回，克娄巴特拉是第四次横渡地中海了，她不禁回想起以前的三次航行：第一次是以年轻母亲的身份带着恺撒里昂与恺撒团聚；第二次如同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一样赶赴塔尔苏斯与安东尼相见；第三次是以埃及女王的身份前往安条克接受新的领土。现在她集这些身份于一身，作为好战的女神*到“白发”堡垒去。此时，她的最后一个孩子已出生好几年了，她不仅拥有权力和武装，又重新恢复了年轻时期苗条俊俏的风姿。所不同的是，这次她率领的那二百艘战船上满载的是黄金、衣物和价值二万塔兰特（相当于四百万英镑）的金银财宝，以及她在埃及皇宫中半数的宦官和奴隶。一句话，她用船队带来了当时人们连做梦都想像不出来的财富和奢靡。

* 雅典娜是宙斯的女儿。她战斗是非常勇敢的，但是她只帮助抗击外侵之敌。雅典娜也代表智慧、推理和纯洁。她最眷顾的城市是雅典。——译注

每个清晨，她都会习惯性地伫立在三层

桨战船的船头，在内心百感交集时甚至会不由地微微颤抖。说实话，她很少发自内心地为将要进行的这场新的波斯战争忧虑。她真正关心期盼的是促使安东尼和屋大维决裂并挑起双方的争端。目前时机对屋大维有利，但是她和安东尼合力就比他更强大。现在他们必须激怒他挑起战事，并且打败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与罗马的关系必然会变得愈发紧张。作为一名女人味十足的女性，她期待着像顺利地消解两名异性之间的对抗一样永远结束这种剑拔弩张的局势。对她而言，这种两位执政官对峙的局面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越来越趋向于专制的法规、罗马与亚历山大这两大城市里的人们对惊世骇俗传闻的渴望、地中海沿岸各国在难捺的焦灼中等待着一见分晓的期盼，以及两位执政官的各怀心机，这一切都使安东尼和屋大维各踞一方、和平相处的局面长久不了。

也许他们二人能够再续签一份协议？这样一来，安东尼和他那位罗马妻子的和解就势在必行了。如果事情真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屋大维娅将无比荣耀，她既是其中一位的胞妹又是另一位的妻子，埃及女王却会处于一个孤立无援、无力防卫的境地。现在她的策略只能是迫使安东尼和屋大维娅正式离婚，以便自己独自占有他。但是，这场离婚会直接导致战争的爆发，而一旦开战就意味着要彻底解决长期横亘在罗马与亚历山大之间的权力问题。因为当前统治亚历山大的是个希腊女人，这个问题在其本质上就是罗马与雅典之间从古自今从没间断过的对抗，只是这次它又发展到了一个紧要关头。那么一旦战争爆发，接踵而至的危险会是什么呢？如果克娄巴特拉真正冷静下来仔细考虑的话，她应该想想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真的是她所希望采取的吗？克娄巴特拉好像已经没有时间再来反复斟酌到底什么方案能让她称心如意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已经没有一点选择的余地了。

因此，尽管作为在这般年纪的女性当中，女王克娄巴特拉毫无疑问应当是最精明最理智的那种——她能清醒地认识到安东尼的性格缺陷，预见到他性格中肤浅的一面会使他难成世界霸主，但是，

现在她的明察秋毫被一种宿命中人们无法解释的邪恶遮蔽了，让她最终作出的选择是敦促安东尼走上了决斗的战场。在这最后的战场上，只有一个像恺撒那样的人或许能与对手周旋，仅凭一个像安东尼这样的人是根本就无法取胜的。所以当克娄巴特拉听说安东尼建立的彼索兰殖民地在一次地震中彻底毁灭时，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她又听说安东尼在阿尔巴的塑像连日来一直大汗淋漓，虽然有人在不断把它擦干，可塑像仍然不停地出汗。克娄巴特拉顿时有些脸色苍白、神情沮丧。

不过，这位勇敢的女王立即就能把一切忧郁低沉的情绪抛到脑后，在晨光映照之际，又一次挺立于船首，让她的青春复苏。因为她知道，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只有她从心底激荡起所有的勇气和智慧，才能够弥补自己丈夫身上的不足。

在这种时候，她自己最需要的是儿子的陪伴。然而，恺撒里昂已经长大，不能再作为侍从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了。现在，他不得不留守亚历山大城，托勒密家族中一些很有经验的仆人陪伴并支持着他。托勒密皇宫里有的是危险和对王权的窥视。不过，克娄巴特拉还是把他留下了，因为他是女王惟一信任的人，不论多长时间，掌管国家的权杖都可以放心地交给他。此外，这也正是让他在生活这所大学校里证明自己能力的一次良机。如果他和女王一起离开埃及，那些觊觎王权的野心家们就正好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将另外三个年幼的孩子置于死地！在她们家族的历史上，这样的罪行层出不穷。因此，各方面综合考虑她都必须将恺撒里昂留在埃及皇宫中。

后来，她似乎听到了一阵来自灵魂最深处的微弱私语。有个声音告诫她，如果命运青睐屋大维，那么她千万不能让她的后代陷入沦为阶下之囚的危险。由于在这决定性的结局即将到来时，她常常感到心灰意冷，就不可避免地会联想到失败和逃跑。如果真是那样，她希望到时这位年轻的共同摄政者的实力还能完好无缺，那时她就可以转而倚仗他的力量了。这一切都深藏于她内心深处，即使是对

自己也不肯坦白,至于对安东尼,她更是从未提起过。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中,屋大维竭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极度恐惧和不可告人的用意:他企图在开战之前先摧毁对手的声望。他大肆杜撰无数的谎言,把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一些胡闹行为渲染成种种不堪入目的场景,以此让罗马人震惊不已。

安东尼在亚历山大街道上的凯旋游行成了屋大维谴责他最有力的素材,而没有杀掉被俘的亚美尼亚国王这一事实也成了他是个柔弱无力之人的证明。还有,安东尼盗窃了帕加马*的图书馆,并将它搬到了他的新都。此外,他还偷走了著名的雕塑家米隆**的作品——宙斯塑像、英雄埃涅阿斯***和萨摩斯岛上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塑像。因为所有这些都应该成为罗马的战利品,而不是埃及的。向来只会在对手缺席时才挺身而出的屋大维,这回还将他的毒箭对准了埃及女王。因为只有让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成为众矢之的,他才能向罗马公民解说清楚即将发动的这场内战目的在于反对一个对罗马充满敌意的帝国。在元老院的集会上,他亲自登场,率领几百名演说家煽动大家一起向女王发难。

这件事情做起来太容易了,因为她拥有神奇的魔力。她难道不是崇拜动物图腾的埃及部落的后裔吗?她有魔法般的爱情迷魂药,不仅迷惑了那位高贵的罗马人安东尼的神智,还弄得他在盛大的宴会上情不自禁地站



宙斯祭坛

*帕加马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死后出现的独立小国,位于现土耳其境内。曾经成为希腊化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其统治者都热爱艺术,所以帕加马创造了辉煌的雕塑艺术成就,出现了大量令世人无比赞叹的雕刻名作精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宙斯祭坛》。

——译注

**米隆(生卒年代不详),古希腊著名的雕塑家,著名雕塑《掷铁饼者》的作者,被认为是希腊艺术黄金时期——古典时期的开创者。

——译注

***希腊语称埃涅阿斯:罗马语称伊尼亚斯,是“爱神”阿芙洛狄特和牧人的儿子,英勇善战。维吉尔最有名、影响最大的作品史诗就是《埃涅阿斯》。

——译注

起来,去亲吻她那裸露的脚踝,而不顾忌自己的身份。在大街上,他还当着她的内侍们的面,护送女王的香鸾宝辇。甚至安东尼在埃及法院审判官位子上行使裁判权时,会被女王送来的一句写在玛瑙书板上的问候打断,而放下手头的工作。有一次,女王路过时,安东尼竟然放下手中宣读到一半的判决书离开法庭随她而去。人们看得出来,他已经完全被迷惑了。还有哪位罗马人会像他这样,因为一个非洲女人而如此低三下四呢?因为安东尼的合法妻子是屋大维娅,所以克娄巴特拉所生的那些孩子全都是私生子。而她的长子,那个取名为恺撒里昂的人,也不可能是她与恺撒所生,因为没有人看到过恺撒承认接纳这个孩子的文书证据。现在,充斥罗马人耳廓的全是这两人恣意挥霍钱财的传闻:安东尼连使用的夜壶都是黄金制成的;在最近的一次宴会上,埃及女王将一颗价值数百万的珍珠溶解在酒中一饮而尽。不过,造谣者没有否认,在所有的狂欢宴会上,女王自己却能够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克制。但这都是因为她的那枚紫晶戒指具有神奇的魔力。

虽然这些诽谤的后果很恶劣,但它尚不足以动摇安东尼在罗马的地位,因为人们把这些话看作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执政官对另一个深得民心的执政官的嫉妒怨恨之词。屋大维一旦意识到自己仍然不受民众欢迎,就强迫所有公民宣誓效忠于他:这可真是一项别出心裁的改革措施,罗马人对此感到深恶痛绝,因为这项举措标志性地宣告了共和国的完结。尽管北部城市博洛尼亚拒绝宣誓效忠,屋大维却对此充耳不闻,并大言不惭地在元老院宣称,全意大利都已经宣誓效忠于他了。一时间,罗马处处弥漫着独裁政治的恐怖气氛,元老院的议员们和其他官员又开始秘密地逃离祖国,力争在内战爆发之前加入到安东尼的阵营中去,原因据说是安东尼会力图恢复共和制。

可是,当这些满怀忧愁的罗马人踏上以弗所的土地时,他们的失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不同种族、不同服饰的博览会——埃及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米底亚人、希腊人、犹

太人,还有叙利亚人,都成群结队地乘船进入河口,然后溯流而上来到安东尼的军营。在女神阿耳忒弥斯庙宇*中用松木料做成的游廊间和大理石砌成的墙壁上，回荡着一百多种语言。在所有的这些人当中，罗马军队在哪里？这些古老的军团,看起来既具有某些东方的特征,却又杂糅了部分西方文明。士兵们向这些来自祖国的官员们致敬时，面带一种让他们令人啼笑皆非的漠不关心的表情——他们意识到这些士兵已经忘记了家园，也忘记了谁是自己的监护人。

对了，那个坐在御座上接待这些罗马元老院议员的是谁？他真是安东尼吗？不可能，那应该是演员吧？瞧瞧他,紧身的罗马上衣外面披了件紫色的大氅,脚蹬一双白鞋子,头戴马其顿人的毡帽！在他的身旁,站着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身披绿色的叙利亚绸缎,头戴双重皇冠,多像埃及女神伊希斯！他们周围是一脸谦恭的附庸国国王，有来自色雷斯和帕福拉各尼亚的,也有来自黎巴嫩和加拉提亚的,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幅极具东方特色的图画！不过,他们也必须承认,这里面还残留着些许罗马的特征！当女王起身离开时,簇拥着护卫她离去的是罗马军人——与地道的罗马士兵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手持的盾牌上刻写的不再是那六个大字“元老院与人民”,而是克娄巴特拉和安东尼二人名字的两个首字母“C”和“A”,它们就像是代表着这两个人,优雅地缠绕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难

* 阿耳忒弥斯神庙：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一，位于小亚西亚古城以弗所中，距土耳其伊兹密尔(士麦那港口)南约50公里。大约建造于公元前550年，神庙建筑以大理石为基础，上面覆盖着木制屋顶，它最大的特色是内部有两排，至少106根立柱，每根大约40至60英尺高。原庙毁于公元前356年的大火，在原址后建起的庙于公元262年再罹火难。

——译注


负责罗马统治者安全的禁卫队浮雕

安东尼向女王慷慨的馈赠已经激怒了罗马人，更有谣言说他的禁卫队军盾上刻有克娄巴特拉的名字，这无疑更让罗马人愤怒。

分难舍。

在这批罗马议员到来之后不久，安东尼的军营中就出现了一个由罗马人组成的新团体，许多军官都加入其中。因为女王克娄巴特拉连军事会议都要出席，而安东尼往往还会聚精会神地听取她的意见，所以他的几位老朋友便找机会避开女王围住安东尼，极力劝说他将女王送回老家去，理由是如果他不想失去任何一位罗马人的同情的话。克娄巴特拉一眼便看穿了他们的用意，并轻而易举地打消了他们的念头。难道统治埃及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人不是她吗？在以弗所谁又敢肆意损害为全部军队提供钱粮的女王的名声？而这群衣衫褴褛的议员又算是什么角色呢，竟敢到这儿来对她恶意中伤？到了女王改变目前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女王又一次凭借着她的天赋让安东尼变成了酒神的信徒，沉溺于狂欢寻乐。萨摩斯岛为这一转变提供了绝佳的游玩处所。战争还没开始，恰逢春天，从大海到陆地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祥和幸福的景象，他们又有的是闲暇时光。普鲁塔克这次写道："当全世界的人都在哀叹、呻吟或哭泣以发泄内心极度痛苦的时候，独有这座小岛天天歌舞升平。难怪有人要说：'不知道这些人在他们的凯旋仪式上

会疯狂成什么样！看看吧，他们为即将来临的战争所作的准备竟然是一场如此辉煌的狂欢！'"

此时此地，附属国王子们的所作所为就是竞相攀比礼物的豪华程度以及狂欢宴会上的疯狂表现。在这个小岛上，数百人寻找到了暂时的安慰，无视即将来临的战乱，沉湎于酒色，为的是忘却将要袭来的灭顶之灾。在狂欢的人群中最出众的自然还是安东尼，他如同在雅典复活过来的酒与狂欢之神狄俄尼索斯，他的信条是自己快活也让别人快活，与民同乐。有一次，厨子精心准备的宴会让这位挑剔的美食家和酒徒感到十分满意，他当即就将一栋宅邸赏赐给了他。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因为博得了他的赞扬，他的戏子们竟得到了整座普里恩城作为赏赐。随后，他率领仆人乘船来到雅典城。在整个纵情欢乐的过程中，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过究竟是谁亲手导演了一幕狂欢喜剧。

在克娄巴特拉屈指可数的几个尚未实现的理想中，有朝一日成为雅典女王便是其中之一。此前，她还从未来过这块希腊文化的发祥地。希腊文化让她感到神秘莫测，从根本上说，她所接受的文化完全起源于雅典。在这里，她沿着亚历山大大帝和亚里士多德的足迹漫步，对她而言，所到之处的每一座神庙都比埃及的神庙更有亲切感。然而这些神庙在她心中所引发的激情比起她对安东尼前妻的嫉妒来就不值得一提了。因为他与他的两位前妻都曾在雅典共同生活过。这位酒神还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地指给她看，在哪座房子里他曾经捧过福尔维娅，还有在哪座庭院里他与出身高贵的屋大维娅同居过。

现在克娄巴特拉最大的愿望就是把雅典人心目中屋大维娅的形象清除得干干净净。对于克娄巴特拉来说，天下再没有什么事比这更为简单的了！要不然她为何要委身于这位人世间最柔情的狄俄尼索斯呢？安东尼很乐意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亲自为雅典城中一个个声名显赫的绅士淑女们引见女王，并号称他本人也是"一位雅典公民"，还为他的这位埃及妻子发表一通礼节性的演讲。



巴台农神庙遗址

巴台农神庙是雅典卫城最大的建筑物，里面供奉着战神雅典娜。巴台农神庙可能是古希腊神庙中最为精美、最为著名的一座。它于公元前447年~公元前432年间建造，全部采用白色大理石，外围都是色彩鲜明的浮雕，装饰着神庙的三角墙（廊柱以上的扁带饰）。

巴台农神庙在其历史上曾有许多种用途。大约公元500年，它成为基督教教堂。15世纪时，土耳其人攻占雅典城，巴台农神庙变成清真寺。它在1687年时又被用来储藏火药。

接下来，安东尼又在狄俄尼索斯露天剧场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的酒神节，这次狂欢让所有的雅典人都感到头晕目眩。最后，安东尼坐着战神的凯旋车登上了灯火辉煌的雅典卫城。这以后，趋炎附势的雅典人就把女王克娄巴特拉尊奉为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人，并为她在巴台农神庙建立了一尊塑像。

一种奇异的情感在克娄巴特拉的心海中荡漾。她的塑像不仅出现在罗马的维纳斯神庙中，而且现在又被安放到了雅典的雅典娜神庙中。这不正是神的旨意吗？将两种崇拜、两种文明统一于她一人身上——难道是为了暗示权力胜过美貌而智慧又超越权势吗？抑或是用她来象征性地表明今天的雅典已战胜了罗马？但是，不久前恺撒为她塑造的铜像在屹立了十二年后却被人拖出神庙砸了个粉碎，甚至有某些粗俗的暴发户将她那尊铜像

的腿熔化后浇铸成了洗脚盆。其中的寓意不言而喻:只有在雅典这块土地上,她才会如鱼得水,因为这儿毗邻亚历山大——她祖先的发迹地。而在罗马,她只有敌人,因为它属于屋大维——一个仇视恺撒亲生儿子的人。因此,她必须让她的丈夫安东尼永远离开罗马。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她能否说服他去和他的那个罗马妻子离婚。

让克娄巴特拉意外的是,安东尼的第一位妻子生的孩子竟然成了他的第二个妻子的支持者和帮手。福尔维娅与安东尼生的儿子安提留斯来到了雅典城。看得出来安东尼很喜欢他的这个十四岁的儿子,尽管在克娄巴特拉看来他浑身上下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和恺撒里昂相提并论。是屋大维娅把他抚养长大的,在她那里安提留斯和她自己生的孩子在待遇上没有任何差别,包括其他几个安东尼与福尔维娅所生的孩子也一样。因此,对于这样一位慈母,安提留斯只有满腔发自内心的赞美。

一个名叫杰米纽斯的老兵专程从罗马赶来,警告安东尼不要与罗马决裂!女王立刻把他视为自己的敌人,用餐时也故意把他安排在了最次的座位上。然后,高居首座的女王俯就式地问他来这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杰米纽斯迟疑半晌一语不发。当他再一次被问到此行的真正使命时,他平静地回答说,如果女王能够返回埃及,那么安东尼的情形就会有所好转,否则,罗马的那些人都会把他视作叛徒或卖国贼。一听完这句话——普鲁塔克是这么叙述的——安东尼一拳砸在了桌子上,但是女王却格外地冷静,不带丝毫恼怒地说:"好吧,杰米纽斯,你干得不错,敢坦率进言,所以可以免去你本该接受的刑罚。"

当晚,杰米纽斯就找机会逃走了。后来,安东尼的心腹普朗卡斯和另外一些故交也离他而去了,有些元老院的议员们甚至又心急火燎地赶回意大利去了。听说这些消息时,安东尼先是一愣,随即放声大笑起来,而克娄巴特拉却一心期盼着能够早日复仇。如今,她当众答复杰米纽斯时所压抑的怒火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他们真是反

了！难道她克娄巴特拉贵为埃及女王，却要心甘情愿地生活在那两个她根本不屑一顾的妇女的阴影当中吗？在这段时期，她对屋大维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安东尼告诉过她，屋大维曾给了他一封信，里边尽是谴责她的言语。当然，安东尼不会告诉他自己在给他的这位大舅子的回信里写的是什么，可这难不住足智多谋的埃及女王，还有间谍会告诉她的。这封信的内容没有什么地方会让女王感到意外，后人却对它极其关注，因为它是这四个伟大人物的所有往来信件中惟一得以留传的一封，尽管古罗马收藏家苏埃托尼乌斯*在一个档案里发现这封信时也只得到了其中的一些只言片语。安东尼在这封给屋大维的回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是什么让你对我如此生气？是因为我和女王同床而眠吗？可她是我的妻子呀，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再说我们都做了九年的夫妻了。你不也正和德鲁西拉鬼混吗？我还敢以你的生命和健康打赌，在你读我的这封信时正想和特突莉娅上床呢！要不就是什么特伦提拉、尤弗莉娅、萨尔维娅或者就是提提斯米娅什么的，该不会是这几个娘儿们同时来吧！不过，说句实话，追究到底是哪个女人能满足男人的性欲有什么意思呢？”

这简直是一位战士在和他的敌人说话，可字里行间所体现的不正是一个完整的安东尼吗？一位勇士，一位酒神，同时又是一个凡夫俗子。

*苏埃托尼乌斯，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传记体历史作家、散文作家，号称喜爱记述逸闻琐事。代表作品：《罗马十二帝王传》，简称《帝王传》。《名人传》讨论的是广义的文学领域内出类拔萃的罗马人。
——译注

# 与罗马决裂

现在克娄巴特拉心里有把握了,她径直走到安东尼身边坚持让他和屋大维娅离婚,她已经为此准备了足够的理由来劝说他。福尔维娅的儿子竟敢在克娄巴特拉面前大唱屋大维娅的赞歌,并且威胁他父亲。难道不是安东尼自己将拳头砸在桌子上的吗?难道安东尼会听任那些罗马人羞辱他的妻子埃及女王吗?那些从以弗所逃回去的人肯定会把他们在这儿的所见所闻向其他人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番,女王又要准备作出第二次牺牲了!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屋大维现在还没有筹集到足够的钱粮来和安东尼打一场战争,新增加的税收都已经让罗马人对他恨之入骨了。而以弗所的大军已经严阵以待多日了。现在正是对付屋大维的大好时机。行动吧,安东尼!和屋大维娅离婚,向她的兄长宣战!

安东尼却一言不发,他的内心正处于犹豫徘徊之中。刹那间,克娄巴特拉心中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一般,骄傲、怨恨齐集胸中!她又开始施展她声音的魅力,还在夜晚的枕边和他展开争论。几天后,安东尼终于把他手下的将军们和几位剩下的元老院议员召集到一起,每个到场的人都认为不能再这样听任事态的发展了,所以一致同意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近几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是越快越对敌方不利。就连原本对女王的黄金持怀疑态度的少数几个人也尽消疑虑,投了赞成票。于是,安东尼写了一封信宣布他的离婚决定,并让屋大维娅搬出他的房子——其实那是庞培的宫殿,他没为这个宫殿花过一分钱。

对于屋大维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所有的罗马人都目睹了执政官屋大维的妹妹是如何受安东尼的驱赶搬出他的房

子的。八年前，安东尼声势浩大地迎娶了她，并和她生育了四个孩子！这次离婚对安东尼的声望真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他的对手一直梦想着有这么一次机会*。可好戏还在后面，人们聚集在从雅典回到罗马的那些元老院议员们的身边，为了听到他们在那边的见闻，人们乐于宽恕他们的不忠与变节。其中一位声称安东尼竟然用酸酒招待他们这些从罗马过去的人，而他自己喝的却是甘甜无比的美酒；另一位煞有介事地说，克娄巴特拉一有机会就会叫嚷着，总有一天她会主宰罗马的整个元老院的。

* 安东尼同屋大维娅的离婚等于宣布了他与屋大维的彻底决裂，此事也更一步消蚀了他在罗马的支持者，不过女王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接着屋大维以宣战作为对安东尼的答复。

——译注

为了让屋大维接纳自己，普朗卡斯和安东尼以前的那几位故交在背叛友谊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当年安东尼在迎娶屋大维娅时，曾在罗马立下了一份遗嘱，存放在神庙贞女处。他们几个正是这份遗嘱的见证人，并在那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名字。现在他们把这份遗嘱的下落和内容和盘托出，作为送给新主人的一份见面礼。在罗马，没有什么比女灶神维斯太神庙**更神圣的地方了。在罗马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丑恶的罪行，但就我们所知，在屋大维之前，还从来没有人敢从神庙中偷出用神的名义保存的文件。屋大维在盗窃这份文件给他带来的危害和将它公之于众带来的好处两者之间反复权衡过后，决定冒险向女灶神庙索要这份遗嘱。女灶神庙的贞女答复说，在安东尼死前这份遗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是执政官本人想要得到它，也只能是用武



女灶神庙圣女

** 即罗马神话中的灶神维斯太，她是宙斯的姐姐，奥林匹斯山上最年长、最神圣的女神。终生童贞，执掌灶火，是家庭的象征。古罗马有她的公祭，圣火永不熄灭。

——译注

力去抢夺,别无他法。于是屋大维就冲进了神庙,夺走了这份他要的文件。

在盗窃遗嘱这个问题上,屋大维远比福尔维娅来得高明得多,她只会假借恺撒的名义伪造遗嘱。屋大维的做法可不是这样。他知道普朗卡斯从安东尼那儿偷来了一笔钱,其实这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丑闻了,所以他觉得普朗卡斯肯定是因为这个而逃跑的。现在他以此为把柄,叫普朗卡斯在元老院宣读一份耸人听闻的报告,让议员们都了解一下安东尼的生活方式。这份报告从头到尾都充斥着浮夸之词,以至于有一位资深的议员反诘道:“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以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名义为证,安东尼肯定得不到片刻的休息。”

接下来,屋大维亲自登上了讲坛,义正辞严地说安东尼早就被妖术蒙蔽了理智,他的军队完全掌握在埃及宦官的手里,而真正操纵一切的是埃及女王的侍女杳米恩和理发师伊拉丝。罗马人真愤怒了,因为那位埃及女王竟然想主宰整个罗马!人们敦促屋大维打开那份遗嘱的封印。屋大维于是在众人的要求下公布了这份很成问题的遗嘱的全部内容。在这份遗嘱中,安东尼宣布恺撒里昂以及克娄巴特拉与他所生的孩子都是他的合法子女,并将下列诸行省一一划归他们所有……在他死后,他的遗体必须在肃穆的游行队伍的护卫下穿过罗马广场,但最后要用船只把他运到亚历山大,为的是要在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身边长相伴。

安东尼在这份遗嘱中写下的这些文字绝不可能让罗马人留下什么好印象。屋大维的盗窃行为固然是一个卑鄙无耻的行径,可是,他却能完全准确地估计到公布这份遗嘱所能产生的效果。罗马人已经原谅过安东尼很多回了,因为在他们眼里他只是一个喜欢作乐的赌徒加酒徒。可是,难道他不是恺撒最忠实的指挥官吗?难道不是他在战场上让那个谋害恺撒的叛乱者命归西天的吗?是的,从那以后他多次庆祝过罗马军队的胜利,尽管有时是在外国进行这种庆祝仪式的。但是,自从遗嘱被公布后,罗马人就再也不认为他是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罗马将军了。尤其是在自己后事的安排上,他亵渎了罗马,竟然会想到把异邦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安息之处。他一定是中邪了,不然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情来。看来那个埃及女人真是对他施行了魔法!原本打算授予安东尼的下一年度执政官当即被取消了。安东尼还被宣布削去了一切头衔和职务。但是因为他的名望依然不小,所以没有被宣布成为国家公敌。

屋大维用不着等待那一刻的到来,现在他就已经可以对埃及女王宣战了。在女战神雅典娜的神庙前,屋大维在象征性的前线上把宣战的长矛投向了埃及的领土。

接下来,各种凶兆接踵而至。在帕特拉斯,闪电击中了安东尼的祖先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神庙;在雅典一阵旋风把狄俄尼索斯露天剧场上方雅典卫城南墙上那组《巨人之战》画像正中的酒神巴克斯的画像给卷跑了;也就是这场旋风还刮走了两尊刻有安东尼姓名的大型塑像。还有,克娄巴特拉的旗舰,也是那艘"安东尼"号舰船上,一群不知从何而来的怪鸟破坏了一个安在舰尾的燕子窝。听到这些凶兆安东尼一笑而已,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克娄巴特拉却为此闷闷不乐了很长时间。

他们一同回到了以弗所。这时,屋大维派人来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很古怪的要求,请他们允许他在希腊登陆并划给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的大小以一匹马在一天之内所能圈下的面积为最上限,五天以后,他就能准备就绪,开始战斗。安东尼把使者带来的信扔到了一边,一眼就识破了对方的花样:马其顿战场历来就是一个两军对阵的地方,但屋大维却不敢在这里与安东尼交战,因为就在那儿,法萨卢斯,年轻的安东尼曾经在恺撒的领导下取得过辉煌的胜利。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安东尼对屋大维派来的使者说:他们决战的战场应该安排在法萨卢斯,如果这个地方让屋大维觉得不太合适的话,那么他安东尼愿意和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屋大维单打独斗决定胜负。听到使者回报这个建议后,屋大维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冷笑。

现在,屋大维开始着手给他的舰队配备船员,因为谁也无法预先知道这场战役到底会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进行,或者是海战陆战同时并进。不过,屋大维设想他的对手可能会迫使他到巴尔干半岛上去进行最后的战斗。为此,他向盖塔尔国王提亲,愿意把自己惟一的女儿尤莉娅许配给他,因为到时他的帮助对于屋大维来说会十分关键。他甚至许诺说他本人随后也愿意娶盖塔尔国王的女儿为妻。这一切作为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援助。屋大维虽然已经有九万二千多名士兵和二百五十艘战船,但比起安东尼的舰队和军队来还是少很多。出于对法萨卢斯大捷的畏惧,屋大维计划布置二十个军团的兵力,专门用来阻拦伊庇鲁斯的敌人。而安东尼这边的情况也有些不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他的舰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为了弥补损失,安东尼强迫希腊所有的年轻男子都必须服兵役,不管他们原来从事的是何种职业,甚至有人说,这些强行征来的士兵中有的竟是山区的赶驴人,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船桨是什么样子。

但是,最后的结局并非由这些赶驴人决定,也不在于盖塔尔国王是否愿意加盟其中的一方,更不在于安东尼那份遗嘱以及它所带来的恶劣后果。真正的关键点是此时此刻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内心是否还有足够的勇气和意志力。就像历史上所有的悲剧一样,最终决定命运的还是这些内在的东西。

在最后决定作出之前的几个月里,女王常常默默地观察着她的丈夫,从萨摩斯岛到雅典,一直到现在又重返以弗所。她发现,安东尼时常是无所事事:有时会孤单地穿过烈日暴晒的街道,有时会透过房间的窗户凝望着夜空中的繁星,有时会漫无目的地在门外瞎转悠,目光却始终离不开那个年轻的女佣。在一些宁静的夜晚,他也会坐到克娄巴特拉的身边来,只是眼神直勾勾地落在眼前的酒杯上,什么也不说。克娄巴特拉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对时局漠不关心的安东尼,一个年过五十、一举一动都会让她感到害怕的男人:他那松驰瘦弱的双腿不太有力地支撑着已经发福隆起的腹部,那耷拉着的双

颊，垂成双层的下巴，尤其是那双没精打采的眼睛，总也呆呆的，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更谈不上用目光搜寻什么了。女王还听到了他手下人的窃窃私语，说他开会姗姗来迟，说他经常对别人的发言听而不闻，说他有时甚至会不管不顾地打上几分钟的瞌睡。这就更证实了女王害怕承认的那个事实——安东尼的美好韶华已经被他糟蹋得一去不复返了——当初他沉溺于情爱和美酒时是多么疯狂而精力无限啊！

所以，她渐渐地也有些怀疑，安东尼还有没有能力去赢取这场与屋大维之间的较量。为此，她曾经求助于神谕，而它所昭示的都是些不祥之兆。在需要作出最后决策的关头，他会不会重新坚强起来？因为他将站在恺撒昔日取胜的战场上，恺撒的精神会不会庇护他呢？这支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军队在同一个军营中已经共同生活达一年之久了，不少军官也像女王一样疑虑重重，还有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想办法琢磨着怎样才能依附上屋大维。对于这样一支军队的忠诚，她还能有多少期望呢？这个脸庞已经浮肿的男人能不能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中取胜，击败那个由两名战略家辅佐的年仅三十又头脑冷静的对手呢？

近几周来，女王清楚地知道，每当她不在场并且没有外人督促他们坚持那种曾经公开表示过的态度时，安东尼手下那些与她作对的将军们就会抓住时机向他提出新的建议。她能够掌握这些背着她进行的谈话内容是因为一位名叫堪尼丢斯的将领心甘情愿充当她的耳目，也许是因为贪图女王更多的钱财吧。迄今为止，他总在利用自己对安东尼的影响力来替女王说话。军中还有几位元老院的议员，他们异口同声地要安东尼在陆地上迎战敌人而不是在海上。不知是出于尊敬，还是出于同舟共济的友谊，他们希望他将女王的那些军舰派遣回埃及，然后向马其顿进军，因为他驻扎在那里的兵马已经严阵以待了。此外，最好是能与盖塔尔国王联盟，这样，他安东尼作为陆地上最伟大的将军就能必胜无疑了。

为什么不能与女王并肩作战呢？因为她希望的是进行一场海战。

如果在陆地上作战,那么她连同她的朝廷就成了成事不足的累赘。

这话一点儿也不假,但并没有说出真正的内幕。一次,年迈的阿赫诺巴布斯将军对安东尼说出了全部实情:与意大利人所憎恶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共同作战,即便他最终打了一场胜仗也永远不能进军罗马了;可是,如果离开她,凭着他二十年来在罗马民众中的声望,罗马人可以忘却他的一些胡作非为。当然,这还得感谢屋大维公布了他的那份遗嘱。因为人们一直以来把他看作是最后一位共和制的拥护者,只有他,而不是他的对手,曾许诺他的军队会在战争胜利后恢复罗马的民主制度。这就是他能够得到人民理解的惟一原因。

此时的安东尼目光呆滞,步履沉重,听到这罗马人的最后一次呼吁时,他明白自己再度成为罗马人的希望,但他只轻声含糊地嘟囔了几句,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

几个小时后,女王就知道了刚才发生的一切,甚至连安东尼的嘟囔也没有落下。这些罗马人对安东尼的建议果然与她的完全相反。是她,赋予安东尼与自己一样的权势;是她,让安东尼享有了至高无上的君主荣誉和无与伦比的人间欢乐;是她,给安东尼生育了三个孩子;又是她,在这片战场上从未丧失过勇气,尽显自己的伟大。这一次难道会重蹈那场波斯战争的覆辙吗?为了不让安东尼离她而去,她必须再度避免让她的丈夫赢取胜利吗?不,这次他决不能失败!在她看来,以目前安东尼这种体弱心乏的状况,他很有可能会在陆战中惨败,因此她必须竭尽全力让这场陆战不要发生。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在陆地上作战,他就根本不需要埃及女王的帮助——她的舰队支援,而这支舰队占安东尼海上兵力的一半。再有,如果在马其顿开战就意味着战争的进展完全不受她的左右,而在地中海沿岸,她的影响力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再加上安东尼当前那种摇摆不定的思想状态使得她对其作战的坚定性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因此,她必须在最后的决策上确保他和自己的安全。如果他不幸被屋大维击败,输掉了这场战争,还会有她在身边陪伴;可一旦他战胜了屋大维,就将荣归罗马,不会再是女王身边的埃及国王。

# 亚克兴海战

面对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女王克娄巴特拉擅长独辟蹊径的脑子很快就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那就是利用一场人为的虚假的战争来帮助她逃避将要面对的结局。只有满脑子都装满了各种凶兆的人才会想出这种下下策,但她似乎还心存侥幸,总觉得有可能再次度过危机,否则,她早就甘拜下风地堕入宿命论的沉寂之中了。在雅典与祖国罗马彻底决裂是安东尼那柔弱的性格所无法承受的冒险。此时,他无限感激女王提出的建议,因为他似乎又能再度避免这种结局的来临。自从与安条克签订条约这么多年以来,他就一直在逃避这个结局。因此,实际上是安东尼自己的性格让他遵从了命运掌管者的指示,而绝非什么女王的魔法使然。

就这样,伟大的埃及女王曾经把一个禀赋平庸的男人提升到她自己那清亮犀利的智慧境界,如今,她却完全被安东尼嗜酒如命的潮湿迷雾所笼罩,从而迷失了方向。自从克娄巴特拉学会独立思考和行动以来,在雅典她生平第一次丧失了可贵的勇气,克娄巴特拉王朝的历史也自此开始丧失了它明晰果敢的光彩。



亚克兴海战纪念币

密探前来告知那位经常为屋大维打胜仗的阿格里帕将军*,敌人的阵营上空笼罩着困惑的阴影。阿格里帕将军的一切行动都显得异常果敢而迅猛。他率领军队用急行军的速度赶到意大利的南部海岸,并用船只将他们迅速运到希腊的北部海岸。这样,他所有的兵力都会集中在一起,在东南方向形成对敌钳制之势。而安东尼始终踌躇徘徊,他日渐丧失的力量仿佛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转化成阿格里帕将军的坚决果断。

* 阿格里帕,应该说是屋大维的明智选择让他来指挥这场战役。这位罗马大将曾在对西西里岛海盗的战事中取得过辉煌的胜利,事实也证明他在指挥海战中自有其过人之处,他在希腊南岸切断安东尼的主要补给路线而赢得这场战争的关键。后来,他娶了屋大维的女儿。
——译注

然而,安东尼终究不是一个无能之辈,而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在得知屋大维进军的消息后,他立即指挥自己的军队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和屋大维一样,他也准备同时在海陆两条战线上迎击敌人。他一边指挥一部分希腊军队经水路赶到帕特拉斯,一边又命令另外一部分军队登上战舰,两拨兵马同时向西进军。由于他希望在海上作战,但又需要所能调动的陆军部队到场助威,或者增援或者掩护撤退,因此他决定在希腊西部海岸与敌人交火。今天,人们可以乘船从士麦那穿越科林斯运河直接抵达科孚。安东尼享受不到这种便捷,因为恺撒开掘地峡的计

亚克兴海战的地形图



划还没有付诸实施，所以当年安东尼只能让舰队先向西南方向航行，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然后再掉头向北，朝分布在希腊和意大利之间的那些岛屿进军，这些岛屿正好是两位各踞罗马半壁江山的执政官新近划分出来的势力范围边界线。由于屋大维的航程比安东尼的短，所以他在科孚偏南一些的地方与安东尼相遇，位置就在卢卡斯岛附近。

当年作战的地方位于今天希腊北部的海岸地区，到处都是小海湾。此处的海浪始终集中在一个点上，冲刷着海角的礁石，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约三十英里长十五英里宽的海湾，也就是今天的阿塔，一个天然港口，对那些躲避大海无情风浪的船只来说是无价之宝，但对于那些在战争中被敌人追击的舰队而言却是一个险地，因为封锁这儿的入口远比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容易得多，达达尼尔海峡比这儿要宽十倍。另外，海湾的周围全是沼泽和泥滩，救援部队要想从陆地进行援助是极为艰难的事儿。在海湾的后面矗立着品都斯山脉，当时(八月初)，也许山顶的残余积雪已经消融，但翻越它却绝非易事。这里毗邻着亚克兴，正好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点，罗马帝国的两支军队却在此狭路相逢，要揭开新一轮历史变革的序幕。

屋大维占据的是海湾北部小山上的一处有利地形。他的右边是爱奥尼亚海，茫茫的大海可以一直连接起伊兰都西姆、塔兰突姆和墨西拿等地的岸边，这些都是罗马帝国的疆土。就在那儿，屋大维像一只眼光片刻不离大门和庭院的看家狗一样伫立着。在他眼前的这个小海湾中停泊着安东尼的整个舰队，附近驻扎着他的大部分军队，一直绵延到大陆腹地。因为海上通道已经被敌人掌控了，整个部队所需要的粮草全是靠驴子驮或是仰仗挑夫肩挑，绵延不绝的给养小分队必须昼夜不停地忙碌。海湾的入口已经全被安东尼的战舰封锁了，那儿已经坚不可摧，只不过是被迫采取的守势。如果安东尼来到海岸边伟大的阿波罗神像所在之处，他将一览敌军的全貌，在离这儿不到一英里的山坡上，敌军正原地待命，看上去和他本人一样慵懒而迟钝。不过，如果再朝更远处望去，一直到视线所不能及的海

天交接处,都停靠着准备就绪的敌舰,只要他的舰队一出发,就随时会给屋大维迎头痛击。安东尼在屋大维到来时要了个花招欺骗他:为了显示自己步兵力量的强大,他命令水手们假扮成步兵的样子登上战舰。

眼见此情此景,这两位将军或许都会想到前两次决定罗马命运的战争吧?他们的交战应该是两代人所进行的第三次内战了。最早是恺撒和庞培相互对抗,六年后是恺撒的复仇者们和阴谋家们进行的一场较量。在法萨卢斯,安东尼在恺撒的英明领导下进行战斗,在菲力比,由他亲自指挥作战,这两次战役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屋大维呢?第一次战争进行时,他还只是个学生,而第二次战争中他却很不光彩地临阵脱逃。甚至连内心感受都是一模一样的。当年恺撒本人不是将他与庞培的战争描述成没有交锋的战争吗?连续几周来他们也是在入口处率军遥遥相对,如果不是接下来双方都失去了耐心的话,这场战役还会打不起来。在菲力比时情况也是如出一辙:屋大维和布鲁图各自率军对峙观望了许久,连续几周谁也没有强迫对方出兵。当罗马人与他的同胞对峙时,总会这样先犹豫一番。这种犹豫绝不是出于道义上的心不甘情不愿,而是因为交战双方对彼此的实力都不太清楚。但是,双方都不想用谈判来解决问题,尽管这个做法也许会是更加明智的选择。安东尼曾在上两次战役中抛头露面,名声鹊起——先是在恺撒领导下,后来是自己指挥,眼看着他又要开始第三次攻战了。但是,他已经感到身心疲惫。十七年前,作为恺撒的年轻助手,他只需要勇往直前地作战就可以了,因为恺撒就是这样命令他的,他也不需要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和义务。第二次战争中他异常急切地渴望向谋害恺撒的人复仇,根本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然而现在,从表面上看是罗马人与罗马人打仗,在安东尼的心里却是罗马人与东方人在较量,而这个东方人正想着极力躲避双方交锋的出现。

在海上航行的几周时间里,安东尼渐渐地接受了妻子的建议,并把它付诸实施——他决心用海战的方式解决问题。用海战的真正

目的不在于摧毁敌人，而在于保存自己的实力。在这里，他从未用理性的思考检验一下自己的悲观情绪。要是他将所有的步兵都集中在这儿并投入战斗，那么到时候情况会是怎样的呢？他的兵力是这样分配的：四个步兵军团留在了昔勒尼的船上，四个军团在埃及，另外四个军团在叙利亚。他的部下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安东尼不把这十二个军团、三万人的精兵良将用到这儿来作战，因为他们仍然相信战争会在陆地上进行*。其实，安东尼自己内心正指望这些军队能够成为他将来的依靠。无论如何，他都希望在与敌人交锋过后，还能平平安安地向南方航行——他从来不说自己想逃回埃及。克娄巴特拉提出过逃跑的设想吗？不，她从来就没想过。这只是一个半瘫痪的男人在不敢直面现实时的权宜之计。

*一般的做法是，既然安东尼的陆军力量是强大的，那他就应该设法进行陆战，但是他却依然听从克娄巴特拉的建议，普鲁塔克的记述是：安东尼对他的情人千依百顺，所以坚持海战取悦佳人。

——译注

进行海战的用意是不可能长久保密的，因为要为它作好充分的准备。安东尼手下的军官们看出他的真正用意后心想，难道这位将军发疯了吗？他竟然会让他的骑兵和步兵顶着冒海战的危险。难道他忘了战舰进行兵力配备时暗藏的隐患吗？难道他忘记了阿格里帕将军的舰队曾经击败过年轻的塞克斯都·庞培吗？在安东尼的军事总部里，很快就形成了好几个派别，意见分歧十分激烈。于是有人又一次怀疑他成功的可能性了。接下来，便每隔几天就有人逃跑。安东尼了解到，首先是两个结盟的国王偷跑了，接着是罗马人道米琉斯不辞而别。这样的两军阵前，逃跑简直

易如反掌，只要稍微划动几百下船桨就能到对方的阵营中去了。听说这些情报后，安东尼以他特有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式的男低音大笑了几声，还派人替那位罗马人送去了他的财产和仆从。后来，他带着满意的神情得知那个逃兵到屋大维那边后意外暴亡，不知到底是不是因为羞愧难当。之后，阿赫诺巴布斯说他在这个炎热的环礁湖上得了发烧病，要到外面去换换气，或许吹吹海风可以让他的体温降下来一些。半个小时后，他也进入了屋大维的军营*。

*众叛亲离的情形对安东尼的打击是肯定的，再加上安东尼作战布局上的优势最后演化成敌人进攻的劣势，从而使安东尼在这场海战中的失利成为必然。
——译注

这件事让安东尼大为恼火，他被真正激怒了。阿赫诺巴布斯可是一位罗马贵族，他的一位老朋友，一个他很信任的男人啊！他竟然也会做出这种临阵脱逃、卖友求荣的事！因此，当有人暗示他另外一位元老院的议员也很可疑时，他当即下令让人去杀了这位议员。接着，连他自己也被这种血腥行为所震惊。也许就在这天晚上，由于这几起叛逃事件对他的刺激，他对另外一个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发泄了一通，缓解他内心的怒气，但这正表明了他虚弱的本性。

在军营狭窄的帐篷里，克娄巴特拉却恢复了昔日的生机。孤零零的海湾不可能有偌大的城市去依靠，每天都会见到敌人，随时都要做好准备投入战斗。战争就在眼前，克娄巴特拉突然意识到自恺撒在亚历山大城取得胜利以来，她再也没有参加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斗。而与恺撒并肩作战已经是十七年前

的事情了,就像法萨卢斯战役一样遥远。现在,她又一次躺在了帐篷里,不过这回她让人用不同颜色的丝绸将它装扮成了一间像模像样的卧室。人们呼吸的尽是封闭港湾特有的湿热空气,帐篷的四周也都是些沼泽和泥滩。而当年她第一次在埃及的疆界内住帐篷时,沙漠的干旱贫瘠却能让人神清气爽。无怪乎近些日子以来平素少有的郁郁寡欢心境一直缠绕着她。

她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她的侍女们——也就是屋大维曾在罗马元老院里指名道姓地称之为埃及秘密统治者的那两个女人。女王一直把她们当朋友一样看待,但谁也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长时间。女王和她们玩闹时,就像人和忠心耿耿的宠物在一块嬉戏一样,因为无论是她的性格、地位,还是她的年龄,都不允许她与奴仆们发展真正的友谊。现在,她正习惯性地半躺着,双脚靠在柔软的座垫上。她的手边放着一堆项链、腰带、耳环、发卡等饰物,在悬吊着的蜡烛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另外还有一些能让女人们默默仰慕上好一会儿的或珍奇或常见的收藏品。躺在那儿的,是一位纯粹的东方女性。她把纤长的十指插入宝石当中,宝石的颜色和她此刻的心境十分吻合。她轻柔地哼着歌曲,两位侍女一前一后地蹲伏在她的身旁,在她身后的那位面对一个有黄金盒盖的首饰盒,将女主人指间滑落的首饰捡起或递过去她想要的。也许,在这无声的自娱自乐中不知不觉地滑过了一刻钟,女王一直用她那甜美的嗓音轻柔地哼着一些西洋小调。她的嗓子似乎被什么东西压抑着,高亢不起来。


女王在去往亚克兴的途中

突然,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还有武器碰撞的声响。安东尼怒

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两位侍女见势立即默默地退了出去。他大发雷霆,一边喘着气一边咆哮:抛弃他的不仅有附属国国王,还有元老院议员,不仅有外国人也有罗马人,连他最要好的朋友都弃他而去了。刚刚他下令处死那名受怀疑的议员时,那些在场的军官们都双唇紧闭,唯恐一不留心会从自己嘴里冒出一个“不”字来。而造成目前这种局势的原因就在于她发疯般地想打一场海战!是的,就是她,一切都是因为她在不停地唠叨什么必须避开马其顿呀之类的痴人狂言,而不让他去马其顿,把法萨卢斯大捷的美好记忆以及他的理性思考全都丢在一边。他现在才知道真是不应该娶个外国人当老婆!当一个罗马人忘记了他的祖国时,他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甘愿受罚!但现在,一切都晚了,一切都要毁灭了!

他跺着脚在帐篷里横冲直撞,时不时地停站在女王面前,对她泼口大骂。一开始克娄巴特拉还跪起身来听他说话,后来见他只会没完没了地抱怨就干脆又拿起地上一挂长长的蓝宝石项链,轻轻地把它荡来荡去,还让它在手指间缠绕、滑动,用另一只手接住。后来,随着安东尼的语气和用词越来越粗俗,她的表情也越来越冷漠。这时,安东尼突然在女王面前狂跳起来,克娄巴特拉顺势把项链收起来,以免被他凌乱的脚步踏着。但安东尼故意用那双大军靴踩了过来,踩住了克娄巴特拉来不及收好的最后一点儿,并使劲地在脚底下碾压,直到脚下咯咯作响,才肯作罢。

克娄巴特拉猛地一跃而起,现在她就那样面对面地和他站在一起,目光像两道金褐色的利箭一般直射到他那张涨得通红的脸上,却一言不发。然后,她迅速地从他面前走开,现在轮到她在这个狭窄的帐篷里踱步了,只不过她的步伐比安东尼的轻盈得多。安东尼喘着粗气,重重地跌坐在她睡椅前的毛皮靠垫上。突然间,她开始大笑不止。真是遗憾,他又少了一艘战舰!他刚刚踩在脚下的那根项链至少值一艘战舰!好吧,让他明天就去跟屋大维讲和吧,回到他那神圣的罗马去。她没什么额外的要求,只要让她带着她所有的六十艘船顺利地驶离海湾就行。

他也大笑起来,并用脏话粗鲁地辱骂她。这一下女王被激怒了,猛地从帐篷的布壁上抓起一柄匕首,平时它就悬挂在她睡椅的上方。现在,她拿着匕首逼迫安东尼从这个帐篷里滚出去。

在她伸手拿匕首的同时,安东尼也拔出了他的利剑,其动作之快令人不敢相信是他这样一个肥胖臃肿的男人所为。但是看到她右手紧握匕首,左手指向大门时,安东尼身上的气焰立即就灰飞烟灭了,他感觉到了女王爆发愤怒前的紧张,这一幕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这个女人身上体验过。于是,他干笑几声,咆哮着缓缓地离开了帐篷。几秒钟后,为了让她听见,他又站在帐篷门外示威式地再干笑了几声,那神情俨然是一位年迈老练的滑稽戏演员。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再次来到女王的帐篷前,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两人都沉默不语。不一会儿,女王又捧着被安东尼踩坏了的项链笑了起来。

在第二天的夜幕降临之前,双方都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由于对峙的两军相距太近,彼此都能看得见对方所做的准备工作。这也符合罗马古老的习俗,在次日交战前,双方都应该公开地做准备。为了让密探相信他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安东尼在日落时分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酒宴。他下令每道端到他面前的菜都必须让女王先品尝——尽管他们已经和解了,但在安东尼内心深处,还是不肯相信这个异邦女子。女王在梳头之前就把要戴的头花用毒液浸泡过。现在,她正襟危坐在面带醉意的安东尼身边,周围是一群酗酒高歌的军官。她突然将头上的鲜花摘下,扔到她面前的酒杯里,然后,她一边歌颂安东尼如同再生的狄俄尼索斯,一边邀请他与自己共饮这杯浸有鲜花的美酒。安东尼端起酒杯,正打算一饮而尽,她却突然抓住他的胳膊,大叫起来:“你看,安东尼,你自己看看!我已为你尝过食物,不是吗?你不是想提防我陷害你吗?行,你看一下要是我真的存心想杀你,是一件多么容易做到的事情!”她叫人带上来一个囚犯——这是她事先就安排好了的——当众喝下那杯酒。不一会儿,众人就目睹那个囚犯痛苦不堪地在地上翻滚挣扎起来,没几下就断气了。

作家普鲁塔克记录下了充满罗马式血腥味儿的这一幕。这件事情足以证明克娄巴特拉在这方面远胜于安东尼。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揭露安东尼对她的不信任,不仅能让她丈夫在朋友们面前感到理亏,而且起到了抢先一步防范他设毒计谋害自己的作用。她不动声色地端坐在宴席上,头戴毒花,在觥筹交错之间将这一切完成得天衣无缝。

次日清晨,安东尼登上了旗舰。突然,他发现舰尾有一尾小鱼,那正是人们所说的"挡舰鱼"。于是,遵循水手们迷信的古老规则,安东尼离开旗舰,登上了另一艘船。他怒气冲天地命令将士们谁也不许谈论这件事,可消息还是到了克娄巴特拉的耳朵里,她脸色霎时变得无比苍白。安东尼预感到凶兆后,把所有出身贵族的罗马人全部集中到自己所在的那条船上,因为他现在根本就不信任他们了。屋大维在这天的早晨遇到的却是一位赶驴人,问起他的姓名时,他竟然机智地回答说:"我叫幸运者,我的驴叫胜利者。"据说,在同一时间,有一个罗马老兵对安东尼嚷嚷:"难道我们靠身上的伤疤和誓言赢得的您对我们的信任,还不如这几块破旧的木舱板吗?! 把埃及人留在海上! 让我们回到岸上去,在那儿我们知道如何死战到底打败敌人。"

屋大维军队真正的指挥官是阿格里帕。他率领三个中队的战舰开始逼近安东尼的舰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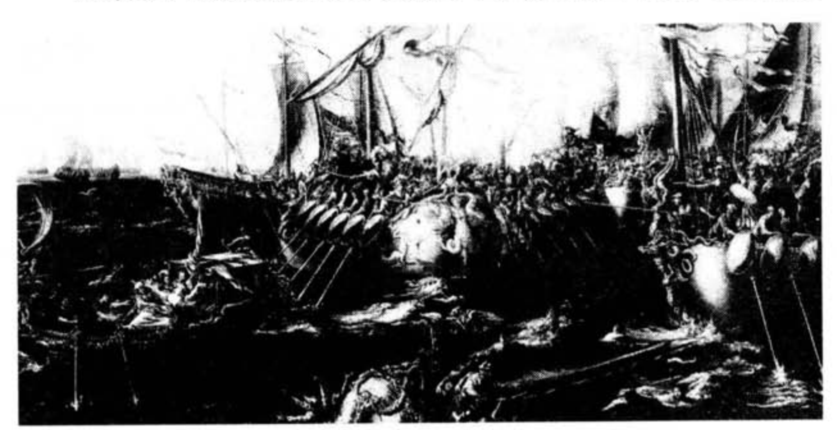
克娄巴特拉雕像

作者以文学的铺衬手法详细的描述了女王导演的这段戏剧。有人这么说,克娄巴特拉有一种天赋,善于戏剧性地选择时机,富于冒险精神和征服的勇气,懂得种种克敌制胜的奥秘,在她一生的奋斗中,她始终表现的像个尽善尽美的女演员,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多才多艺的女人,是生活艺术化的天才。

两军在相距不到一千六百码远的地方停顿了下来，两位将军几乎都听得到对方发号施令的声音。双方在等待海风。安东尼那些配有五到十排船桨的庞大船只也整编成了三个中队，纹丝不动地扼住海湾的入口。在这些战舰之后，六十艘埃及军舰静静地停泊在海湾里，实际上谁也看不见它们，因为庞大舰队的阴影和重峦叠嶂的山峰阻挡了大家的视线。克娄巴特拉早已下令，全部埃及舰船按兵不动。目前，这两位罗马指挥官谁也不愿冒险向对方逼近，要不是下午的海风将安东尼的舰队所构筑的坚固屏障撕开了一道口子，这种对峙僵持的局面也许会再维持一些时间。似乎天上诸神比这些人间斗士更急于看到结局，不过他们完全有理由这么想，因为他们只是战争的旁观者。

然而，在安东尼军中，疑虑的种子早已在士兵们的心田里生根。因为，这一百五十艘战船上，满载着十个军团的兵力，平均每艘战船上有一千五百名士兵，本来就已不堪重负的战舰还能再把沉重的帆抬到船上吗？还有传闻说，那个埃及女人在前两天夜里就已经秘密地让奴隶将她所有的财富都搬到了她的战舰上。这是真的，而且连敌人都知道了。因为在开战前的那个夜晚，安东尼手下又有两名军官领着两千名士兵投奔屋大维去了。因此，屋大维在军事会议上下达了命令，如果克娄巴特拉的舰队想逃跑的话谁也不能阻挡。

风神终于让这两位犹豫不决的将军开始了战斗，双方步兵注视



激烈的亚克兴海战

着战斗的全过程。他们从山上往下看，犹如观看罗马竞技场上的角斗一般，分别为自己的舰队呐喊助威。“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海战，不如说是陆战，”普鲁塔克说，“或者确切地说，就像一场城市暴动。通常是三四艘屋大维的船只团团围住一艘安东尼的船，用长矛攻击它。而安东尼的战士则从他们的木塔楼里，用器械弹出各种各样的投射物。”迪奥·卡西乌斯的描写是这样的：“千桨击水，海浪喧天，屋大维那狭窄、小巧的军舰左冲右撞地躲闪着敌人的火力。他们四处寻找机会将对方的船舱戳漏，一旦他们失利就急忙跑开，稳稳心神之后再扑上前去。或者几艘船同时袭击一艘船，或者是加入到另一个战团中。屋大维的船队就像骑兵一样，左突右进，前后迂回，配合得法。然而，安东尼的战舰更像是全副武装、携带过多辎重的步兵，总在寻找掩护，还想寸土不失。”



装饰在船尾的撞击物

在当时，海战基本的作战方式是：战舰皆以装在船首顶端的撞击物来互相攻击。建在船首和船尾的高塔可掩护士兵向敌船射箭并且投掷石块及燃烧物。

弩炮也是当时作战的主要武器，它主要是用来投掷石块与其他重型飞弹及箭头的，尤其攻城时作用巨大。

这是一次十七年来克娄巴特拉真正亲临现场的战争。昔日在她身上激发出来的那种像亚马逊女战士的青春、爱情、野心和为争夺王权而战斗的意志，这些曾经让当年伟大的恺撒都为之心动的一切，如今全都没了。而且，形势已经开始逆转。她和她的六十艘战舰龟缩在狭小的海湾中，当别的船只在战斗中

着火时,她只在一边袖手旁观,让这些外国人来决定她的命运。她知道自己这次这样按兵不动会受到谴责,这就更加让她烦躁不安。自从"三·一五"以来,她还从未经历过如此烦躁的时日。

她想起了"三·一五",并把它和眼前的局势进行了比较。那时,她已经陷入了让命运作最后裁决的窘境。她被迫修正了她所有的计划、权力范围以及安全措施,目的在于将所有的力量提升到极限以用来应付意外打击的降临。今天,她在旗舰甲板上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不时凝视海面,派人查探。当屋大维的军队宣布又一艘安东尼的船着火时,她认定安东尼已经被击败了。她为什么不下令让她那些精神饱满的水手和士兵去助安东尼一臂之力呢?而是看着他在战火中怒吼着下达命令,疯狂地抛掷着投射物,抵御敌人。

在安东尼和女王之间,进行作战的计划从来就没有变成宣誓后签定的正式条约,也没有谁为此制订过具体的作战计划。实际上,它根本就没有征得过安东尼的同意。在最后的几周里,作为一位勇士的妻子,作为埃及女王以及作为恺撒曾经在战斗中钟爱过的女人,克娄巴特拉才渐渐认识到要获取胜利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她一定是无视自己的理智才会把胜利当成可能实现的事情,从而尽可能地不错过取得胜利的机会,就像凡人不会拒绝上帝赠予的礼物一样。安东尼也是在富于幻想的前提下才接受她的建议的,至于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浴血奋战,只是一种本能:勇士在杀气腾腾的战场上决意要战胜敌人的意志。至于是否有人能使他回到埃及去,现在已经无暇顾及了。

眼下她陷身海湾之中,置身战斗之外,但又近在咫尺,甚至能听得到作战双方将领下达命令的声音。难道此刻她不会考虑一下,如果这场海战中屋大维打败了安东尼,她将要面对怎样的下场?屋大维手下的将领竟敢逼得如此近以至于点燃了安东尼的主舰,难道埃及的未来、她那些孩子们的生命就全都维系在这个已经疲惫不堪、为了自己逃命随时可能抛弃她的老兵手里吗?要是阿格里帕将军猛攻旗舰而安东尼像以前的罗马英雄那样战死,等待她的又将是什么

样的命运呢？被套在那曾经锁过阿尔西诺伊的锁链中，在征服者的凯旋车前领路，在屋大维那冷酷目光的注视下，在罗马市民的狂喊乱叫声中，穿过罗马的大街小巷走向朱庇特神庙吗？到时走在她身边的将会是恺撒里昂，恺撒的侄子一定会伺机报复他的。



克娄巴特拉在亚克兴海战中

克娄巴特拉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她有着比安东尼更大的决心，在扬帆驶向亚历山大港的那个时候起，她就在做打算了。想借助罗马人恢复亚历山大大帝的梦想又一次破灭。

在这些幻觉的支配下，女王再也无法像前几周那样保持冷静了。在这个最后关头，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无所作为，坐以待毙的势态了。她迫切需要空间！她迫切需要自由！于是，克娄巴特拉断然对她的船队下令：驶离海湾，驶向大海！

不到半个小时，"安东尼亚号"就在埃及舰队的保护下，向南驶入爱奥尼亚海，海风把匆匆升起的船帆吹得鼓鼓的。按照开战前屋大维早已下达过的命令，女王的舰队在冲出海湾狭窄的出口时，没有受到任何船只的阻拦。于是，金光闪闪的埃及舰队就在那些冒着浓烟、发出阵阵喊杀声的战船中穿行而过，驶向公海。这时，安东尼看到了他们预先约好的信号——对此所有的相关历史记载都一样，就毫不迟疑地登上了一艘小艇亲自拿起船桨划向埃及女王的旗舰，后来与他一齐登上旗舰的还有他的儿子安提留斯和几个心腹*。

*普鲁塔克对当时的记录是：

安东尼向全世界展示了他已不再是一个指挥官，或是一个男人的想法与动机所控制，他甚至不再有自己的判断力。

有这么一句话：一个坠入情网之人的灵魂是住在别人身上的。安东尼明白这是一个严肃的事实，但是无论女王去哪，他都紧紧尾随。

——译注

很快,几艘敌舰追了上来。刚刚接过指挥权的安东尼立即把他们统统驱散了。但仍有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乘一只小船紧追不舍,越来越逼近旗舰,还把手中的长矛奋力投向安东尼。安东尼在下层甲板上对他喊话,问他为什么要对他穷追不舍?

"我是尤里斯,"下面的人回答说,"我是拉查里斯的儿子。我要借助于屋大维的好运,报杀父之仇!"原来如此,安东尼想起来,自己刚刚处死的议员就是这个人的父亲。有人袭击过尤里斯,但他都一一躲过,还在几艘屋大维战船的帮助下,缴获了克娄巴特拉的另一艘旗舰,上面满载着一船的金银财宝。

在这最后的短暂交手结束后,安东尼垮了。几天来的紧张过去了,他曾经勇于承担和害怕承担却不得不承担的一切重担,一下子如同千钧磐石一般压迫着他的灵魂。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接连三天三夜的时间,安东尼坐在克娄巴特拉旗舰的船头,黯然无语,水米不进,还把脑袋久久地埋在自己的手掌中。后来,是克娄巴特拉的侍女们"开始逗他和女王说话,然后一起用膳,可以想像,在不久之后,他们就又开始同居一室了"。

几天后,舰队抵达伯罗奔尼撒半岛南岸的迪那隆。这时,安东尼再度恢复了元气,他知道了自己走后发生的一切。起先,安东尼的部下谁也没有发现他已经逃跑了。当堪尼丢斯了解了这一切时,也不敢声张。一直到后来官兵们都发现指挥官已经一整天没有露面,议员们全投靠到敌人那边去了时,阿格里帕才正式发布了安东尼临阵逃脱的真相。这时,这支被遗弃的军队才相信这一消息是真实的。但是,安东尼的步兵并没有立即投降,仍然顽抗不止。

可以说,安东尼的舰队是全军覆没了,但是,他的步兵似乎依然坚不可摧。因此安东尼下令堪尼丢斯率领步兵穿越马其顿进入小亚细亚境内。经过反复思量,他觉得自己还可以仰仗剩下的十九个步兵军团和一万骑兵,现在认输尚为时过早。对这些不避危险仍旧追随自己的逃亡军队,他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他的大方与豪爽,下令给他们送去了一艘满载金银财宝的埃及战船。同时,他又分别致信

科林斯和雅典的安东尼派，然后继续随女王驶向埃及。

屋大维几乎不敢相信到手的胜利果实是真的。这一仗基本上是阿格里帕替他打赢的。难道命运就如此突然地垂青于他，让他成为罗马的主宰？整整十三年来，他一直鲁莽冷淡又患得患失地在各种各样的军事交锋和党派斗争中挣扎向前。就在几年前，他还被年轻的庞培打得节节败退，甚至就在昨天，他还是每一位罗马人都厌恶的执政官。他之所以一直被容忍只是因为恺撒提携他，收他为养子！现在，他，这位年仅三十的新一代独裁者，应该把他的好运归功于他的养父——卓越辉煌的恺撒将军遗赠给他的财富，也应该归功于他最强大的对手的失误。正是这些使得他——一位放债人的孙子，竟然在一夜之间成了整个西方世界惟一的霸主！由于屋大维身上没有胜任这一使命的一切素质——传统、想像力和情感，因此打胜仗后随之而来的第一件事——接管新士兵，就成了一件让他极其窘迫的事情。因为安东尼的大部分军队都转而投奔他，可他连自己的军团都无法发军饷，又哪来实力再满足这些残兵败将呢？在这种情形下，他惟一想到的赏心乐事就是复仇。屋大维几乎不敢坦露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正意愿，并且总喜欢把自己装扮成高贵的斯



屋大维铜像

亚克兴海战之后屋大维稳稳的迈向取得罗马政权的领导之路。“我接受了一座用砖建造的罗马城，却留下一座大理石的城。”这是罗马帝国的创建者屋大维充满自豪感时说的一句话。在他统治的43年里，是古罗马经济上最富庶的时代，又是古罗马文学上的“黄金时代”。

多噶哲人，所以他像平时一样，授意部下把安东尼那边过来的人处死。在这样一场关键性的胜仗之后，他还有时间、兴致和机会来为以往的个人私怨复仇，不可不谓是一件赏心乐事啊。例如，福尔维娅的首任丈夫、多年前屋大维的手下败将库里奥从来没有善待过少年时期的屋大维，现在库里奥的儿子作为曾与安东尼并肩作战的战俘落入了积怨良久的屋大维之手后很快就被处死了。



罗马人推崇屋大维的欢呼场面

诚惶诚恐的罗马人为屋大维准备了丰盛的庆功宴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屋大维纵情酒乐之中。就在几个月前曾阻拦他拿走安东尼遗嘱的神庙贞女们也到城门外迎接他的归来。安东尼战舰上的鸟嘴形船头被拴到了恺撒的神庙前。在罗马广场上人们搭起了凯旋门。全意大利都在争先恐后地塑造屋大维的塑像。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曾经支持这安东尼。在元老院，安东尼的生日被宣布为不吉利的日子。而且，所有的罗马人都一致要求征讨埃及。

当屋大维回到罗马时，他已经成为同恺撒一样的伟大人物。他的帝国北起多瑙河，南到非洲（包括埃及在内的北非一带），西起比利牛斯半岛，东到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半岛，形成了古代史上一个最庞大的帝国。

此时的屋大维内心仍然有压力。在亚克兴战役的三个月后，这位胜利者又继续进军小亚细亚，为的是扫清安东尼的余部，并与埃

及一决雌雄。因为,在那儿,在尼罗河口,还生活着惟一一个让他害怕的敌人:恺撒真正的儿子。必须将他与埃及一起消灭!

# 5 最后的岁月

被美丽的花环和飘动的彩旗装饰一新的埃及舰队正驶向那个伟大的灯塔，所有的亚历山大人都相信这次女王的舰队是得胜还朝。

斗转星移,随着时间的匆匆流逝,舰队是逃跑回来的说法早已成了亚历山大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要是对此置若罔闻,也不介意以后那些水手会在烂醉的时候抖搂出更多对女王不利的话,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胜于雄辩,在阔别一年之后,舰队几乎完好无损地归来,任何一艘舰船上都没有留下战争的创伤。难道这不是克娄巴特拉凭借她精明的策略取得的胜利吗?她率领她的舰队经历了两位罗马将军之间爆发的内战却没有成为双方攻击的目标。要是亚历山大城里有谁竟敢再乱嚼舌根子,她一定会以此为后盾的。克娄巴特拉所经历的巨大危险使她焕发了青春,回到先人的领地上又让她变得强壮起来。这种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曾在她二十一岁那年使得年迈的恺撒也情不自禁抵挡不住她的魅力,现在她又一次放纵自己,沉浸在亚历山大的生活方式中。如果她没有了权势,她将求助于自己的狡黠生存。要是她将失去罗马的帮助,她会依靠托勒密家族遗留下来的黄金。现在,她慢慢发现渐已成年的儿子能够替代丈夫的地位和作用。

恺撒里昂差不多十七岁了,都长成了一位男子汉,并且这一年来是以国王的身份独自统治着埃及。现在人们都称他为恺撒·托勒密,亚历山大人几乎忘了他的本名是“恺撒里昂”。他的母亲为抚养



克娄巴特拉与恺撒里昂

现代历史学家厄尔利·布莱德福这样评价克娄巴特拉：她大半生都在挣扎试图让她的子女能确保继承她的帝国和王位。如果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她不会让任何事情挡住她的路。

他长大而付出的艰辛已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屋大维还在海外公开宣称自己是恺撒，但是这位埃及的恺撒比他更配使用这个光荣的名字。如此一来，世界上就同时并存着两个“恺撒”了。

当她张灯结彩的旗舰驶近法罗斯岛灯塔的时候；当她那瘦高个儿的儿子乘着船从欢迎的队伍中划过来迎接她的时候；当儿子那紧蹙的眉宇间深情的目光与她对视的时候，她觉得近几个月来的阴霾刹那间全部烟消云散了。难道她是在梦中吗？难道不是那位满脑子装着新奇大胆计划的恺撒在盼着她的归来，要和她共商大计、并肩战斗吗？

时间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地过去了，亚历山大人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所有的托勒密家族中，包括父女、兄弟和姐妹，谁曾经见过如此紧密团结的一对统治者呢？如果母亲的心中充满着复仇的激情，儿子的心里也会澎湃着与之相应的热切渴望。如果说二十年来担惊受怕的经历已经使作为女性的她日渐变得谨小慎微的话，现在身边站着的这位年轻骑士却能赋予她勇气和力量。

在这闷热撩人的皇宫中，可曾有过能与她推心置腹的情人、丈夫或仆人？在所有的大臣中有谁是自始至终对她忠诚不二的？现在还有哪位博物馆出来的诗人或者学者向她提建议的话，将被视作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问

候，她会面带微笑地让他走开。安东尼不也在脆弱的时候不对她真心相待、借着酒劲儿耍花招吗？唉，那些罗马人，她很快就学会了如何看清他们的真面目。恺撒才是惟一一个值得她信任的人，但即便是他也从来没有将心中所想对她和盘托出。在他们共处的那些日子里，如果两个人能够制定出统一世界的计划，其中一个设想，另外一个人去实施，一个人发号施令时，另一个恭顺从命的话，计划或许已经能够实现。

现在，年届四十的克娄巴特拉已经走到了她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年。自从恺撒死后，女王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理解了一位充满男性力量的朋友给她的忠告和支持意味着什么，而这个给她忠告和支持的人正是她的儿子。所以这种关系排斥了因异性间的吸引或嫉妒而生的种种复杂情况。实际上，即使置身于她自己所引发的骚乱之中，她也完全能够感受到生命所达到的这种新境界的美妙之处。

从克娄巴特拉回到亚历山大城那天起，她就开始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才，抓紧一切有利形势，为解决危机作准备*。冬天，敌人不可能跨越地中海来侵犯埃及，这就给了她充足的时间。在亚历山大城，那些形迹可疑的人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被处以刑罚。女王让恐怖代替爱情，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儿。如果屋大维要在春天大举来犯，那么现在就应该积极争取到盟军的保护。但经历过一场亚克兴战役后，面对那位世界主宰者

* 在扬帆驶向亚历山大港的那个时候起，她就在做打算了。想借助罗马人恢复亚历山大大帝的梦想又一次破灭，另一方面战争的失利也让克娄巴特拉想到了后院起火的后果，在反对派还没有任何行动之前她必须抢先一步来阻止，要牢牢巩固自己的权力。

——译注

谁不簌簌发抖呢？如何将米底亚国王彻底争取过来呢？他那个许配给了小亚历山大的女儿如今正住在埃及皇宫里，确保小亚历山大的亚美尼亚国王地位也许就是一条上策，可还该为此做些什么呢？原来那位亚美尼亚国王被俘后曾出人意料地表现出一种诗人般的蔑视，为此女王免其一死，现如今必须让这个阶下囚死去，还要把他的脑袋送到米底亚国王那儿。如此一来，他就不必顾虑屋大维取胜后会让这个诗人国王重登王位了。那么希律国王呢，有可能争取过来吗？记得那次女王途经他的国土时，他似乎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骑士风度，其实当时女王很清醒，他正在筹谋着谋害她。派谁去劝说希律国王呢？女王千挑万选后看中的是阿列克萨斯。迄今为止，她对他一直深信不疑，他也多次完成过女王交付的重任。然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派去希律国王处的使团没有传回任何消息，派去地中海诸国王子处的使节也一样泥牛入海。这让女王意识到，所有人都更愿意站到亚克兴海战胜出者的那一边。当部队军需缺乏时她必须保证黄金的供应量！曾为罗马人作出过贡献的国库现在又要尽快充实起来！为了攫取财富，女王下令将富有的市民都处死，将古老的神庙洗劫一空，这样就可以连同那些百姓感谢神恩时奉献的财宝一并熔铸成金锭。但是，一旦罗马人来犯，她将如何处置这些财宝库，又将如何安置好自己呢？最重要的是，她的那些孩子们到哪儿才能藏身呢？她从西北想到了东南，向西班牙和高卢派出使节，想看看那些国家中有没有与屋大维敌对的人，她愿意拿出自己的武器和金钱去帮助他们。与此同时，她又打算把一部分舰队从培琉喜阿姆派到苏伊士地峡。这些战舰在陆地车轮的牵引下驶入红海，当年，恺撒就曾在尼罗河的水上行宫中指出过这种调动舰队的方法可行。第一艘战舰被成功地运送过去，但是有一个名叫迪丢斯的罗马将军一心想着投奔屋大维，就煽动阿拉伯人与女王作对，结果是他们把这艘战舰上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后就付之一炬烧毁了。

克娄巴特拉不肯轻易服输，仍然寻找着机会。怎样才能拯救她的孩子呢？她派人考查了从尼罗河经红海去往印度的商旅航线。从

童年时代起，她就曾听说过许多关于印度的美妙传说，现在，她也和印度有贸易往来。印度也许足够远了吧，如果把恺撒里昂送到那儿，屋大维也许就只有鞭长莫及了。普天之下，世界如此广阔，为什么要悲观失望呢？强大的屋大维不也处处树敌吗，难道他就不会像恺撒那样在某个时候被人谋杀吗？克娄巴特拉坚定了继续抗争的信念后，就又意气风发起来，不逊于当年*。

安东尼已经是一个潦倒得无以复加的失意者。舰队归航后，他乘船到了亚历山大西面的一个小港口帕累托纽姆，只带上了两名心腹和几个随从。他没有勇气进入亚历山大城，也无脸见人。他能肯定，克娄巴特拉很快就会抛弃他。眼下，他的失意消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厉害得多，即便是他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他还是罗马共和国半壁江山的主人。他颓然地坐在海滩上，眼前一片茫然，无知无觉地像个白痴一样盯着地面，看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陪伴安东尼的两名心腹，一个是希腊雄辩家阿里斯托克拉兹，现在他正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地对安东尼解说福祸相生的哲理。另一个是安东尼的朋友卢齐利乌斯，他在腓力比战场上自称为战败的布鲁图，由此得到了安东尼的宽宥和重用，此后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对安东尼忠心耿耿，成为他的心腹幕僚。

终有一天，海外传来噩耗，安东尼在希腊的军队也悉数投降屋大维了。安东尼闻讯痛不欲生。这时，卢齐利乌斯来到他身边并说起了

*面对着屋大维接下来就要进攻亚历山大的危险，克娄巴特拉考虑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向亚洲撤退。把自己的舰队运送到红海，然后从红海再选择去与埃及保持贸易伙伴关系的国家。换作今天从地中海到红海有苏伊士运河就不算是大工程，可是克娄巴特拉时代还没有这样的一条河给她带来便利，但是至少她的决心是令人敬佩的。

——译注

腓力比战役。当年他安东尼是如何孤立无援地赢得了这场胜利，而他的盟军，那个胆小如鼠的屋大维又是如何连滚带爬临阵逃脱的。一想到这场胜利，败将布鲁图的手下比别人更能唤起安东尼对那场战争的美好回忆，并让这位此刻失意的将军深感行动起来的必要性。

现在安东尼已经下定决心要重返亚历山大城了，当他带着两名心腹走向埃及皇宫时，身上天生的喜剧角色性格又占了上风。他应该以何种面目出现在亚历山大人的面前呢？首要问题是，他怎样才能接近他的妻子——埃及女王？亚克兴海战后，她非但没有跪在他面前恳求他的原谅，反倒像是忘记了他这个人的存在一般，从来没有看望过他。这样一来岂不是颠倒黑白，把勾引者与被勾引者的位置给倒置了吗？在他看来，她这个罪有应得的人只要略施小计就能在众人面前把自己装扮成无辜的被征服者。他当时怎么就看不出来她已经在实施她的一系列计谋对付自己呢？因而除了行动之外，他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根据自己的人生哲学来观察和对待亚历山大人，惟其如此，才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皇宫前的那座小岛的西面，长长的防波堤一直延伸连接着一个狭长的半岛，岛上建有古代托勒密家族的游乐宫。很快，这个宫殿就被拾掇干净等候它的新主人到来。痛苦不堪的安东尼和他的两名心腹就搬到了这里。此时，安东尼不禁想起了希腊著名的愤世嫉俗的泰门*，便把他的新住所改称作“泰门

*出于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个愤世者，莎士比亚根据其故事创作了著名的《雅典的泰门》，里面得泰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后成了一个“恨世者”，恨一切人，恨整个人类，死了还不算，还要留块墓碑，在碑上刻着“我泰门长眠于此，在世时憎恨一切活人”等等，发泄他对人类之憎恶。以后泰门就成了厌世者的代表词。——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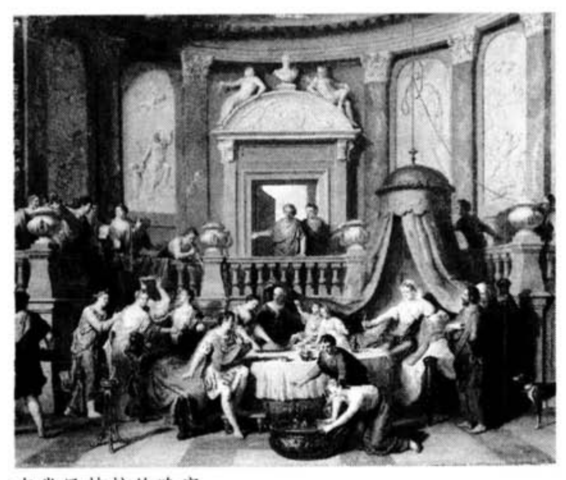
宫”。安东尼站在宫中,默默地望着法萨卢斯岛灯塔里时明时暗的灯光，这一道亚历山大眼中的奇特景观，现在似乎转变成了对他们的恶意讽刺。每当安东尼看见亚历山大的船只绕着这个半岛航行时,他总是眉头紧蹙,如果有哪位陌生人眼光落到他身上就更好了，因为安东尼就想让自己看起来带有浓重的悲剧性色彩。

几个星期下来，安东尼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以往安东尼总能将一个喜剧角色演得妙趣横生,因为对他而言,扮演一位兴高采烈的角色简直就是最令人得意的事情了。这位最不善于造作的人想通过扮演悲剧角色而不是靠实际行动来缓解内心真正的绝望时，他发现由于没有了表演兴致，这回有些演砸了。因此,他决定干脆坐下来阅读柏拉图的著作。自从学生时代结束以后,他还真没有再度翻开过这些书本呢。在泰门的故事中,泰门请雅典人在他砍断无花果树之前，将自己吊在树上。安东尼试图从这些古代传说中找出自己当前境况的影子。在所有的传说中,他惟一喜爱的人物是雅典的亚西比德*。亚西比德曾这样对他的同伴阿蒙图斯说：这个年轻人终有一天会给雅典带来灾难的！出于哀怨和愤恨，安东尼尽可能地压制自己心中对罗马的热爱。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或许是因为无聊又想去过更热闹、更放纵的生活,几周后,这位“假泰门”结束了众目睽睽之下的隐居生活，重新回到了埃及皇宫。

* 亚西比德（公元前450~前404），是古希腊的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译注

为了让心绪不宁的安东尼和挑剔的亚历山大人重新回归昔日的生活氛围中，克娄巴特拉特意举行了一场“欢笑美酒盛宴”，女王又一次施展她老辣的手腕，平息了人们私下的嘲笑声。恺撒里昂已经达到了法定年龄，如果她死了，所有的权力将全部集中到他的手中。她还专门当众宣布了安提留斯的年龄——十六周岁，距法定年龄还差一岁。安东尼和福尔维娅所生的这个孩子自从亚克兴海战后，一直被女王带在身边，用意只不过是为了取悦和哄骗这个孩子的父亲而已，因为这个孩子没被授予任何实权。通过这个方式她只想恢复她的治国方略并激起于已有利的公众舆论，重振她丈夫的精神。靠着这点儿激励，他那茫然无助的冷漠状态或许会有所改变。



克娄巴特拉的晚宴

再度聚首亚历山大城，他们又过起了那种歌舞升平的奢华生活，只是此时成了最后的享受，死亡的阴影笼罩在古老的皇宫里。

这些事情宣布后，接下来就是盛大的宴会，而这些宴会又赋予亚历山大人一次用掌声迎接安东尼的良机，他们把他视作女王孩子的父亲以及女王陛下的丈夫。为了恢复他的声誉，女王竭尽全力，为他举办盛大的节日庆典，给他办生日宴会，却有意错过自己的生日。她甚至纵容他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玩乐。安

东尼突然想到将"无与伦比的俱乐部"重演成"视死如归的俱乐部"。

或许女王会璨然一笑,但是,她却由着他任性而为。此时为什么还要剥夺他复苏生命力的机会呢?毫无疑问,她爱过他。要不是想起了恺撒,她似乎觉得自己一直在爱着他。那对现年十一的双胞胎不正是他们爱情的明证吗?当年,他们的母亲投入安东尼的怀抱时,并没有什么别的用心,既没有安全感也没有什么海誓山盟,就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了这个人,她只想嫁给他。在当时的情形下,没有几个女人能像她这样痴迷、执著于爱情,以至于连她自己王国的命运也被卷了进去。当然,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她是引诱他离开了罗马,但她准备坚守这项策略,一项出自她内心、出于她帝国需要的策略。她确实是爱他的,就连那些对她充满敌意的古代作家们,也从未提及过她有什么逾越婚姻生活范围的情人。

在某些时候,安东尼对克娄巴特拉充满了恨意,就像战前的那段日子一般,但这绝不是他因爱生恨的表现。安东尼完全是肉体的俘虏,永远痴迷陶醉在她的无穷魅力之中。现在,这个年过半百大腹便便的男人更加习惯了女王这个经验丰富的伴侣。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安东尼一旦放弃了对柏拉图哲学的探索——很明显哲学对他而言于事无补——就觉得自己更无法离开精力充沛的女王了。

不久,他们之间的爱情就面临了一番考验。

希律王带着许多不好的消息来到了亚历山大,此行的目的显然是想建立两国同盟。安东尼和女王从他那儿了解到不少屋大维所率部队的规模及武器装备情况,知道他正用马车把战舰拖过科林斯地峡,与克娄巴特拉派舰队穿越苏伊士海峡的方法一样。

但是接下来,当希律王和安东尼单独在一起时就提出了另一个建议:把埃及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借机重新获得罗马公民的拥护。这样,他就可以迫使屋大维同意重新确立执政格局。而他安东尼需要做的只不过是杀死埃及女王而已。

正是这个希律王曾经想在约旦的山谷里谋杀埃及女王,但出于对女王的恐惧最终取消了计划。也许此刻,连女王的密探也窃听不

到这番耳语,安东尼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希律王。他对女王的忠诚是坚定不移的,希律王只好匆匆离开,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是在敌人的地盘上做客。他亲自去了罗得——屋大维已经在那边登陆,他亲自向屋大维表达敬意后,献上黄金礼品,并把从安东尼那里得到的答复如实做了汇报。作为此举的回报,他得到了屋大维的恩准,允许他保留自己的王国。

经历过坏人的挑拨离间后,安东尼立刻让自己投入了作战的准备当中,他又一次和女王及她的儿子携手御敌。他驻扎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十一个军团至今仍旧原地不动,谁能给这支军队支付薪饷,谁就能够支配它。他应该比屋大维更有实力支付吧?在此之前,安东尼似乎得先让自己手下的军官加卢斯就范。但是,当他走到自己的旧部面前,用他那浑厚的男低音向士兵们作演讲时,加卢斯却让人吹起了喇叭,喇叭的声音盖过了他的演讲声。于是年迈的安东尼就像当年面见李必达一样,又一次败下阵来。

之后,安东尼又想起了那几千名角斗士,他曾经把他们整编成一个军团驻守在叙利亚。当时为了准备胜利庆典,他训练过他们,现在他又派出使者召唤这些士兵立即赶赴埃及。但是那位曾将女王的战船引渡到阿拉伯的迪丢斯将军拦截了他们, 然后是全线溃败,因为屋大维的大军扑过来了。安东尼回到了亚历山大,现在是准备最后决战的时刻了。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女王为了拯救儿子的性命,竟然让恺撒里昂离开埃及。她的眼神在命令他,她的声音在诱导他,她行使作为女王和作为母亲的双重权力命令他远走高飞。恺撒里昂早已习惯了母亲的这种发号施令,虽然这两年中,不管她是不是在自己身边,他都是作为一名国王统治着这个国家。女王劝说他,如果他留下来,只有失去一切的份儿,如果能早些离开保全性命,早晚还能替她报仇血恨。话说到这个份上,恺撒里昂才同意离开。她给他准备了几艘船,上面装备了武器和弹药,但更多的是黄金以及他前往印度途中所需要的一切。他那个年迈的导师将陪同前往,先穿越沙漠到达尼罗河

上的考普托斯,然后再到贝勒奈斯港,从那里起程他就可以率领他的舰队到达印度了。在印度,他可以募集士兵,因为长年的双边贸易已经积累了不少对埃及越来越熟悉的人,然后再率领他们回来进攻罗马人。

克娄巴特拉不会让自己长久地沉浸在这种异想天开的计划之中,因为它实际上不过是个借口,无非是要让恺撒里昂同意离开来挽救他的生命罢了。当然这个用意他也明白,只是他有自己更隐秘的计划。要是亚历山大的一切都失去了,又有什么可拯救的呢?但是只要他还活着,有朝一日,他总能领导一个罗马团体与屋大维抗衡,他不正是恺撒的亲生儿子吗?更何况他出逃的危险远比留下来做最后抵抗的危险要大,他已经看清楚了这一点。

国王的逃跑必须秘密进行。一天晚上,乔装过的恺撒里昂和一小队骑兵消失在城市后面的沙漠里。克娄巴特拉知道她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了。但愿上帝能够支持她那伟大的梦想!她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历程就要结束了。她惟一能做的就是在骄傲与美丽中死去。

屋大维从东面进攻埃及,很快攻占了培琉喜阿姆城。克娄巴特拉正坐在皇宫中呆想着自己在这座宫殿中度过的那些风华正茂的年月。宫殿依旧,这座城市又要再一次准备抵抗从尼罗河三角洲逼近的敌人了。虽然此时也有一个罗马人在她身边,却不再是恺撒。准备战斗,而不是回忆!面对现实,争取时间!屋大维的使者就要来了,那就让他来吧!

贵族出身的图尔苏斯作为罗马人派来的使者被带进皇宫晋见女王。他带来了屋大维对她的问候,说他一直在遥远的地方倾慕着她!他愿意把整个埃及、王位、还有她的孩子们都原封不动地奉还给她,只要她肯除掉安东尼,大家都将得到幸福和安宁!

真是愚蠢至极!克娄巴特拉心想,这是多么拙劣的一派谎言!如果她真的答应这样做,屋大维就可以举起为罗马人安东尼复仇的幌子直捣亚历山大城,将我们彻底毁灭!这个可恶的坏东西,他简直玷

污了他叔父恺撒的英名！

但女王没有对使者说出“不”字，她甚至什么也没说，而是让他留在宫中，因为在漫漫长夜里她有把握从他那儿套出他本不该说出来的许多事情。可是，女王没有想到安东尼竟会对此横生醋意，不知是针对这个使者还是他的主子。得知这一情况后，他突然闯进使者的房间，举起鞭子就抽打起来，然后把他逐出了宫门，并扔给他一封致屋大维的信，说是图尔苏斯目空一切才得到这样的礼遇，要是屋大维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尽管绞死他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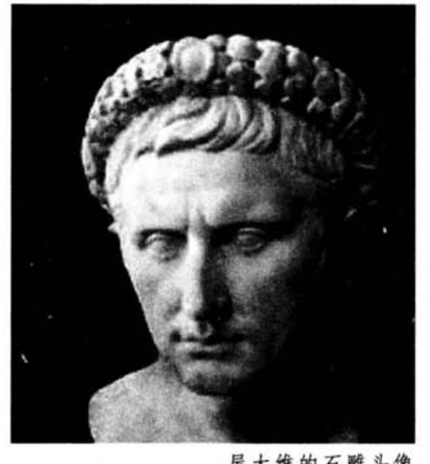
事已至此，任何唆使、利诱的手段都没法再施展了，女王突然间又想出了一个新主意，她让这位受了恐吓的使者转告他的主人：如果想要安东尼的人头，那就只有屋大维亲自来取，先攻下这座城市，再取安东尼项上人头！经过这番狂躁的发泄后，安东尼知道屋大维挑拨离间的阴谋才算是完全破产了。按理说，他早就应该笑着告诉妻子，希律王也曾向他提出过同样的交换条件：割下她的项上人头*！

* 面对着屋大维的利诱，女王选择忠于对安东尼至死不渝的爱情。同样安东尼也忠于对女王的感情。
——译注

## 高贵的死亡

现在应该做好准备严阵以待了。克娄巴特拉将自己所有的黄金、珠宝、象牙、绸缎和外国香料统统搬进了一座埃及式的陵墓中。

这座陵墓是她很早以前按照祖先陵墓的式样建造的,座落在落契亚斯,在海角的东边,离海不远,距皇宫也很近。这座陵墓还是伊希斯神庙的一部分,也可以叫作阿芙洛狄特神庙。因为当年修建陵墓的时候,正是她过着幸福生活的那几年,她觉得自己将伊希斯和阿芙洛狄特这两个角色合二为一了。决战的日子一天天逼近,现在她不得不空出一部分本该用于备战的时间和精力来照料这个墓室中的珍宝,也就是她的祖先们所敛聚的那些财富,因为一旦敌军攻进城来,她就决意自焚,让这些屋大维垂涎三尺的财宝连同自己一块儿葬身火海,叫他什么也别想得到。



屋大维的石雕头像

当屋大维逼近亚历山大城时,克娄巴特拉就把埃及王国的珠宝财富成箱的运到她早已准备好的陵墓中,她要让这些财富伴随她而去。后来这些沉于海底的财富及陵墓中的遗迹被发现。

七月本来酷热难耐,这座没有窗户的墓室只在圆顶上有个小小的开口,因而显得相当阴凉。这里实际上有两个墓室,可是一旦门被插销闩死,所有呆在墓室里的人都会成为囚徒。问题是到时候谁来替她们点火呢?她不愿意让奴隶们来完成这件工作,忠实的女仆们又宁愿和她死在一起,因为她们太脆弱而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女王想到了她的医生奥林巴斯。普鲁塔克记下了这位医生提出的建议:最万无一失的死法是使用毒蛇的毒液。

但问题是使用什么样的毒蛇才合适呢?女王对用于自杀的毒液提出了三个要求:一



女王在死刑犯身上试用毒药

自杀不是罗马人的专利，女王也在考虑自杀的方式。她收集各种致命的毒药来选择一种最不痛苦的，甚至不惜在死刑犯身上做试验来辨别最合意的那种。最终选择了据说叫“阿斯普”的一种埃及土产小毒蛇，它让中毒者昏昏欲睡还麻木无知觉，这是女王在必要时的最佳选择。

是不能使她太痛苦，二是必须很快致死，三是不能有损于她的容貌。一名带着脚镣的罪犯被带进皇宫里，跪在房间的中间。女王斜躺在软垫上，看着奴隶用一条毒蛇咬了罪犯一口。罪犯非常痛苦地挣扎了几下就死了，这可不行！第二天她们又试了试另一种毒蛇的效果。这次，女王缓缓地走近那个快死的人，急于了解他死前的反应。他的死似乎没有什么痛苦，不过他比昨天那个人多活了一个小时。这个还是不理想。最后，她们终于找到了理想的毒蛇。这次，犯人被蛇咬后很快就睡着了，毫无痛苦挣扎的过程，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兴奋的表情。当女王将芳唇贴近他耳边呼唤他的名字时，这位临死的囚犯作了一个有气无力的反抗手势，似乎不愿别人将自己从宁静的睡梦中唤醒。这种死法很合女王的心意，于是这种毒蛇就被认可了。

在女王生活的那个时代，自杀的事情并不鲜见。罗马人一旦陷入走投无路的窘境时，总是会选择自尽。而且他们坚信，只有罗马人才有自杀的勇气，谋杀恺撒的凶手中就有四五个人是用自己的剑自戕的。克娄巴特拉也听说过，加图在被恺撒打败之后，独自一人彻

夜不眠地躺在床上阅读柏拉图的《菲多篇》*，然后把匕首捅进了自己的胸膛。至于阿丽亚那句死前遗言更是妇孺皆知，她得知自己的丈夫被判处死刑后，用一把匕首自杀，并握着丈夫的手微笑着说："亲爱的，不要悲伤！"但是，更能震撼克娄巴特拉灵魂的是在她的童年记忆中，为了不被羞辱，她的叔叔塞浦路斯国王饮鸩而亡。

克娄巴特拉准备让世人看看，直面死亡并非罗马人的专利。同时她也下定决心，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她都要战斗到底。安东尼也做好了准备，他看起来是要战死疆场的。这时屋大维已攻到了城门外。青春活力又一次回到了安东尼垂暮的身体内，今天他要再一次出任骑兵队长，就像当年替屋大维打胜仗一样。这会儿，他来到女王的寝宫，言语中掩饰不住兴奋。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安东尼亲吻了业已全副武装的女王，并将手下最出色的一名军官引见给了她。他微笑着赐予这个人一副金质胸铠，可就在当天晚上，这名军官投靠了屋大维。

敌人开始进攻了，撞击城门的声音如响雷一般传遍四处，亚历山大城内乱作一团。在这个火热的七月，有的人愿对敌作战，有的人愿跪地求饶，还有人只想叛逃。人心大乱预示着这座城市已经大难临头了，他俩都感到明天这个城市会沦陷敌手**。安东尼再次向他的死对头提出挑战，要和他面对面地决斗。屋大维对这种提议嗤之以鼻，让安东尼去找别

*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其主要哲学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对西方的哲学思想有重要影响。他的主要哲学思想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记载下来的，其中《菲多篇》就是他早期的对话篇之一，它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与其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以及饮鸩致死的过程。因信念而选择死亡，历史上这是第一宗。

——译注



柏拉图

**屋大维对安东尼的绝对性胜利让先前属于安东尼的那些领地纷纷倒向屋大维，表示效忠于新的主人了，安东尼失败似乎已成定局了，选择自杀是安东尼作为罗马人战败之后一项光荣的结束方法。

——译注

的死法。夜晚，安东尼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干脆坐在酒桌旁边喝边聊，大家心里都知道，明天他将走向死亡而不是寻求胜利，明天他们将迎来一位新的统治者。

入夜后，许多市民都觉得他们听到了歌舞声和琴瑟声，仿佛是酒神们排成一支见首不见尾的队伍在唱歌、跳舞，从亚历山大城一直跳到敌人的军营*。

安东尼一厢情愿地想和敌人海陆两线同时开战，然而就在第二天，他感到自己在两条战线上全都被出卖了。他在一座小山上观战时发现，他战舰上的士兵们都举着手中的船桨向敌舰致意，敌军也用同样的方式还礼，然后他们就冰释前嫌如亲兄弟一般了：罗马人又与罗马人欢聚一堂了。现在他亲自率领骑兵从东门杀将出去，要再次和屋大维的骑兵交战，但是他发现所有的士兵都倒戈投降了。安东尼咆哮着，就如同一头受伤的斗牛，从成千上万慌不择路逃命的市民中冲出一条路来，回到皇宫，破门而入，身后只跟了一名持盾侍卫。“叛徒！”他吼叫着：“这娘儿们出卖我了！她肯定和屋大维串通好了！”

就在此时，有人跑来向安东尼报告，女王死了！

其实女王并没有死，但她相信既然自己已经进入墓室，就和死亡相差无几，不会再有任何消息传到自己的耳朵里了。就在安东尼的军队纷纷投降的时候，她带着两名女仆匆匆赶到陵墓。她们用绳子把沉重的墓穴门放

* 现代诗人卡法费描述安东尼在与屋大维进行最后决战前，即在亚历山大度过的最后一夜：

听着声音！

它发自于神秘乐园里的美妙乐器，

这是你们最后的享受了，

向你失去的亚历山大城道别吧。

——译注

下，这样主仆三人就与世隔绝了，陪伴她们的只有珠宝。此外，女王还随身带了一把匕首。当安东尼得知这个消息时，女王在墓室里已经呆了一个多小时。

所有的人都跑去投奔屋大维了，皇宫里只剩下安东尼和他的侍卫，没有匕首，只有一把佩剑。罗马人都知道，要是没有人帮忙，要想用一柄长剑自刎是十分困难的。早在向阿济拉斯撤退的途中，安东尼就已经吩咐过这个持盾侍卫，一旦他下令，就要立即把他刺死。让安东尼死在这个名叫厄洛斯的侍卫剑下似乎更合适些。可是厄洛斯没有这种勇气，他转过身去，用这柄长剑自刎了。他的这种举动更增强了安东尼的决心，他大叫一声也扑向剑尖。他倒下了，却没有死。他大声喊叫着，让别人赶紧成全他。

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皇宫中的奴仆发现了他，并告诉他女王还没有死以及她的去处。安东尼命令他们抬他去见女王。奴仆们依令行事，抬着他来到陵墓门口，敲门、对暗号。可是墓室门已经放下，女王从里面是无法开门的。但是，克娄巴特拉这个从不绝望的女王



安东尼和女王之死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能想出应急的办法，她叫女仆把梯子竖在墓室顶上的小口——她说话的声音几乎被墓室里的回声吞没——于是奴仆们将安东尼的担架系上绳索，这三个女人就用这种方法把将死的安东尼拉进了墓室。古代作家们的这段描述肯定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因为奥林巴斯医生是最后一个跟女王说话的人，他把所知道的一切描述下来，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临死的安东尼还需要些什么呢*？当女王在他身边痛哭不止时，他竟叫人替他拿酒来！等到安东尼稍稍恢复一些体力后，他还告诉女王现在该怎么办：在屋大维手下，普罗丘琉斯是惟一一个她能信任的人。普鲁塔克对安东尼临终一刻的描述是这样的：

* 当安东尼听到克娄巴特拉自戕的不实消息时，普鲁塔克这样记述过安东尼的自语：

安东尼啊，为什么还要拖呢？（指自杀）命运已经夺走了你能说你想活下去的惟一借口。

——译注

对临死的安东尼本人而言，女王更应该回忆他们曾共度的幸福生活，沉浸于喜悦之中，而不必对他眼下的境况悲哀不已，他不会默默无闻地死去，因为在他的一生中，他毕竟辉煌过，作为罗马人，他征服过别人，最后自己也是被罗马人征服的。

安东尼刚咽下最后一口气，普罗丘琉斯的脑袋就出现在了梯子的顶端，他传达了屋大维对女王的问候和致敬并让她不用担心，士兵们不会伤害她的。

女王回答说，只有屋大维把埃及王位交给她的儿子恺撒里昂，她才会把门打开。可是这场史无前例的谈判在貌似千钧一发的情形下进行，最后简直成了一出滑稽剧。罗

马人不想让这局面拖延太长时间，就让士兵顺绳而下强行进入墓室，把门撬开了，这座陵墓顿时成了一座任何人都能自由出入的庙宇了。

这一变化来得太突然，完全打乱了女王的盘算。现在谁还会帮她带毒蛇来呢？不过，她还有一把随身携带的匕首可用。她刚伸手掏出匕首，罗马士兵就抓住了她的手。在挣扎中这位亚马逊女战士被缴了械。第二个和第三个士兵相继来到墓室，带来了新的命令，她必须无条件投降。女王站在她已死的丈夫和蹲在地下哭泣的两位女仆之间，手无寸铁，孤立无援，周围全是敌人的士兵。这时，一名军官下令让士兵们搜她的身，看看还有没有掖藏其他武器。这是多么可怕的时刻！三双粗俗的手在她身上从上到下地乱摸起来，谁赋予了他们这种权力？女王强忍着愤怒把双手放在头上挺立着。这是克娄巴特拉一生中所受到的绝无仅有的一次侮辱。

据说，得胜的恺撒看到庞培那颗鲜血淋淋的人头时曾黯然泪下。如今，得胜的屋大维派人请来了他的一些朋友和手下的军官，打开了他一直带在身边的文件，把其中安东尼写的那些措词傲慢的信件读给他们听，同时也念了自己几封语气很克制的回信，他想在众人面前显示，他们二人之间究竟谁更加卓越。接着，他掉了“几滴眼泪”，旋即派普罗丘琉斯将被活抓的埃及女王带来。对此时屋大维的心态，普鲁塔克是这样记载的：“他最牵挂的是保护墓室里的财宝，因为这些财宝会倍增他胜利光环的耀眼程度。”

下午，屋大维进驻亚历山大城。成千上万的市民匍匐在他的面前，十八年前，当这些市民都还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目睹过恺撒和克娄巴特拉进城。两年前，在这片开阔的空地上，当安东尼像酒与狂欢之神一样与女神伊希斯似的女王并肩站在一起时，周围也簇拥着成千上万的亚历山大人。此时，他俩都在墓室中，他已经死了，而她成为了饱受凌辱的阶下囚。不过，比起他俩的刚烈脾气来，冷漠绝情的屋大维显得更为明智些，他让亚历山大人起身，并告之任何人都不会受到伤害，因为这是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建造的城市。他的身

边站着那位伟大的禁欲主义哲学家亚里奥斯，那篇希腊语演说词的作者。接着，像当年恺撒进城一样，部队朝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墓行进。屋大维叫人打开陵墓，没有像恺撒那样向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表达敬意，而是直接用手去触摸尸体，于是那位伟人的鼻子就掉下来落入他的手中。屋大维惊恐万分，决定放弃瞻仰托勒密家族祖先的计划。

有几天，确切地说是三天，克娄巴特拉似乎有所动摇。只要有可能为她儿子保住埃及，那么她愿意承受一切不幸——忍受一切，只为一件事！她猜测，屋大维是在欺骗她，实际上很可能会把她带回罗马，向他的臣民炫耀他的战果。一旦她的这种猜测是正确的，她也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信使接二连三地过来，说只要她肯在公众场合露面，他们就仍然以女王之礼相待。但她一直呆在原地，不肯相信屋大维的这些话。又一位信使来报，屋大维警告她不许自杀，否则就要杀了她的那对孪生子。一时间悲愤、恐惧和焦虑全部交织在一起，女王突然高烧不退。没有人知道以她目前这种状态，为了拯救孩子她会许诺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她会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她所憎恨的屋大维。最后，在她死之前，又是她的美貌成全了她——她一直都靠这种魅力争取优势。

有位名叫多拉贝拉的青年军官，尽管素未谋面却一直在爱慕着这位美艳动人的埃及女王。他始终陪伴着屋大维，所以很清楚屋大维究竟想如何处置埃及女王：再过三天，他将走海路把女王和她的三个孩子都带回罗马。他甘冒生命危险，设法到墓室里与她相见，在看守不在的情况下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全都悄悄地告诉她。这位年轻的军官是女王最后一个爱慕者。

现在，女王已经知道了她想了解的一切。在她的想像中，她似乎看到了当年被罗马人俘虏的阿尔西诺伊四世，戴着叮当作响的脚镣，耷拉着眼皮，走在征服者的凯旋车前，一步一步地挪向朱庇特神庙。而她，克娄巴特拉七世，将备受屋大维对她伺机报复所带来的煎熬：将有数万名罗马人会在凯旋仪式上看到她，那些可恶的贱民，和

那几个在她身上乱摸的恶坯一样龌龊。但最可恨人的莫过于到时候站在凯旋车上、陶醉于复仇的快意中的屋大维了！此刻她决心已定，心智也重新清楚明了起来。一切就得看她瞒骗屋大维的本领是否高超了，她得让他相信她是想活下去的。



屋大维拒绝克娄巴特拉

本文里，克娄巴特拉是忠贞于自己对安东尼的感情，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想被屋大维抓获在罗马街头游行以视自己胜利。另有一种说法就是克娄巴特拉在看到安东尼大势已去的情形下立即把目光瞄准了屋大维，想再次凭借自己的美貌和聪明俘虏他，可是却被拒绝了。这幅绘画就是根据这一说法创作的。

她托人送给屋大维一封信，要求他以国王之礼厚葬安东尼。他同意了她的请求，然后在安东尼的墓前，本应默默无言满心悲哀的女王在旁观者们的注视下开始了她的表演。“唉，我的安东尼！”她呼天抢地地哭喊，为的是让这些人好在事后向屋大维描述她的表现，“啊，我的双手仍然像昔日一样自由！但它们已经是一名囚徒的手了！死亡将您我分离。您，一个罗马人将长眠在埃及的国土上！而我，一个埃及人却要到您的祖国去寻找最后归宿！人间的诸神已将我抛弃，假如冥界的众神有灵，请您代我向他们乞求，求求他们别让我走在罗马的凯旋游行队伍中，给您增添耻辱！”

次日，征服者屋大维来到了陵墓中，女王完全知道他的来意。

克娄巴特拉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她也不想起身，仍然一头乱发地躺在床上，身着一件长长的衬衫，悲戚的脸上泪痕犹存，她已没有人样了。屋大维走了进来，以世界主人的身

份彬彬有礼地鞠躬致意，随后又以冷漠、锐利、仇视的眼神盯着她看。恺撒的敌人！她的眼睛看到的只有她儿子的死敌。屋大维从眼前这个女人身上再也找不到昔日倾国倾城的女王克娄巴特拉的魅力了。

现在她必须把这出戏一演到底了，必须让他相信她有强烈的活下去的愿望。这样才能争取到时间，找到一位可靠的帮手，去帮她弄到一条毒蛇。这几十年来，那些有求于她这位权势显赫的女王怜悯的人都是怎么做的?他们都在她面前匍匐下跪。这回轮到她跪倒在这位罗马人的脚下了，这可是生平第一次。克娄巴特拉从病榻上起身，屋大维客气地要求她相信他的宽厚仁慈。她明白他此行的真正兴趣所在，就派人取出了财宝清单。屋大维对财宝的关注远胜于女王，他饶有兴趣地接过清单。此时，她的管家突然揭发说，清单并不齐全。屋大维笑了。然而，克娄巴特拉突然来了力气，扑向管家，揪住他的头发，一直到自己精疲力竭地瘫倒在床上。



屋大维与克娄巴特拉

本来俘获女王是屋大维最有价值的战利品，但是克娄巴特拉宁愿选择死亡，也不会遭受那种屈辱，因为她早就认为还有比死亡更可贵的尊严。

“无耻！”她喊到，“你这贱仆竟敢说我偷

藏了珠宝！那些是我打算送给屋大维娅及屋大维夫人利维娅的，争取她们对我的宽恕！”

屋大维向克娄巴特拉保证他会尊重她的选择，然后点了点头走了。这时她感到自己彻底胜利了，因为她已经让他相信自己想不惜一切代价地活下去。



克娄巴特拉之死

以其特有魅力熠熠闪光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给历史学家留下了考证不断的谜底，给文学艺术创作者提供了用之不竭的题材。蛇吻是人们最熟知的，当然，这不是女王之死的惟一说法，还有其他说法。置于真相究竟怎样，似乎是永远解不开的迷……

此后，她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如果两位女仆帮不上她的忙，那么医生可以。第二天，一个农民，或者说一个卫兵眼里的农民，给病中的女王送来了一篮无花果。在士兵盘查的时候，他只把上面的无花果拿给他们看，藏在底层的毒蛇躲过了他们的视线。

一看到这篮无花果，女王就如同吃了定心丸。她让仆人准备好沐浴的香汤。两位女仆取出女王以前出席国宴时才佩戴的珠宝首饰，把她精心装扮起来，她们还把埃及的双重王冠戴在她的头上，并为她准备了佳肴和甜酒。接着女王写了一封信给屋大维，请求他把她葬在安东尼身边。




诗人贺拉斯

罗马诗人贺拉斯尽管很仇视克娄巴特拉，但对她的死亡也表示了敬意，并写下了这些描述女王死亡的诗句：

然而她偏爱一种优雅的死亡方式，

她也没有以一般女性的方式，躲避匕首或是跳海以求一死，让海上传来的噩耗改变埃及的命运；

而是带着一抹冷静的微笑：

凝视着她的荒凉宫殿；

毫不畏惧地把手伸向愤怒地毒蛇；

直到她的血管里饱饮了致命的毒液，然后注定了一生的命运，前所未有的猛烈死亡降临。

她是否会为一场骄傲的凯旋式增光，被无视的黎布尼安人推翻并且进行游街示众？

这不是克娄巴特拉。

死前她最牵挂的一定是恺撒里昂。她知道他正躲藏在海港里，很安全，很快就可以踏上前往印度的征程了。他的身上汇集了恺撒和她自己的精华，还有什么不幸会降临到他头上呢？她心中装满了恺撒里昂的音容笑貌，把手伸向毒蛇。

屋大维看到信后想立即赶往陵墓，但又担心有损自己的尊严，就派了一名军官去。这位军官到达时，门口的卫兵还不知道里面发生的一切。走进墓室，这位军官看到了死去的女王躺在那儿，头戴托勒密王朝的王冠，光彩照人。一个女仆也已经死了，另一个就快断气了。军官冲着她嚷道：

“都是你们干的好事！”

女仆有气无力地回答：“这的确是一件好事，是女王的杰作。”

事后，屋大维同意亚历山大人按照王室礼仪把女王葬在安东尼身边，但他本人没有出席葬礼。

他只想着一件事：赶快把托勒密家族的财宝从地下墓室取出来装上舰船。他那高利贷者出身的祖父真应该活到今天来开开眼界！现在他有钱给所有的军团发薪饷了。

埃及从此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这是自一百七十年前迦太基衰亡以来最彻底的一次征服。屋大维将女王的三个小孩带回罗马，交给了他的妹妹。安东尼和他的三个妻子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他们都由屋大维娅照料长大。

恺撒里昂最终的命运到底如何呢？屋大维能够容忍女王以死逃避他的凯旋仪式，却不能让恺撒里昂活下去，因为他是今后惟一能与他夺权的对手，必须把他置之死地。自从进驻亚历山大城，屋大维就一直派出许多密探四处访查他的下落。在悬赏的刺激下，这些人都很卖力，想找到这份最宝贵的战利品。最后，他们在贝勒奈斯找到了他。一位军官去向恺撒里昂保证说，屋大维在返回罗马之前，会把恺撒里昂封为埃及国王，仅此而已。恺撒里昂的导师，一位哲学家，不知是轻信，还是阴谋的参与者，说服恺撒里昂答应返回埃及。快到亚历山大城时，恺撒里昂受到了皇家级别的接待。



伊希斯头像

随着伊希斯女神在大地上的代表——克娄巴特拉女王的死亡，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就此结束。

惯于把责任推卸到别人头上的屋大维请教哲学家亚里奥斯，自己是否有权处死恺撒里昂？亚里奥斯早已明白主人的用意，便回答说：“太多恺撒，绝非好事！”

屋大维听后做了个手势，于是，年轻的恺撒里昂在还没来得及踏上国土时，就被雇佣的杀手绞死了。恺撒里昂死了，他所象征的瑰丽梦想，他显贵的父母所代表的人类最崇高的情感，年迈的恺撒为了获得世界而借女



关于这位埃及的最后一位法老，褒贬不一的说法真的很多，但是她对世界的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她试图通过自己的个人魅力重现亚历山大声威但最终湮灭，留给后人的是永远的探索与争论

王娇贵的身躯孕育的生命，也从此烟消云散了。

现在，一切又恢复了原样。明天，屋大维就要离开这个国度，临行前他下令，把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塑像统统毁掉！

这时，一位名叫阿基比斯的埃及贵族站了出来，让他的奴隶们拿来了十只麻袋，里面装着一千金币，搁在屋大维面前。这是一种能让这位主宰世界的罗马人心领神会的语言。只见他微微颔首，把命令改成只推倒安东尼的塑像。

次日，屋大维启程返舰。他回首眺望给他带来如此多黄金的埃及时，看见海的一角站立着托勒密家族最后一位成员的铜像，在阳光的照射下铜像熠熠生辉。他久久地注视着她，她却对此不屑一顾。

克娄巴特拉女王的目光掠过大海，永远凝视着罗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娄巴特拉/〔德〕鲁特维克著;袁惠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12

ISBN 7-80173-338-X

Ⅰ.克… Ⅱ.①鲁… ②袁… Ⅲ.克娄巴特拉(公元前69~30)—传记 Ⅳ.K834.1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8810号

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

| | |
|---|---|
| **著　　者** | 〔德〕艾密尔·鲁特维克 |
| **译　　者** | 袁　惠 |
| **策划编辑** | 国文润华 |
| **责任编辑** | 韦尔立 |
| **出　　版**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 **发　　行**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787×980　16开<br>20印张　190千字 |
| **版　　次** | 2004年12月第1版<br>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80173-338-X/K·043 |
| **定　　价** | 29.80元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电话:64271187　64279032

传真:84257656

E-mail:icpc@95777.com